武俠世界

人類危機

人是否萬物之靈？
人是否宇宙主宰？

地球人類醞釀危機！
天外怪客伺機出擊！

是一部關心人類前途的人要看的小說！
是一個驚心動魄突破傳統的離奇故事！

$2.00

869

◀編　後　話▶

「人類危機」是本期推出的巨型小鬼子故事，情節新穎奇幻，故事驚心動魄，到底人類危機是否即將來臨？令人關懷備注！本文是一部關心人類前途的人千萬要看的小說，也是一篇詭秘莫測、突破傳統性新穎風格的故事。小鬼子王小克在故事中允文允武，栩栩如生活現在紙上。

＊＊＊　　＊＊＊　　＊＊＊

朱羽君的遊俠故事「詭路」已至緊張階段，今期情節高潮迭起！由於馮超突然發現金少白被害於蓉子張的房中，掀起一連串的洶波巨浪，各方人馬，互逞奇謀，巧佈疑陣。下期本故事的大結局裡，將更有一番龍爭虎鬥，風雲變色的激烈場面出現。朱羽君在繼本故事結束後，另篇新作「草莽洞庭」將在本刊八七一期首刊！

＊＊＊　　＊＊＊　　＊＊＊

馮嘉先生的司馬洛傳奇故事，素來深受一般讀者所喜愛，下期裡，本刊特別精選他最新巨著「毒阱」刊出，是篇故事乃「奇俠司馬洛故事集」中最精彩突出的一篇，也是主角司馬洛在故事中出生入死、冒盡千艱萬險次數最多的一次！緊張場面此起彼伏，由頭到尾，驚心動魄！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電話：5110086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6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鬼子傳奇故事

上官庸·文
盧令·圖

人類危機

山頂救美

纜車站前有一條小長龍，都是上山頂「迎月」的人們。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也在人龍裏。

不一會，終於輪到他們上車，上得山來，只見新型「老襯亭」燈火燦爛，裏面都是人。

小辣椒急不及待地要到「爐峯酒家」飲茶，却被白小妹拉着向前走。三人沿着一條小徑，向山上走去。

「今晚的月色眞好！」白小妹望一望夜空說。

「前幾天霪雨不絕，想不到中秋前夕會有這樣好的天氣。」王小克不由精神一振。

三人一邊走着一邊談天，不久已來到一處草坪，小辣椒嚷道：「我好累，休息下吧。」

王小克也覺得走得久了，應該坐下來休息休息，就在草坪上坐了下來。

附近有一處樹叢，由於地處偏僻，沒有什麼遊人，正抬頭賞月時，小辣椒忽然問道：「你們聽，那是什麼聲音？」

王小克和白小妹豎起了耳朵，果然聽到有一陣異聲自草叢那邊傳了過來。

「是呀，那是什麼聲音？」白小妹也詫異地問。

王小克細心一聽，似乎是一個女子的喘息和呻吟聲，但聲音極低極低，若非細心傾聽，實在聽不出來。

忽然，有一個女子的聲音叫道：「救——命——」

聲音倏地發了出來，但又戛然又止，王小克心下一懍，彈跳起身。

他毫不猶豫，向草叢那邊奔了過去。

荒野驚魂

只聽草叢間「簌簌」聲響，似是有人在掙扎着一樣。王小克奔到近處，沉聲喝道：「是誰？」

話甫出口，他已看到有一個男子雙手正箍住一個女子的頸，那女子仰身躺在草地上，雙手亂揮地掙扎着，却又叫不出聲來。

王小克吃了一驚，一竄上前，抓住那男子後領，大力一拉。

他這一拉之力用上了七成勁，那男的雖然緊緊地箍住女的頸，却也被他拉了起來。

女的急忙爬了起身，避過一旁，不斷地咳着和喘氣。王小克將那男的放在一旁，月光下向他望去，原來是個四十歲上下的中年男子，相貌極其醜惡，兩隻門牙突了出來，便像殭屍一般。

男子滿面漲得通紅，恨恨地瞪了王小克一眼，向那女的走過去。

「不！不要！」女的驚得尖叫了起來，道：「福源，你不要走過來。」

「我……我非殺了你不成！」男的咬牙切齒地踏上前去，作勢又要去扼殺那女的。

「不！不！」女的尖叫起來。

這時，白小妹和小辣椒也已趨上前來，看到當前情況，都是一呆，道：「小鬼子，這是怎麼一回事？」

王小克也滿腹狐疑，見那男的又上前動手，急忙跳上去擋在女的身前，道：「喂，你幹什麼？」

那男的目露兇光，望也不望王小克一眼，伸開巨靈之掌，向王小克一推，吼叫道：「小子讓開！」

王小克怎會被他這一推推開？他巧妙地側一側身，男的立時立足不牢，仆下地去，跌了個狗吃屎。小辣椒笑了起來，拍手道：「跌得好，跌得妙，跌得瓜瓜叫！」

那女的急忙向後連退，便似看到了鬼魅一般。

男的掙扎着爬起身來，又向女的追去。

王小克見那男的似乎失了理性，若非用武力阻止他行兇，非釀血案不可。

他咬一咬牙，上前扶起女的，向白小妹和小辣椒叫道：「你們過來看着她。」

「是！」白小妹和小辣椒答應着跑上前來，扶住了那個嚇得渾身抖索的妙齡女子。

「妙珠！」男的忽然大聲吼叫道：「跟我下山。」

那女子聞言渾身抖動一下，站在當地不敢動彈。

「妙珠，聽到沒有！」男的雙手乂腰，威風凜凜地。

那女子猶豫了一下，掙扎着要向那男子走去。

「小姐，他想害你！」白小妹急忙捉着她，道：「你不要過去。」

然而，那女子却像充耳不聞，大力一甩，掙開了白小妹的手，向那男的走去。

王小克踏上前去，柔聲問道：「小姐，他是你的什麼人？」

「他——」

女的還沒說下去，那男子忽然像暴雷般地巨吼一聲，道：「不許告訴任何人！」

女的急忙把下面的話咽回，俯首向男子走過去。

「小姐，你眞的要跟他走？」王小克又問道。

女子沉吟了一下，向他點點頭。

「他剛才說過要殺你。」王小克提醒她。

女子抬起頭來，澀然一笑，道：「先生，你——你讓我走吧，他剛才只是開玩笑而已，不是當眞的。」

王小克向她頸脖間望去，只見她頸部瘀黑一片，剛才那醜男子實在是運用了渾身氣力想扼殺她，那裏像是在開玩笑？

「小姐，你看看，你的頸都瘀腫了。」白小妹道。

女子急忙伸手掩住頸部，低着首向男子走過去。

王小克見她自願跟那醜男子走，當然沒有話說，心下却大惑不解。

那女子走到男子身邊，忽然又停下步來，轉頭道：「你們——請你們把剛才所看到的一切忘記吧，好不好？」

王小克呆了一呆，道：「要忘記的似乎是你吧？」

那女子幽幽地嘆了一口氣，跟着男的走了。白小妹和小辣椒趨上前來，道：「小鬼子，你就這樣讓她走了？」

「有什麼法子？」王小克聳着肩，苦笑道：「是她自願跟他走的。」

「這——不是送她去死嗎？」小辣椒道：「不行，我們一定要阻止她！」

說着，小辣椒拉着王小克便欲向前追去。

「小辣椒，」王小克道：「也許他們的關係不比尋常呢？」

「哼！我看那男的不是好東西，他剛才不是眞的要殺那女的嗎？要不是我們及時趕到，說不定……說不定，她這個時候已經屍橫就地了！」

王小克同心一想，只覺那醜男子和女子的形態極是詭異，箇中必定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內幕。

他沉吟了半晌，終於向小辣椒點了點頭，道：「好，我們跟上去看看也好。」

「對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什麼的！」小辣椒拉着王小克便向前走去，道：「咱們非救她一救不可！」

就在這個時候，王小克耳畔忽然聽到一個分不出是男是女的聲音：「哼！」

他向聲音來處望去，只見不遠處草叢間，站着一個高瘦人影。

天上月明如鏡，然而，由於那人背着月光而站，王小克看不清楚他的樣子，只是一瞥眼間，覺得那人渾身透着邪門，一種說不出的邪門。

小辣椒和白小妹並沒有發現那人的存在，拉着王小克向前追去。

這時，那雙男女走到的士站，男的打開一輛的士的門，扶着女的上車。

當的士開動時，王小克等人急忙跑上前，跳上另一輛的士，向司機道：「跟着前面那輛的士。」

司機一踏油門，車子向前急馳而出。

在車上，小辣椒詫異地問：「小鬼子，那男的究竟是女的什麼人，為什麼要殺她，而她又為什麼要我們忘記這件事情？同時乖乖地跟着他走？」

王小克搖了搖頭，他也猜測不透其中的原因。

半個小時之後，車子已經來到市區，前面的的士在一間大酒店門口停了下來。

那男的扶着女的向酒店大堂走進去。

王小克和白小妹，小辣椒對望了一眼，均是不明為何兩人會來到這種地方。

那大酒店是本市最出名的一間酒店，平日都是接待一些洋顧客。

「莫非他們是住在這間酒店的？」小辣椒喃喃地道。

「也許他們只是到裏面喝茶的呢？」白小妹插口說道。

「咱們跟進去看看吧。」王小克付過車資，領先跳下車。

他們先在地下的咖啡室看了一遍，發現不到那雙男女的踪跡，王小克眼珠一轉，逕自向櫃枱走去。

「什麼事？」職員禮貌地問。

「請問剛才有一雙男女進來，他們是不是住在這裏的？」

「那一雙男女？」

「男的長得很難看，大約四十歲上下，」王小克道：「女的大約廿三歲，身材很苗條，穿着一件杏黃色套裝。」

「啊！你是說毛先生！」伙記道：「是的，毛先生昨天剛搬進來的。」

「請問他住在那一間房？」

職員上下打量着王小克，問道：「先生，請問你是他的什麼人，找他有什麼事？」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即陪笑道：「我認識那女的，對了，那女的是毛福源的什麼人？」

「既然你認識她，就應該知道，」職員懷着疑惑的眼光，道：「為什麼要問？我看你和他們是不認識的吧？」

「假使我不認識他們，那麼，剛才你只是向我提過那男的姓毛，可是我却知道他的名字叫福源，不信你去查查看。」

職員查一查住客名單，緩緩地點着頭，道：「是的，他叫毛福源。」

「住幾號房？」

「一〇二一。」

「謝謝你。」

王小克向站在遠處的小辣椒和白小妹招招手，示意她們走過來。

「怎麼啦？」小辣椒悄聲問。

「那男的姓毛的，他住在一〇二一室，昨天剛搬進來的。」王小克道。

「好，咱們上去找他。」

「這……不大好吧？」白小妹道：「如果被他發覺叫了起來，酒店的職員會把我們趕出去的。」

「怕什麼！」小辣椒道：「他剛才企圖殺人，我才不怕他！」

「這樣吧，你們在大堂等我，」王小克道：「讓我自己一個人上去看看。」

「不，我也要去。」

「幾個人像操兵般上去，被職員查問起來，可沒有藉口。」王小克道。

「好吧，我們在這裏等你。」白小妹拉着小辣椒向一張沙發走過去。

王小克進了電梯後，向電梯員說道：「十樓。」

電梯在「十」字上面停住了，王小克跨出電梯，踏着厚厚的地毯，向兩旁的甬道望去。

左邊的甬道寫着「一〇〇一——一〇一五」；右邊的寫着「一〇一六——一〇二五」。

王小克向右邊走去，甬道上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

由於地上舖着厚厚的地毡，踏上去根本一點也沒有聲響，甬道上燈光柔和，還有音樂自天花板飄下來。

不久，「一〇二一」的房門在他眼前出現了！

他躡足踏上前，蹲下身子，將耳朵貼在門上，傾聽室裏的動靜。

忽然，房門「呀」地一聲開了！

王小克嚇了一跳，急忙站起身來，一時間又驚又窘。

站在門口的竟然是那個名叫「妙珠」的女子！

「是你！」女子低呼一聲。

「是我。」王小克赧然一笑，訥訥地問：「你……你沒事吧？」

「你——你怎麼會來到這裏的？」女子反問。

「我們不放心，所以跟上來看看。」

「樓下的櫃枱打過電話上來，我還以為是什麼人，原來……原來是你！」

王小克心下恍然，怪不得自己走近時一點聲響都沒有發出，而房內的她却會在這個時候開門出現。

「他在裏面，」女子低聲道：「先生，你還是不要多管閒事吧！」

「他沒有再說要殺你嗎？」

女子搖了搖頭，壓低聲音，道：「先生，你還是快點走吧，等一下讓他知道了，可不是玩耍的。」

「他叫毛福源，是不是？」王小克忽然問道。

「是的，」女子低聲問道：「先生，你貴姓？」

「王，王小克。」

「王先生，如果——如果沒有別的事，我求求你快點走吧。」女子低聲央求。

「——好吧。」

王小克來到酒店大堂，忽見遠處石柱後人影一閃，有人見他出現，立時躲到石柱後面。

那人影十分熟悉—高高瘦瘦地，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是山頂那個渾身透着邪門的人。

那人是男是女？王小克眼光雖然較常人銳利，但竟然看不清楚！

白小妹和小辣椒一見王小克，趨上前去，問道：「小鬼子怎麼啦？」

「還是一樣，」王小克聳着肩，答：「那個女的要求我們不要多管閒事。」

「她沒有性命之虞？」白小妹問。

「看樣子暫時不會有。」

「那麼剛才在山頂所發生的事究竟怎樣解釋？」小辣椒問。

「看來是一個解不開的謎了。」王小克說着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 × ×

「小鬼子，你看，那是誰？」白小妹向前一指。

王小克循着她的手勢望去，只見一個穿着碎花衫裙的女子，正俯首向前匆匆趕路。正是那個在山頂險險被人殺死，名叫「妙珠」的女子。

王小克見她眉宇間似乎隱有重憂，經月不見，瘦了很多。

「妙珠！」王小克喚了她一聲。

她吃了一驚，張惶地抬頭望來，一見是王小克，這才吁了一口氣，說道：「是你，王先生。」

「還記得我？」

「怎會不記得？」妙珠笑一笑，道：「你救過我的性命哩！」

王小克淡淡一笑，那是一個多月前的事了，在中秋節前夕的山頂。

「到那兒去？」王小克問。

「我——」妙珠左右望了一眼，忽然壓低了聲音，道：「王先生，我遭遇了難題，你……你可以幫幫我嗎？」

「什麼難題？」

「咱們找個地方坐下來談談好不好？」

王小克望了白小妹一眼，見她緩緩地點點頭，才道：「好的。」

三人進入一間環境相當幽靜的餐廳，王小克一坐下便問道：「對了，你貴姓？」

「我姓曾。」

「原來是曾小姐，」白小妹問道：「你和那個毛福源到底是什麼關係？怎會住在那種大酒店中？」

「唉！」曾妙珠嘆了一口氣，道：「他是從美國回來的華僑。」

「啊！是金山阿伯！」王小克道。

「事情是這樣的，他今年將近五十歲了，還沒有結婚，於是寫信給他住在本市的一個遠房親戚，叫她代為物色對象——」

「最後選中了你？」王小克插口問。

曾妙珠點着頭，道：「是的，我家裏有七八個弟妹，本來我是在工廠做工，賺那四五百元幫補家用的，經二姑向我母親說項後，我母親答應把我嫁給他——」

曾妙珠頓了一頓，又道：「當時，那個姓毛的答應給我母親一筆數目五千美元的聘金，還說要供一層樓給我母親。

「我心裏想，家中的弟妹年紀都還小，靠我一個人賺錢生活過得很苦，就嫁給他算了，反正……反正我也很希望到美國去看看。

「就在上個月，姓毛的來了，我們在外面的茶樓見過幾次面，他告訴二姑說很喜歡我。

「可是，他的年紀和我相差太大了，樣子又長得這麼難看，我猶豫了起來。

「二姑看得出我有變卦的意思，急忙叫姓毛的先送一千元美金給我母親，我母親千恩萬謝地收下了。

「姓毛的見我母親收下他的錢，以為可以在我身上討點便宜了，經常叫我到他的酒店，要凌辱我。

「我自然抵死不從，他却說，反正我遲早是他的人，給了他也沒有關係，但——但我一直不肯，有一天晚上，他灌了我一點酒，在……在酒店裏將我強姦了！」

曾妙珠說到這裏，王小克勃然大怒，一拍抬子，道：「豈有此理，這人不是人！」

曾妙珠接着又道：「我哭了一個晚上，他安慰我說，正在替我辦手續，很快便可以和我到美國結婚去。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我發現他有很厲害的虐待狂，每次要求和我歡好時，都要先鞭打我一頓。

「試想想，如果我嫁了給他，將來還要吃多少苦楚？所以我向他提出，叫他另謀良配。

「他死也不肯答應，還說如果我悔婚的話，要我母親將一千美金還給他，可是母親早已將那筆錢還了債，怎有錢還他？

「就是中秋節前夕的晚上，他帶了我到山頂談判，我固執地不肯嫁給他，於是他……他便恐嚇說要殺死我了，如果……如果不是你們及時相救，恐怕我已經死去了！」

說完，曾妙珠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真是豈有此理！」白小妹也怒從心起，道：「天下間竟然有這種混……混帳的事！」

「曾小姐，」王小克的情緒反倒沒有白小妹的激動，他淡淡地問道：「現在那個姓毛的呢？」

「他還在本市，」曾妙珠答道：「而且聲明不娶我去美國絕不干休！」

「其實，如果你不願意嫁給他的話，沒有人可以強迫你的。」王小克道。

曾妙珠點着頭，道：「我也知道，可是，我母親收過他一千美元，申合本市貨幣，是五千元，我們怎拿得出這筆錢來還他？」

「也許，可以用分期付款？」白小妹提醒她。

曾妙珠苦笑一下，搖着頭道：「他不會肯的，他只想娶我為妻。」

王小克凝眼打量着曾妙珠，果然明眸皓齒，是一個美人胚子，難怪那毛福源為着她這樣迷了。

「最近，他還請了一些流氓跟踪我，恐嚇我！」曾妙珠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還說如果我報警的話，他會立即要求我將那一千塊美金還給他。」

「你母親接受那筆錢的時候，是否簽了單據？」王小克問。

曾妙珠緩緩地點着頭，道：「是的。」

王小克和白小妹緘默了，這似乎是一個金錢的難題。

「王先生，我四出向人借錢，希望可以籌到這筆錢來還他，可是，五千元不是小數目，我在一個多月的時間，才借到幾百元，」曾妙珠道：「現在，我只是希望他不要再派那些流氓來騷擾我！」

王小克雙眉一揚，問道：「他真的這樣無法無天？」

曾妙珠忽然壓低了聲音，道：「王先生，你看，前面卡座上的一個男子，就是他派來跟踪我的。」

王小克向前望去，果然看到一個年輕男子，正鬼鬼祟祟地向他們這邊望來。

當他接觸到王小克的眼光時，急忙別過頭去，然而，王小克已經確定他是在暗中監視曾妙珠的人了！

「王先生，你說我該怎辦？」曾妙珠道：「有時候，他們還會口出污言，叫我從了姓毛的，我……我這些日子來，真是不勝其煩。」

王小克望着她楚楚可憐的神態，緩緩地點着頭，他很瞭解曾妙珠此時的處境和心情。

「小鬼子，咱們過去教訓那流氓一頓吧！」白小妹說道。

王小克搖着頭，道：「在這種大庭廣衆之間，我們是不能這樣的。」

「難道就眼睜睜地看着曾小姐被他們欺負？」白小妹道。

「曾小姐，你住在那裏？」

「東區的徙置大厦。」曾妙珠答。

「那人是不是廿四小時都跟踪着你？」

曾妙珠點着頭，道：「是的。」

「好，那麼咱們走吧。」王小克說着招手叫伙計過來埋單。

曾妙珠搶着要付賬，却被王小克阻止了，搶先付了賬，離開那間餐廳。

「曾小姐，你跟着我們走好了。」王小克低聲向曾妙珠道。

曾妙珠點了點頭，跟在王小克背後，向前走去。

「小鬼子，那流氓跟着我們來了。」白小妹道。

「我就是希望他跟來的。」王小克說着加快了脚步。

不一會，三人來到一條橫巷之前，王小克領先向巷中走進去。

他一踏進橫巷，立時吩咐白小妹和曾妙珠避在一旁，自己則將身子貼在牆上窺伺着。

不久，有脚步聲傳來，那男子鬼鬼祟祟地在向這邊探頭張望。

王小克大喝一聲，一拳向他面門擊去，那男子怎料到有此一着，被王小克擊中一拳，仰首跌了一交。

王小克叉着雙手，走到他面前，冷冷地道：「我警告你，以後不許再跟着曾小姐，否則我打斷你的狗腿！」

那男子掙扎着爬起身來，「呼」地一拳向王小克當胸搥出。

王小克叫了一聲「來得好」！伸手去格，跟着使了一招「四両撥千斤」，一拖一帶，把那男子引得向前撲去，跌了個狗吃屎。

那男子滿臉脹得通紅，恨恨地瞪了王小克一眼，一溜烟逃去了。

王小克哈哈大笑，道：「看你以後再敢不敢！」

曾妙珠見王小克年紀小小，身手却如此敏捷，不由口呆目瞪，趨上前來，道：「王先生，原來你的武功這樣厲害！」

王小克淡淡一笑，曾妙珠又是感激，又是欽佩地望着王小克，道：「王先生，我……我該怎樣謝你？」

「不用謝了，經此一役後，相信那流氓以後不敢再騷擾你了！」

曾妙珠緩緩地點着頭，可是臉上仍然罩着憂色，道：「那姓毛的呢？」

王小克呆了一呆，那毛福源既然可以請一兩個流氓來滋擾曾妙珠，他自然可以請許許多多流氓，不斷地跟踪她，恐嚇她，到底應該用什麼辦法來對付？

一時之間，王小克也想不到什麼主意。

「王先生，你……你做做好心，送佛送到西，救人救到底，幫幫我這個忙吧！」

王小克聞言一愕，當日在山頂之上，自己要幫她時，她叫自己不要多管閒事，並且把整樁事忘了，爲何現在却反過來相求？

他沉吟了一下，道：「曾小姐，你到底想我怎樣幫你？老實說，我自己也……也不知應該怎樣幫起哩？」

曾妙珠向附近一間餐廳指去，道：「王先生，不如讓我做個小東道，吃頓晚飯，大家商量商量，好不好？」

這時，王小克也感到有點肚餓，和曾妙珠踏進那間餐廳，各自叫了食物。

「王先生，我想，總有辦法阻止那個姓毛的來纏我的，是不是？」曾妙珠問。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起碼有三個方法，只是恐怕一個也行不通。」

「王先生，請你說出來聽聽。」

「第一個是設法將錢還給他，這樣大家互不相欠，他自然沒有理由來纏你了。」

「第二個呢？」

「報警，」王小克道：「讓警方警告毛福源不可再侵犯你的人身自由。」

曾妙珠幽幽地嘆了一口氣，問道：「那第三個辦法呢？」

「設法離開這裏，到別的地方躲避一段日子，」王小克道：「相信那姓毛的總有一天要回美國去的，他不會一輩子留在本市等你。」

「可是……可是到什麼地方去？」曾妙珠道：「我在其他埠頭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而且……而且那也需要一筆錢。」

王小克緘默了，他早已說過，這三個辦法恐怕一個都行不通。

「小鬼子，」白小妹忽然揷咀道：「那個姓毛的這樣可惡，咱們何不跑上門去，警告他一番，叫他以後不可再騷擾曾小姐？」

「他會聽咱們的勸告嗎？」王小克反問。

「這個——」白小妹沉吟了一下，道：「如果他不肯的話，只好教訓他一下。」

王小克苦笑一下，道：「本市是個法治社會，而法律差不多是爲有錢人服務的，咱們如果動起粗來，他只要花點錢請個律師，說不定就把我們送入獄。」

「難道就這樣讓他欺負人嗎？」白小妹道：「太不公平了！」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經過這許多年來的磨練和見識，他已經逐漸成熟了。

他知道，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太多太多了，自己又非「超人」，更非「萬能俠」，如何能夠將這種情況改變？

這時，食物送了上來，三人低頭吃着東西，誰也沒有再說話了。

吃過東西後，王小克揩了揩咀，叫伙記埋單，這一次，曾妙珠早已將鈔票取了出來，搶着埋單。

王小克見她請客之意甚誠，於是給她埋單了。

離開餐廳後，曾妙珠忽然道：「王小克先生，也許……也許可以試試看，由你出面，去警告那姓毛的，你說好不好？」

「你——讚成我這樣做？」王小克詫異地問。

曾妙珠苦笑一下，聳了聳肩，道：「現在什麼辦法也沒有了，也許這個會行得通也說不定哩？」

「好吧，」王小克問道：「他是不是還住在那間大酒店裏？」

「不，最近搬了，大酒店的房租太貴，他搬到一間二流旅館，」曾妙珠道：「是愛斯都酒店，二〇三室。」

「好的，我替你走一趟。」

「王先生——」曾妙珠頓了一頓，才說下去：「毛福源這人脾氣不很好，你……你可要小心一點。」

「我會的。」

× × ×

王小克眼前一亮，毛福源在酒店門口出現了，他跨下的士，付着車資。

王小克立時趨上前去，臉上陪着笑，道：「毛先生，你好？」

毛福源抬頭一看，臉上勃然變色，呆呆地望着王小克。

「毛先生，我可以和你說幾句話麼？」

「你……你是誰？」毛福源聲音微顫，從他臉上的神情看來，顯然地，他已認出了王小克。

「我姓王，是曾妙珠的一個朋友。」

「你……你是妙珠的朋友？」毛福源臉色淡然，搖着頭，大聲道：「不會的，你不是她的朋友。」

「毛先生，請小聲一點，你想讓路人都注意到你的嗎？」王小克向酒店附設的咖啡座一指，道：「咱們喝杯茶怎樣？」

「——好吧。」

兩人一先一後踏進咖啡座，毛福源臉上罩着寒霜，一副驚疑不定的樣子。

「毛先生，你和曾小姐的事我都知道了！」王小克淡淡地說，一面留意毛福源反應。

「她……她全告訴你了？」毛福源臉色大變。

「是的。」

「連……連『人類危機』的事也……也告訴你了。」毛福源問話時，聲音乾澀得逾乎尋常，臉上已經沒有半點血色。

王小克一呆，不明「人類危機」這四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但他何等聰明，立即答道：「她什麼都沒有瞞我，毛先生。」

剎那間，毛福源坐在那裏，呆若木鷄。

「毛先生，既然她不喜歡嫁給你，你何必强人所難呢？」王小克道。

毛福源聞言眸子閃過一種奇特的神色，但立即消逝，道：「可是那筆錢——」

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便揷口道：「毛先生，曾小姐雖然拿了你一筆錢，但數目也有限，本市是法治社會，你這樣子騷擾她，如果她狠起心報警，相信對你也有不方便的地方。」

毛福源垂下首來，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你仔細想想吧，」王小克乘勝追擊，又道：「況且，在山頂那晚，你企圖扼殺曾小姐的事是我親眼看到的，如果我向警方告密，你能順利地返回美國去嗎？」

毛福源臉如死灰，像一頭鬥敗了的公鷄，半晌說不出話來。

王小克更不多話，緩緩站起身來，道：「毛先生，我走了，你好自爲之。」

王小克剛想轉身，毛福源忽然恨恨地道：「我不會和她干休的。」

王小克一接觸到他那種怨毒的眼色，心中陡地一震，眼眶中射出那種神色的人，胸腹間一定充滿了恨——很深很深的恨！

然而，王小克只是猶豫了一下，便踏出咖啡座，他知道自己已盡本份，至於毛福源是否還會去找曾妙珠的痲煩，那就不是自己所能預測和阻止的了。

× × ×

天色晴朗，秋風送爽，王小克一早便爬起身來，今天是公衆假期，早已約好了白小妹和小辣椒到郊外去旅行踏青。

盥洗完畢後，三人準備了一些食物，帶了一個小型相機離家。

離開家門時，王小克忽然感到有點異樣，他細心一想，發覺背後有一個男子在跟踪着。

王小克不動聲色，和白小妹，小辣椒跳上了十四座小巴，轉頭一看，只見那男子正跳上路旁一輛私家車，車中另有司機，不徐不疾地自後跟上來。

剎那間，王小克腦際不知轉了多少念頭：自己幾時得罪了人，以致被人跟踪？

他想了好一會，忽然想到：會不會是毛福源的人？

私家車啣尾跟踪，當十四座小巴停下來上落搭客時，便停在車後，等待十四座小巴開動後才跟着。

王小克告訴自己：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後面私家車中的兩個男子，一定不安好心。

不一會，十四座小巴已抵達碼頭，王小克付了車資，隨着搭客魚貫下車。

他不經意地向後一望，只見那輛私家車正泊上了行人路，兩個男子先後跳下車來，正絞動着玻璃。

顯然地，他們是跟定了。

王小克自然不怕區區兩個男子，他只是猜測不透，他們爲什麼要跟上來？同時，到底有什麼企圖？

白小妹拿出輔幣餵了碼頭入口處的「老虎機」進了閘，及時趕上那班船。

王小克向後一望，只見那兩個男子匆匆趕來，正手忙脚亂地餵着入口處的老虎機，顯然也是想趕這班船。

他不動聲色地上了跳板，來到船艙，在艙口的頭一排座位坐下了。

白小妹和小辣椒跟着他坐了下來。

這時，那兩個男子也上了船，王小克凝眼一看，原來兩人都是年紀不到二十五歲，作新潮打扮的飛型青年。

那兩個青年在王小克等人背後的一排座位坐下，船跟着開動了。

「小鬼子，你有沒有買菲林？」小辣椒忽然問。

「相機裏面有一卷，三十六張的，」王小克答道：「大概够用了。」

「難得到郊外去玩，三十六張怎够？」白小妹笑着道。

王小克見兩個人心情如此輕快，決定不將那兩個男子自後跟踪的事告訴她們，以免影响兩人玩樂的情趣。

他想：有什麼事是自己應付不來的呢？

十餘分鐘後，船泊岸了。

王小克第一個站了起來，向跳板那邊走去。白小妹和小辣椒跟了上來，三人離開碼頭，向附近的火車站走去。

王小克知道那兩個男子仍然在後面跟踪，他有意看看兩人到底是什麼意思，所以倒也沒想到怎樣捏服他們。

三人進了火車站，王小克叫白小妹和小辣椒二人排隊買車票，一面向外走去。

「小鬼子，你要到那兒去？」小辣椒詫異地問道。

「我去買菲林。」

王小克說着向不遠處的一個士多亭走過去。他暗暗留心背後，看那兩個飛型男子是否自後面跟上來。

那兩個飛型男子只是遠遠地站着，監視着王小克。

王小克買了一筒菲林，白小妹也已購好車票，由於火車還未到達，只在火車站中等候。

王小克和白小妹閒聊着，一面暗中留意那兩個飛型男子，見其中一個向購票處走去，買了車票。

不久，火車到站了，閘口也已開放，王小克和小辣椒、白小妹進了車站。

上了火車後，三人找到位子坐下來，那兩個飛型男子也跟着上車。

王小克不動聲色，繼續和白小妹、小辣椒閒聊着，藉以分散她們的注意力。

他心底下想，等一下就算發生了什麼事，自己也可以應付裕如，不必讓白小妹和小辣椒多擔上一分心事，好好享受一天。

一個小時後，火車抵達他們的目的地了。

由於是假日，郊外到處是遊客，王小克一出了火車站，便領着白小妹和小辣椒向一條小徑走去。

「小鬼子，」小辣椒問道：「咱們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找一塊草地坐下來，」王小克笑着回答：「試一試在郊區野餐的味道。」

「眞是好極了！」小辣椒抖擻精神，向前直走。

不一會，三人來到一處草地，白小妹拿出一條大毛巾，鋪在地上，將食物搬出來。

王小克自始至終沒有放鬆過戒備，然而，那兩個飛型男子卻像放棄了跟踪似的，久久不見他們出現。

三人一面欣賞大自然風景，一面吃着罐頭和麵包。

「本市的地方太小了，」白小妹望着遠處山巒起伏，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我眞羨慕那些住在台灣和美國的同胞，每一分鐘都可以欣賞到山光水色。」

「我們現在不也一樣可以欣賞得到麼？」小辣椒挿口道。

「可是我們要付出多少的代價？僅是舟車來往，便要兩個多鐘頭了，」白小妹站了起身，向遠處一個樹林走過去，一面道：「如果住在鄉下的話，一出門便看到蒼翠碧綠的好風景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有人形容本市是「東方之珠」，是「天堂」，然而，他一點也感覺不到。

本市是一個徹頭徹尾屬於有錢人的地方，經濟欠佳的市民，只能住在骯髒狹窄，比白鴿籠猶有不如的徙置區或木屋區中。

而那絕對不是給人住的——好像衞生設備，住客休憩的地方，都令人出乎意料之外的簡陋。

就算是中上家庭，住的地方也是空氣汚濁，四週被高樓大厦包圍着，根本看不到一點草綠色。

王小克不禁想到當自己還是一個「擦鞋仔」的時候，和盲眼婆婆，住在山頂木屋區的情形。

山頂木屋和徙置區其實也差不了多少，如果一定要說有差別的話，只有早上起來時，空氣比較淸鮮一點而已。

王小克越想越遠，轉頭去看時，白小妹已經失了所踪。

「小妹呢？」

「她向樹林那邊走過去了。」小辣椒向前一指。

王小克心下一懔，他忘記通知白小妹不要離開自己單獨行動，因爲有兩個神秘男子暗中跟踪，不知道他們到底有什麼企圖。

王小克霍地站起身來，問道：「小辣椒，你——你爲什麼讓她自己一個人去？」

小辣椒呆呆地望着王小克，訥訥地道：「這……這有什麼要緊？她只不過去看看風景而已。」

王小克頓一頓，道：「小辣椒，你待在這兒不要四處亂跑，我去把小妹找來。」

小辣椒不明王小克何以如此緊張，但還是向他點了點頭。

王小克提了一口氣，向遠處樹林跑去，一面大聲叫道：「小妹，小妹！」

沒有人應他。

王小克心中怦然而跳，忽然有一種懼意直襲心頭——白小妹將會遭遇到意外！

一想到那兩個神秘鬼祟的飛型男子，王小克更是焦急，他一面大聲叫着白小妹的名字，一面向樹林內奔去。

樹林中野草叢生，長及膝蓋，由於樹蔭濃密，太陽光射不進去，因此一進樹林，四下裏立時暗了起來，還嗅到一陣異味。

「小妹！」王小克又叫。

前面是黑漆漆一片，只有微弱的光綫，王小克偶爾一瞥眼，看到一條白色手絹，掛在一棵大樹枝上，心中陡地一震。

那是白小妹的手帕？她素來有潔癖，因此連手帕也是白色的。

王小克衝上前去，伸手要去拿那條手帕，怎料草叢中「簌簌」聲響，跟着右腿足踝一陣炙痛，似是被什麼東西咬了一口。

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暗叫不好！

他向前望去，隱約看到一條黃黑相間，長約三呎餘的蛇竄進草叢中，瞬間不見了。

王小克知道自己被毒蛇咬了一口，心下大駭，伸手扠下掛在樹林上的手帕，站在當地猶豫着。

看樣子，白小妹是遭遇了意外，而且就在樹林中，追上去好，抑或退出樹林再說。

如果不是被蛇咬了一口，王小克自然會毫不猶豫地追過去，然而，他却剛被毒蛇噬過。右腿開始傳來一陣痲痺，王小克暗叫了一聲：蛇毒來得好快。

他蹲下身來，將白小妹的手帕綁住小腿和膝蓋之間，然後轉身踏出樹林。

小辣椒老遠見到王小克一拐一拐地自樹林中走出來，知道一定是發生了意外，急忙趨上前來。

「小鬼子，怎麼啦？」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在草地上坐下來，捲起褲管，只見足踝處有兩個齒印，鮮血殷紅，兀自從傷口中淌下來。

「小鬼子，你——」小辣椒大吃一驚，問道：「你怎麼啦？」

「被蛇咬了一口，」王小克咬住了牙，道：「咱們要趕快找醫生。」

「小妹呢？」小辣椒問道：「她到那兒去了？」

王小克心亂如蔴，既擔心白小妹的下落和安危，又記掛自己的傷口。

他心底下清楚，被毒蛇咬過後，若是不立即施行治療注射血清，很可能會毒發斃命。

目前，最要緊的還是先將體內毒性驅去，以免有性命之虞。

「小辣椒，小妹可能迷了路，」王小克支撑着站起身，道：「你快收拾東西，咱們要立刻趕到醫院去。」

小辣椒連連點頭，轉身去收拾食物和野餐用具。

且說白小妹獨自一人向樹林走去，她本意是想欣賞一下附近的風景，去到樹林之前，一瞥眼見有棵大樹之旁，長了一朶顏色十分鮮艷的花朶，於是踏上前去，蹲下身來伸手去摘。

「小姐，別動！」忽然，一把尖刀頂住了她的背脊，跟着冷冷的聲音自後傳來。

白小妹大吃一驚，正要呼救，口已被人掩住，跟着，一雙强而有力的手臂自後摟住了自己，向樹林中奔跑了過去。

白小妹口雖不能出聲，雙眼仍能視物，在那刹間，她看清楚那是兩個飛型男子，左右挾持着自己，向前急走。她掏出手帕，經過一棵大樹旁，將它放了上去。

那兩個飛型男子去勢極速，不一會，已進了樹林，四下裏都是長及膝部的野草，向前望去却是黑漆漆地一片，那樹林似乎無邊無盡。

白小妹心底下之驚惶實在非同小可。她暗暗奇怪，倘若對方要的是錢財，怎會將自己帶到樹林深處？

忽然，她腦中念頭一閃，不由汗流浹背，他們的目的可能是刼色！

一想到這點，白小妹嚇得週身無力，要不是那兩個男子氣力甚大，立時便要軟倒下地。

這時，左邊那飛型青年忽然說道：「阿民，够了吧？不必再向內走了。」

右邊的青年點一點頭，便把白小妹放了下來。

白小妹驚魂甫定，微顫着聲音問道：「你……你們想幹什麼？」

兩個青年對望了一眼，並不打話。這時，樹林外忽然傳來王小克的呼叫聲：「小妹，小妹！」

白小妹聞言大喜，正要張口答應，但左邊那青年動作奇快，竄上前按住她的咀吧，使她發不出聲音來。

過了片刻，王小克的叫聲已不再傳來，左邊那青年道：「阿民，看來那姓王的不會追來了吧？」

「難說得很，咱們還是在這裏躲一會，」阿民道：「他武功甚好，碰上了他咱們只有倒霉。」

「好吧。」

白小妹驚疑交集地望着那兩個飛型青年，刹那間實在猜測不透他們的企圖。

「小姐，你識相的不要出聲，否則我們在這裏殺了你，誰也不會發覺。」

白小妹這時已嚇得渾身抖索，那裏還敢出聲。

又過了一會，兩個青年見樹林外已無動靜，這才扶起了白小妹，道：「走吧。」

「你……你們要帶我到那裏去？」白小妹訥訥地問。

那兩個青年並不答話，只是左右挾持着她，向樹林外走去。

「啊呀……」左邊那青年忽然一聲大叫，蹲下地去。

「怎麼啦？」

「他媽的，是蛇。」

「蛇！」一聽到這個字眼，白小妹和那青年均是大驚失色。

就在這個時候，草叢間「簌簌」聲響，果然有條黃黑相間的毒蛇一竄而逝。

左邊那青年捲起了褲管，只見小腿上清清楚楚地兩個齒印，鮮血正自傷口中沁了出來。

青年急忙用手去擠，那名叫「阿民」的青年急忙叫道：「阿榮，不能擠。」

阿榮抬起頭來，滿臉驚惶之色地望定了同伴阿民。

「你先不要動，以免加强血液循環，」阿民鎮定地撕下一個恤衫袖子，一面替阿榮包紮着一面道：「等一下我用口替你吸出毒血。」

阿榮只覺小腿上的痲痛感越來越厲害，嚇得一顆心怦怦亂跳，怎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緒？

阿民替他包紮妥當後，俯首去吮吸傷口中的血。白小妹見是逃走的機會，輕輕地移動着身子，向外走去。

阿民和阿榮似乎一點都沒有發覺，白小妹於是加快了脚步。

「喂，快停步。」阿民大叫一聲，自後追來。

白小妹聽到阿民的叫聲，跑得越加快了，然而由於心慌意亂，一不小心被地上的枯枝絆倒，「啊呀，」一聲，仆下地去。

阿民見狀急忙追上前來，一把抓住白小妹的手臂，恨恨地道：「還想逃？」

白小妹暗嘆一聲，阿民將她一推，道：「回去。」

在阿民的押解下，白小妹被迫向阿榮坐着的地方走了過去。

「你怎麼啦？」阿民問道：「還走不走得動？」

阿榮咬牙忍着疼痛，向阿民點了點頭，掙扎站起身來。

「咱們快離開此地，」阿榮道：「這裏恐怕還有毒蛇。」

「好！」阿民說着上前欲扶住阿榮，不料阿榮揮了揮手，道：「不用你扶，我自己走得動。」

他一拐一拐地向前走了幾步，忽然一個蹌踉，跌下地來。

「阿榮！」阿民急忙上前扶住了他，道：「還是讓我扶着吧。」

「不行，你要看住這個女的，」阿榮向白小妹望了一眼，問道：「你姓什麼？叫什麼名？是那姓王的什麼人？」

白小妹別過頭去不加理睬。

「聽到嗎？快回答。」

「我——我姓白，名叫小妹，是小鬼子的朋友。」

「小鬼子？」阿榮呆了一呆。

「大概是那姓王的外號吧，」阿民正色問白小妹道：「白小姐，你乖乖地跟着我們走，那便不會難爲你，若是再有逃走之念，我一刀殺了你。」

白小妹心想憑自己的本事，萬難逃得出他們的掌握，只得點着頭。

「好，你走在前面，」阿民道：「慢慢地走，要轉彎時，我會叫你。」

白小妹猶豫了一下，向前踏步。

三人一前兩後緩緩地踏出樹林，這時正是下午二時多，太陽猛烈異常。三人一出了樹林，立時覺得眼前一陣昏暗。

「阿榮，你的傷口不碍事嗎？」阿民關切地問。

阿榮額上滲出豆大的汗珠，雙唇已經沒有半分血色，他咬了咬牙，道：「一隻脚已經痲木不仁了，要……要立刻找個醫生才行！」

阿民向附近望去，全是荒郊，那裏找得到醫生。

「咱們走到大馬路去截車吧。」阿民道。

阿榮向前望去，距大馬路還有一段相當遠的路程，不禁皺起了眉頭來。

「怎麼啦？你走不動？」

阿榮痛苦地點了點頭，說道：「恐怕走不了那麼遠，最……最好在附近找個地方休息一下。」

阿民臉上現出難色，方圓數里之內，全是荒郊野嶺，附近雖然有不少菜田，但田上無人，連竹棚也沒有一處。

「阿榮，你支持一會，」阿民道：「我孭着你到大馬路去吧！」

「不行的，」阿榮搖了搖頭，道：「我身體比你重，怎孭得動？再說，從這裏走到大馬路，起碼也有個多鐘頭的脚程。」

阿民暗想也是道理，站在當地一籌莫展。半晌，他頓了頓脚，道：「如果這樣躭下去，蛇毒一發作的話，你便……便要一命嗚呼了，咱們還是見一步走一步，來吧！」

說罷，阿民俯下身，阿榮只得伏在他的背上，向前走去。

走了幾分鐘，阿民已經氣喘連連，白小妹在旁看見了，知道又是自己逃走的機會。然而，阿民一雙眼睛不斷向自己射來，顯然地，他也想到了這一點，隨時戒備着。

她默默地跟着兩人向前走，一面四週觀望，希望可以看到王小克。

然而，四週毫無人跡，王小克和小辣椒不知在什麼地方。

「阿民，你……你支持得下去嗎？」阿榮忽然問。

阿民氣喘如牛，但兀自點着頭。

「阿民，不行的，你……你還是將我放下吧。」阿榮道。

可是，阿民充耳不聞，孭着阿榮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大約十餘分鐘之後，前面出現了一條小徑，阿民再也支持不住了，輕輕將阿榮放了下來，大口地喘着氣。

白小妹向阿榮的脚望去，只見他一隻脚已腫了起來，傷口四週瘀青一片，蛇毒已經開始蔓延了！

阿民也看到了，他焦急地道：「阿榮，這……這怎麼辦？」

阿榮嘆了一口氣，道：「唉！看來只好聽天由命了。」

阿民踏前幾步，忽然歡呼了一聲，道：「阿榮，前面有間木屋，裏面還有人！」

「好，咱們過去看看。」

阿民又將阿榮孭起來，向白小妹道：「白小姐，你領路吧！」

白小妹暗想只要碰到人，便不怕這兩個歹徒施襲，當下毫不猶豫地向前走去。

不一會，三人已來到那棟木屋之前，阿民先將阿榮放了下來，向白小妹打了一個眼色，道：「你去向屋裏的人借一借地方，快去！」

白小妹走到木屋之前，有個滿頭白髮的老翁忽然自屋內出來，他驟然見到嬌怯怯的白小妹，不由呆了一呆，道：「小姐，你——」

「老伯，我……我們想借地方歇歇脚。」

老者望一望白小妹背後的阿民和阿榮，猶豫着。

阿民急忙陪笑踏上前，道：「老伯，日頭這麼厲害，我的一個朋友又被蛇咬傷了，想向你借一個地方涼涼，討杯水喝喝。」

老者這才緩緩地點着頭，道：「好，請進來吧！」

阿民急忙又孭起阿榮，向木屋走去。

踏進木屋後，只見屋內陳設簡陋，只有一張木板床和幾張木櫈，連枱子也沒有。

「把你的朋友放在床上吧。」老翁說着上前將床上的舊衣服拿開。

「謝謝。」阿民依言將阿榮放在床上。

這時，阿榮已經陷入昏迷狀態，阿民急得如鍋上螞蟻，走到老翁身前，道：「老伯，請問有沒有冷水？」

「有的，」老翁向一個木櫃上的茶壺一指，道：「你自己倒吧。」

阿民趨上前倒了一杯，扶起阿榮，道：「阿榮，先喝一口茶吧。」

阿榮張開了咀巴，在阿民餵食下，喝下那杯茶。

「老伯，這附近有沒有草藥醫生？」阿民轉頭向老翁道：「我這個朋友被毒蛇咬了一口如……果不及時救治的話，恐怕要送命。」

老翁緩緩地踏上前，搭一搭阿榮的脈搏，忽然問道：「幾時被蛇咬傷的？」

阿民一見老翁神態，眼前不由露出一絲曙光，答：「大約一個小時之前。」

「什麼蛇？」

「好像是一條黃黑相間的蛇。」阿民說。

「唔——」老翁緩緩地點着頭，食指和中指仍然搭在阿榮的脈搏上。

「老伯，他……他還有救嗎？」阿民問。

老翁並不答話，只是仰起首來，閉起了眼睛，便像老僧入定一樣。

半晌，老翁睜開眼睛，站了起身，道：「我出去一會，你們不要再動他的身子。」

阿民欲待再問，老翁一個轉身，已經出屋去了。

白小妹站在一旁沒有出聲，阿民向她招了招手，道：「你過來！」

白小妹站在當地，猶豫着。

「我叫你過來，聽到嗎？」阿民提高了聲音。

白小妹這才移步向木床走了過去。

「替我倒杯茶來。」

白小妹走到木櫃前，倒了一杯茶，遞給阿民。

「等一下那老伯回來，你千萬不要出聲，更不可逃走，」阿民呷了一口茶，道：「如果你有異動的話，我立刻殺了你，知道嗎？」

白小妹點了點頭。

「好，你替我乖乖坐着，不許亂動！」

白小妹只得拉了一張木櫈，靠着牆壁坐了下來。大約過了半小時，老翁自外回來，手中拿着幾樣形狀十分奇特的草。

阿民大喜過望，趨上前去，問道：「老伯，這是治蛇毒的草藥嗎？」

老翁並不回答，搬出一個搗藥用的石具，將那些草藥搗成稀爛。

「把那些布解開。」老翁道。

阿民忙將綁在阿榮傷口的衣衵解了下來。

「把傷口洗乾净。」老翁又道。

阿民端了一盤水來，替阿榮將傷口洗淨，老翁才把草藥敷在阿榮傷口之上，又取了一塊白布包紮。

一切弄妥之後，老翁將剩下來的草藥放到一個瓦煲之中，加了一點水，生起炭火來。

「喝下這碗藥後，青腫自消。」老翁一邊用扇撥着炭火，一邊說。

「謝謝你，謝謝你！」阿民由衷地道。

「現在最要緊的是不要移動他的身子，以免觸動傷口，」老翁淡淡地道：「蛇毒一攻心的話，便是華陀再世也救不了啦。」

「是，是……」

「小姐，你來替我撥火，」老翁忽然向白小妹招招手，道：「我還有點事要做。」

白小妹望了阿民一眼，只得上前接過那把扇，緩緩地撥着……

方脫虎口　又陷牢籠

萬籟俱寂，只有偶爾自遠處傳來唧唧虫聲和風聲。白小妹翻了一個身，仍然一點也沒有睡意。

事實上她也不慣睡在地上，而且木屋中還有其他三人——老翁，阿民和阿榮。

是什麼時候了？白小妹一望腕錶，月光下，看得到時針指在「1」字上面。

是凌晨一時了！

如何渡此漫漫長夜？阿榮雖然受了傷，但阿民會不會來侵犯自己？

她每一秒鐘都在提神戒備，生怕阿民突然施襲。忽然，床那邊傳來「吱吱」聲。

是老鼠！

一聽到老鼠的叫聲，白小妹嚇得坐直起身，瑟縮作一團。

她側耳聽了一下，四下裏又陷於寂靜，她甚至還聽得到有一陣鼻鼾聲。

然而，那是誰的鼻鼾聲？

屋子內有三個男人，倘若那鼻鼾聲是未曾受傷的阿民，那麼，自己便有逃走的機會了。

白小妹一有了逃走的念頭，精神不由一振，同時，一顆心也怦怦地跳了起來。

她輕輕地爬起身，向床那邊望去，阿榮躺在床上，將背對着門口，他腿上有傷，根本不能阻止自己。

可是阿民却睡在靠門口的草蓆上，如果自己想逃，首先要經過他那一關。

無論如何，自己一定要試一試，否則，當阿榮傷癒時不知他們要帶自己到什麼地方去。

她咬了咬牙，凝眼向門口望，只見阿民背向屋內躺着，不知睡着了沒有。

白小妹躡着足來到阿民背後，停下來窺伺動靜。當她聽到那陣鼻鼾聲竟是發自阿民的時候，心底下那陣驚喜，眞不是筆墨可形容的。

她一顆心緊張得像要從口腔裏跳出來一般，緩緩地舉起了脚，越過阿民橫臥着的身子。

然後，她僵立着，看看阿民是否察覺。

沒有動靜，白小妹於是將另一隻脚跨出去，離開了木屋。

離開木屋後，白小妹有一股衝動要向前狂奔，然而，理智告訴她，在這個當兒，絕對不能夠發足狂奔，因爲那會發出聲響來。

在這萬籟俱寂的情形下，自己一發出聲響，阿民立時會驚醒，那時候自己便逃不成了。

所以，白小妹一步一步地向前踏，生怕弄出聲響來。從木屋走到小徑轉彎處，只不過十餘丈，然而那一段距離對白小妹來說，却像萬里長城一樣，好不容易才走完。

她暗暗估計自己和木屋的距離，知道這時就算發足狂奔，木屋裏的人也不會聽得到的時候，才猛地提了一口氣，朝前奔跑。

由於天空中月黯星稀，這等荒山野嶺又沒有路燈照明，再加上白小妹心情過份緊張，因此奔不出幾丈，已經一交仆下地。

膝蓋上傳來劇痛，但白小妹並沒有去查視傷口，她咬牙忍住疼痛，支撐着爬起身來，又向前奔逃。

奔了好一會，前面出現了那座樹林，黑暗中看不到路，白小妹站在樹林前猶豫了起來。

——從那一邊逃才對？

忽然，背後傳來了驟急的脚步聲，在深夜裏聽來，清楚異常。

什麼人會在這麼晚出現？

白小妹腦中念頭一閃，冷汗直冒，用不着說，一定是阿民追來了！

白小妹告訴自己：這是性命攸關的時候，絕對不能懦弱，要堅强地站起來向前逃！

像閃電一般，白小妹腦際想起了「小鬼子」王小克。她想：假使小鬼子遇上了自己現在這樣的情形，他會怎樣做？

「小鬼子」王小克武功高强，他自然不會怕了區區一個阿民！說不定會埋伏在一旁，等阿民接近時突施襲擊。

可是，自己並非小鬼子，雖然學過幾招「威風八路拳」，但用來健身有餘，對敵却是無濟於事！

脚步聲越來越近，白小妹一顆心跳得越來越快，這時，已經不再是猶豫的時候了，她咬一咬牙，向樹林中跑了過去。

然而已經來不及了，阿民的聲音已傳了過來：「白小姐，白小姐！」

白小妹急忙蹲下身來，藏在一棵大樹的樹幹後面。

「白小姐！」

白小妹聽到「簌簌」的撥草聲，阿民已經向前摸索而來。

「白小姐，你快出來，我對你沒有半點惡意的，」阿民高聲道：「你快出來吧！」

白小妹那裏相信，她屏住了氣息，躲在大樹之後，大氣也不敢透一口。

「白小姐，快出來吧！」阿民叫道：「等一下被毒蛇咬上一口的話，可不是玩的！」

白小妹聽到這句話，渾身不由打了一個寒顫。

「白小姐，你逃不掉的，這裏離大馬路還有好遠一段路程，現在時間又晚了，附近非但沒有人，便是車子也沒有一輛！」阿民的聲音清楚地傳過來：「快出來跟我回去吧！」

白小妹咬着牙，動也沒動過一下。

「白小姐，我知道你一定是躲在樹林裏，」阿民忽然壓低了聲音：「毒蛇雖然可怕，但還有一樣更可怕的東西哩！」

白小妹心下一懍，那是什麼東西？

只聽阿民忽然逼着喉嚨，陰森恐怖地道：「白小姐，樹林中有鬼的，你難道不怕鬼？」

白小妹一聽到這句話，渾身不由抖索起來，四下裏陰森森的，伸手不見五指，偶爾一陣風吹來，便像有鬼在向自己鬢邊吸着氣一般。

刹那間，白小妹眞想大叫一聲，逃出樹林去。

然而，不知道那裏來的勇氣，她抓住樹幹渾身震動，却沒有叫出聲來。

阿民見白小妹沒有反應，以爲她是不在樹林之中，罵了句粗口，轉身走了。

白小妹側耳一聽，脚步聲已經遠遠隱沒了，這才緩緩地站起身，朝樹林外走去。

一踏出樹林，白小妹不由長長地鬆了一口氣，頭也不回，向右邊一條小徑走去。

她一面走着，一面留心四下裏的動靜，只聽虫聲唧唧，偶爾有一兩陣不知發自什麼動物的異聲傳來，都使她渾身戰慄。

白小妹咬緊牙關，知道如果要逃出生天的話，首先要逃到大馬路。

這時雖然已是凌晨二時多，說不定還有遊客駕車經過，可以搭順風車回市區。

正因她有了這一個希望和信念，所以支持着她朝前邁步。

經過一處草叢時，白小妹的心才定了下來，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忽然有件物事自草叢中撲了出來。

白小妹聽到風聲，心下一懍，正待去看清楚那是什麼物事時，忽覺雙臂一緊，已經被人摟住。

白小妹這一驚非同小可，尖叫了起來。

「我還捉不到你！」阿民得意的聲音。

一聽到阿民的聲音，白小妹反而定下心來，起碼是人而不是妖怪。

也不知道那兒來的氣力，白小妹雙臂一撐，嬌叱一聲，掙脫了阿民的掌握，沒命價地向前奔逃。

阿民料不到白小妹有此一着，一呆之下，立時追了上去，白小妹見路旁有一根枯枝，順手執了起來，向阿民面門刺了過去。

「啊呀……」一聲，阿民雙手掩住臉部，慘叫起來。

白小妹大喜，急忙抛下枯枝，向前逃去。

奔逃了好一會，才回頭去看，只見後面並沒有人追來，不由鬆了一口氣。

她不敢稍有停留，一口氣跑到大馬路，可是馬路上一片寂靜，那裏有人和汽車的影子？

白小妹沉吟一下，決定先找個地方躲起來再說，以免被阿民追上來發現踪跡。

她向四週望了一眼，見不遠處有一個高壓電箱，於是趨上前去，坐了下去，不斷地喘着氣。

經過剛才一番驚嚇，白小妹週身乏力，早上離家之前，以爲將會有一個愉快的假期，怎料到竟會在三更半夜，孑然一身地坐在這郊外馬路上，呼救無從？

過了一會，白小妹調勻了呼吸，她緩緩地站起身來，向馬路望去，可是仍然靜悄悄地。

難道便在馬路旁過夜不成？

白小妹眼珠一轉，決定徒步向前走，走得多遠算多遠，只希望有汽車經過。

走了好一會，只覺雙腿又酸又倦，再也支持不下去了，只好坐下來，靠在一處石礬上。

忽然，遠處傳來一陣汽車的馬達聲，白小妹心中一喜，放眼望去，果然看到兩隻耀眼的車頭燈，正向自己這邊而來。

她支撐着站起身來，走到路中心，雙手揮舞着，一面叫道：「救命，救命！」

車子在她前面十餘碼處停下來，白小妹定眼望去，見車中有一雙外籍男女，男的正打開車門，踏下車來。

這時，她再也支持不住了，一個倒栽葱，暈下了地去……

× × ×

「醒了，醒了！」

白小妹睜開眼睛，接觸到小辣椒親切的眼光。

「小……小鬼子呢？」白小妹問。

「他就來了。」

白小妹向旁看了一眼，白色的床單，白色的傢具，用不着說，這是醫院的病房。

「我——我怎麼啦？」白小妹問話時，支撐着要坐直起身。

「你不礙事的，」小辣椒安慰着她，道：「剛才醫生說，只不過是過度驚嚇引致的昏厥而已，休息一兩天便沒有事了。」

白小妹這才想起在樹林中的遭遇，又想到暈倒前的一雙外籍男女。

「是……是誰救我到這兒來的？」

「一對外國夫婦。」

正在這個時候，房門打開了，王小克踏進病房，白小妹一眼便看出他腿上有傷。

「小鬼子，你……你的腿……」白小妹訥訥地問：「怎麼了？」

王小克向她淡淡地一笑，拉了張椅子坐下來，道：「被蛇咬傷的，不過已經注射過血清，沒事了。」

「怎……怎會被蛇咬傷的？」白小妹問話時，忽然想起那個阿榮。

「你呢？你又為什麼突失所踪，滿身傷痕地暈倒在郊區的公路上？」王小克反問。

白小妹幽幽地嘆了一口氣，將那天的遭遇簡略地說了出來，聽得小辣椒張大了口說不出話。

王小克等白小妹敘述完畢，才道：「我的脚也是在樹林中被蛇咬傷的。」

「小鬼子，那阿榮到底是什麼人？」白小妹問道：「他們為什麼要將我擄去？」

「他們沒有要你的財物？」

「沒有，」白小妹回答：「連我手上的錶也沒望過一眼。」

「有……有沒有對你不禮貌？」

白小妹搖了搖頭，道：「沒有啊，他們雖然很兇，但並沒有不正經的舉動。」

王小克不由皺起了兩道眉，道：「這樣說來，他們將你擄去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依我看，其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小辣椒插口道。

「什麼秘密？」

「我怎知道？」小辣椒聳了聳肩，道：「我若是知道，豈非成了活神仙嗎？」

這時，房門突然「篤篤」地响了起來，跟着，一個俏麗的臉孔出現在門口，王小克回頭一看，正是曾妙珠。

「王先生！」曾妙珠淺笑着踏上前來。

「請坐。」白小妹道。

「不要客氣，」曾妙珠在白小妹床畔站定，關切地問道：「你怎麼啦？」

「不礙事，」白小妹微笑着回答：「你怎知道我在這間醫院？」

「自從你被壞人擄走後，我一直向王先生查問你的消息，」曾妙珠向小辣椒一指，道：「是她告訴我的。」

「是啊，曾小姐很關心你的安危哩！」小辣椒道。

「謝謝你。」

「這是應該的，」曾妙珠沉吟了一下，道：「因為我認為你這次的意外，可能是為我而起的。」

「哦？」白小妹和王小克的眼光不約而同地向曾妙珠望去：「這話怎麼說？」

「你們想想看，最近可有得罪什麼人？」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均是緩緩地搖着頭。

「這就是了，」曾妙珠道：「我看那兩個歹徒一定是毛福源派來的。」

「你怎知道？」王小克淡淡地問。

「這還不簡單嗎？因為王先生你警告過他，叫他不可再來騷擾我，他懷恨在心，所以請了兩個歹徒，意圖向你們報復！」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覺得她說的也有一點道理。

曾妙珠見王小克讚同她的說法，接着又道：「那毛福源和本市的黑勢力有關連，他豈是易與之輩？王先生，我勸你們以後還是小心一點才好。」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本市是法治之地，我想他也不敢太過份的。」

「這可難說得很，」曾妙珠道：「像他那種牛一般的人，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小鬼子，你說這怎麼辦？」小辣椒道：「昨天要是我落在他們手中，說不定……說不定這時已被他們害了！」

「小鬼子，」白小妹也插口道：「如果真是那姓毛的派來的人，我們可真的要小心一點才好。」

「但目前有什麼證據？」王小克雙眉微蹙着。

「小妹，那兩個擄劫你的男子，可是高高瘦瘦，像飛仔似的？」曾妙珠忽然問。

「是呀！」

「那就是了，」曾妙珠道：「這兩個人一個叫阿榮，一個叫阿民——」

曾妙珠的話還沒說下去，白小妹便低呼了一聲，道：「不錯，正是阿榮和阿民！」

「他們是毛福源的馬仔，以前一直跟着我，向我說些不三不四的話。」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如此說來，阿榮和阿民的確是毛福源派來的人了。

——毛福源此舉有什麼用意？

王小克旋即想到曾妙珠剛才說過的話：毛福源是報復來着！

他跟着又想：也許阿榮和阿民的目的是想找自己算賬，白小妹只不過受無妄之災而已！

「小鬼子，我看這一定是姓毛的想嚇嚇我們，向我們施下馬威！」小辣椒道。

王小克兩道眉緊蹙着，毛福源既然如此橫行，自己防不勝防，總有一天要中他的暗算。

然而，王小克內心深處，卻又覺得事情有點不對勁，但究竟是什麼地方不對勁，他一時又想不出來。

總之，他認為事情絕不會如此簡單！

「曾小姐，那個姓毛的住在原來的酒店？」王小克側頭望着曾妙珠問。

「不，他前天搬了。」

「搬到那裏？」

「搬到一間公寓去，」曾妙珠道：「看來他還有一段日子逗留在本市，否則不會搬到那種低級公寓去節省開支。」

「你——你怎知道他搬到公寓的目的是為了節省開支？」王小克問。

「他是一個很孤寒的人，」曾妙珠道：「否則，也不會為了那一千美元，不斷地纏着我了。」

「小鬼子，你打算去公寓找他？」小辣椒問。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曾小姐，你跟我走一趟好不好？」

「好！」

「我也去！」小辣椒跳了起來。

「小妹，你好好休息，我今晚會再來看你的。」王小克道。

「好的。」

王小克、小辣椒和曾妙珠去後，白小妹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坐直起身來，拿了一張報紙看着。

不久，她覺得內急，起身到洗手間去。

小解完畢繞過窗口，白小妹停下步來，放眼向窗外望去。

這時已是黃昏時候，醫院後面是一條小馬路，沒有行人。

忽然，白小妹的眼光停在對面一枝街燈柱上。

燈柱下面，站着兩個男子，正垂着首在吸烟。

雖然那兩個男子垂着首，但白小妹還是一眼便認了出來：他們是阿民和阿榮！

阿民和阿榮怎會在這個地方？

同時，阿榮的腿傷好了嗎？白小妹凝眼望去，看見阿榮右腿褲管隆起了一堆，顯然是包紮着紗布！

看到了阿榮和阿民出現在醫院附近，白小妹一顆心不由怦怦亂跳了起來。

用不着說，他們是探聽到自己在這間醫院，追上來想加害自己的。

一想到此點，白小妹只覺背上冷汗涔涔而下，她一再問着自己：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假如王小克在的話，白小妹便有點安全感，可是，王小克在半個小時之前離去了。

這時，阿榮忽然抬頭望過來，白小妹心下一慄，急忙向後一退，由於心慌意亂，被後面一張椅脚絆倒了，撲跌下去。

這一跌，跌得白小妹週身骨頭酸痛，她咬牙忍着劇痛，慢慢地爬起身來。

從窗帘布邊沿向下望去，阿榮和阿民正用脚踏熄拋在地上的烟蒂，向醫院後門走過去。

「他們是來殺我的！」白小妹腦中念頭一閃，全身如陷冰窖之中。

她急忙趨上前去，將病房的門上了門，身子貼在房門之上，一顆心怦怦亂跳。

白小妹不斷地問着自己：該怎麼辦？該怎麼辦？

然而，此時的她已經方寸大亂，根本想不到法子。她腦中只有一個念頭，那是：逃走！離開這裏。

當白小妹伸手要去打開房門時，忽然想到：阿民和阿榮這時正向房間走過來，自己這一出去的話，豈非和他們碰個正着？

她心念電轉，轉頭一看，看到了那個窗戶。這間醫院是四層樓高的建築物，而自己的病房便在二樓，從二樓設法爬到地下，應該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心底下打定了主意，她再也不猶豫，躡着足奔到騎樓，四下裏打量着。

左邊有一條粗同兒臂的水管沿着牆壁而下，白小妹見了大喜，伸手過去，剛好抓到了那條水管。

她猛地吸了一口氣，先將右脚跨出，緩緩地出了騎樓，抱着水管，爬了下去。

四肢雖然又酸又痛，白小妹還是咬牙忍着，緩緩地滑下水管。

好不容易雙脚着地，白小妹已經累得面紅氣喘，然而，她並不敢逗留，提了口氣，向街口奔了出去。

剛踏出街口，看到來往的行人時，白小妹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此時已是華燈初上，街上行人熙來攘往，阿榮和阿民就算發現了自己，相信也不敢貿然上前加害。

逃出醫院後，白小妹新的難題接踵而來：到那兒去？

她告訴自己，無論如何要先離開這裏！

這時，剛巧有一輛的士駛來，白小妹也不理身上有沒有錢，伸手截了的士，跳上車去。

× × ×

「小妹，你到底在攪些什麼？」

白小妹緊緊抓着電話筒，一時間不知從何說起，只是對着話筒道：「小鬼子，你……你快來，他們……他們要殺我！」

「誰？」

「那兩個名叫阿榮和阿民的歹徒。」白小妹道。

「哦？」王小克愕了一愕，道：「他們現在人在那裏？」

「不知道，可能在醫院附近，」白小妹忽然想起了一事，接着問：「小鬼子，你現在在那裏？」

「在醫院，」王小克道：「我在醫院裏找不到你的人，房門又反鎖着，叫醫院中的人撞門而入，才打電話到家裏來。」

「小鬼子，你還是快點回家吧！」白小妹道：「醫院裏危險得很。」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好吧，我現在就來。」

掛下電話後，白小妹長長地透了一口氣，在客廳的沙發坐了下來。

不一會，門鈴响了起來，白小妹趨上前去，貼着門問道：「誰？」

「我。」是王小克的聲音。

白小妹這才放心把大門打開，王小克後面是小辣椒和曾妙珠。

三人踏進屋來，小辣椒急不及待地問道：「小妹，你幹什麼不聲不响地回到家來啦？」

白小妹苦笑了一下，將剛才的一切說了出來，聽得三人吃驚不已。

「他們太豈有此理了！」小辣椒氣憤難平地。

「王先生，照白小姐這樣說，姓毛的眞是太過份了，」曾妙珠道：「一定要設法教訓教訓他們才行！」

王小克緊皺着眉，並沒有出聲。

「小鬼子，剛才你去找姓毛的，結果如何？」白小妹問。

王小克搖着頭，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道：「找不到，他出去了。」

「小鬼子，那姓毛的既然三番四次派人要來加害小妹，我們還是報警吧！」小辣椒道。

「報警？」

「是的，像他那種人，應該讓法律來制裁他！」小辣椒握着拳頭說。

「我們有什麼證據？」曾妙珠忽然插口道：「而且……我也不希望將事情擴大，這件事都是由我而起，還是讓我和姓毛的解決吧。」

「你想怎樣解決？」小辣椒問。

「說不得……說不得我只好答應嫁給他，跟他到美國去。」曾妙珠說到後來，聲音已呈嗚咽。

「不，你絕不能嫁給一個這樣的人！」小辣椒道：「這會喪失你一生幸福。」

「可是……可是有什麼法子？」曾妙珠嗚咽着道：「誰叫我命苦？」

「小鬼子，你一定有辦法應付那個姓毛的，」小辣椒向王小克望去，道：「你一定有辦法的！」

王小克望着窗外呆呆出怔，忽然問道：「曾小姐，我有一個問題問你——」

「什麼問題？」

「人類危機是怎麼一回事？」

曾妙珠聞言臉色一變，但旋即搖了搖頭，道：「我不知道，王先生，你怎會突然問提到了『人類危機』？」

「沒什麼，」王小克淡淡一笑，道：「曾小姐，你可以走了。」

曾妙珠離去後，小辣椒望着她的背影，道：「眞可憐！」

「你指誰？」王小克問。

「曾小姐。」

王小克淡淡一笑，拍拍小辣椒的肩膊，道：「天下間的可憐人太多了！」

說着，他向大門走去，又道：「我下樓散散步。」

「我也去。」

「不，你陪着小妹。」王小克說罷打開了門，離開家門。

他在街上緩緩地走着，好像沒有目的地一樣。半個小時後，他來到一塊光管招牌之下，抬頭望了望，光管招牌上有四個大字，那是「樂活公寓」。

兩個小時之前，王小克、小辣椒和曾妙珠來過這間公寓——毛福源就住在這裏。

然而，毛福源出去了。

兩個小時後的現在，他回來了沒有？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他決定再上前去看一看。

他拾級而上，來到「樂活公寓」那道玻璃門前，推門進去。

伙記聽到聲音，立時迎上前來，見是王小克，不等他出聲相問，便說道：「毛先生回來了。」

「謝謝你。」

伙記領着王小克來到一個房門之前，伸手拍了拍門。

「誰？」

「毛先生，有人找你。」伙記高聲叫道。

門緩緩地打開來，毛福源一見是王小克，臉色一變，用力要把門關上，王小克反應奇快，早將一隻脚伸進去，頂住了門。

「你——」

「毛先生，我只想和你說幾句話，何必這樣緊張？」王小克道。

毛福源沉吟了一下，這才把房門打開，道：「好吧，請進來坐。」

王小克踏進房，首先留意房內有沒有第三者。

那是一間佈置得還算不錯的房間，只有毛福源一個。

「王……王先生，請問你有什麼貴幹？」毛福源問話時神色不定。

「毛先生，你的把戲也應該玩够了吧？」王小克開門見山地道：「一再派人來騷擾我們，如果我們報警的話，你猜會有什麼後果？」

「我——我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

「毛先生，不要再裝蒜了，」王小克道：「你派人將我的朋友綁架，到底意欲何爲？」

毛福源雙眉一揚，訥訥地道：「我……我幾時派人綁架過你的朋友？」

「那阿民和阿榮是什麼人？」

「阿民和阿榮？」毛福源臉上現出茫然神情，道：「我從來沒聽過這兩個人的名字。」

「哦？」王小克心下一動，瞧毛福源臉上的表情，似乎沒有說謊，那麼，阿榮和阿民到底是什麼人？

「王先生，我想你一定是攪錯了，」毛福源道：「我雖然派人跟踪過曾妙珠，但從來沒想到要對你們不利，這是眞的！」

王小克眼前一亮，刹那間，他將心底下的許多疑團全想通了！

「毛先生，你是從美國回來的華僑，是不是？」王小克忽然問。

「不錯。」

「你來此的目的，是想討一個太太回美國去？」王小克又問。

「這……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毛福源道：「其實，這個決定是由我來到本市後才有的。」

「當你碰到了曾妙珠才有這種決定？」

「是的。」

「你答應曾妙珠，如果她嫁了你，又隨你返美國的話，你會給她一大筆錢，是嗎？」

毛福源臉上露出一絲尷尬的笑容，道：「王先生，像我這種年紀的人，是沒有任何一個女人肯爲了愛情而嫁給我的，所以……所以我想藉自己的一點儲蓄，討個老婆回去。」

「不是討，而是『買』！」王小克冷冷地問：「我可有說錯？」

毛福源臉上一紅，訥訥地說不出話來。

「你預支了一千塊美金給曾妙珠，這可是眞的？」王小克又問。

「一千塊美金！」毛福源差點跳了起來，道：「我被她騙了五萬塊美金！」

「你說什麼？」

「五萬塊美金，前後還不够一個月！」毛福源哭喪着臉，道：「我的錢全被她騙光了，這……這是我冒死賺來的錢，一……一轉手全被她拿……拿走了！」

他頓了一頓，又說道：「否則，我爲什麼有第一流的酒店不住，而要搬到這種低級公寓來？」

王小克知道其中必有蹊蹺，又問：「你說曾妙珠騙你？」

「可不是嗎？她答應和我結婚，先後向我拿了好幾次的錢，我不虞有他，照數給了，怎知她得悉我沒有錢後便一直推延我的婚期。」

「中秋節前夕在太平山上，你不是想殺死她嗎？」王小克問：「是不是就因爲她騙了你那一筆錢？」

「這個……這個是我一時衝動，其實……其實我根本不想殺她。」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他最初已經想起了這一點，只是覺得一個弱質女子，不可能有這種膽量，如今聽毛福源說來，心下更爲確定。

「王先生，我一直不明白，你爲什麼要幫她，」毛福源道：「曾妙珠後來告訴我，說你……你是本市一個黑勢力的一份子——，」

「所以你才這樣怕見我？」王小克苦笑了一下。

「不錯。」

王小克搖頭嘆了口氣，曾妙珠也同樣告訴過自己：毛福源和本市的黑勢力有關係。

原來她是一個「兩頭蛇」，只是想利用自己來對付毛福源，讓他不敢追究被騙了巨款的事而已。

「我恨她！」毛福源又道：「所以，那天晚上我衝動得幾乎殺了她！」

「可是殺人是犯法的！」王小克道：「你可曾想到這一點？」

毛福源咬了咬牙，不出聲了。

「其實你可以報警。」王小克道。

「她恐嚇過我，」毛福源道：「說是如果我一報警，她便會叫人殺我。」

王小克聞言一呆，如果毛福源沒有誇大的話，這曾妙珠忑也太厲害了！

「你怕了她的恐嚇？」

「我才不怕哩，只不過……只不過……」

「她怎麼了？」

毛福源嘆了一口氣，似乎有難言之隱，道：「王先生，我一直誤會你是壞人，是黑社會的一份子哩！」

「現在呢？」

「你——你不像壞人！」毛福源肯定地道：「我猜想，你大概是誤信了她的話，所以才來找我晦氣的，對不對？」

王小克由衷地向他點點頭，心底下的另一

個疑團，又升了起來。

「現在，你打算怎樣做？」毛福源問。

王小克正欲答話，房門忽然「砰」地一聲，被人踢了開來。

王小克回頭一看，只見曾妙珠笑吟吟地站在門口，她背後還有兩個飛型男子，心想大概便是「阿民」和「阿榮」了。

「王先生，你快過來，不要聽這姓毛的胡說八道！」曾妙珠道。

「他胡說八道？」王小克緩緩地站起身來，向曾妙珠走去，道：「我看未必吧？」

曾妙珠臉上閃過一陣狡猾的笑容，道：「王先生，難道你竟不相信我的話？」

「曾小姐，你心思倒好，派了兩個青年綁架小妹，然後推諉在毛先生的頭上，希望我來對付他，這樣一來，便可借我之力，消除了你心目中的大患了，是不是？」

「唉！王先生，你看，我會不會是這樣的人？」

「哼！知人口面不知心，我這次一時大意誤信了你的好言，險險累得小妹遭遇不幸，」王小克怒瞪着曾妙珠背後的阿民和阿榮，道：「你們是阿榮和阿民了吧？」

那兩個青年踏上前來，道：「不錯！」

「好得很，」王小克向曾妙珠望去，道：「他們已經承認了，你還有什麼話說？」

曾妙珠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笑着道：「既然底細已經被洞悉，那又有什麼法子？」

「曾小姐，我勸你還是將那幾萬元的美鈔還給毛先生吧，那是他的血汗錢！」

「還給他？」曾妙珠仰首哈哈大笑起來，道：「那有這等便宜的事？」

「毛先生，」王小克轉頭對毛福源道：「既然曾小姐不肯還錢，你去報警吧，讓警方來處理這件詐騙案。」

「他敢？」曾妙珠又笑了起來，道：「如果他這樣做的話，我——」

曾妙珠的話還未說下去，毛福源忽然大叫一聲，道：「住嘴！」

「是嗎？他怕我掏他的底！」曾妙珠得意地道。

刹那之間，王小克腦際電疾閃過一個念頭：毛福源有把柄抓在曾妙珠的手中！

——什麼把柄？

瞧毛福源臉色大變，額上豆大的汗珠滲了出來的樣子，那必然是個大把柄。

王小克忽然又想到「人類危機」四個字。

「曾小姐，你究竟想幹什麼？」王小克問道。

曾妙珠不答話，向阿榮和阿民使了個眼色，自己則向後退了一步。

阿民踏上前來，道：「王先生，曾小姐和毛先生有幾句話要談，你還是走吧！」

「哼！你們擄去我朋友的事，我還沒找你們算賬哩！」王小克伸手入袋，揑住了兩顆玻璃彈。

阿民向阿榮望了一眼，兩人略一點頭，忽然晃身而上，四隻手臂一齊向王小克抓來。

王小克早有防備，急忙向後一退，俯身避過了。

「阿榮，這小子武功甚好，咱們要當心一點！」阿民大聲叫道。

阿榮腿上被蛇咬傷的傷口已好了六七成，他答應了一聲，揑掌如拳，忽然大喝一聲，一拳向王小克面門擊去。

「來得好！」王小克見他竟然懂得拳術，精神不由一振，決定用「威風八路拳」和他拆招，棄「玻璃神彈」不用了。

他覷準了來勢，左手倏地向上一格。

阿榮那一拳離王小克面門半尺之處便被擋住了，只覺得手腕一陣劇痛，想不到王小克年紀小小，力道却是如此剛烈，當下不敢托大，將一路得意的拳法施了出來。那房間面積本來甚大，但此時三人交手跳躍閃避之下，便顯得沒有多少空間了。

毛福源縮在床邊，望着王小克和阿榮阿民毆鬥，嚇得臉上全無血色。那曾妙珠則笑吟吟地站在門口，對於這一仗，似乎有十足十的取勝把握。

王小克和阿榮對了幾招，每一拳都無章法路數可循，但這樣盲打瞎纏的打法，却難於對付。

「阿榮，用刀子！」曾妙珠忽然叫道。

王小克聞之一懍，只見阿榮和阿民已自懷中取出一把彈弓刀，彈了開來。

「喂！你們不要打啦！」毛福源見了刀子，不由大驚失色，生怕攪出命案，叫道：「快不要打啦！」

然而，阿榮和阿民都是完全不聞，一步一步地踏上前去。

王小克怎會怕了區區兩把彈弓刀，他先發制人，一脚向阿民手腕踢去。

那一脚快若閃電，只聽「噹」地一聲，阿民手腕吃痛，手一鬆，彈弓刀便掉下地來。

王小克得勢不饒人，又是一脚向阿榮踢去。阿榮早有防備，向後躍退避開，怎料王小克右脚撑地，一步步向前追趕，左脚仍然快若閃電地向阿榮身上招呼。

毛福源不由自主地叫了一聲「好！」

只聽「叭」地一聲，阿榮的彈弓刀亦已被王小克一脚踢飛了。

兩人先後還不過五分鐘，已被王小克一一打倒，毛福源自是大喜過望，然而，當他抬頭向房門口望去時，不由暗叫了一聲苦。

原來門口不知幾時又來了幾個大漢，曾妙珠正拉着其中一人的手臂，向房中的王小克指來。

那幾個大漢長得魁梧壯碩，其中一個恤衫沒有扣上鈕，坦着胸膛，胸上毛茸茸地，全是結實的肌肉，一看便知是練武之人。

王小克也看到那幾個大漢的出現，心下一懍，却仍然保持着鎭定。

「你們把這兩人幹掉！」曾妙珠道：「每人値三千美金！」

王小克雙眼一轉，知道曾妙珠已硬起心腸，買兇殺人以便將那數萬美金袋袋平安，心中不由大怒。

阿榮和阿民已退了出房，那幾個大漢才緩緩進房來。

王小克見這幾名大漢個個滿身肌肉，兇神惡煞的樣子，知道是比阿榮和阿民更棘手的人物，心中暗自惴惴。

忽然，其中一個自背後抽出一枝雙節棍，呼呼有聲地揮舞着。

另兩個大漢也自背後抽出雙節棍，揮舞着向王小克包圍了過來。

毛福源嚇得渾身抖索，瑟縮在一旁。

王小克皺起了雙眉，眼前這三個大漢，可不大容易對付了！難怪曾妙珠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

那三個大漢包圍着王小克，六道眼光，三枝雙節棍，都以王小克作爲目標。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心下暗暗叫苦。倘若在空曠地方，他自然不會怕了這三個大漢，可是，房間的面積有限，三枝雙節棍一齊向自己身上招呼的話，偶爾閃避不及，便非中棍不可了！

那三個大漢，互相交換了個眼色，踏前一步。

王小克手中早已揑住了幾枝玻璃彈，留神

戒備着，只要三個大漢稍有動作，立即發射。

就在這個時候，忽聽站在門口的曾妙珠輕輕地「咦」一聲，跟着，「嘭嘭」聲响，似乎有人摔下地去。

王小克向房門口望去，不由呆了一呆，只見一個高瘦的男子，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已經站在門口。

那男子臉上露着一種詭異的笑容。

一接觸到那種笑容，王小克心下一動：什麼時候見過這種笑容？

轉念之間，他立時想起了：在山頂，還有在酒店中。這就是那暗中跟踪的神秘男子！

那三名大漢也發現神秘男子的出現，疑惑地望定了他，一時之間，倒忘記了向王小克攻擊。

王小克一見三名大漢的反應，就知道這神秘男子不是站在他們的一方的了——起碼他們不會是同路的人。

神秘男子的手本來放在乾濕褸之中，這時忽然伸了出來。

衆人眼前一花，只見他手中握着一把裝了滅聲器的短槍。

三名大漢面色大變，其中一個抓着雙節棍，踏上前去，道：「喂，你——」

他話未說完，只聽「噗」地一聲，瞪大了雙眼，緩緩地軟下地去了！

另兩名大漢又驚又奇，正不知如何是好，那神秘男子把槍咀對着他們，「噗噗」兩聲，大漢跟着也是軟下了地去。

王小克見他臉帶微笑，瞬息間連殺了三人，每一顆子彈都射在心臟之間，其手段之毒，手法之準，眞是駭人聽聞，一時間不禁呆了！

神秘男子在槍咀吹了一口氣，含笑把短槍藏入袋中，轉身便欲離去。

王小克一瞥眼間，見曾妙珠手持一把七首，正咬緊牙關，向神秘男子背脊上戳下去，不由大叫一聲：「小心！」

神秘男子似乎背後長有眼睛一般，反手一把抓住了曾妙珠的手腕，用力一揑，曾妙珠吃痛，七首立時脫手墮了下來。

神秘男子足尖一挑，七首向上飛起，他用另一手接住了七首，扭住曾妙珠的手。

曾妙珠吃痛，尖叫起來。神秘男子「嘿嘿」一聲冷笑，竟然把七首插入曾妙珠的背上。

王小克和毛福源大吃一驚，但要出手阻止已然不及，那神秘男子，放開曾妙珠，閃身出房。

這一陣變故前後只不過一分鐘左右的時間，王小克饒是見多識廣，一時間也嚇得呆了，好半响才定過神來。

曾妙珠伏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

房間內躺着那三個大漢的屍體和曾妙珠，留下來的空間已很有限，王小克眼珠一轉，趨上前去，向走廊望去。只見阿榮和阿民也是伏屍於地，顯然被那個神秘男子殺死的！

刹那之間，王小克腦際昇起了無數的疑團——那神秘男子究竟是誰？爲何殺了人後，一言不發地便走了？

這時，毛福源也走過來張望，訥訥地問：「他……他們都死了？」

王小克點着頭，問道：「毛先生，你認識那人嗎？」

毛福源搖搖頭，道：「不，我從來沒見過他！」

王小克凝眼望住毛福源，見他神色之間不像在說謊，心下更感奇怪。

「他似乎是來帮我們的哩！」王小克道：「如果你不認識他，他怎會——」

毛福源望着阿民和阿榮的屍體，忽然好像想起了什麼事，渾身一抖，道：「王先生，咱們……咱們趕快離開這裏！」

王小克見他臉色有異，試探着問：「你怕什麼？」

「這裏……這裏死了這麼多人，等一下警察一定會來查案的。」

「這些人又不是我們殺死的，怕什麼？」

「這個……這個解釋起來也很麻煩，」毛福源近乎央求地道：「王先生，求求你，我們走吧！」

王小克見他神態惶急，似是大禍即將臨頭，心下雖然好奇，却忍着不加詢問，道：「好，咱們走吧。」

毛福源聞言大喜，轉身入房收拾東西。

王小克蹲下地來，見曾妙珠兀自伏在地上呻吟着，道：「曾小姐，你這叫做疚由自取，怪不得人啦！」

「救……救救我！」

「毛先生，」王小克向毛福源說道：「咱們臨走之前，還是打電話叫十字車來救她一命吧。」

毛福源本來正在抽屜中執拾物事，聞言停下來，咬着唇不出聲。

半响，他忽然踏上前來，一脚向曾妙珠背上的七首蹬去。

那七首本來挿入曾妙珠體內兩吋許，還有三吋許露在外面，經毛福源這一脚直入至柄。

王小克怎料得到他有此一着，不由大吃一驚，道：「王先生，你——」

毛福源渾身抖索着向後連連退步，臉上肌肉起着抽搐，再也沒有血色。

他囁嚅地道：「我……我是逼不……逼不得已，才……才這樣做的！」

王小克向地上的曾妙珠望去，她已動也不動，顯然絕息了！

「你——爲什麼要殺了她？」王小克不解地望定了毛福源。

「我……我殺了她？」毛福源雙眉一揚道：「我……我只不過替她減少受痛苦而已！」

王小克料不到毛福源竟會說出這種推諉責任的話來，不由苦笑了一下，道：「替她減少痛苦？」

「是啊！看她的樣子，即使送到醫院，也是沒救的了，倒不如早點送她歸西，少吃點痛苦！」說罷，毛福源又轉身去收拾。

王小克望着地下的四具屍體出怔，腦際間一片迷惘，不斷地問着自己：爲什麼會這樣的？爲什麼會這樣的？

不一會，毛福源已經收拾停當，領先向房外走去。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也跟着毛福源離開那間「樂活公寓」，只見櫃枱上空無一人，伙記大概嚇得躲了起來不敢露面了。

兩人來到街上，毛福源向王小克揮了揮手，道：「王先生，再見！」

「且慢！」王小克一把拉住了他。

毛福源臉色一變，吶吶地道：「你……你想幹什麼？」

「毛先生，你要到那兒去？」

「唉，發生了這樣的事，我那些錢是追不回來了，」毛福源道：「還是回美國去吧！」

「今天就走？」

毛福源沉吟了一下，向王小克點點頭，道：「是的，今天就走。」

「好，那麼一路順風。」

「謝謝！」

說罷，毛福源提了小皮箱，急急脚地向前走了。

王小克望着他的背影，嘆了一口氣，朝回家的路走去。

他剛回到家裏，小辣椒和白小妹立即追問

他剛才去過什麼地方，王小克把經過說了出來，白、小兩女都大感疑惑，暗暗猜測着那神秘男子的身份。

翌日一早，門鈴响個不停，小辣椒惺忪睡眼前去應門，一面問道：「是誰？」

「警察！」門外有人沉聲答道。

一聽到「警察」這兩個字眼，小辣椒的睡意不由去了大半，先將防盜鍊拴好，然後把門打開一道小縫，道：「證件呢？」

門外站着三個便衣大漢，當先一人自袋中取出一張卡片，小辣椒望了一眼，認得正是警方人員的證件，於是把門打開，問道：「什麼事？」

「請問王小克在嗎？」爲首那大漢道：「我是孔憲成沙展。」

這時，王小克和白小妹都被鈴聲吵醒，出來查看，小辣椒見那孔憲成沙展臉色不善，知道必定有事發生，正不知如何回答時，王小克趨上前來，道：「我就是王小克，什麼事？」

「王先生，請跟我們回警局吧。」孔沙展道。

王小克愕了一然，道：「我犯了法？」

「王先生，這是拘捕你的手令，」孔沙展把一張文件遞上前來，道：「請你過目。」

王小克接過來一看，上面全是英文，他一個字也不認得，但暗想是不會錯的了。

「我……我到底犯了什麼事？」

「王先生，這個等回警局再說吧。」孔沙展道：「我們的車子就在樓下。」

王小克咬了咬唇，道：「我可以盥洗一下，再換件衣服才跟你們走嗎？」

「當然可以，」孔沙展道：「請便。」

白小妹趨上前，詫異地道：「小鬼子，你又沒犯過法，他們怎能無緣無故拘捕你？」

王小克苦笑着聳聳肩，道：「去到警局就知道了。」

半個小時後，王小克已經來到警局，值日警官要替王小克落案，孔沙展道：「王先生，你可知道你的控罪？」

王小克漠然地搖着頭，道：「我根本一無所知。」

「好吧，讓我告訴你，你和『樂活公寓』的命案有牽連，所以，我們——」

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啊」地一聲，道：「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最好，」孔沙展向值日警官道：「現在，你可以錄口供了。」

「不！」王小克道：「這只是一個誤會，我要見周探長！」

「王先生，周探長恐怕也無能爲力哩。」孔沙展道。

「無論如何，我要見周探長！」

「好吧，但你首先要落案，」孔沙展道：「然後我再替你通傳。」

「我要先見周探長，然後才落案！」王小克堅持。

「對不起，周探長有事出去了，」孔沙展道：「你非先落案不可。」

王小克無奈，只得讓那值日警官落案，然後帶到臨時覊留所之中。

由於「樂活公寓」中的兇殺案的確和自己無關，因此，王小克倒也不怕，躺在臨時覊留所中的沙發上，閉目養神。

他想，等一下周探長來見自己的時候，當然要把此中眞相說出來。只是毛福源已經返回美國，而那神秘男子又來無影去無踪，倒是很難提得出證據。

不過，憑自己和周探長的交情，他一定相信自己的話，確定自己的無辜。

中午時分，周探長終於出現了。

王小克一聽到脚步聲，立即坐直起身，只見周探長臉上木然地站在門口。

「探長，進來啊！」

周探長輕輕嘆了一口氣，踏進室來。

王小克見他神色特異，心下不由怔忡，問道：「探長，我的事你都知道了？」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一言不發地在椅上坐了下來。

「探長，你們打算怎樣提控我？」王小克問。

周探長沉吟了半响，才搖搖頭，道：「我也不知道。」

「可是這件兇殺案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啊！」王小克道。

「是嗎？」周探長道：「他們却在現場發現不少你的指模。小鬼子，你去過那個地方，對不對？」

王小克只得老實地點着頭，道：「我去是去過，可是那六個人却不是我殺的。」

「什麼？六個！」周探長雙眉一揚。

「不是六個嗎？」

周探長滿面疑惑，呆呆地望定了王小克，道：「你說一共有六個屍體？」

「不錯。」

「那六個？」

「五男一女，」王小克道：「四個在房內，兩個在走廊上。」

周探長捏住了拳頭，說道：「這件事有蹊蹺！」

「探長，你們發現了多少具屍體？」

「五具，」周探長道：「都是男的！」

「哦？」王小克腦中念頭電轉，喃喃地道：「那曾妙珠的屍體那兒去了？」

「曾妙珠？就是那個女的？」

「唔，」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探長，關於『樂活公寓』的一切，你知道嗎？」

「我正要問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王小克清了清喉嚨，把「樂活公寓」中發生的一切說了出來。

周探長皺着眉聽王小克叙述完畢，才道：「那個毛福源當眞回美國去了？」

「我們分手前，他是這樣對我說的。」

「好，你等等，我去打個電話到機場問一問。」周探長說罷轉身向外走去。

望着周探長的背影離去，王小克坐在沙發上呆呆出怔：曾妙珠的屍體呢？——是誰把她的屍體搬走了？爲什麼要搬走她的屍體？一連串的疑問，昇上了心頭。

王小克有一種感覺：這件事，越來越複雜了！

不一會，周探長打了電話回來，向王小克搖了搖頭，道：「姓毛的並沒有離開本市。」

「你查過了？」

「唔，」周探長望定了王小克，道：「小鬼子，如果你想洗脫嫌疑的話，只有找到那個姓毛的！」

「我知道。」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可是到什麼地方找他？」

「你不知道他的住處嗎？」

「他根本只是個遊客，在本市沒有固定住址。」王小克道。

「那麼，你所說的那個神秘男子呢？」

王小克聳着肩。「我以前見過他兩次，只是他行踪飄忽，也不知應該到那裏去找他。」

「是誰搬走那曾妙珠的屍體呢？」

王小克苦笑一下，道：「這最好問公寓中的伙記了。」

「事發時，他們都嚇得躲在房中，良久才敢開門出來，因此，他們根本一無所知。」周探長道。

「我在事發後立即離開公寓，因此，究竟是誰搬走曾妙珠的屍體，也不清楚。」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小鬼子，你說這宗兇案到底是爲了什麼而起？」

王小克聞言不禁呆了一呆。是的，到底爲何而起？如果說是爲了那數萬美元的騙案，殺了曾妙珠六人又有何用？

再說，兇手是個神秘男子，而這個神秘男子却是毛福源所不認識的。

王小克記得在中秋節前夕的山頂，當毛福源要箍殺曾妙珠時，那神秘男子也在一旁，爲何當時他不出手相救？反而在毛福源危難時，突然出現把六個敵人盡數殲滅。

從這一點看來，那神秘男子是在負責保護毛福源的安全了！他到底受誰委托？

王小克不禁又想到，毛福源和自己分手前，曾經說過要返回美國去，但事實上他仍然待在本市——毛福源爲什麼要向自己說謊？淺而易見，他是不想和自己在一起。

周探長深知王小克的性格，當他思維時，也不出聲打擾，只是凝眼望定了王小克。

不一會，他見王小克雙眼忽然一亮，這才問道：「小鬼子，你有頭緒了？」

「也談不上，」王小克淡淡一笑，道：「不過，如果你肯帮忙的話，也許我可以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查個清楚的。」

周探長也不問王小克要如何帮忙，只是緩緩地點着頭，道：「好的，我去替你設法。」

那天晚上九時左右，周探長又出現了，他臉色肅穆地對王小克道：「小鬼子，你只有四十八小時的時間，够不够？」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說道：「那要看運氣了。」

周探長伸出手來，道：「祝你好運。」

王小克和周探長握着手，道：「探長，你放心，四十八小時後，不論有無所獲，我也會自動回到這裏來的。」

「我相信你。」

爲洗沉冤　犯難冒險

離開警局後，王小克迎着晚風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到那裏去找那神秘男子和毛福源？

周探長一定盡了最大的努力，才使自己暫時恢復四十八小時的自由，讓自己利用這段時間來洗脫嫌疑。他猶豫了一下，截了一部的士，向司機道：「樂活公寓！」

車子來到「樂活公寓」，王小克付過車費，踏下車來。他抬頭望去，「樂活公寓」的光管招牌開着，但樓梯間却黑漆漆地，連路燈也沒開。

「這那像是做生意的？」王小克心下詫異，緩緩地走上前。

他來到二樓轉角處，忽然心中一動，放輕了脚步，在梯間向前窺探。

公寓的玻璃門關着，玻璃上還罩着一層輕紗，不過裏面的情形一樣可以一目瞭然。

王小克定眼一望，櫃枱上並沒有人。

他提了一口氣，奔上前去，拉開玻璃門閃身而入。公寓中靜悄悄地，似乎闃無人影。

王小克左右望了一眼，決定到毛福源住過的那間房間去看看，因爲曾妙珠的屍體，就是在房間內失踪的。

他躡足來到房門口，把耳朵貼在門上一聽，裏面一點聲響都沒有。

王小克輕輕一扭門柄，房門應手而開。他急忙閃身而入，跟着把門關上了。

房間內一團漆黑，王小克也不敢扭亮電燈，只是取出袖珍電筒，四下裏照射着。

地氈上有點血漬，大概是昨日留下來的，床褥等物却已收拾整齊。

王小克屏住氣息，打點精神，四下裏觀察着，希望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然而，除了地氈上那些若隱若現的血漬之外，房間中根本沒有任何異狀。

王小克來到衣櫃前，伸手一拉。

衣櫃的門開了，迎面一陣霉氣噴來，大抵那衣櫃久未利用，因此發了霉。

衣櫃中空空如也，只有架子上掛着幾個衣架。當王小克正要把衣櫃關上的時候，偶爾一瞥眼，發現衣櫃一個縫隙間，竟然透出燈光。

那是一個獨立的衣櫃，怎有光芒從後面透射過來呢？

王小克心中一動，定眼望去，不錯，那的確是光！

他蹲下身子，踏進衣櫃之中，湊眼向那縫隙間望過去。

原來衣櫃的底板通向另一個房間，房間內燈火通明，坐着三個男子。

王小克一看到那三個男子，不禁大喜過望。面對着自己的是那個神秘男子，背向着自己的雖然看不清楚，但從身型看來，也知道一定是毛福源了。

另一個男子却是公寓的伙記。

這三個人怎會坐在一起？而且就在兇案的現場——樂活公寓之中？

王小克心中疑竇叢生，一時間那裏找得到答案？他略一呆，立即決定先聽三人到底在說些什麼。

「姓毛的，你不要再裝蒜了，」神秘男子陰聲細氣地道：「快從實招供吧！」

王小克聞言不禁一呆：這樣看來，似乎毛福源正在被審問中，那神秘男子要他招供些什麼？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毛福源道。

「是嗎？」神秘男子陰惻惻地一笑，道：「難道你一定要吃些苦頭，然後才肯說？」

「你們到底要我說什麼？」毛福源道：「我早已告訴過你，我是美國華僑，這次前來本市，是想討個太太回去，不幸被人騙了。」

「騙了多少？」

「五萬塊美金。」

神秘男子又是一聲冷笑，道：「我來問你，你在美國做什麼生意？」

「我……我開……開一間餐館。」

「毛先生，別笑死人了，你的底細，我們已經查得一清二楚，」神秘男子道：「你只不過是個企堂而已，你工作的那間中國菜館，名叫『歡喜樓』，在阿里桑那州的唐人街，『歡喜樓』的老板姓易，名叫來盛，對不對？」

毛福源聞言渾身一抖，說不出話來。

「我們也查過你的銀行戶口，」神秘男子得意地道：「你在美國住了四十年，一直打着工，銀行戶口從來不曾超過五千元的存欵，我問你，那兒來的五萬元給人騙？」

「我……我並沒有把所有的錢存入銀行中。」毛福源分辯。

「那麼你放在什麼地方？」

「銀行保險箱。」

「謊話！」神秘男子道：「你根本不曾在銀行開過保險箱！」

毛福源臉上肌肉起了一陣微顫，吶吶地說不出話來。

「姓毛的，讓我告訴你，如果你再不和我合作的話，那六個人就是你的榜樣！」

「我……我到底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你們，」毛福源哭喪着臉，說道：「非要逼我去死不可？」

「如果你和我們合作的話，未必會死，」

神秘男子冷哼一聲，道：「但是，如果你不合作的話，却肯定是死路一條，你想想清楚。」

毛福源長長地吁了一口氣，緘默着。

「毛先生，」神秘男子的聲音忽然轉柔，道：「只要你和我們衷心合作，一樣可以得到一筆豐厚的報酬，何必作死硬派呢？」

毛福源垂下首來，顯然在思索着。

「他們幾時和你聯絡？在什麼地方。什麼人和你接頭？」神秘男子一連問了三個問題。

「我……我……」毛福源結巴巴地說不出話來。

「毛先生，快告訴我，」神秘男子臉色緊張地道：「我知道時間大概在今天或明天，對不對？」

「——」毛福源緩緩地抬起頭來，凝視着神秘男子，忽然竭斯底里地叫了起來，道：「我不敢說！我不能說！」

神秘男子臉色一變，手一揚，「拍」地一聲，在毛福源臉上摑了一巴掌。

毛福源吃了一掌，忽然掩面痛哭了起來。

神秘男子向那公寓伙記使了個眼色，那伙記轉身離房，取了一條尼龍繩進來。

毛福源渾身一抖，微顫着聲音問道：「你……你們想幹什麼？」

神秘男子陰惻惻地一笑，反問道：「你以爲我們想幹什麼？請你盪鞦韆嗎？」

毛福源聞言臉上變色，那伙記拿着尼龍繩，將毛福源綑縛在椅上。

神秘男子轉身自抽屜中取出一個吹頭髮的電風筒出來，將插蘇插在座上，那電風筒立時「胡胡胡」地響了起來。

王小克最初看到他拿出那個電風筒時愕了一然，不知他究竟要做什麼，然後同心一想，立時明白了，心下暗叫一聲「好厲害」！

只見那神秘男子撕下一張小紙，放在吹風筒後面的抽氣孔上面。

風筒裏的鋼綫，剎那間立時轉爲炭紅。他把風筒移到毛福源面前，問道：「姓毛的，你到底說不說？」

毛福源被那陣炙熱的風烘得眼睛也睜不開來，神秘男子又把紙移了一移，把抽氣孔全部蓋上了，這時，風筒的鋼綫立時火紅，而吹出來的風，立時把毛福源的眉毛炙毀了。

「快說！」

毛福源咬住了牙關，閉着雙眼，額上豆大的汗珠，已經涔涔而下。

神秘男子又把風筒移近了一點，王小克立即聽到一陣燒灼聲，跟着，鼻孔中甚至嗅到皮焦味。

王小克別過了頭，不敢再看。

神秘男子把風筒對着毛福源的面頰，「磔磔」地笑着道：「姓毛的，倘若我毀了你的容，你這一輩子，是休想再討得到老婆的啦！」

然而，毛福源仍然咬緊着牙關，一聲也不響。

不一會，王小克忽聽到毛福源發出聲慘叫，放眼望去，原來神秘男子竟然把風筒對住他的眼部。

一陣濃烟過後，毛福源垂下首來，顯然是經不起痛苦，暈死過去了！

王小克心下大怒，便欲衝進去阻止那神秘男子的暴行，可是轉念一想，那神秘男子身上有槍，而那公寓的伙記既然是他的同黨，這公寓恐怕也是個陷阱，這樣貿貿然衝出去的話，別說救不到人，甚至連自己都有身繫囹圄的可能。

所以，王小克按捺着自己。

神秘男子見毛福源已暈死了過去，暫時是不可能盤問得出什麼來的了，向伙記道：「阿標，你好好看着他，我到外面一趟。」

「是。」

神秘男子把風筒熄了，交給「阿標」，轉身打開房門離去了。

阿標把風筒放回抽屜中，上前檢視毛福源，見他仍然昏迷不醒，嘆了口氣，轉身離去，把房門關上了。

房間中只剩下昏迷不醒的毛福源！

王小克深吸了一口氣，腦際間念頭電轉，思索着應該怎樣做。

他和毛福源談不上有什麼交情，但看到他被那神秘男子如此嚴刑拷問，心底下伏義之心油然而生，決定把他救出來再說，至於抓兇手的事，反而可以暫時放過一邊了。

他雙手平放在衣櫃的木板上，微一用力向外一攀，那木板「格」地一聲向旁移了開來。

王小克吸了口氣，慢慢地把那木板一吋一吋地移開，直到可以容身通過時，這才停手。

他猶豫一下，自衣櫃中跳進了隣房，向房中心的毛福源奔去。

毛福源左頰被灼傷，全是小泡，令人怵目驚心；而眼部也是一片紅腫，只不知眼球是否受到傷害。

王小克蹲下地來，先把繩索解開，然後輕輕地搖着毛福源的身子，道：「毛先生，毛先生。」

毛福源幽幽轉醒，睜開眼睛，依稀看得出是王小克，臉上露出喜色，道：「王先生，你……你救救我！」

「你站得起來嗎？」

毛福源用手搭住椅背，支撐着要站起身，可是立時又頹然坐下來。

王小克眼珠一轉，趨上前去，把耳朵貼在門扉之上，竊聽着房外的動靜。

半晌，他才輕輕打開房門，探頭出去張望，但立即把頭縮了回來，原來那伙記阿標坐在櫃枱上看着報紙，如果從房門出去的話，定然給他發覺。

王小克略一沉吟，向窗子那邊奔去，輕輕打開窗門，朝外打量。

「樂活公寓」的後巷堆滿了垃圾，窗子下面還疊放着幾個大木箱。

王小克大喜過望，轉身來到毛福源身前，道：「毛先生，你勉强支持一下，咱們就可以逃出虎口啦！行不行？」

毛福源咬住了牙，向王小克點點頭。

王小克扶住他，來到窗子前，向下一指，低聲道：「從這裏跳到大木箱上面，再從木箱爬下去，你辦不辦得到？」

毛福源猶豫一下，向王小克點着頭。

在王小克的扶持下，毛福源爬上了窗檻，緩緩地把脚放出去，然後縱身一跳，落在木箱之上。

由於他身受重傷，在木箱上一個立勢不穩，翻了一個身，滾下地去。

王小克大吃一驚，見他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地，急忙縱身外跳，落在木箱之上，又輕飄飄地跳下地，趨上前去，低聲道：「毛先生，你不碍事吧？」

毛福源低聲呻吟着，搖了搖頭，答道：「我……我不碍事。」

王小克見他保持清醒，心頭上一塊大石才卸了下來，倘若他又昏迷過去的話，那樣笨重的軀體，自己可搬移不動。

他用力把毛福源扶了起身，向外面緩緩走出，心想只要截到的士，便算助他逃脫虎口。

從木箱旁到巷口，只不過二十餘碼的路程，然而毛福源剛才自木箱掉下地時，摔痛了小腿，一拐一瘸地，舉步艱難。

兩人足足走了差不多十分鐘之久，才來到巷口。

王小克叫毛福源扶住牆壁，支持住身體，然後到外面去截車。

當時已是深夜，「樂活公寓」附近人影罕見，連車子也沒有。

王小克心下暗暗焦急，心想若是被阿標入房發現毛福源失去所踪時，那便麻煩了。

正引頸張望間，忽見不遠處有一輛亮着燈的的士駛來，急忙上前截住了，跳上車去，向司機指明方向，朝「樂活公寓」的後巷駛去。

車子來到巷口，王小克叫司機稍候，打開車門，跳下車去接毛福源。

毛福源勉强支持着等候，一見王小克截了車而來，不由大喜。

王小克扶着他向的士走去，剛把毛福源扶上車廂，背後傳來一聲大喝：「別走！」

王小克大吃一驚，調頭望去，只見阿標半個身子突出在窗口，正指住自己大叫。王小克那裏理會，縱身跳上車廂，向司機叫道：「開車！」

司機一踩油門，車子怒吼了一聲，向前駛出。

就在這個時候，迎面一輛跑車飛馳而來，若非司機見機得快一扭軚盤，差點和那跑車撞個正着。

王小克向跑車望去，不由暗叫了聲苦，原來駕駛着跑車的，竟是那神秘男子，不知他爲何這麼快便回來。

那神秘男子也看到的士車廂中的乘客是王小克和毛福源，掉轉車頭，自後追了過來。

王小克不斷催促着司機：「開快點，開快點！」

司機苦笑一下，道：「先生，那是跑車啊，怎可能够它快？」

王小克一呆之下，知道司機說的是實情，轉頭一望，神秘男子的跑車果然貼尾跟着。

「王先生，這……這怎麼辦？」毛福源微顫着聲音道。

「不怕，」王小克心念一動，向司機道：「先生，請開到附近的警署去！」

「不！」毛福源叫了起來。

王小克早已知道毛福源有見不得光的秘密，不能入警局，但此時情勢危急，而且，如果他可以挺身爲自己作證的話，便可洗脫謀殺的罪名，於是道：「毛先生，你寧願被他們抓到，再用電風筒灼你不成？」

毛福源渾身一抖，囁嚅着答不出話來。

王小克見他不回答，又向司機道：「到警局去！」

司機答應了一聲，可是車子却在這時戛然而止。王小克大吃一驚，定眼望去，原來神秘男子的跑車已經打橫攔在車前。

神秘男子跳下車來，手中拿着裝了滅聲器的手槍，奔上前來。

王小克手中扣住了玻璃彈，正欲向神秘男子發射，却發現車窗的玻璃絞起着，倘若把玻璃絞下再發射的話，已經來不及了，只得暗嘆了一聲。

神秘男子趨上前，打開車門，沉聲道：「出來吧！」

王小克司毛福源在槍嘴威脅之下，只得乖乖地跨下車來。

那司機見神秘男子兇神惡煞手持短槍，早已嚇得面無人色，持着軚盤的手，也在微微抖着。

神秘男子等王小克和毛福源下了車後，槍嘴對住司機，「噗」地一聲，可憐那司機不明不白地被擊斃了。

王小克早知這神秘男子手段毒辣，却也料不到他會下手殺害一個不相干的的士司機，心下既驚駭又憤怒。

「上車！」神秘男子揚着短槍，向跑車一指。

王小克心念一動，領前向跑車走去。

神秘男子等兩人上車後，自一個儲物箱中取出兩個手銬，將兩人扣上了。

王小克見神秘男子的車上竟然有手銬，不由大感詫異，對於他的身份更增一層神秘感。

「乖乖的不要耍花樣，」神秘男子一邊坐上駕駛位，一邊冷冷地道：「否則，我先斃了你們再說！」

毛福源嚇得渾身抖索，瑟縮作一團；王小克雙手被扣，難以自由活動，心想還是走一步算一步，靜窺其變爲妙。

神秘男子一踩油門，車子怒吼向前疾馳，王小克認得正是向「樂活公寓」而去，心下不由暗暗叫苦。

若是被囚在「樂活公寓」中的話，他們自是加倍防範，要逃走便大大不易了。

不一會，車子來到「樂活公寓」，神秘男子正欲把車子泊好，一瞥眼間，忽然神色大變，立即入波、踩油、扭軚，把車子來了個U·TURN！

王小克愕了一然，轉頭去看，只見「樂活公寓」門口泊着一輛美國大房車！

令王小克驚奇的並不是那輛美國大房車，而是從裏面走出來的人。

爲首那個是個黑人。

跟在後面的，是個彪形洋大漢。

王小克依稀認得這兩人——那黑鬼名叫賓士；白人名叫狄克。

他們是「聯邦調查局」的高級探目！

剎那之間，王小克眼前露出了一絲曙光——這兩個美國政府人員，怎會出現在本市？而且就在「樂活公寓」？

顯然地，兩人和這神秘男子，還有毛福源都有密切的關係。

王小克以前一直不明「人類危機」是怎麼一回事，可是，當他看到賓士和狄克後，他明白了！

賓士和狄克負責阿里桑那州的一個「神秘基地」的保安任務，而那個「神秘基地」之中，名義上囚禁着不少自認見過「天外來人」的「瘋子」，其實，基地中有一種秘密任務在進行着。

賓士和狄克，似乎擔任着追捕洩漏基地秘密的犯人！

這神秘男子會不會是兩人追緝的對象？或者，毛福源和那「神秘基地」有着關係？

姑勿論如何，事情總算有了點眉目，不再像以前那樣毫無頭緒了。

神秘男子由於U·TURN得太突然，因此，車胎砰然有聲，引起了賓士和狄克的注意，向這邊望來。

當他們看到了那神秘男子的背影時，叫嚷着跳了上車，發動車子，與尾追來。

神秘男子臉色張惶，大力踩着油門，車子風馳電掣地向前疾奔。

然而，背後那輛豪華美國房車的速度也不慢，緊貼着追來。

「他媽的！」神秘男子忽然罵了句粗口，道：「眞倒霉，碰到了這兩個瘟神！」

「他們並不是瘟神，」王小克忽然揷口道：「他們是『聯邦調查局』的人！」

神秘男子料不到王小克竟然洞悉賓士和狄克的身份，驚愕地望了他一眼，由於這麼一分心，車子險險撞上行人路，幸好他應變奇快，一扭軚盤，才免却車毀人亡的後果。

王小克見神秘男子駕着車子朝旺盛的市區駛去，心知他對本市地形一點都不熟悉，沉吟一下，說道：「先生，你這樣子卿擺脫不了他

們！」

「哦？」神秘男子這次，再不敢側頭望他了。

「前面塞車塞得很厲害，而且幾個街口便有紅燈，你朝這裏駛去，他們只要下車銜上來，便那個……那個揷翅難飛了！」

「依你說該怎樣擺脫他們？」

王小克回頭一望，微笑道：「要擺脫他們，原也不難，只是——只是我爲什麼要帮你的忙？」

「你——」神秘男子又急又氣，側頭橫了王小克一眼，忽然壓低着聲音，央求道：「小兄弟，求你帮帮忙，只要擺脫了這兩個瘟神，我……我大大給你好處！」

「也用電風筒來對付我？」

神秘男子聞言雙眉一軒，隨卽道：「小兄弟，你要錢？是不是？好！我給你，不論你要多少，我都答應。」

「哈哈！這時候你自是什麼都肯答應，等一下眞的擺脫了他們，不殺我已是天大奇事了，」王小克搖着頭，道：「我才不中計！」

神秘男子大急，道：「我不騙你，只要你帮我擺脫那兩個瘟神，我發誓不殺你！」

「好吧，那先替我和毛先生解開這兩副鬼東西！」王小克道。

「這——」神秘男子大感爲難，道：「我這樣怎替你們解開？」

「只要告訴我鎖匙放在那裏就行了。」

「——好吧，」神秘男子嘆了一口氣，道：「在我左邊內袋。」

王小克大喜，伸手自他袋中取出一把鎖匙，先替毛福源解開手銬，然後，再由毛福源把自己的也除了。

雙手恢復自由後，神秘男子道：「小兄弟，快指路，我……我對H埠的情形一點都不熟悉。」

「放心好了，有我小鬼子在，還怕擺脫不了他們？」王小克說話時，忽然伸手到他腰間，把那裝着滅聲器的短槍奪了過來。

神秘男子大吃一驚，車子立時剷上了行人道，王小克叫道：「專心駕車！你想找死，老子可還想再活下去！」

神秘男子略一定神，把着軚盤，將車子駛下行人路，繼續向前飛馳。

王小克檢查着短槍的槍膛，裏面有五顆子彈，他把槍揷在腰間，道：「向左轉！」

神秘男子依言向左轉去，原來是單程路。車子來到街口，王小克又道：「向右轉！」

在王小克的指點下，車子在市區中穿來揷去，但賓士和狄克仍然緊緊地自後追着。

這時，車子來到一條交义路口，王小克叫道：「向右轉！」

神秘男子依言向右轉彎，原來是一條狹窄異常的小馬路，幸好跑車的車身本來就窄，神秘男子的駕駛技術又好，因此恰好通過。

然而，後面那輛美國房車却在路口戛然而止，追不過來了。

神秘男子自倒後鏡中看到，大喜過望，道：「兩個瘟神追不上了！」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且慢高興，如果他們熟悉本市交通地形的話，兜個圈子，依然可以截住我們。」

「他們不懂的！」神秘男子肯定地道：「除非車中還有第三者是本地人！」

「現在向左邊轉！」

神秘男子對王小克的指點已經十分信服，當下毫不猶豫向左轉去，前面是條雙綫行車馬路，馬路上車子來往如梭，十分熱鬧。

「好啦，往前直駛，轉左，然後再轉右，便可以徹底擺脫他們啦。」王小克道。

神秘男子依照王小克的指示，把車子駛到一條十分僻靜的路上。

「現在可以停車了。」王小克道。

神秘男子咬了咬牙，並沒有依照王小克的吩咐。

王小克把手槍指住他脅間，道：「我叫你停車，你聾了不成？」

神秘男子無可奈何，只得把車子停了。

王小克打開車門，道：「謝謝你送我們這一程。」說着，扶住毛福源，踏了下車。

神秘男子面色木然，冷冷地看着兩人下車，王小克忽然又道：「對啦，我忘記請教貴姓大名哩！」

「我——我叫陳彼得。」

「卽是彼得·陳了，這個名字好普通，也不知道是眞是假。」

陳彼得苦笑聳了聳肩，道：「我爲什麼要騙你？」

「好吧，信你就是，」王小克把手槍對着陳彼得，道：「現在你把車開走，開得越遠越好，倘若讓我看到的話，對不起，便要拿你當靶子練練槍法了。」

陳彼得沉着臉，一聲不發地開動了車子。

王小克望着車子遠去後，這才輕吁了一口氣。

「王……王先生，你說他會不會眞的離去？」毛福源問。

「如果他聰明的話，就應該這樣做，」王小克笑道：「否則只有自討苦吃。」

毛福源見王小克說得如此肯定，這才放下心來。他大敵已去，再也支持不來，慢慢地軟下地去。

王小克急忙伸手扶住了他，關切地問：「毛先生，你……你怎麼啦？」

「我不得事的，休息一會就好了。」

王小克向四週望了一眼，附近是荒郊野嶺，不遠處有一塊大石屹立着，道：「毛先生，爲小心計，咱們還是過去那邊休息吧，卽使姓陳的存着歪心，咱們也有個屛障之地。」

毛福源點了點頭，支持着站了起來，在王小克的扶持下，向那塊大石走了過去。

兩人在大石後面坐下，毛福源已累得連連喘着氣。

過了一會，毛福源定過神來，拍拍王小克的肩膊，道：「王先生，這次多虧了你啦。」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毛先生，剛才那兩個一黑一白的西人，你認不認識？」

毛福源搖了搖頭，道：「我從來沒見過他們。」

「你可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你說過的，他們是『聯邦調查局』的人。」毛福源答道。

「對了，既然那陳彼得見到他們後如老鼠見貓，這樣說來，你應該不怕到警局去尋求庇護的啊！」王小克試探着問。

「不！我絕不能踏進警局半步！」

一提到「警局」兩字，毛福源忽然臉色大變，便似有大禍臨頭一樣。

「毛先生，事已至此，你對我還要隱瞞嗎？」王小克開門見山地問道：「這件事究竟是怎樣的，何不對我坦白？」

「這個——」

毛福源爲難地望了王小克一眼，沒有接着說下去，似有難言之隱。

「毛先生，你現在數面受敵，惟一可以帮忙你的只有我，對不對？」

毛福源由衷地點了點頭。

「那麼，如果你連我也不能信任，却去信任誰？」王小克道。

「王先生，這件事……這件事實在關係太

大，我……我如果處理得不好，非但自己的身家性命掉了，甚至連累一家六口——」

「一家六口？」王小克愕了一愕。

「是的，一家六口，」毛福源緩緩地點着頭，道：「我六個家人，現都在他們手中。」

「他們是誰？」

「我的波士。」

王小克越聽越摸不着頭腦，又問道：「你的波士又是誰？」

毛福源望了王小克一眼，道：「你……你眞的一定要知道？」

王小克堅定地點着頭，道：「否則你叫我怎樣幫你呢？」

毛福源長長嘆了一口氣，道：「好吧，我告訴你便是——」他頓了一頓，道：「那陳彼得說得沒錯，我的確不是什麼有錢人，我只不過是個企堂，在阿里桑那州一間名叫『歡喜樓』的中國菜館做事。」

毛福源雙眼望着夜空，喃喃地接着道：「我每週的入息是一百八十美元，除了房租膳食和一切開支之外，如果節省一點的話，生活是過得不錯的，但你知道，在外國唐人街的華僑，生活多半很苦悶，於是，有人躭迷於女色，經常領到工錢後便出外召妓，有的則沉迷於賭博，在中國人開的秘密地下賭檔中，把所有的薪水輸光。

「我也喜歡賭，而且賭得很大，但經常輸，幸好家裏不大需要我拿錢回去。」

「爲什麼？」王小克挿口問。

「我有兩個弟弟，都找到一份待遇不錯的工作，」毛福源道：「正因爲如此，反而使我放心地賭，毫無節制的賭——」

說到這裏，毛福源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我那兩個弟弟都已成家立室，知道我沉迷賭博，總有一天要糟，所以，一直催我早點結婚。

「本來找個老婆並不太難，只是我年紀既大，相貌又生得不雅，身邊無錢，再喜歡賭博，唐人街的中國人社會，誰肯把女兒嫁我？

「我知道，只要等我有了錢，那便可以討得到老婆了。你要明白，不論在什麼地方，也不論什麼人，都是現實勢利的。

「可是，我只不過是個企堂，有什麼機會發達？偷搶騙我沒有膽子，做生意又無本錢。

「我一天到晚，活在幻想中，幻想自己有一天天降横財，讓我面團團地做個富翁，討個如花似玉的太太回家。

「機會終於來了，它來得好像一場夢，最初，我一點也不敢相信那是事實——」

王小克知道毛福源逐漸說到「戲肉」了，於是豎起了耳朶，留心傾聽他的叙述。

「我有一天在賭場中輸去了整個星期的工錢，想向賭場中的人借個十元八塊翻本，被拒絕了，正想回家，忽然有個嬌艷的金髮美女，含笑踏上前來。

「在那種秘密賭檔中，本來是不准美國人入內聚賭的，但美個人的嗜賭和我們中國人並無二樣，經常有美國人入內耍樂。

「不過，到秘密賭檔的，多數是黑鬼，或者是附近的地痞流氓，像她那樣美艷的女子，倒是從來沒有見過的。

「由於我全心全意在賭枱上搏殺，才沒有留意到她的出現，不過，賭檔中的人，早已爲她的出現感到十分詫異了。

「據賭場中的人後來對我說，那美女一入賭檔，便拿出一叠五十元面額的美鈔賭廿一點，不到一個鐘頭，已輸了二千多元。

「我離開賭枱時，正是她收起剩下來的鈔票罷賭的當兒。

「她笑吟吟地對我說：『毛先生，今天手風不很順，對不對？』

「我先是愕了一愕，隨即又驚又喜，因爲我看到她自手袋中取出一叠鈔票，看樣子有四五百美元之多，塞了給我。

「她道：『毛先生，試試看，可不可以翻本。』

「我驚喜交集，天下間，那有見了鈔票不要的賭徒？當下接了過來，連多謝也不曉得說了。

「她跟着又道：『我過那邊餐廳去喝咖啡，輸贏等一下過來通知我。』

「望着她苗條的背影向隔壁的咖啡廳走去，我彷彿置身在夢中。

「然而，手中的鈔票却是眞實的，我咬一咬牙關，不理它三七廿一，又向賭枱走過去。

「那美女一共給了我五百五十元美鈔，我在番攤檔又把它輸光了！

「離開賭枱時，我又是後悔，暗想若是不賭，那數百元豈非可以袋袋平安？現在輸光了，只得去向她作個交待。

「忽然我想到，我和她素昧生平，她爲什麼要給錢我？同時，要不要還的？

「如果她要我還，我却拿什麼還給她？

「我懷着怔忡不安的心情，走到隔壁的咖啡廳，那是設來給賭客休息，由賭檔供應免費咖啡和茶的。她見了我，仍然笑吟吟地，問道：『又輸光了？』

「我向她苦笑着聳聳肩，點點頭，她嘆了口氣，道：『我今天的手氣也不好，看來，今天並不是我們的日子。』

「我站在她面前，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他向我作了一個手勢，微笑道：『坐啊，毛先生。』

「我在她對面坐了下來，詫異地問：『小姐，你怎知道我姓毛？』

「她甜膩地笑着，道：『住在附近的人，誰不認識你毛先生？』

「我搔了搔頭道：『小姐貴姓大名？』

「她道：『你可以叫我瑪莉花。』」

王小克一聽到「瑪莉花」這個名字，腦際間旋即閃現一人，那似乎是賓士、狄克同黨。(上官庸按：詳情請參閱拙作「瘋人堡」。)

「我怎樣也想不到她爲什麼對我這樣友善，訥訥地道：『瑪莉花，對不起，我……我把你給我的錢全……全輸光了。』

「她淡淡一笑，道：『賭錢不是贏就是輸，有什麼大不了的？』

「我道：『可是……可是這筆錢是你的，我……我……』

「她不待我說下去，便爽朗地一笑，道：『毛先生，幾百塊而已，何必掛在心上？』

「她越對我客氣，我越覺得不好意思，道：『瑪莉花小姐，這筆錢我……我有一天會還你的。只是希望你給我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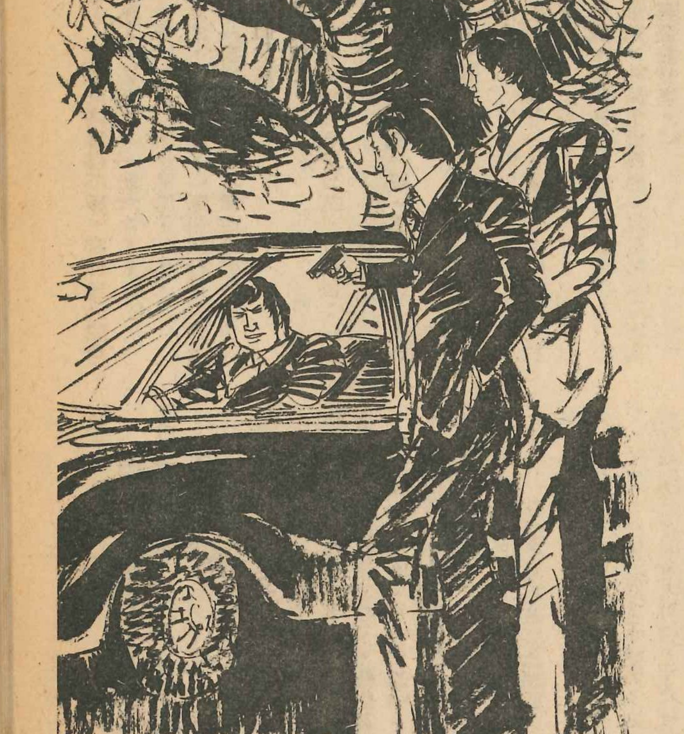
「她聞言一笑，道：『算了吧，那只不過是個小數目而已，用不着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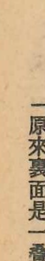
「我呆了一呆，天下間那有借錢給人而不必還的？其中一定別有蹊蹺，我雖然嗜賭，腦筋却也不笨，決定把它查個清楚。

「就在我要開口問的時候，她忽然道：『毛先生，我們可以換個地方談談嗎？這裏人太多，太吵了！』我當然毫無意見，和她來到外面一間環境十分幽靜的餐室中，她正色問道：『毛先生，你想不想發財？』

「她這句話正問到了我心坎中去，一天廿四小時之中，我連做夢也在希望發財，當然連連向她點頭，她又道：『這就容易辦了，如果你幫我一個忙的話，你就可以得到一筆錢，一筆數目不非的錢！』

「刹那之間，我的一顆心怦怦地亂跳了起





小鬼子用槍指着陳彼得，命他速開車離去。

來，她既然認爲五百元是一個小數目，那麼，她口中的『大數目』，必然不少！

「所以，我瞪着兩隻眼睛，呆呆地望定了她。她道：『毛先生，你去過H埠沒有？』

「我搖着頭，事實上自從移民到美國，我一直未曾離開過，算算也有三十幾年了。

「她接着又問：『你願不願意到H埠去走走？』我瞪目不知所對，她道：『當然，一應費用，包括機票，食宿在內，都由我負責，還有一筆酬勞！』

「我當時立即便想答應她，但，我的年紀畢竟不小了，知道其中必有原因，所以，問道：『瑪莉花小姐，不知道我要替你做些什麼東西？』

「她淡淡一笑，道：『也不必做什麼，只是去見一個人，向他拿一件東西，帶來給我，那就行了。』

「這樣輕易的差使，任何人都辦得到，爲什麼要找我？

「我當時雖然滿懷狐疑，然而，看在那酬勞份上，却不好意思追問，她又道：『如果你答應的話，我立即替你辦手續，你在三日後啓程，至於酬勞方面，我給你五萬塊美金！』

「聽到她這句話時，我幾乎懷疑自己的耳朶出了毛病，那樣輕易的工作，竟然值五萬塊美金，眞是說出來誰也不會相信。

「我轉念之間，立即想到：她要我帶回美國的東西，會不會是毒品或者鑽石？否則，何以要出這樣高的酬勞？

「如果是毒品或違禁品的話，萬一被海關搜了出來，我這下半生不就完了嗎？

「那瑪莉花眞是一個聰明的女人，她大概看穿了我心底下的懷疑，淡淡一笑，道：『毛先生，你放心好了，我要你帶的東西，不是海洛英，不是鴉片，也不是黃金鑽石之類。』

「我訥訥地問道：『那……那到底是什麼？』她答道：『這個你沒有必要知道。』我道：『如果那是犯法的東西，我……我恐怕……』

「她不等我說下去，便道：『毛先生，我可以告訴你的便是，這物事有關人類危機，你懂嗎？人類危機！』她強調『人類危機』這四個字，我聽得一頭霧水不知究竟是什麼意思。

「她接着又道：『當然，這件物事十分珍貴，是無價之寶，如果你在運滯時發生差池的話，那麼——』說到這裏，她陰惻惻地一笑。

「她甜笑的時候，十分迷人，可是陰笑的時候，竟是令人不寒而慄，我呆呆地望定了她，她拿了一張卡片給我，道：『明天早上打電話給我。』

「說罷，她放下一張鈔票，起身走了。

「她的身影消失在門口時，我才記起那張卡片，急忙湊近眼前一看，原來是個電話號碼，除此之外，沒有任何文字。

「她的神秘和鬼祟引起我極大的好奇，心中則是倏喜倏憂，不知究竟這奇遇是福是禍。

「翌日一早，我打了一個電話給她，她問我考慮清楚了沒有，我自然答應她，願爲她工作，試想想，五萬元美金，如果做企堂的話，可能要做一輩子！

「於是，她在電話中告訴我，叫我帶齊證件，到一間汽車旅店見她。

「旅館中，除了她之外，還有一個鼻樑上架着太陽眼鏡的青年男子，我一看便知不是善男信女之輩了。

「瑪莉花很客氣地招呼我，拿了我的證件，說是廿四小時內便可以替我辦妥手續。

「跟着，她叫那男子取出一個占士邦手提箱，打了開來。

「原來裏面是一叠一叠的美鈔，都是一百元面額的，她道：『毛先生，我們破例先付你酬金，以確定你的信心，不過，如果你失敗的話，你的家人恐怕也活不下去了。』

「直到這個時候，我才知道事情不比尋常，顯然地，她是想以我家人的性命來威脅我，自然是有代價的。

「我答應了她，說是無論如何，要替她辦到。

「她的樣子看來很開心，說我一到H埠後，最初一兩個星期之內，可以利用這筆酬勞，大大享受快活一番，住最高尚的酒店，吃最美味的食味，可是，半個月後，無論如何要搬到一間下級公寓去！」

毛福源說到這裏，王小克忍不住挿口問道：「就是那間『樂活公寓』？」

「不錯，」毛福源點着頭，道：「她把樂活公寓的地址告訴了我，叫我在公寓中等待，他們的人會主動來和我接觸，把那件有關『人類危機』的寶物交給我。我一接到後，便立即啓程返美。

「來到H埠後，我的確風流快活了一番，最後，甚至興了討個老婆回去的念頭。

「在婚姻介紹所中，我間接認識了那個曾妙珠，料不到她原來是個騙子，把……把我的錢全騙了。」

「曾妙珠似乎也知道有關『人類危機』的事？」王小克挿口問。

「我有一次在酒後向她吐露這次來H埠的目的，」毛福源嘆了一口氣，道：「豈料她以此來威脅我，令我有苦說不出。」

「然後呢？」王小克問道。

「我受了曾妙珠之騙後，本來想報警的，但瑪莉花在送我到機場時，正色地告訴我，說是不論在H埠發生了什麼事，絕不能和警方接觸。」

「哦？」

「她還說，她在H埠也有人，如果發現我不遵守諾言的話，立即會對付我在美國的家人，所以，你說我怎能報警連累我的家人？」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瑪莉花的人和你接觸過了沒有？」

毛福源搖了搖頭，道：「直到今天爲止，還沒有。」

「可是爲什麼『樂活公寓』的伙記會暗算你？」王小克道：「這本來應該是瑪莉花的地盤啊！」

「我看那伙記是被陳彼得收買了。」

王小克眼珠一轉，覺得大有可能，有道「財可通神」，任何人都抵受不了花花綠綠的鈔票的誘惑的。

「現在『樂活公寓』是不能同去的了，」王小克道：「你如何和瑪莉花的人接頭？」

「唉！我也不知道怎樣辦才好，」毛福源煩惱地搖着頭，道：「我早知道這五萬塊美金難賺了！」

王小克仰首想了想，忽然問道：「那『人類危機』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也不知道。」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僅是「人類危機」四個字，那裏猜測得到其中的含義？

不過，顧名思義，從字面來推敲，那大概是關乎全人類的一件大事。

人類將會有什麼危機？

是不是人口爆炸？空氣污染？抑或第三次世界大戰？

王小克百思不得其解，毛福源沮喪地道：「這件事辦不好，我也是沒命同美國的了，只可惜我兩個弟弟，還有老母和一個妹妹，他們……他們……」

「毛先生，我來問你，那瑪莉花究竟是什麼人？」王小克問道。

「我後來從秘密賭檔中查到一點消息，據他們說，瑪莉花是『敎父』的契女！」

「敎父？」

「在美國，黑社會勢力最大的是十四K黨和黑手黨，黑手黨又叫『馬菲亞』（MAFIA）他們的最高統帥，人人尊稱他『敎父』，電影和小說描寫得多了，你看過嗎？」

王小克點着頭，道：「敎父的契女，身份非比尋常哩！」

「正是！」毛福源皺起雙眉，道：「普通人只要對她稍爲不敬，立時便會有神秘失踪之虞，我……我就是不明白，爲什麼她要交一個這樣重大的任務給我這個和黑社會毫無關連的人！」

「或許這正是她所要求的呢？」王小克道：「有關『人類危機』這件事，也許十分隱秘，如果由他們的人出馬的話，立時會被敵方得悉，因此，最安全的辦法便是找一個毫無案底，和黑社會沒一點關係，百分之百『淸白』的人來擔任！」

毛福源一拍大腿，道：「對啦，我一直猜想不透的難題，被你一言點破了！」

「可是，瑪莉花的對手也十分厲害哩！」

「哦？」

「你甫到本市，那陳彼得便暗中在跟踪你了，」王小克道：「那天晚上，即是中秋節前夕，你在山頂和曾妙珠糾纏間，陳彼得就在一旁。」

「眞的？」

「我親眼所見，難道還會有假？」

「可是……可是他當時爲什麼不向我下手？」毛福源不解地問。

「那時他大概想暗中跟踪，等你和瑪莉花的人接觸過後，才來個什麼……什麼捕蟬，黃雀在後，搶了你的寶物。」

「現在呢？他爲什麼又向我下手了？」

「那是等得太久，有點不耐煩了。」

毛福源緩緩點着頭，對於王小克的分析，佩服得五體投地。半晌，他喃喃地道：「那『人類危機』到底是什麼東西？」

「現在是沒有可能查悉眞相的，」王小克道：「也許瑪莉花的人和你聯絡後，便可以略知一二了。」

「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怎可能再到『樂活公寓』去？」

王小克沉吟半晌道：「我可替你去！」

「你？」毛福源瞪大了一雙眼睛呆呆地道：「怎可能？一來陳彼得和那伙記認得你，二來瑪莉花的人又不認識你，怎肯和你聯絡？」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我可以解決這兩個難題的，你信不信？」

毛福源信疑參半地望住王小克。

「來吧，我們去吧！」王小克道。

「到……到那兒去？」

「先回我的家再說，」王小克道：「那陳彼得再神通廣大，也追不到我家去的。」

毛福源點着頭，支撐着站直起身。

大顯神通　孫軍突圍

王小克一踏出房門，便看到毛福源臉上驚訝無已的神色。

「你……你……」毛福源訥訥地道：「這就是你嗎？」

「正是我，」王小克淡淡一笑，道：「像不像？」

「不像，不像！」毛福源凝注着王小克，忽然失聲叫道：「你整了容！」

「是化了妝，」王小克指指自己的鼻子，道：「這鬚子是假的，頭髮也是假的，鼻上的短髭是黏上去的，功夫怎麼樣？」

「簡直太妙了！」毛福源由衷地道：「要不是我親眼看你入房，眞不敢相信出來的就是你！」

「現在，陳彼得也好，公寓的伙記阿標也好，大概都認不出我吧？」

「當然，連我也認不出哩！」毛福源頓了一頓，忽然問：「可是你又怎樣和瑪莉花的人聯絡？」

「這個山人自有妙計！」王小克向他揮了揮手，道：「我走了。」

毛福源目送王小克離去，慢慢地在沙發上躺了下來，只覺心下惴惴，對王小克的行動，並不抱過高的期望。

王小克離開家門後，截了一輛的士，往「樂活公寓」而去。

不一會，車子已經來到「樂活公寓」，王小克付了車資，拾級而上。

阿標就坐在櫃面，見有顧客光臨，急忙迎了上來，問道：「先生要房？」

王小克由於扮成一個四十餘歲的中年男子，生怕多說話露出馬脚，所以只是「唔」地一聲。

「請這邊來！」阿標領前向甬道走去，在毛福源以前住過的房門前停了下來。

他打開房門，扭亮了電燈，道：「先生，這間還滿意吧？」

王小克向內掃了一眼，床褥傢俱都收拾得整齊異常，那裏料得到日前在房中躺過幾具死屍？

「唔。」王小克向他點點頭。

「先生，你——你要小姐？」阿標涎着笑臉問。

王小克明白這「樂活公寓」除了租房之外，還兼營醜業，而伙記的過半入息，全靠扯皮條而來。他沉吟了一下，又點點頭。

「請問要什麼價錢的？」

王小克竪起兩隻手指，阿標立即道：「兩百塊？」

「唔。」

「好，我立即替你去找，」阿標笑容滿面，道：「包保令你滿意。」

阿標出房之後，王小克立時趨上前去，把耳朵貼在門扉上，見甬道中無人，於是四處查看是否有竊聽器或偷窺孔之類秘密機關存在。

可是，房門旋即響了起來，阿標跟着推門而進，手中拿着一瓶可樂和幾本雜誌。

「請等一等，就來了，」阿標問道：「先生還有什麼需要？」

王小克搖搖頭，向他揮揮手，示意可以離去。

阿標離房之後，王小克又開始四處查看，他心中暗忖，既然公寓中有的房間設有秘密機關，難保這一間也有。

四週查察一番，並沒有任何可疑的發現，偶爾一瞥眼，見牆上鑲着一面鏡子，忽然心念一動，慢慢踏上前去，凝視着那面鏡子。

他正欲伸手去敲敲鏡面，房門忽然「篤篤」地響了起來。

跟着，阿標帶了一個黃衣女郎入房。

那黃衣女郎身段苗條，卻是個洋女！

「先生，這位是安妮小姐，歐洲來的，這兩天才開始出來客串，兩百塊值了吧？」阿標道。

王小克向她望去，只覺得她明眸皓齒，站在那兒風情萬種，想不到「樂活公寓」中，竟有這樣的上等貨色。

「滿意嗎？」阿標又問。

王小克望着她烏黑的頭髮，忽然覺得面前這位「安妮」有點面善。

「先生，如果滿意的話，請立即付錢。」阿標道。

安妮朝王小克甜膩地一笑，王小克接觸到她的笑容，心下不由一蕩，不由自主地，自袋中拿出兩張百元面額的鈔票，遞了上去。

「謝謝！」

阿標離房後，安妮凝視着王小克，含笑向他一步一步地走近。

刹那間，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想起了一個人來，正暗叫不妙，那「安妮」忽然一揚手，不知怎的，手中竟然多了一把精巧之的極短槍。

王小克暗叫了一聲苦，「安妮」格格一笑，道：「坐下吧，蜜糖兒！」說的是美國的英文。

王小克一聽到她的聲音，心下更無懷疑，呆呆地問：「你……你是誰？」

他雖然知道這「安妮」的身份，卻故作不知詢問，自是希望對方猜不到自己的身份和此來的目的。

「安妮」持着短槍，槍咀指住王小克的心臟部份，另一手扯下了頭上的黑色假髮。

原來「安妮」是個金髮女郎！

「他們都叫我瑪莉花！」

「瑪莉花？」王小克茫然地搖着頭，道：「從來沒聽過這個名字，咦？你的金髮漂亮得很啊，爲什麼反而要戴個黑的假髮？」

瑪莉花甜甜的一笑，踏上前去，道：「你原來的樣子也不難看啊，爲什麼要扮鬼扮馬，裝成這樣老的樣子？」

王小克心下一凜，臉上卻露着笑容，道：「好厲害，好厲害，被你看出了！」

「那麼，把你的假鬍髭撕掉吧！」瑪莉花道：「我討厭假的東西。」

王小克含笑把上唇的短髭撕掉了，心下卻暗暗叫苦，不知她究竟要如何對付自己。

「唔，這樣才好看嘛！」瑪莉花拉了一張椅子，在王小克對面坐了下來，道：「爲什麼要化妝？」

「我——」王小克澀然一笑，道：「我怕伙記見我太年輕，不肯給我找小姐，啊！我付了錢的！如果你不和我做愛，我可要拿同那兩百塊！」

瑪莉花淡淡一笑，道：「別扯謊了，你是誰？」

王小克聽到最後那句「你是誰」時，心下不由一喜！

從瑪莉花那句話聽來，她並不認識自己，也許她已忘記了。

只要她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便容易編造故事，伺機脫身！

「快說，你是誰？」瑪莉花揚揚手槍。

「我……我如果告訴了你，你……你會不會跑去告訴我爸爸，說……說我來這種地方找女人？」王小克哭喪着臉，道：「我爸爸最恨女人，如果他知我來這裏，非打死我不可！」

王小克生平最擅於揑造故事，而且表情、語氣和情節無不眞到了極點；瑪莉花雖然精明異常，一聽到王小克的話，不禁信疑參半。

「好姊姊，我……我最怕爸爸，他知道了，以後再也不會給錢我，」王小克央求道：「你放了我吧，最多我以後不再上來就是了！」

瑪莉花眨着美眸，忽然按下了床頭櫃上的「喚人鈴」。

不一會，阿標推門而進，問道：「有什麼吩咐，小姐？」

「你以前見過此人不曾？」瑪莉花問。

王小克一見阿標進來，心中暗暗叫苦。阿標見過自己，只要小心辨認一下，一定認得出來。

果然，阿標仔細端詳了王小克一眼，低聲道：「是他，是他！」

「誰？」瑪莉花詫異地問。

「我見過他！」阿標道：「他和毛先生在一起！」

「毛福源？」瑪莉花又問。

「是的，毛福源！」

瑪莉花聞言登時眉開眼笑，道：「好極啦，我們正踏破鐵鞋無覓處，現在可算得來全不費工夫，蜜糖兒，那姓毛的呢？」

王小克在那短短數秒鐘之間，不知轉了多少念頭，道：「我當然知道他的踪跡！」

「蜜糖兒，你眞乖，快說吧！」

王小克眼珠一轉，道：「當然說！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瑪莉花秀眉一軒！

「首先請這位阿標哥坐下來！」王小克向阿標呶呶咀。

瑪莉花和阿標聞言均是一呆；王小克又道：「標哥如果你想知道這毛先生的下落，還是請你坐下來吧！」

阿標正猶豫間，瑪莉花道：「聽到沒有？我的蜜糖兒要你坐下來。」

阿標無可奈何，只得在椅子上坐了下來。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口氣，站了起身，攤開雙手，道：「蜜糖兒，你看，我身上並沒有武器，對不對？」

「你——你想幹什麼？」

王小克不發一言，解下皮帶，把阿標綁在椅上。阿標大驚失色，微顫着聲音道：「你……你想幹什麼？」

瑪莉花也大感疑惑，道：「蜜糖兒，你在攪些什麼鬼？」

王小克手勢純熟地把阿標綁好，道：「蜜糖兒，讓我告訴你，這人出賣了你們！」

「哦？」

「他和陳彼得串謀，把毛先生抓了起來嚴刑拷打，逼他說出和你們派來的人聯絡的日子和地點，幸好被我將毛先生救了——」

「我不信！」

王小克淡淡一笑，朝阿標道：「可有這樣的事？」

「你胡說八道！」

瑪莉花聞言臉色一沉，道：「蜜糖兒，你別耍花樣，否則我絕不會對你客氣！」

「我爲什麼要耍花樣？」王小克指着阿標，道：「若果不是眞有此事，你看，他爲何嚇成這個模樣？」

瑪莉花向阿標望去，果然看到他面無血色，顯然心中驚惶到極點。她極端精明，略一沉吟之下，已經信了七成。

「好吧，蜜糖兒，此事到底是眞是假，只有找到姓毛的之後才能知曉，」瑪莉花道：「你現在立卽帶我去見他吧。」

「他呢？」王小克向阿標一指。

「先放他在房內，」瑪莉花道：「我會派人看守住他的，若然此事是眞，哼，哼！」

阿標渾身一抖，瑪莉花收起手槍，道：「走吧，蜜糖兒。」

兩人離開房間，原來櫃面站着兩個彪形洋漢，一看瑪莉花出現，立時站直了身子。

「房間內有個嫌疑叛徒，你們好好看住他！」瑪莉花道。

「是！」

來到樓下，門口泊着一輛豪華紅牌房車，華籍司機上前替他們打開了車門。

上了車後，王小克笑道：「這次你倒是帶了不少人來啊！」

瑪莉花收斂起剛才嬌媚的神色，沉聲道：「向司機說出地址！」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把自己家居的地址說了出來。車子緩緩向外駛出去時，王小克忽然問：「蜜糖兒，你不怕我帶你入陷阱嗎？」

瑪莉花淡淡一笑，道：「諒你也沒有這個膽量。」說着，伸手向後一指道：「你看！」

王小克調頭一望，只見背後跟着兩輛紅牌房車，每輛車上連司機在內，都坐着六個男子，換言之，有十二個人自後跟來。

車內那些大漢有中國人，也有西人，從他們的衣着看來，顯然是美國帶來的。

王小克暗暗咋舌，連同樓上兩個洋漢，瑪莉花起碼帶了十五個手下來到本市，何況，還有在暗中埋伏着的，如此大陣仗，當然是爲了那「人類危機」了！

他跟着又想：瑪莉花爲什麼要帶這許多手下來？莫非要和人「開片」？

一想到這點，王小克精神不由一振，好看熱鬧是人的本性，而「小鬼子」王小克不但喜歡看熱鬧，還喜歡湊熱鬧。

車子平穩地向前飛馳着，車中有輕輕的「啤啤」聲響起。

瑪莉花打開銀包，取出一個唇膏筒，從側旁拉出天綫，又揭開蓋子，原來是一具袖珍無綫電通訊器。她對着蓋子的咪高峯道：「小獅一號，什麼事？」

「小獅三號，」對方道：「我們好像被跟踪了。」

「哦？」瑪莉花的眼光不由自主向倒後鏡望去，問道：「跟踪我們的是什麼人？」

「可能就是他們！」

瑪莉花又向倒後鏡望了一眼，道：「看看他們一共有多少人？」

「是。」

司機回過頭來，問道：「小姐，要不要加快速度擺脫他們？」

「現在還不忙，」瑪莉花道：「等羅賓臣弄清楚他們的虛實再說。」

司機點了點頭，仍然照着普通的速度駕着車子，向前飛馳。

不一會，袖珍無綫電通訊器的「啤啤」聲又响了起來，瑪莉花對着咪高峯問道：「情形怎樣？」

「他們一共有四輛車子，人數不詳，不過據估計應該超過二十人！」

「哦？」瑪莉花秀眉一揚，臉上現出爲難的神色來。

王小克調頭望了一眼，除了瑪莉花手下的兩架房車之外，後面果然不徐不疾地跟着四輛豪華房車；那四輛房車都是名廠貨，卽使對汽車一無所知如王小克，也看得出全是超過十萬元的「潘廸」房車！

對方利用這種名貴房車來展開追踪，可見也不是普通人馬？

照瑪莉花剛才的語氣聽來，似乎已經洞悉「他們」的身份，然而，「他們」是誰？會不會就是陳彼得？

「小姐，要不要讓我們阻截住他們，然後讓你長驅直進而去？」

瑪莉花沉吟了一下，道：「不，你們緊跟着我的車子，這裏不是他們的地頭不必怕！」

「是！」

瑪莉花闔上唇膏筒的蓋子，向司機道：「阿陳，你看附近有沒有人踪罕至的地方，駛過去！」

「小姐，你打算——」

「照我的話做！」瑪莉花沉聲道。

「是……小姐！」

王小克見瑪莉花的手下對她無不唯命是從，恭敬有加，心下暗暗納罕，看來她眞是「黑手黨公主」了！

車子忽然向左轉了個彎，朝一條小徑駛過去；王小克回頭一望，後面六輛車子啣尾跟來，像一支車隊。

不一會，前面已出現了一塊草地，面積大約四五千呎，四週安着長木櫈，是給市民假日踏青旅行休憩之用的。瑪莉花命司機把車子駛到盡頭，然後掉轉車頭，停了下來。

背後那兩輛車子也掉了頭，一左一右，停在瑪莉花那輛車子之旁。

四架自後跟踪的車子，則面對着瑪莉花的車子，停了下來。

瑪莉花向四週望了一眼，將附近的情形默記在心，這才向對手望去。

只見其中一輛「潘廸」停在路口，顯然想塞住去路，不讓衆人離去了。

黑夜之中，七輛車子開着車頭燈，互相對峙着。這時四週萬籟俱寂，除了「唧唧」的虫聲之外，就只有汽車的馬達聲了。

雙方都沒有出聲，也沒有人打開車門踏下車來。

王小克坐在瑪莉花身畔，只覺渾身不自在，更不知瑪莉花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他側頭望了瑪莉花一眼，她一雙妙目凝注着前面的四輛「潘廸」，長長的睫毛抖動着，那金色的長髮，在車頭燈掩映之下，閃閃生光，說不盡的意態撩人，嫵媚無匹。

然而，王小克知道四週佈滿了殺機，瑪莉花固然不是善男信女，對方更可能是極厲害的脚色。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大約十分鐘之後，四輛「潘廸」怒吼一聲，跟着馬達停了，但八道車頭燈仍然强烈地照射着。

王小克心頭一跳，對方熄了馬達，到底是

什麼用意？只聽瑪莉花拿起無綫電對話機，低聲道：「你們也將馬達熄掉！」

「是。」

剎那之間，草地上靜下來了！

瑪莉花取出那把精巧手槍，揷在乳峯之間，盤着雙手，向前直望。

忽然，其中一輛「潘廸」的車門開了，一個穿着黑西裝的瘦削男子踏下車來。

王小克定眼一看，認得正是那陰聲陰氣的陳彼得。

「你認得這人嗎？」瑪莉花低聲問。

「認得。」王小克點着頭。

「你可知他叫什麼名？」

「陳彼得。」王小克答。

瑪莉花緩緩地點着頭，道：「可是他另外還有一個名，叫烈里涅夫。」

「哦？」王小克腦際一亮，道：「那似乎是聯蘇名啊！」

「不錯，」瑪莉花恨恨地道：「聯蘇人的走狗！」

剎那間，王小克心底下的許多疑團解開了，對方必定是蘇聯的間諜或特務，因此在看到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賓士和狄克，才會匆惶而逃！因爲在東南亞一帶，美國具有極大的潛力和影响力，而蘇聯却如過街老鼠，難怪瑪莉花剛才會說「這裏並非他們的地頭」了。

看來，聯蘇的特務也在覬覦那「人類危機」，而對手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却是「黑手黨」！

以聯蘇特務所出動的陣容來看，他們是志在必得的，「黑手黨」雖然名震遐邇，但若與聯蘇特務一拗手瓜的話，鹿死誰手實在未知之數！

不知怎的，王小克的一顆心，忽然怦怦地亂跳了起來。

陳彼得站在「潘廸」車側，高聲叫道：「瑪莉花小姐，可以下車說兩句話嗎？」

瑪莉花向後座的大漢道：「告訴他，我只和他們的頭子說話，不和走狗相見。」

那大漢探頭出車窗之外，將瑪莉花的話大聲說了一遍，陳彼得訕訕而退，不久，一個頭戴帽子的中年男子跨下車來，站在車旁。

陳彼得叫道：「朱格朗可夫先生要和瑪莉花小姐說話。」

瑪莉花揭開唇膏蓋，低聲對着咪高峯道：「羅賓臣，這朱格朗可夫是什麼東西？」

「他是聯蘇駐東南亞的特務頭子，此人心狠手辣，極工心計，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就是『國安會』中炙手可熱的一員了。」

瑪莉花闔上了唇膏蓋，打開車門，踏了下車。

王小克見她竟然不懼對方人多勢衆，單身一人上前和朱格朗可夫說話，對她的勇氣，不由由衷佩服。

眼見兩人越走越近，終於在草地中心停住了，面對面談着。

由於距離太遠，因此雙方的人馬都聽不到兩個「首領」到底在說些什麼。

過了大約二十分鐘，瑪莉花和朱格朗可夫握了握手，轉身走了回來，朱格朗可夫也向他的車子走去。

瑪莉花一上了車後，便道：「開車吧！」跟着又用無綫電通話機通知了羅賓臣等人。

王小克望了瑪莉花一眼，只見她臉色肅穆，從她的表情，竟是看不出她的內心情緒。

這時，朱格朗可夫也命手下發動車子，倒退了出去。

瑪莉花等朱格朗可夫的車子全部離去後，這才叫司機阿陳開車。

車子在馬路上飛馳時，瑪莉花忽然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剛才你們說些什麼？」王小克好奇地問道。

「蜜糖兒，你想知道嗎？」瑪莉花向他澀笑一下，道：「我看還是別知道的好！」

王小克根本也不祈望她告訴自己，因此並沒有繼續追問。

「現在，讓我們先去找那個毛先生吧！」瑪莉花雙眼望着車窗外，道：「只要找到了他，便有辦法了！」

「其實毛先生只不過是你偪來的，現在隨便找一個都行，爲什麼一定要找他？」王小克忍不住道：「而且，東西根本不在他身上！」

「蜜糖兒，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瑪莉花淡淡笑着，道：「我們非要他不可！」

「爲什麼？」王小克不解地道。

「因爲——」瑪莉花輕輕嘆了一口氣，道：「好吧，既然你這樣好奇，我就告訴你便是，因爲我們派來和他聯絡的人，早一個月就已經出發了，而他有毛福源的一切資料和照片，且奉有密令，除了和毛福源聯絡之外，任何人都要避之則吉，包括我在內！」

「爲什麼？」

「因爲怕敵人假傳命令，或者用計騙取我們那寶物。」

「人類危機？」

瑪莉花先是一呆，隨卽笑道：「蜜糖兒，你倒是知道得不少啊！」說話間，臉上忽然閃過一陣殺機。

王小克心下暗暗叫苦，想不到逞一時口舌之快，看來瑪莉花已動了殺自己之心，所謂「禍從口出」，這時後悔也已來不及了！

「蜜糖兒，毛先生就住在你家裏，是不是？」瑪莉花低聲問。

「是……是的。」王小克腦際念頭電轉，心想自己帶她找到毛福源之後，便是她下手殺自己的時候了。

他回頭一望，那兩輛車子緊緊地跟在後面，這時若打開車門跳車而逃，只有提早喪命！

想到這裏，王小克心中暗暗焦急。

「阿陳，」瑪莉花忽然向司機問道：「快到了吧？」

司機阿陳點着頭，道：「再過兩個街口，就到了。」

「好得很，」瑪莉花向王小克嫣然一笑，道：「蜜糖兒，你家裏還有什麼人？」

王小克記得自己離開家門時，白小妹和小辣椒聯袂出外看電影，這時大概已經回來了，倘若被瑪莉花撞上了，說不定也要遭她毒手，吶吶答道：「沒……沒有什麼人。」

「哦？」瑪莉花不置信地道：「難道你一個人住不成？」

王小克漫應着，車子已經轉了彎，朝自己居住的大厦駛過去了。

「小姐，前面那幢大厦就是了。」司機阿陳道。

「好的，駛過去。」

車子在大厦門口停下來，阿陳先下了車，走過來替瑪莉花打開了車門。

瑪莉花下了車，向王小克道：「蜜糖兒，你也下來吧！」

王小克無可奈何，只得硬着頭皮下車，腦際間念頭電轉，思索着脫身之計。

當王小克站定了身子，正欲向前走去時，一個軍裝警察和兩便衣大漢踏上前來，那軍裝警察道：「王先生，我們等你等了很久啦！」

王小克先是愕了一然，隨卽大喜過望，問道：「什麼事？」

「我們奉命拘捕你！」一個便衣探員取出手令，道：「請跟我們回警局去吧！」

瑪莉花的手下見突然有警察出現，不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都不敢下車，而瑪莉花見那手令不假，兩個便衣探員又都出示證件，知道確是實情，不由也呆了。

「走吧，王先生！」軍裝警員道：「我們的車子就在那邊。」

衆人循着手勢望去，不遠處果然停着一輛警察吉普車，車上還有幾個軍裝警員。

當警員和便衣出現時，瑪莉花曾經考慮過命手下制服他們；本來以十餘人之力，要制服三個警方人員並非難事，但吉普車上另有警員在等候，動起手來，對方說不定有手提機槍，而且無綫電一拍出去，刹間便有可能召來數百警員增援，這個險絕不能冒。

所以，瑪莉花向王小克笑道：「蜜糖兒，再見了！」

王小克心想只要不跟瑪莉花等人上樓，便算逃過大難，當然巴不得跟警員回警局去。

當下作了個無可奈何表情，轉身向吉普車走去。

來到警局落案後，一個便衣探員將王小克帶到周探長的辦公室之中。

周探長一見王小克，便道：「小鬼子，眞是萬分對不起，期限到了，只得命人去請你回來！」

王小克哈哈一笑，道：「周探長，不用對不起，你這次眞的救了我一命哩！」

「哦？」周探長大惑不解，問道：「有這樣的事？」

「我被壞人威脅回家，眼看這條小命就要嗚呼哀哉，若非你派去的人適時趕到，這當兒早巳沒命了！」

「什麼壞人？他們爲什麼要威脅你回家？」周探長詫異地問。

王小克沉吟着，仍然不能決定是否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告訴周探長。

第一：「黑手黨」曾威脅過毛福源說，只要他一和警方聯絡，便會對他的家人不利；第二：這時才把一切告訴周探長，會不會遲了一點？

然而，王小克立即又想到自己！

目前，王小克正被控告謀殺曾妙珠等人，而毛福源是自己惟一的證人。

如果自己要洗脫嫌疑，只有毛福源才能帮忙，可是他又不能見警方。

正猶豫不決間，周探長又問：「小鬼子，你追查到眞兇沒有？」

「查到了，」王小克道：「他名叫陳彼得，又有一個俄文名，叫烈里涅夫，是個聯蘇特務。」

「哦？」周探長雙眉一揚，道：「樂活公寓的人是蘇聯特務殺的？」

「不錯。」

「他……他們雖然在本市有所活動，但向來十分小心，這次怎敢如此明目張膽殺人？」周探長喃喃地道：「究竟爲了什麼？」

「當然他們認爲値得殺人才殺人，」王小克道：「現在，只要抓到那陳彼得，便可以證實我的無辜了！」

「僅是抓到他也無用，」周探長道：「難道他不可以否認？」

「必要時，我可以找個證人，指證是他殺的！」王小克說道：「探長，難道你竟不相信我？」

「我早就說過了，我相信你，但要法庭相信你才行啊！如果你提不出確切的證據，我……我……唉！也愛莫能助了！」

王小克咬了咬唇，道：「好，那麼咱們先去找那陳彼得。」

「怎樣找？」

王小克眼珠一轉，道：「探長，你再給我一個通融，讓我陪你去找，好不好？」

周探長咬唇沉思了好一會，才向他點了點頭，道：「好吧！」

× × ×

王小克和周探長踏進「金時汽車租賃有限公司」時，職員立時迎了上來。

「先生，有什麼帮襯？」

周探長取出證件，道：「我們想查一些事情，希望你合作。」

伙記臉色一變，但隨即點着頭，道：「是！是！這個當然，不知你們要查些什麼？」

「最近你們可曾租過『潘廸牌』豪華房車給客人？」王小克問。

「當然租過，這種名牌房車最受外國遊客歡迎，我們每天起碼租出三四架呢。」伙記連忙答。

「可是遊客們多半只租一架的，對不對？」王小克問。

「是的。」

「最近有人一租便是四架，而且租期不短，直到現在還未交車的？」

伙記仰首想了一會，道：「啊！我想起了，是巴里度先生！」

周探長一聽到「巴里度」這個姓名，雙眉不由一揚，那是個印度富商，在本市有不少地產和工廠，據說某大銀行還是由他幕後支持，家財超過億元以上。

「請你替我們查查看，他幾時租用那四架『潘廸』房車，同時要來作什麼用途的。」王小克道。

「這個——對不起得很，我們租車給客人，是從來不問他們租來作什麼用途的，」伙記臉上現出爲難的神色，道：「只要他們付得出租金和按金，我們立即把車子租出去。」

「好吧，那你查一查是什麼時候租的，還有他登記什麼地址，這可行吧？」

「當然！當然！」

伙記走到櫃面，揭開一本大簿，查了一會，道：「巴里度先生是二月十號開始租用那四輛『潘廸』房車的，先放下了四萬元的按金，聲明租期由一個月至兩個月，現在巳經一個月另五天了。」

王小克暗暗點着頭，問道：「登記的地址呢？」

「寫在這裏，先生你請看。」伙記把簿子遞了過來。

王小克那裏看得懂，把簿子交給周探長，道：「探長，你看看。」

周探長望了一眼，道：「唔，我知道了，謝謝你。」

兩人離開「金時汽車租賃有限公司」時，周探長雙眉深鎖，道：「想不到這件事會牽涉到那個印度富商！」

「也許他老早就是蘇聯特務了。」王小克道：「說不定他用來做生意的本錢，也全是俄國佬給的。」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道：「咱們現在應該怎麼辦呢？」

「有什麼怎麼辦？跑去找他，叫他把那陳彼得交出來就是。」

周探長苦笑了一下，道：「以什麼罪名要他把陳彼得交出來？」

「他是特務啊！」

「也許巴里度眞的是特務，不過，這是政治部的事，輪不到我們管哩！」

王小克先前因一時衝動，所以才要求周探長帶頭到巴里度家裏抓人，經周探長一言提醒，立時明白了。他道：「咱們請求政治部援助就是。」

「嘿！你以爲這樣容易？政治部的人員辦事最小心，起碼調查一兩個月，甚至一兩年也也有，那時候，你恐怕巳被關進監牢裏嘗着鐵窗風味了！」

王小克知道周探長說的是實情，可是除了周探長能够帮忙自己之外，還會有誰？

「探長，那麼先回我的家看看吧，也許那位老先生還在！」

周探長道：「你不是說過，他不能够見警方人員嗎？」

「唉！事已至此，所謂人不爲已，天誅地滅，我可也不能爲了他，一直揹着黑鍋啊！」

「但他怎可能還在？」周探長道：「一定被黑手黨的人帶走了。」

「去瞧瞧吧，」王小克向周探長的車子走去，道：「我也要看看小妹他們有沒有意外發生。」

半個鐘頭後，王小克和周探長來到家中，一踏進客廳，便看到白小妹小辣椒正坐在看「午夜電影」，不由鬆了一口氣。

「小鬼子，你跑到那兒去啦？」小辣椒迎上前來。

「毛先生呢？」王小克問。

「咦？他不是跟你出去了嗎？」

王小克雖然早巳料到毛福源不會在家，聞言不禁還是有一陣失望。

周探長和他望了一眼，苦笑聳着肩，道：「小鬼子，還是跟我回警局吧！」

「這是怎麼一回事？」小辣椒不解地問。

王小克澀然一笑，刹時間答不出話來。

周探長搭住王小克的肩膊，道：「小鬼子，還是跟我走吧！」

王小克無可奈何，只得上前打開大門。

大門甫一開啓，突然被人大力推了開來，王小克猝不及防，被門撞得向後「騰騰騰」退了幾步。站定時，只見門口站着三個持槍大漢，一個是阿陳，另兩個則是洋漢子。

那三大漢見了王小克，先是一呆，阿陳立時笑容滿面，道：「好啊！原來我們要的人竟在這裏！」

王小克那裏想到這司機阿陳會在此時駕臨，在三把槍短指嚇之下，站在當地做聲不得。

周探長伸手要到腰間拔槍時，一個洋漢子大聲叫道：「別動！」

隨着他的話聲，把槍一揚，周探長怎肯拿性命開玩笑，立時停住了動作。

「荷西，小姐叫我們隨便捉個女的，以便讓這小鬼有所忌憚，不敢胡說八道，現在他既然在此，倒不如把他抓了，讓小姐驚喜一下！」阿陳向一個身高五呎開外的洋漢道。

那洋漢點着頭，指住周探長，問道：「他是誰？」

阿陳凝視了周探長半晌，道：「他是警方的華探長，好像姓周的。」

「哦？」洋漢雙眉一揚，緩緩向周探長走去。

周探長下意識地向後退着，洋漢揚起了槍，喝道：「別動！」

周探長只得僵立當地，讓那洋漢繳了械。洋漢把周探長的佩槍揷到腰間，忽然倒轉槍柄，猛力向周探長腦際砸了下去。

周探長悶哼一聲，慢慢地軟下地去了。

王小克見那洋漢出手奇快奇重，心下暗暗一懍，正欲伸手到袋裏去取玻璃彈，另一個洋漢衝上前來，把槍指住他的腦門，喝道：「站着別動！」

白小妹和小辣椒緊緊站在一起，驚詫地望着面前這三個兇神惡煞的大漢。

「跟我們走！」阿陳叫道。

王小克望了白小妹和小辣椒一眼，點頭示意「英雄不吃眼前虧」，還是跟了他們走。

當王小克領前向大門走去時，忽然腦際風生，正暗呼不好時，忽然一陣劇痛，跟着就昏迷了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他才緩緩轉醒，睜開眼睛，只見四週一團黑暗，伸手不見五指，也不知自己身在何處。

他爬直起身，側耳一聽，隱約聽到不遠處有人的呼吸聲。

「誰？」他低聲問。

「小鬼子，是我！」是白小妹的聲音。

王小克聽到白小妹的聲音，不由大喜，噤聲問道：「小辣椒呢？」

「我也在！」小辣椒的聲音從另一個角落傳了過來。王小克心下又是一慰，噤聲道：「你們過來。」

白小妹和小辣椒慢慢摸索着爬了過來，三人聚在一起時，白小妹忽然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王小克定眼一望，依稀看得出那是一個面積寬敞的房間，然而，房間中一件傢俱也沒有，房門是密封的，因此，一點光綫也沒有。

「難道這是『黑手黨』在本地的總部？」王小克低聲道。

「幾時聽說『黑手黨』横行到本市來了？」小辣椒接口道。

王小克正要說話，白小妹忽然「殊」地一聲，道：「你們聽，有人來了！」

三人豎起耳朵，果然聽到有脚步聲朝房間這邊走過來。

王小克俯身在兩女耳畔低聲道：「咱們躲到門兩邊，不理進來的是誰，總之當頭給他一拳！」

「是！」

王小克伸手入袋，那些玻璃彈赫然仍在，想是阿陳他們誤認爲玩具之一，所以才沒有繳去。

他暗提了幾顆玻璃彈在手中，心想只要那人開門，照面便賞他兩顆彈子，然後衝出去逃生。

脚步聲越來越近，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了無聲息地掩到門旁，等待那人出現。

門外那人在門口停了，跟着，三人耳中聽到一陣開鎖的聲音。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亂跳，手中緊緊扣着玻璃彈子，就在這個時候，外面忽然有人叫道：「俄國佬搶人來啦！」

隨着那叫聲之後，四下裏忽然揚起一陣槍聲，門外那人立時放下門鎖，轉身奔了開去。

王小克等門外那人去遠後，低聲道：「糟糕，俄國佬來搶人啦！」

「難道他們想搶走我們？」小辣椒道。

「怎會是我們？一定是毛福源！」

「這……這怎辦？」白小妹聲音微顫。

「嘿嘿，讓他們兩虎相爭，鬥個兩敗俱傷，那我們便有機會逃出生天了！」王小克道。

這時，外面的槍聲越來越密，像有數十人在交火一般。

「小鬼子，咱們何不趁這個混亂時候逃出生天？」白小妹道。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還是再等一會兒，待他們的人已死得差不多了，這才出去不遲。」

白小妹緩緩地點着頭，外面的慘叫聲和槍聲此起彼落，好一場劇戰。

王小克性好看熱鬧，如此精彩的槍戰，實在不願錯過，可是一想到還是性命要緊，只得强行忍着了。

槍戰持續了大約半個小時，終於沉寂了。

王小克豎起了耳朵，聽到一陣汽車的馬達

聲，由近而遠，終於不可聞。

「俄國佬佔了上風，而且把毛福源搶走了！」王小克道。

「你怎麼知道？」小辣椒問。

「你聽，外面一點聲息都沒有，那表示『黑手黨』大概已全軍盡墨，」王小克道：「否則，他們定會奔來跑去救助傷者，而乘車而走的，當然是俄國佬了！」

「可是你又怎知那毛福源被他們搶走了？」白小妹插口問。

「如果搶不到人，他們定會每間房搜查，可是，我們好端端地在這裏，却沒有人前來查問。」

白小妹和小辣椒仔細一想，都覺王小克的推理有根據，齊聲問道：「咱們現在怎辦？」

「出去看個清楚！」

「好極了！」小辣椒拍手道：「但願黑手黨員的全軍盡墨，死得乾乾淨淨！」

「小妹，拿個髮夾給我！」

白小妹依言取了個髮夾，遞給王小克。

王小克蹲下地來，把髮夾插進孔洞中撩撥着，憑他的開鎖本事，那門鎖不一會已被他弄開了。

他輕輕按下門柄，慢慢地把門打開一道小縫，探頭向外張望。

首先，他看到一條走廊，跟着是一道梯級。梯級上伏着一人，那人面仰向天，雙目睜得老大，顯然已經斃命了。

梯級上一灘血水，緩緩地向下淌着，在萬籟俱寂間，更顯得恐怖邪門。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把門打開了。

他肯定走廊中沒有人後，這才向白、小兩女打了個手勢，示意可以出來。

三人離開房間，才發現原來自己處身在一個地牢之中。

地牢的門打開着，那伏屍梯間的大漢，大概便是前來開門之人，他聽到同黨的叫聲，匆忙向上奔去，怎料立即吃了子彈。

王小克等三人繞過死屍，拾級而上。

大廳中一些傢俱彈痕纍纍，地上伏着數具屍體，或額角中彈，或心臟部位中彈，都是立即斃命，連哼一哼的機會也沒有。

白小妹比較心細，她發現了這一點，道：「小鬼子，俄國佬都是神槍手哩，你看，他們簡直彈無虛發！」

「你知道他們訓練一個特務要花多少本錢嗎？」王小克道：「只有普通犯罪歹徒，槍法才不濟事！」

三人一路走過去，一路發現伏地而死的屍體。原來那是一幢位於郊區的別墅。附近並無其他人家，時又在中午，因此雖然發生了劇烈的槍戰，並未驚動任何人。

三人到別墅門口，小辣椒低呼了一聲，道：「媽呀！一共二十一具屍體！」

「其中一定也有俄國佬的！」白小妹道。

「沒有！」王小克搖着頭。

「你怎知道？」

王小克指着附近幾灘血漬，道：「這上面本來也躺着死屍，可是被搬走了！我看俄國佬得勝撤退時，是把同伴的屍體也一併帶走了，以免留下任何踪跡。」

「好狡猾的俄國佬！」小辣椒道。

「世界最狡猾的人類，俄國佬認了第二，恐怕沒有人敢認第一！」

「果然全死光了！好得很，好得很！」小辣椒拍拍雙手，道：「咱們快點離開這個鬼地方吧！」

就在這個時候，白小妹忽然低呼了一聲，

奇招絕技

虎爪首推甘鳳池

雲山

說到清朝近代的武林高手，有許多人都知道大俠甘鳳池這個人，究竟甘鳳池名揚天下，武功高到甚麼田地呢？那就很少人知情，但從萬邦才的身上看來，却可以反映出甘鳳池確是一代高手，並非凡夫俗子所能及。

甘鳳池因爲他是一個江湖客，來去無踪，武功雖好，亦少人知，反而萬邦才威震揚州，橫行三十年，從無敵手，既然萬邦才的武功得自大俠甘鳳池，那就反映出甘鳳池本身確是出類拔萃了，現在仍然有人苦練甘家虎爪的武功，相傳這一套功夫就是從甘鳳池秘傳下來，至於金鳳池的十個手指，堅如鐵石，跟他相鬥，給他一抓，便即筋骨折斷，這一套絕招稱做虎爪功，名符其實。

萬邦才從少練武，因爲他一向是富家子弟，且不喜文事，只喜玩弄刀槍，家裏無人阻攔他，故此他在十多歲就巳經渾身結實，一手能舉三百斤的鐵鎖，附近有人聽到他的威名，登門較量，俱是低頭稱臣的，其實他只是普通拳脚，不過氣力沉雄，能够把每種拳脚都運用得加倍出色而巳，並非有眞正的武林高手指點，他亦自知這種弱點，故此他在二十三歲的時候，揚州城東門大石行口，來往客商雲集，他設了一間茶館，請企堂轉告茶客，凡有人拉落他的一隻手，就免費供應茶飯一個月，能够打他一拳的供應半年，踢他一脚就供應一年，如果有人使他整個抛開，他就叩頭拜師。希望有眞的高手上門。如是者兩年過外，無人敢試，因此他的威名愈來愈響。

秋深風緊的一天，忽然有一名遊客走入茶館，此人面目黧黑，雙眼彷彿有稜角，望人的時候，閃閃有光，顯然是武功極爲超卓的，年巳五十過外，體型不變，因爲他入門的時候，步履太急，踏在地上，方磚自動裂開，其實他並非故意賣弄武功的，只是無意中顯露這一手，萬邦才看了心動，便用右手提起一個紫銅的大茶壺，替這個怪客泡茶沖水。其實泡茶沖水所用的只是小鐵壺，並非用來煲滾水的那個大銅壺冲茶，因它太過沉重，很易冲瀉，反而使客人不安，店內無人能隻手抓起那個大銅壺冲茶的，把它提起，巳屬不易，要是由壺中泡茶，使滾水不會冲瀉，難上加難，當時，萬邦才故意施展這種功夫，在怪客的臉前有所表現，使對方知道那個茶館的主人，並非尋常之輩，下次登門，不要把地上的階磚踏碎。

萬邦才以爲此人看了必然心服，殊不料那個怪客向他望了一眼，說：「你的茶壺如此沉重，恐怕會在冲水的時候，冲裂茶盅，因此使我身上也濕透，我還是給你一條水路，一直冲到枱底吧。」

說完，他就伸出右手來，把中指向茶盅一插，那隻指頭竟然插過瓦製的茶盅，而且穿過枱面，拔出指頭來，茶盅之水由小洞流出，各人看了，大驚失色，萬邦才也驚奇不已。

凡是缸瓦瓷器，極難用手鑿穿一個小洞的，因爲它碰上硬物就會碎裂，何況怪客插破茶盅之後，那隻指頭還把枱面的木板插穿呢？可見他的指力剛中帶了柔，並非苦練鐵沙掌之類的指法可比。

萬邦才雖然不服氣，但因衆目睽睽，無法下台，他索性把重達百斤過外的大銅壺放下，而且趁着怪客不覺，將銅壺壓在他的左脚脚背上面，打算壓住他的一條腿，然後發拳出擊，殊不料怪客早有準備，對方的紫銅大茶壺剛剛放下，他就把左脚縮回，銅壺壓在地上，他順勢提高了左脚向下一踏，整個銅壺入地，僅餘握手之處，壺嘴則全部陷入泥地之內。

就算那個地方泥土稍爲疏鬆，亦非如此容易使整個大銅壺入地的，可見怪客的指力，脚力，遠出一般拳師之上，萬邦才認爲找到了師傅，立刻伏地，先行道歉，繼而探問貴姓大名，希望拜師。

怪客聽了，忽然狂笑，有如梟鳥夜鳴，說：「我住在五十里外的血印寺，明天中午，請來一見。」

怪客說完，步行如飛，轉瞬之間，就離開那間茶館，去得無影無踪。

萬邦才一向都想找尋名師指點，練習武功，既然他有機會結識了這個奇人，當然不肯錯過，翌日早上他就準備一切，未到中午，他就依言前往揚州五十里外的地方找尋血印寺，雖然他住在揚州，一向甚少到寺門遊玩，血印寺並非特別雄壯的一間寺觀，更加不會吸引他，那時他抵達該處，忽然發覺那一座寺觀非常幽靜，蒼松古柏，參天蔽日，頂上有些綠色的琉璃瓦，給陽光照映，變成一片綠霞的光彩，彷如整個寺觀用綠玉製成，萬邦才看了驚嘆不巳。

他進入血印寺，由小和尚帶入禪堂，看見怪客坐在一張大椅上面，他立刻跪地行拜師禮，看來非常誠懇，怪客看見他確是有心學習武藝，然後把眞姓名說出來，自稱：「我乃甘鳳池是也。」

萬邦才久聞大名，如雷貫耳，因爲甘鳳池名震大江南北，無人知曉他的踪跡，忽然在此相遇，確是巧遇，因此他拜師之後，就留在寺內習武，一住兩年。

萬邦才本是富家子弟，他有力量供養甘鳳池的，閒中無事，便把此意禀知，盼望甘鳳池返他家住在寓內，甘鳳池說：「現時朝廷正在追究我的踪跡，如果我離開了此地，便會給人追捕，你的好意，不敢接受。」

甘鳳池並非整日住在血印寺的，有時離去，過了旬日然後回來，最長的一次，一去三月，萬邦才始終遵照他的吩咐練習武功，特別是指力，更加傾全力去練習它，先練指後練掌，指掌堅如鐵石，繼而練習一雙脚，兩年之後他巳經有了很大的造詣，並非以前的蠻力可比。

他每天必做的功夫，用右手或左手，大拇指中指食指，三隻手指拈住三粒黃豆，把它推動，直到那些黃豆自行破裂爲止，然後換較大的豆，不必用手，稍爲旋轉，接手即行粉碎，指功的初步練習已然純熟，就用雨花台的石子代替黃豆，這種石卵特別堅實，練習一年過外，雖是石卵，放入三指之內，搓動幾次，便即紛紛破裂。原來他的指功是如此練習出來的，剛中帶柔，跟其他武林中練習鐵沙掌的指勁大不相同。甘鳳池所教授的武功，以拳脚方面而論，極爲飄忽，彷如上乘的輕功，至於指掌之間，却又具有無比的殺傷力，能硬能軟，故此，他能够一人鬥幾十人，隨時可以把對方做成很大的損傷。

萬邦才本身的武功巳經有了基礎，在血印寺苦練兩年，學成之後，甘鳳池就對他說知，清廷巳經微有所聞，日內會包圍血印寺，甚至縱火焚燒，他不忍牽累別人，故此趁早離開，至於萬邦才，盼他自行返家，此後相見無期，各自珍重。

甘鳳池是個縱橫天下的大英雄，說完就走，看來他永不回來了，萬邦才只好離寺返家。他把這種練武的經過隱藏若谷，半句不在別人的臉前透露，直到他臨終之際，然後說出上述的一番往事。

甘鳳池的武功傳到萬邦才，又由萬邦才傳到外邊去，有人說，那一派拳脚是萬家拳，亦有人說它是甘家虎爪拳，不知道這兩種拳脚都是同一門派，不過在名稱方面，稍爲有些出入吧了，後來虎瓜從北方傳到南方來，黃飛鴻的一套「虎鶴雙形」拳，就有受到他的影響。

道：「咦？這裏有個死剩種！」

王小克和小辣椒向前望去，只見屍體叢中，有個人影在緩緩移動着，定眼一看，竟似是個女子。

兩人趨上前去，那女子伏在地上喘息着，背上全是鮮血。

王小克側頭望了一眼，不由又驚又喜，原來竟是瑪莉花。

「救……救我！」瑪莉花聲音微弱地道。

王小克向白、小兩女道：「來，把她扶到沙發那邊去。」

白、小兩女沒見過瑪莉花，不知面前這個金髮妙齡女郎，便是「黑手黨公主」，但既然她未斷氣，濟急救人又是做人本份，當下合力把她扶了起來，放到沙發上。

「我……我要伏在沙……沙發上！」瑪莉花氣息微弱：「背背……背上中了槍。」

三人又合力把她扳過身子，白小妹撕開她的恤衫，見她背上果然有個傷口，鮮血兀自汩汩淌了出來，秀眉不由一蹙。

「酒……酒吧櫃中有……有止血藥，快……快！」瑪莉花道。

白小妹立即趨上前去，在酒櫃中找到一瓶藥粉，遞到她面前，用簡單的英文問道：「是或不是？」

瑪莉花緩緩點着頭，於是，白小妹拔開瓶塞，把藥粉敷倒在她傷口上。

說也奇怪，藥粉一到之後，血立時止了。

「快……替我斟……斟一杯水！」

三人之中，只有王小克聽得懂英文，當下向小辣椒道：「替她倒一杯水來。」

小辣椒答應了一聲，到酒吧那邊倒了一杯沙濾水，扶起她餵了幾口。

瑪莉花這時才睜開眼睛，望了衆人一眼，當她看到王小克時，先是一呆，咀角隨即泛起

一陣笑意，道：「蜜……蜜糖兒，全……全虧你了！」

「是朱格朗可夫的人？」王小克問。

瑪莉花點着頭，道：「他……他們來得太突然，其……其實我們早已講好了，這……這俄國鬼不講信用！」

王小克愕了一然，問道：「你和他講好了什麼？」

「那天……那天晚上，我們已……已經取得妥協，『人類危機』計劃一交來，我……我們立即進行交易……」

「人類危機是什麼東西？」王小克揷口問道。

瑪莉花忽然嗆咳了起來，跟着濃重地喘氣，小辣椒把杯子遞給白小妹，道：「再餵她喝幾口吧！」

白小妹餵了瑪莉花幾口水後，王小克又問：「那『人類危機』究竟是什麼？」

瑪莉花閉起了眼睛，喘息着，却不同答王小克的問話。

半晌，她緩緩睜開眼睛，道：「蜜……蜜糖兒，你想不想……想不想做億萬富翁？」

王小克愕了一然，呆呆地望住瑪莉花。

「那……那俄國鬼已……已答應給我們五億英鎊來……來交換那『人類危機』計劃的，豈料當計劃即將送來時，却……却施這種卑鄙手段，我……我一定不和他們干休！」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黑手黨」固然神通廣大，但若和蘇聯特務機關比起上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相差何止千里。

如今，瑪莉花所帶來的手下，全被朱格朗可夫殺掉了，連她自己也性命堪虞，毛福源又落在對方手中，這一仗，「黑手黨」是徹頭徹尾地失敗了！

然而，王小克絕想不到那「人類危機」值五億英鎊！

即使是高度秘密的太空計劃，也不值這個價錢啊！它到底是什麼計劃？瑪莉花又怎會問自己想不想做億萬富翁？難道她想把那「人類危機計劃」送給自己？

「蜜糖兒，你……你附耳過來！」

王小克依言蹲下地，把耳朵貼在瑪莉花的咀旁。

「明……明天晚上十……十二時正，在……在『城市公園』銅像下，我……我們的人將和毛……毛先生聯絡，把『人類危機』計劃交給他——」

王小克點着頭，只聽瑪莉花又道：「你……你設法到『城市公園』去，把它搶來，送……送到美國紐約一個地方，地址……地址我等一下給你，然後，你……你就可以得到一筆連發……發夢都想不到的報酬了！」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這事有可能嗎？

他可以想像得到，翌日午夜的「城市公園」，四週一定佈滿了蘇聯特務，自己即使可以搶得「人類危機」計劃，又怎樣逃過他們的追截？

「蜜糖兒，答……答應我，千萬別讓它落……落在俄國佬手中！」

「可是我仍然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寶物哩！」王小克道。

瑪莉花閉目養神半晌，忽然問：「你可知道在美國阿里桑那州，有一間州立療養院，外人又叫它作『瘋人堡』的地方？」

王小克點着頭，道：「聽說過。」

「堡中……堡中關着一些自稱是看見過天外來人的目擊者，其中半數，都被判斷是神經不正常——」

王小克暗暗點着頭，那「瘋人堡」中，的確關着目擊飛碟降落地球，或者天外來客的人。由於政府恐怕這些人四處宣揚，擾亂人心引起恐慌，因此，才把他們目爲「神經者」被囚在「瘋人堡」中，永世不能離開。

「瘋人堡」守衞森嚴，外人絕難踏入半步，由此看來，政府的科學家們，是相信天外來人的存在的！

只聽瑪莉花斷斷續續地道：「無論如何，浩瀚的宇宙中，一定有比人類更……更高級，科學更發達的生物，總有一天，他……他們會大舉來到地球，目前只有少數來到，正……正如我們每次派人登陸月球，也只是一個到三個而已。」

說到這裏，瑪莉花喘了幾口氣，然後接着說道：「天文學家和科學家預告，在二〇一〇年的時候，不知名星球中的高級生物，也許就會大舉侵襲地球，那……那時候，人類可能毫無抵抗之力，任人魚肉。

「因此，美國十二個出衆的科學家，聯合起來，研究一種……一種前所未有的犀利武器，打……打算用來對付那些天外來人。

「這研究在『瘋人堡』的地牢中秘密進行着，一年、兩年、三年、五年過去了，當核子氫彈專家仍然在研究多彈頭彈道飛彈時，他們已研究出一種比……比這更厲害百倍的武器。

「天下間再秘密的事，也有外洩的可能，這次研究，終……終於被蘇聯間諜查悉，而我們也……也略知一二。

「俄國佬自然覬覦這次研究，因……因此不惜動用巨大人力財力，要把研究成果取得。

「可……可是，阿里桑那州是我……我們地頭，我們在爭取到這個名叫『人類危機計劃』的寶物時，看誰佔先。

「當然，我……我們也花了好幾百萬美元，才買通了其中一個科學家，把研究成果的副本，偷運出來送給我們。」

瑪莉花說到這裏，王小克不解地問：「黑手黨要這個研究成果來幹什麼？」

「幹什麼？」瑪莉花笑了一笑，道：「賣錢啊！」

「賣給誰？」王小克問：「買了它又有什麼用？」

「這種犀利武器既可用來對付敵人，而俄國佬也許可以出得起代價。」

王小克不以爲然地道：「可是俄國佬利用它來對付美國的時候，對你們黑手黨又有什麼好處？」

「俄國佬只是想得到它，未必要用來對付美國的，」瑪莉花喘着氣，道：「因……因爲只有這……這樣，大家的勢力才能均等。」

「你們這樣做，算是叛國行爲了！」王小克道。

瑪莉花並不理會王小克這句話，又道：「俄國佬知道我們也在進行着他們在進行的事，而且似乎比他們先走了一步，因此密切注意，希望來個坐享其成。

「我們當然也不笨，絕對小心謹愼地把它運了出來，還故意兜了一個大圈，從美國本土送到此地。」

「難道兜這個大圈就眞的爲了引開俄國佬的注意？」王小克心中忽然一動，問道：「我看未必吧？」

瑪莉花赧然一笑，道：「蜜糖兒，你實在太聰明了，不錯，『敎父』還有一個計劃，那便是，便利於脫手。你想想好了，除了俄國佬之外，還有那一個國家最有侵略和建軍的野心，同時付得出昂貴的代價？」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那個國家就在東南亞，和本市相隔只是數個小時的航程而已。

「我們已經和他們的國防部長初步接洽過了，只是價錢方面未談好而已！」瑪莉花喘了

口氣，道：「我們要求廿億美元，而他們只肯出十億！」

王小克默算一下，道：「這樣說來，你們對俄國佬開的價錢，算是很便宜的了！」

「可是俄國佬太狡猾，太陰險，『敎父』並不大想和他們交易的。」

「你叫我搶了那『人類危機』後，立即送去給你的敎父？」王小克問。

「是……是的。」瑪莉花忽然又嗆咳了起來。白小妹替她縛好了傷口，到房中取了塊毛氈，帮她蓋上了。

「那犀利武器又是什麼？」

「這個就不得而知了，大概是比核彈更高級，更具殺傷力的武器吧。」

王小克緩緩點着頭，這時才明白「人類危機」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他想，大概那些科學家們知道人類的將來蘊藏着危機——不是自相殘殺滅亡，便是被星球人侵襲，而隨着科學家的進步，美、蘇兩國軍力的均等，人類自相殘殺而致滅亡的機會將可能越來越少，反而被外星球人侵襲的機會更大。

雖然說，二〇一〇年還有一段好長的日子，而且當眞到了那一年，外星球人也未必眞的會來襲地球，不過，這種事實是存在的！

王小克忽然想起數日前的新聞報導：阿里桑那州六個大漢看到了飛碟，其中一個被飛碟射出的藍光所襲，立即神秘失踪，其餘人匆惶駕車而逃，警方接到報告後，替五人進行了測謊試驗，發現他們說的都是實話。

這則新聞在美國哄動了一時，飛碟和天外來人的傳說，更深地烙印在人們心中了！

換言之，人類的危機——被外來客侵襲毀滅的危機是的而且確地存在着！

王小克剎時間想起了許多事情，瑪莉花的聲音這時又在他耳畔响起：「蜜……蜜糖兒，答……答應我……」聲音越來越弱，竟似轉不過氣來的樣子。

原來瑪莉花重傷之下，說了這許多話，精神已極端不支，她心中又記掛着「人類危機」的事，因此昏死過去了。

王小克見她雙目緊閉，已是呼出的氣多，吸進的氣少，不由焦急地道：「咱們非把她送院不可！」

白小妹翻開瑪莉花的眼皮看了一看，道：「恐怕來不及了。」

王小克這許多年來也學到了一些基本常識，知道瑪莉花失血過多，體內的彈頭又未取出，再經剛才一番說話，差不多已油盡燈枯了。

他伸手探了探瑪莉花的鼻息，低呼了一聲，道：「她死了！」

白小妹搭一搭瑪莉花的脈搏，果然已經不跳了，不由嘆了一口氣，道：「堂堂『黑手黨公主』，想不到會死在異鄉！」

「小鬼子，咱們快走吧！」小辣椒道：「這是個是非之地！」

王小克暗想也是道理，點了點頭，站起身來。白小妹道：「這些屍體呢？」

小辣椒向電話几那邊走過去，拿起了電話筒，道：「打個電話報警，自然有人來替他們收屍了。」

王小克覺得也有道理，所以並沒有阻止小辣椒。打過電話後，三人離開了別墅。

× × ×

「城市公園」門外，行人如鯽。

這是本市惟一的大公園，平日市民多半拖男帶女，來這裏嬉戲休憩，尤其是夏日之夜，更有不少人帶着椅子和報紙，幕天蓆地在公園中睡覺。

在公園門口，停放着不少熟食小販的檔口，有賣魚蛋鹵味的，有賣酸羌的，也有賣雪糕雪條的車子。

雖然夜幕低垂，但H埠向來有「不夜城」之稱，何況是在公衆假日，「城市公園」門口擠滿了人。

這時，一個頭戴竺帽，身穿雪糕公司制服的男子，推着一輛電單車，向「城市公園」的正門而去。

「請讓一讓路，請讓一讓路！」漢子逼着喉嚨叫道。

終於，他把雪糕車停在門口，開始做生意了，幾個八九歲的孩子圍了上去。

「我要雪糕！」

「我要雪條。」

「給三毛錢凍木瓜，四毛錢凍李子！」

那賣雪糕的漢子却似乎不在乎他們的生意，翹首而望，像在找尋着什麼人一般。

「喂，快給枝橙汁雪條我！」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把輔幣遞上前。

賣雪糕的漢子臉上現出了不耐煩的神色，道：「橙汁雪條一塊錢一枝！」

「你有沒有攪錯，人家才賣三毛錢！」小女孩叫了起來。

「你去帮襯人家吧！」

那小女孩悻悻然地轉身離去了。賣雪糕的漢子望了望腕錶，才十點半，於是輕輕吁了一口氣，開始應付絡繹而來的小顧客。

可是，看他收錢找錢那種手忙脚亂的樣子，那像是個做慣了這種營生的人？

一個多小時過去了，當時針搭正「十二」的時候，他的神情忽然緊張了起來。

公園裏不少遊人紛紛離去，也有不少情侶，在看完夜場電影後，携手步入公園中卿卿我我。

賣雪糕的漢子向入口處不遠的銅像望去，銅像下有一對情侶依偎着，正在喁喁細語，此外便沒有其他的人了。

就在這個時候，一輛豪華「潘廸」房車駛了過來，在公園門口戞然而止。

賣雪糕的漢子雙眉一揚，向車子望去。

只見車中首先有個男子踏下來，正是又名「烈里涅夫」的陳彼得，跟着便是毛福源了。

在毛福源的背後，還跟着另一個男子，那男子濃眉大眼，鼻子隆起，一頭金髮，看來不像是美國人，反而有點像是俄國人。

毛福源似是身不由主，臉上的神色十分難看。

那賣雪糕的男子一看到毛福源，臉上立時現出喜色，雙眼凝視着他。

毛福源在陳彼得的催促下，向公園門口走去。

「姓毛的，好好記住，東西拿到手後，立即交給我們，千萬別耍什麼花樣，知道嗎？」陳彼得在他耳旁沉聲道。

毛福源四週打量着，現出一副神不守舍的樣子。

「看到嗎？這附近都有我們的人埋伏着！」陳彼得又道：「你若是想逃走，那根本是發夢！」

毛福源向四下望去，果然看到一個個形跡可疑的彪形漢子，分佈在公園入口處。

即使在銅像的四週，也有不少神秘男子或坐或站，分明也是俄國特務假扮的遊客。

「快走！」

毛福源無可奈何，只得踏上前去。

他慢慢地來到銅像之下，左右張望着。可是附近除了那些蘇聯特務之外，那裏有向自己接頭聯絡的人？

毛福源搔着下頷，向銅像走過去，倚在銅像上，四下裏張望着。

他望一望腕錶，已經是十二時零五分了，

這樣重要的約會，怎可能遲到？

毛福源雙手盤在胸前，陷入思維之中——如果聯絡人眞的出現，而且把那「人類危機」計劃交給自己，定然落入蘇聯特務之手！

他們得到手之後，會放自己出生天嗎？肯定地說：不會的！

毛福源知道俄國佬的奸險毒辣，他們在得到「人類危機」計劃後，一定會殺了自己。

然而，現在人在砧板上，若不和他們合作，只有促進死亡而已。

他不斷地問着自己：怎麼辦？怎麼辦？

這時候，他才知道，那五萬美元並不容易賺，如果事情可以從頭來過，他寧願重回「歡喜樓」做他的企堂了。

忽然，他發現有人碰了他的手肘一下。

身旁只是一對情侶，剛才似乎還在擁吻，大概是熱情過火，以致碰到自己，所以，毛福源沒有理會。

「你是毛先生？」一個女聲問。

毛福源心頭一跳，側頭望去，那雙情侶仍然相擁在一起。

然而，四下裏再無別人，那聲音自是女的發出來的了。

「我是姓毛的。」

「毛什麼？」女的問。

「毛福源。」

女的輕輕推開她的男伴，凝視了毛福源一下，道：「不錯，你沒有整過容，是原裝正牌的毛福源，衮哥，把東西給他吧，以後的一切，就不關我們的事了！」

男的自袋中取出一個絨盒，塞到毛福源的手中。毛福源把絨盒緊緊捏着，一顆心像撞鹿般地跳了起來——它對自己來說，值五萬美元，或者一條命，再加上美國全家的安危！

他把絨盒放在袋中，向公園門口走去。

這時，埋伏在四週的蘇聯特務，紛紛現身向他圍攏過來。

就在此時，忽然一陣馬達聲响，一輛雪糕電單車朝公園內疾馳而來。

公園中嚴禁行車，甚至普通車都不准，這電單車的出現，立時引起遊人哄動。

看那電單車的去勢，竟是向毛福源直衝而去！

毛福源一看到電車單朝自己衝來，不由大驚失色，轉身便欲逃去。

便在此時，電單車上那人大聲叫道：「毛先生，是我！」

毛福源一聽那聲音，不由喜出望外。

原來那假扮賣雪糕的漢子，正是「小鬼子」王小克！

「毛先生！快來！」王小克叫道。

毛福源非但不逃，反而迎向電單車去，王小克放慢車速，伸出手來，把他接了上車。

四面八方的蘇聯特務見毛福源分明在己方掌握之中，突然半途殺出個程咬金，用電單車把他截去，不由大驚失色，叫嚷着追上來。

王小克讓毛福源在背後坐好，道：「毛先生，摟住我的腰，咱們要來一場飛車逃亡。」

「是！」

話聲甫畢，王小克已經扭大了油門，車子怒吼着向公園中飛馳而去。

這時，公園中仍有不少遊人，見雪糕車飛馳而來，紛紛讓路。

王小克轉頭一望，見數十個蘇聯特務已被自己拋得遠了，不由大喜。

「王先生，眞有你的！」毛福源又是感激，又是佩服，道：「又讓你救了我！」

「現在還算不上呢，」王小克道：「這當兒他們大概已經封鎖住公園的每個出口了！」

「那……那怎辦？」毛福源道：「我們不能衝出去嗎？」

「如果從出口衝去，他們一定會啣尾追來，而這輛老爺車不够他們跑！」

說話時，車子已來到面海的盡頭，前面是一道高約一丈的鐵絲網。

王小克把車子停了下來，道：「毛先生，你爬不爬得出？」

「爬……爬不出！它……它太高了。」

「不怕！」王小克淡淡一笑，道：「我們早已準備好了，跟我來！」

說着，他拉了毛福源的手，向着鐵絲網走去。

就在這個時候，忽聽「噗」地一聲，一顆子彈從兩人中間飛嘯而過。

王小克暗叫一聲不好，道：「奶奶的，他們來得好快！」俯身向鐵絲網衝了過去。

毛福源身材矮胖，行動有點困難，王小克拉了他一把，來到鐵絲網前。

「小鬼子，在這邊！」小辣椒的聲音從前面傳來。

王小克循聲音奔去，只見那塊鐵絲網已被剪了一個洞，正可容納一個人鑽出去。

「毛先生，快！」王小克一面從那破洞爬了出去，一面叫道。

毛福源蹲下地來，從那破洞攢出，忽然「啊呀」一聲慘叫。

「怎麼啦？」王小克關切地問。

「我……我腿上中了彈。」

王小克大吃一驚，急忙伸手拉了他過來，可是由於毛福源身軀肥大，衣服又鈎住一條鐵絲，竟然拉不動分毫。

黑暗中，有兩個人影竄上前來，王小克不及細想，雙手一揮，只聽「嗖嗖」兩聲，玻璃彈子疾射而出，向那兩個人影襲去。

只聽一個「啊喲」一聲，想是其中一個中了玻璃神彈，吃痛叫出聲來了。

小辣椒把毛福源鈎住鐵絲網的衣服解開，幫手把他拉了過去。

「快走！」王小克扶住了毛福源，向外奔去。

「噗！噗！」聲响，王小克倏地覺得耳旁一陣炙痛，子彈竟從耳邊擦過。

跟着，毛福源一聲悶哼，肥胖的身軀，竟然軟倒下地去。

「你……你們自己逃……逃吧！」毛福源道：「我……我不行的了！」

「不！」王小克咬住了牙，道：「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他捏住了十餘顆玻璃彈，向槍聲來處「天女散花」般地擲去，只聽「啊呀」聲响，那十餘顆玻璃彈，起碼有兩三顆擊中了敵人。

如此阻得一阻，王小克扶起了毛福源，向附近一條跳板走去。

跳板搭在一艘木船之間，白小妹正在引頸而望，見三人出現，急忙奔上前來，帮忙將毛福源扶下船。

「小妹，快來帮我解纜開船才說，」王小克道：「他們追來了！」

「是！」

不一會，木船已經離開岸邊，朝避風塘駛去，離開避風塘後，便是大海了。

王小克把着舵，木船的馬達「噗噗噗」响着，向外慢慢地駛了出去。

這時，四五個大漢已追了上來，見木船向外駛去，不由徒呼嗬嗬。

「咱們到避風塘租艇去追！」其中一個大漢叫道：「千萬別讓他們逃了！寶物就在他身上。」

衆人立卽齊聲叫好。

附近便是遊艇租賃處，本來有許多艇妹在兜搭生意，只不過見衆大漢兇神惡煞的樣子，不敢上前拉客而已。

陳彼得踏上前去，道：「喂，我們租艇的，快！快！」

一個艇妹膽子較大，踏上前來，道：「先生，兩個鐘頭起碼，一個鐘頭二十塊——」

陳彼得不待她說下去，便道：「兩百塊也給你，快！快！」

那艇妹轉身帶路，陳彼得向同伴打了個眼色，自後跟着，不斷出聲催促：「快！快！」

不一會，艇妹終於把他們帶到一塊跳板前，跳板搭在一艘張燈結綵的遊艇上。

「有沒有馬達的？」其中一個大漢道。

艇妹搖了搖頭，說道：「我們是用槳撑出去——」

「不行，他們的船有馬達，怎追得上？」那大漢皺着眉頭。

「唉，現在也理不得這許多了！」陳彼得道：「上船再說吧，反正我們人多，帮着撑速度一定快，總之不能讓那姓毛的逃掉了！」

「他逃不掉的！」一個大漢忽然說道：「我剛才對正他背後開了一槍。」

「你——」陳彼得頓了頓脚，踏上跳板，催促道：「快！快上船！」

衆人上了船後，艇妹拿起木槳要撑，却被陳彼得一手搶了過去，道：「讓我來！」跟着又命同伴出力協助。

王小克駕着小艇向避風塘駛去時，白小妹眼尖，忽然叫道：「你們看！他們租艇追上來了！」

「不怕，」王小克道：「他們不够我們快的！」

白小妹定眼一看，果然發覺那只是一艘由普通魚船改裝的木艇而已，當下放下心來。

「我們的速度也不見得快！」小辣椒道。

「總之他們追不上便是了！」

白小妹俯身察看毛福源的傷勢，只見他面如金紙，已是呼出的氣多，吸入的氣少。

「小鬼子，毛先生他……恐怕不成啦！」

王小克聞言心下一驚，把舵交給小辣椒，走過去親自查看。

「王……王先生，」毛福源道：「寶物……寶物在我袋中，你……你拿去吧！」

王小克自他衣袋中取出絨盒，揭開一看，裏面原來是一卷袖珍菲林。

「讓……讓我看看！」

王小克把那卷袖珍菲林遞到他眼前。毛福源臉上肌肉，忽然起了一陣抽搐，道：「爲……爲了它，我……我……」

說到這裏，雙眼一蹬，氣絕而死。

王小克把他圓臉的眼皮撫闔，然後將絨盒放在袋中，向外望去。忽聽白小妹一聲驚呼，道：「不好！他們上了一艘快艇！」

王小克循她手勢望去，果然看到陳彼得爲首，正登上一艘泊在浮標上的快艇。

其中一個大漢開動了馬達，解開繩索，快艇如飛，向自己這邊疾駛而來。

「小鬼子，你……你說怎辦？」白小妹焦急地問。

「這——」王小克剎時間也沒有了主意。

快艇的速度快得令人不敢置信，不一會已經出了避風塘，向這邊追來。

「他們有槍，我們——」

王小克話未說完，已經聽到「砰！砰！」的槍聲了！

「奶奶的！這些俄國走狗也大膽，在這種公衆場所也敢放槍！」王小克叫道：「你們快找掩護！」

白小妹和小辣椒不待他吩咐，早已各自拉了件障礙物，擋在自己身前。

快艇的馬達越來越近，王小克忽覺艇身顚鍍，原來無人把舵，小艇便在海心兜圈。

「駛近它！駛近它！」有人叫了起來。

王小克暗嘆一聲，快艇那震耳欲聾的聲音，已經近在耳畔了。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忽聽一陣從播音器傳來的聲音，「前面編號BL一三二九六的快艇和編號AY四六七二三的木船聽住，我們是水警，請你們熄掉引擎，等候檢查——」

王小克抬頭一望，只見一艘水警輪，不知什麼時候開了過來，船頭上站着幾人，其中一個是周探長，另外兩個似乎是賓士和狄克——

× × ×

「謝謝你，王先生！」賓士由衷地和王小克握着手。

「謝我什麼？」王小克笑着道：「那根本是你們的科學家研究出來的東西。」

「王先生，我們——我們有一個請求，希望你保守秘密，別把它洩漏出去。」

「我明白。」

「因爲——因爲這個研究還有一大缺點，如果進行得不好，反而會自受其害，所以，我們才這樣急於找回它！」

「原來如此，」王小克道：「你們放心好了！卽使把它給了我，我也沒有用的。」

賓士和狄克又過去和周探長握手道別，這才進入候機室。

周探長望着兩人的背影遠去，道：「小鬼子，你這次又幫了他們一個大忙啦！」

「如果你執意要拘禁我，這寶物大概已經被俄國佬拿去了！」王小克道：「而你們也抓不到陳彼得，我的謀殺罪名也不會洗脫。」

周探長忽然站定脚步，兩指「的」地一聲，道：「美國佬實在太笨了！」

「哦？」

「他們可以讓俄國佬把未圓滿的方程式拿去，讓俄國佬去身受其害！」

「美國是個年輕的國家，建國才二百多年，年輕人多半沒有年老的狡猾陰險，對不對？」王小克笑道。

周探長先是一呆，隨卽笑道：「那也未必，起碼你便不輸蝕。」

王小克哈哈一笑，向機場外走去。

（完）

新派俠情中篇

高皐·文
盧令·圖

穿雲箭（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翎偕病瘟神，平地一聲雷往古北口，一探傳聞他母親在古北口遇害的眞假，途經新鄉縣，獲無名氏投柬，內說欲見上官細柳，可往程家廢園，凌翎依址前往，在地洞中爲石鳳翥所算，原來凌翎被誤傳獲得玄功秘笈一池春雨化魚龍，成爲武林追緝對象，全出於石鳳翥的安排，但她並非陰謀陷害，而是引使凌翎跌入她的陷阱，把一池春雨化魚龍內功秘訣傳授給他，更不計名份要下嫁於他——凌翎習成一池春雨化魚龍內功及掌法後，石鳳翥的乳娘引他往見石鳳翥，至房外，小婢小青施禮相迎——

只求權與利　不尚名和節

凌翎道：「姑娘不必客氣，妳家小姐可在室中？」

小素道：「在，公子請。」

凌翎舉步入室，只見石鳳翥斜依妝台，正在整理行裝。

凌翎雙拳一抱道：「多承姑娘栽培，凌某特來親致謝意。」

石鳳翥緩緩轉身，雙目神光若電，瞧着凌翎，道：「咱們之間還用得着如此客套？」

凌翎道：「這個……」

石鳳翥一嘆道：「一個人只要心如皎月，行爲淸白，不一定要爲世俗所拘，也許，你不讚同我的看法……」

凌翎道：「江湖兒女原本就是不拘小節的，姑娘的看法，在下並未反對。」

石鳳翥道：「那你是讚同了？」

凌翎道：「是的。」

石鳳翥道：「那你就不該姑娘在下的了，你說對麼？」

凌翎道：「好吧，妳收拾一下，我想即刻起程。」

石鳳翥道：「去古北口？」

凌翎道：「是的，我娘生死未卜，使我片刻難安。」

石鳳翥道：「我已經叫憚大買馬匹去了，咱們先吃點東西，等憚大回來後就上道。」

在起居室中，小素已擺上飲食，他們飲食剛罷，洞外已傳來馬嘶之聲。

於是，他們六人六騎，立即向古北口進發。

這一路之上十分平安，直到古北口並未發生半點意外。

只是他們找遍古北口方圓百里，詢問過當地的不少居民，不僅未能找到奪命神釵夏鳳儀，也沒有發現上官細柳的踪跡。

千里跋涉，到頭來只落得一個失望，凌翎心情的沮喪可想而知。

更使他悲憤的，是兩項十分不利的江湖傳言。

傳言之一是說凌長風夫婦已落入鐵槍堡的手中，要凌翎自行投到，以換取他父母的生命。

第二項傳言是說半截觀音要向石鳳翥挑戰，因爲後者橫刀奪愛，半截觀音心有不甘。

對第二項江湖傳言，凌翎石鳳翥都未予重視，只是鐵槍堡他們勢在必行。

雖然這是江湖傳言，像他們來古北口一樣，不見得十分可靠，只是有關父母的生死，關係太過重大，不管傳言眞假，鐵槍堡都勢在必行。

於是他們略作歇息，立即向鐵槍堡奔去。

浮雲捲月，寒風虎虎，夜已深沉了。

×　×　×

一條淡淡的人影在暗淡的月光下迎風急掠，在洛陽白馬寺前她收住脚步，雙目寒光如電，向廟門投下冷冷的一瞥。

「郎天眷，出來答話。」

隨着她這聲叱喝，廟前陰暗之處果然走出一名紫衣飄飄的英俊少年。

他的確是紫衣郎君郎天眷，在他身旁還有一名身着白衣，長髮如雲的少女。

郎天眷向那人影雙拳一抱道：「久違了，姑娘，郎某與師妹安安應約而來，姑娘有什麼交待？」

敢情來人是半截觀音，她與郎天眷曾訂有半年之約。

當日在江西臨川她與凌翎碰到無妄之災，別人硬說他們獲得一池春雨化魚龍而糾衆攔截。

在門病瘟神兄弟之時，她瞧到一個熟習的人影，因而在黃老門她留書而別。

她沒有追到那條人影，却巧遇郎天眷欺侮上官細柳，今日之約，是由於郎天眷說安安瞧到她眞正的面容所引起的。

當日她曾經以獨門手法點了郎天眷幾處穴道，她自信普天之下除了她的師妹，沒有人能解開她的獨門手法。

但郎天眷適才說話之時語音宏亮，神采飛揚，顯然，她的獨門手法已遭到意外的失敗。

她向郎天眷及安安打量一眼道：「叫他們出來吧，閣下既請來助拳的，何必這麼藏頭露尾！」

郎天眷哈哈一笑道：「姑娘果然高明，胡大俠請。」

刷的一聲輕響，一個四十出頭的灰衣漢子由廟側大樹之上飄落地面。

此人身材頗爲高大，但雙脚着地，輕如落葉，功力之純，使半截觀音亦心頭一懍。

郎天眷在灰衣大漢現身之後，再微微一笑道：「姑娘！這位是鐵槍堡的胡大俠，及敝師妹安安。」

灰衣大漢道：「兄弟胡春堂，聽說小師妹對姑娘有不敬之處，胡某特來充個調人。」

半截觀音道：「哦，三位原來都是鐵槍堡的，這倒是幸會得很。」

胡春堂道：「姑娘誤會了，這位郎兄弟是拜在小師妹父親的門下，與在下並非同門。」

半截觀音道：「原來如此。」

胡春堂道：「敝師妹安安無意中瞧到姑娘的芳容，除了幾個師兄弟，並未將此事傳揚江湖，姑娘如果不再追究，鐵槍堡對姑娘將十分感激。」

半截觀音冷冷道：「如若我一定要追究呢？」

胡春堂道：「那麼鐵槍堡只好鬥鬥武聖的傳人了。」

半截觀音道：「聽說，鐵槍堡是一個十分神秘的門派，武功別走蹊徑，高深令人莫測，今日，能夠開開眼界，倒也不虛此行。」

胡春堂道：「在下不敢妄自菲薄，除了一池春雨化魚龍，本門的武功，可以說無人能敵，姑娘雖是武聖的傳人，只怕也未能習得魚龍變化！」

半截觀音道：「不錯，我的確沒有習得魚龍變化，不過只要閣下划下道來，我一定不會叫你失望。」

胡春堂道：「姑娘！請聽我說。」

半截觀音道：「你說吧。」

胡春堂道：「據說武聖絕學一池春雨化魚龍是以陽春心法配合魚龍內功，才能魚龍變化，練成獨步武林的絕代奇學。」

半截觀音道：「不錯。」

胡春堂道：「可是陽春心法，貴門已失傳逾百年，姑娘奔走江湖，就是想尋獲那項心法，是麼？」

半截觀音道：「想不到閣下的見識竟是如此的淵博。」

胡春堂道：「多承謬讚，在下還有一點珍貴的消息……」

半截觀音道：「哦？」

胡春堂道：「陽春心法的得主，本門已有發現。」

半截觀音精神一振，說道：「此話當眞？」

胡春堂道：「在下何須欺騙姑娘。」

半截觀音道：「是誰？」

胡春堂道：「趙城凌家。」

半截觀音愕然一怔，道：「七情簫凌長風？」

胡春堂說道：「應該包括他們師徒，父子」

半截觀音道：「根據什麼？」

胡春堂道：「有人曾經將凌翎及上官細柳裝進棺材之內，他們的穴道雖是被制，却仍能破棺而去。」

半截觀音道：「不錯，確有此事。」

胡春堂道：「姑娘也該知道運用陽春心法必須男女接唇，然後一陽滋生，眞力萌動，受制的穴道自會自然冲解。」

半截觀音道：「聽說凌翎與上官細柳是各據一棺。」

胡春堂道：「但兩棺之隔板却留下一個可供雙唇相接的小洞。」

半截觀音道：「有這等事？」

胡春堂道：「此事千眞萬確，因爲在下親眼瞧過那塊隔板。」

半截觀音怒道：「他竟敢騙我！」

胡春堂道：「姑娘說的是凌翎吧？此子居心險惡，的確十分可恨。」

半截觀音冷聲說道：「多謝相告，告辭。」

胡春堂道：「姑娘且慢，在下還有下情。」

半截觀音道：「請說。」

胡春堂道：「凌翎已去古北口，而且有美同行。」

半截觀音道：「我知道。」

胡春堂一怔道：「姑娘知道?她可不是上官細柳。」

半截觀音道：「哦，那是誰?」

久未出聲的安安，突然撇撇嘴道：「武聖一脈的衣缽傳人，聽說，是一個姓石的。」

半截觀音面色不禁一變，道：「此話當眞?」

安安道：「有人親眼瞧見，不由姑娘不信」

半截觀音似乎十分震怒，她不再說什麼，足尖一點地面，身形疾縱而起。

胡春堂急忙招呼道：「姑娘……」

半截觀音原已躍到空際，忽然去勢一頓，身形倒翻而回，輕功之高，已達隨心所欲的境界。

胡春堂由衷的讚譽道：「姑娘的確不愧是武聖一脈的傳人，輕功之高，使胡某大開眼界。」

半截觀音冷冷道：「你叫住我就是要說這些廢話?」

胡春堂微微一笑道：「在下有一點建議，不知道姑娘願不願採納?」

半截觀音道：「說說看。」

胡春堂臉容一肅道：「姑娘與那位石姑娘，都是武聖一脈的傳人，功力必然相差無幾……」

半截觀音道：「不錯。」

胡春堂道：「那位石姑娘帶着幾名部屬，功力都十分高明，再加上姓凌的，姑娘孤身前往，必非他們之敵。」

半截觀音一怔道：「這個……」

胡春堂道：「姓凌的做天羅門的幫兇，已犯了武林的大忌，本諸江湖道義，鐵槍堡就不能放過姓凌的，因此，咱們願意跟姑娘合作。」

半截觀音略作沉思道：「不。」

胡春堂道：「爲什麼呢?姑娘，咱們合則兩利……」

半截觀音道：「姓凌的欺騙了我，我要親手處置他。」

胡春堂陰森森的一笑道：「當然可以，鐵槍堡只不過爲了除去武林中的禍患而已，咱們如若抓到了姓凌的，保證交給姑娘處置就是。」

半截觀音道：「你能做主?」

胡春堂道：「姑娘別忘了在下是鐵槍堡的大弟子，家師的衣鉢傳人，鐵槍堡的事，在下可以做主五成。」

半截觀音道：「只有五成?」

胡春堂道：「這樣吧，姑娘請移玉到敝堡一行，在下當稟明家師，給姑娘十成的保證，如果不行，姑娘再走，也還不爲遲。」

半截觀音道：「好吧。」

胡春堂道：「姑娘既然願意，在下還有一點不情之請。」

半截觀音道：「哦。」

胡春堂道：「敝堡祖師傳下來的訓示，任何外人不得知曉敝堡的位置。」

半截觀音道：「有這項規定。」

胡春堂道：「是的，敝堡明知不太合理，但祖師訓示，咱們也無可奈何。」、

半截觀音道：「要我怎樣?你就直說吧。」

胡春堂道：「咱們備有一輛專車，希望姑娘委屈一點。不過有敝師妹安安陪着，姑娘不會寂寞的。」

半截觀音暗忖，既然有安安陪着，就不怕他們耍什麼花招，於是，就答允了下來。

胡春堂發出一聲怪嘯，一陣車輪之聲立即遙遙傳來，片刻之後，一名大漢趕來一輛雙轅馬車。

這輛馬車的外型十分普通，只是車廂構造嚴密，還遮着厚厚的黑色布幔，坐於車廂之人，將很難瞧到車外的景色。

半截觀音無意知道鐵槍堡的所在，自然不在乎車廂如何嚴密。

待她與安安坐進了車廂，只聽得郎天眷向胡春堂告別，然後馬鞭刷的一响，車輪就快速的轉動起來。

在需要落店之時，安安就委婉的勸半截觀音蒙上一塊黑帕，既然上了賊船，半截觀音不得不忍受下來。

經過二十多天的奔走，總算到達了地頭，及下車一瞧，半截觀音不由吸進一口涼氣。

這是一幢莊院，但羣山環抱，林木森森，幾乎瞧不到半點天日，如果說她是進入一座墳墓似乎還要恰當一點。

院中有一名身材高大的老者，及十餘名壯漢在迎候，但每人都一身灰袍，連頭帶臉都罩在一個灰色布袋之內，只有一雙陰森森的目光在轉動着。

莊院是如此的隱蔽，其中的人物又是如此的神秘，半截觀音只是瞧了一眼，立即感到像在胸口壓了一塊重鉛。

此時胡春堂向那十餘名灰袍蒙面人擺手，那般人一言未發便向兩側隱去。

然後，胡春堂微微一笑道：「師妹帶客人去三〇七號歇息，愚兄這就去禀報師父。」

安安點頭道：「小妹理會得，大師兄請。」

他們停身之處是一個院落，除了適才進來的一面，其他三方都是古木，陰森森之中隱隱露出房屋。

待胡春堂隱入樹林之中，安安微微一笑道：「姐姐請跟小妹來。」

安安沿着一條林間小徑進入右側的森林，途中林蔭覆地，光綫黯淡已極，如非安安身着白衣，半截觀音的目光又十分銳利，她們準會失去連絡。

就算她們不會失去聯絡吧，但林中虫聲唧唧，鬼氣森森，任是何等胆量之人，也會生出幾分怯懼之心。

半截觀音並不怯懼，只是她却發覺樹林之中危機隱伏，似乎隨時可能發生意想不到的災禍。

因此，她集中意志，暗凝功力，準備應付難以預測的致命攻擊。

經過一截漫長的時間，她們終於通過了那片黑忽忽的森林，現在天光已現，而且瞧到一爿建造奇特的房屋。

其實她們見到的只是一爿高聳入雲的圍牆，如果說有房屋，那房屋也必然隱藏圍牆之內。

爲什麼會有如此怪異的建築，難道這是一座關閉囚犯的牢房不成?

不管它是不是牢房，在半截觀音的心理上已然有些不安，因爲這個陌生的環境

，實在顯得十分怪異。

此時安安回過頭來一笑道：「姐姐!妳覺得咱們這個鐵槍堡，够不够得上雄偉二字!」

安安說話之時，兩道目光不停的在半截觀音面上流轉，她似乎想看出一點什麼，又像是給半截觀音一點威脅。

好在半截觀音面蒙黑紗，安安瞧不出她那些微不安的神色，於是她淡淡道：「地勢的確雄偉，由此可以瞧出鐵槍堡果眞不凡。」

她是在讚許鐵槍堡，但讚許的只是地勢，安安不傻，自然明白她的心意。

不過安安沒有再說什麼，白衣飄飄，領先向圍牆奔去。

距圍牆約莫二十餘丈，兩道强烈的燈光，忽然由圍牆上交叉射來，而且十分準確的罩着安安及半截觀音兩人。

同時一聲低沉的叱喝傳入耳鼓，半截觀音斷定叱喝之人必在兩丈以內，却無法辨別他正確的方位。安安聞聲止步道：「雲三送貴客來的。」

安安回答似乎已獲得對方的滿意，四週一片靜寂，燈光也同時隱去。

她們再向前進，通過一扇洞開着的鐵門，由適才的情形猜忖，這扇鐵門應該是進入圍牆的重要門戶，但却靜悄悄的，連一個人影也瞧看不到。

進門之後，半截觀音覺得眼前一亮，這才回味着安安說過的言語，鐵槍堡的確是一個雄偉的建築。

原來圍牆之後別有洞天，置身其中，宛如劉姥姥進了大觀園，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

安安分花拂柳，領着半截觀音來到一幢紅樓，立有十餘名紅衣綠裳的丫環湧了過來。

這般丫環每一個都是年輕貌美的少女，而且行動敏捷，似乎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

她們一起向安安躬身一禮道：「參見三小姐。」

安安擺擺手道：「免了，三〇七號是誰掌管?」

立有兩名丫環跨前一步道：「婢子步三步四。」

安安道：「好，其餘的解散，步三步四見過這位半截觀音姑娘。」

除了步三步四，所有的丫環都遵命散去，只剩下這一對名稱特殊的丫環向半截觀音躬身爲禮。

的確，這兩名丫環的名稱實在特殊，半截觀音久走江湖，就從未聽過以「不三不四」作爲姓名的。

當然，見怪不怪，其怪自敗，鐵槍堡處處怪異，丫環的名稱特殊一點又算得了什麼?因此，半截觀音神色安然的說了一聲「不必多禮。」

安安道：「姐姐!這兒十分方便，什麼都有，妳不管需要什麼，只要向步三步四吩咐一聲就成。」

半截觀音道：「多謝，我只有一點要求。」

安安道：「姐姐請說。」

半截觀音道：「我希望，儘早面見尊師。」

安安道：「姐姐放心，大師兄會作妥善安排的，姐姐如無他事，小妹想就此告辭。」

半截觀音道：「請便。」

當安安辭下紅樓之後，步三步四將半截觀音領進一個房間，安安說的不錯，這兒果然應有盡有。

步三步四先請半截觀音洗盡風塵，一盞香茗已經擺在茶几之上，然後在餐桌上擺出幾樣精美的菜餚，請半截觀音進餐裹腹。

飯後半截觀音利用休憩的機會，與步三步四開始閒聊。

「妳們姓步?這個姓氏，倒是十分少見。」

「姑娘誤會了，小婢二人屬於步部，三四只是咱們的編號而已。」

半截觀音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估不到貴堡的組織竟是如此的嚴密。」

步三步四微微一笑，並未對半截觀音作進一步的解釋。

步三接着咳了一聲道：「姑娘……」

半截觀音道：「什麼事?」

步三道：「敝堡堡規十分嚴厲，有幾件事婢子想斗胆向姑娘說個明白。」

半截觀音道：「哦，妳說。」

步三道：「禁談堡事，違者處死，所以婢子不便回答任何問題，不情之處，尚祈鑒諒。」

半截觀音道：「好，我不問就是，還有什麼?」

步三道：「多謝姑娘，還有一點，敝堡機關遍地，縱然是一草一木，都暗含無限危機，除了這幢紅樓，姑娘最好不要獨自行動。」

半截觀音面色一變道：「如此說來，我豈不變做鐵槍堡的囚犯了!」

步三道：「姑娘言重了，妳是咱們的貴賓，雲小姐對姑娘不是十分尊敬?」

半截觀音哼了一聲道：「還有什麼規定?」

步三道：「沒有了，姑娘歇息吧，婢子等暫且告退。」

半截觀音道：「兩位請。」

待步三步四退出之後，半截觀音立即陷入沉思，她十分後悔，後悔不該有這趟鐵槍堡之行。

在江湖道上，鐵槍堡是一個詭秘莫測的門派。如果說人們畏懼天羅門，其實對鐵槍堡更甚三分。

只不過鐵槍堡在江湖上素無惡行，如果有人發現鐵槍標誌，那必然是一樁人人稱道的俠義行徑。

因此，雖然無人知道鐵槍堡座落何處，雖然鐵槍堡詭秘怪異，只要有人提起鐵槍堡，人們準會豎起大姆指頭。

以如此一個行爲俠義，而又神秘莫測的門派，它的吸引之力必然十分强盛，這也是半截觀音甘願忍受一切而來到鐵槍堡的原因之一。

但，見面不如聞名，由鐵槍堡那些詭秘陰沉的舉措看來，它似乎並不是一個光明正大的門派。

半截觀音不是一個雛兒，鐵槍堡縱使當眞是機關遍地，處處危機，也必然嚇她不倒。

再說憑她一身超凡絕俗的功力，她豈會甘心做鐵槍堡的囚犯，是龍潭虎穴她也要闖它一闖。

這是她經過沉思後所作的決定，不過這項決定不一定要即刻實行，如果鐵槍堡主能够很快的與她相見，她何必故意的樹立這麼一個强敵！

於是，她期待着。

一天，兩天，直到第三天的午後，胡春堂及安安都毫無音訊。

她問過步三步四，這兩名婢女是一問三不知。

現在她無法再忍耐了，決心去找鐵槍堡主當面談個明白。

但明人不做暗事，她將自己的心意，預先告訴了步三步四。

「請問，貴堡堡主住在那兒？」

「自然是在堡裏了，姑娘問這個作什麼？」

「我想見見堡主。」

「不行，姑娘，妳見不到堡主的。」

「哦，爲什麼？」

「咱們堡主從不現身，縱然是雲三小姐也無法見到堡主。」

「雲三小姐？哦，妳說的是安安，她不是堡主的弟子麼？師徒不能見面，那還成什麼師徒！」

「對不起，姑娘，小婢無法回答妳的問題。」

「不要緊，我自己去找，只要他在鐵槍堡，我總會找他出來的。」

「使不得，姑娘，本堡戒備森嚴，機關遍地，妳千萬不能亂闖。」

「我必須見到你們堡主，縱然是龍潭虎穴我也要去試試。」

她不再理會步三步四，身形一幌，逕自闖出紅樓。

樓外是一條白石小徑，兩旁桃紅瑰紫，花香襲入。

她剛剛走完小徑，兩名灰衣蒙面人忽然現身攔住去路。

鐵槍堡的門下，使用的自然是鐵槍，他們雙槍一個交叉，半截觀音便已前無去路。

一名灰衣蒙面人向她打量一眼道：「姑娘由那兒來的？」

半截觀音道：「紅樓。」

灰衣蒙面人道：「那麼姑娘還是回紅樓去吧，鐵槍堡中是不准擅自行動的。」

半截觀音道：「不，我要見你們的堡主。」

灰衣蒙面人哦了一聲道：「姑娘有堡主召見的玉符？」

半截觀音道：「沒有。」

灰衣蒙面人道：「沒有玉符，姑娘怎能見到堡主！請回紅樓去吧，咱們不難爲妳。」

半截觀音道：「多謝兩位，可是我必須見到貴堡堡主。」

灰衣蒙面人哼了一聲，道：「姑娘不要不知好歹，按堡規：咱們就應該將妳格殺！」

半截觀音道：「沒有商量的餘地？」

灰衣蒙面人道：「沒有。」

半截觀音道：「那我只好得罪了。」

嬌軀一幌，左右雙手分點而出，在兩聲悶哼之中，她已點中灰衣蒙面人的穴道，待飄身五丈以外，身後才傳來鐵槍砸地之聲。

她沒有向身後瞧看，一逕向高牆急馳，她知道闖出高牆頗爲不易，她必須把握時機，全力以赴。

高牆原是一道城牆，上面備有疾弓强弩，以及光幾極强的孔明燈，防守者的人數，也十分之多，其中不乏功力不弱的高手。

好在她適才一舉制住兩名灰衣蒙面人，城牆之上並未發現，再加上她的身法快如輕烟，眨眼之間，便已撲上了城頭。

不待防守者喝問，她已展開瘋狂的攻擊，掌劈指點，當者披靡，城頭整個防守系統，被她弄得一片紊亂。

其實她只不過爲了破壞孔明燈的照射，及聯珠强弩的威脅而已，雖是不停的出手，並無眞正傷人之意。

破壞目的已達，她立即幌身躍下城樓，逕向林間小徑急馳而去。

林間道路曲折而幽暗，只要走錯一步，就可能落入陷阱，立即死亡。

半截觀音日前跟隨安安前來紅樓之時，對這片險惡的叢林十分留心，加上她胆大心細，此時雖是荊棘遍地，危機四伏，她仍能放步急馳，如履坦途。

她進入叢林不遠，便已發現空際兩度亮起火花，她知道這是紅樓傳出的信號，一場惡鬥看來難以避兔。

半截觀音藝高胆大，既敢身入虎穴，任何危險都不會使她生出怯懼之心，不過她不能讓人將她堵在遍佈陷阱的叢林之中，那將是一個進退不得的不利處境。

於是她提足眞力，像閃電一般的穿林急馳。

終於她平安的通過了那片險惡的叢林，回到她初到之時的那個院落。

但她突然止住脚步，發出一聲輕哼，雙目神光暴射，向院中投下輕蔑的一瞥。

原來此時這個院落之中，已集結着數十名灰衣蒙面大漢，他們手執鐵槍，身揹匣弩，神色之間，顯得獰惡已極。

看情形，這般人是要到叢林去堵她的，她來得快了一點，有些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

這是半截觀音的過人之處，她能明察當前的情勢，然後當機立斷，將不利的因素減到最低限度。

現在她明白這般人不會放過她，但她不願因一時之忿而弄得難以收拾。

於是她以十分和平的語氣道：「我要見貴堡的堡主，請諸位代爲通報一下。」

一聲嘿嘿冷笑由灰衣蒙面人之中傳出，此人雖是身材瘦小，但冷笑之聲却像巨雷一般的震人耳鼓。

半截觀音冷冷道：「笑什麼？閣下，難道不行？」

冷笑的灰衣蒙面人道：「妳說對了，不行。」

半截觀音道：「好吧，我委屈一點，叫胡春堂或者安安出來跟我談談。」

灰衣蒙面人冷冷道：「還是那句話，不行。」

半截觀音道：「你不要弄錯了，我是胡春堂請來的客人。」

灰衣蒙面人冷聲道：「客人，嘿嘿，我正要告訴妳，咱們對客人有一項特別的優待。」

半截觀音道：「哦，什麼優待？」

灰衣蒙面人道：「本堡的人犯了堡規，多半打罰兼施，毫不寬貸，對客人特別優待，只打不罰。」

半截觀音道：「這的確是特別優待，請問如何打法？」

灰衣蒙面人道：「妳私出紅樓，闖關傷人，按堡規應處以凌遲碎剮之刑，本部長法外施仁，只將妳梟首示衆，妳還不過來領死！」

半截觀音撇撇咀道：「多謝閣下的慈悲，不過我倒是希望嚐嚐凌遲碎剮是什麼滋味。」

灰衣蒙面人道：「很好，斬四九，行刑！」

一名身材中等，目如冷電的蒙面人道：「屬下遵命。」

他摘下鐵槍，縱身出場，目光向半截觀音一掃道：「認命吧，姑娘，這是妳自作自受。」

半截觀音道：「朋友，這可不是鬧着玩的，我還沒有活够，怎能認命！」

這位叫斬四九的蒙面人哼冷了一聲，手腕一震，鐵槍抖起一連串的槍花，跟着右臂往前一送，一片烏光，逕向半截觀音罩去。

鐵槍門下果然不凡，這出手一招不止是勢道强勁，而那令人眼花繚亂的槍花，也叫人無法斷定它究竟要攻向何處。

這是鐵槍三大絕招之一，斬四九面對武聖一脈的傳人，第一招就使[illegible]的殺手。

但這一槍刺出，忽然感到手腕一緊，好像一槍插進石隙之中，有點動彈不得。

及定目一瞥，不由大吃一驚，敢情他那槍尖之上，是一隻紅酥酥的美麗玉手。

他雖然心頭一懍，却也有點不肯相信，憑半截觀音的一隻玉手，竟能把牢那鋒利無比的槍頭？

於是，他口中一聲暴吼，氣納丹田，勁貫右臂，槍尖一收一吐，盡平生之力向半截觀音的胸膛扎去。

斬四九是鐵槍堡裏的高手，無論槍法及內力，在堡裏都是第一流的。

鐵槍堡的高手，在江湖道上自然是拔尖兒的人物，否則斬部部長就不會叫他出塲了。

只是他這全力一送，却是枉費氣力，鐵槍像是生了根，並沒有移動分毫。

如此一來他終於明白了，半截觀音的功力的確够高，高得他仰着脖子也瞧不出它的尖端在那裏。

此時半截觀音一聲輕叱，玉腕輕輕一抖，斬四九就再也把持不住他的鐵槍，他不止是鬆了手，還被一股暗勁迫得連退五步才能站穩。

在半截觀音來說，這只不過是牛刀小試，但在塲的鐵槍門下，幾乎全都面無人色。

斬部部長呆了一呆，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姑娘果然不愧是武聖一脈的傳人，這份功力，在江湖上實在不易多見，在下獵心喜，還想向姑娘討教討教。」

半截觀音一嘆道：「我是貴堡胡大俠請來的，可以說是友非敵，你爲什麼不讓我見見胡大俠？」

斬部部長道：「對不起，姑娘，在下沒有奉到任何有關姑娘的指示，只知道妳觸犯堡規，就該接受妳應得的懲罰！」

半截觀音面色一變道：「這麼說咱們是無法兩全的了？」

斬部部長道：「不錯。」

半截觀音不再說什麼，伸手由懷中取出一個銀色的圓餅，玉手輕輕一抖，圓餅忽然抖開，變成一柄武林罕見怪異兵刃。

它的名字叫「蟠龍神劍」，是武聖遺物之一。

這柄神劍只有姆指寬，絹綢一般的薄，它的長度却有三尺七寸。

論鋒利，天下任何名劍無出其右，但能够使用蟠龍神劍之人，武林中也不易多見。

因爲它十分柔軟，如非內力已臻絕頂，連抖直也不可能，自然更談不上用以攻敵了。

斬部部長從未見過蟠龍神劍，只是却聽過江湖傳言，現在一見此劍出現，心頭難兔大大的一震。

他略作躊躇，忽然作出一個手勢，立有四名蒙面人一起走進場中。

鐵槍堡的主力，分爲四堂八部，除了堂主部長，四堂八部的屬下均按武功的高低而編號，單以八部來說，編號五十以上的都具有一流身手。

由於半截觀音武功卓絕，斬部部長才親自出馬，並與一至四號配合，擺下一個梅花槍陣。

他們每人各站一個方位，形如五辨梅花，在略作遊走之後，梅花槍陣，立即展開。

首先由斬部部長攻出一槍，這一槍的威力與玄實，較斬四九强了何止十倍。

斬一至斬四跟着出招，他們採用輪流攻擊的方式，前者一出槍，後者必然乘虛踏隙挺槍出去，以補前者的不足。

因此他們出招雖有先後，但在整體上却是一氣呵成。

在被攻者的感覺，是無數鐵槍同時攻向他的要害，任何一槍都足以奪去她的生命，任何一槍，她都要全力應付。

那麼除了八臂金剛，誰能逃得了梅花陣？

令人駭異的，是半截觀音居然應付得了。

她沒有出手還擊，只是黑衣飄飄，在梅花槍陣中穿梭遊走。

斬部部長連攻數十招，根本就沾不到半截觀音的一絲衣角，所謂羞刀難入鞘，他們眞正動了殺機。

在一聲急嘯之下，斬一至斬四都取下了聯珠匣弩，看來他們將不顧個人生死，必欲除去半截觀音。

半截觀音不在乎斬部高手的圍攻，她却顧忌對方的黑色匣弩。

此種匣弩强勁而快速，決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抗拒的，而且連珠發射，令人逃無可逃。

對付此種利器，只有採取主動，把握機會，以兇狠凌厲的攻勢，將對方一舉消

減。

不過如此一來，蟠龍神劍勢必大開殺戒，這樣是她所不願的。

但危機已迫在眉睫，她不能再顧忌什麼，否則明年今日可能就是她的忌辰了。

她口中一聲嬌叱，正待挺劍搶攻，但一股威嚴的聲浪忽然傳入門塲。

「住手。」

聲音不大，却具有無比的震撼之力。鐵槍門下應聲收招，急退數步之後，一起躬身肅立。

半截觀音這一劍自然揮不出去，但她暗中估計，却找不出那聲音來自何處。

不過她可以斷定這位出聲喝止之人，在鐵槍堡必然具有無上的權威。

於是，她撇撇嘴，冷冷一哼道：「閣下倒是見機得很，何不出來當面談談。」

那聲音哈哈一陣笑道：「妳太自負了，姑娘，老夫縱然不喝住他們，最多也不過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場面。」

半截觀音道：「哦，閣下對貴屬似乎頗具信心。」

那聲音道：「姑娘似乎不信？好，我告訴妳，姑娘的蟠龍神劍鋒芒可達八尺，梅花陣的五人，在一招之中必然會全部喪生。可是，只要他們一倒，四週近百具匣弩，將一起向姑娘攢射，那時姑娘又怎能逃得性命？」

半截觀音聞言一懍，眼角向四週一掃，果然有近百名蒙面人正手按匣弩機簧待命發射。

顯然，她縱能一劍毀掉梅花槍陣，却無法逃避亂箭攢體之危。

還有，這名暗中發話的人，竟能一口道出蟠龍神劍，此人的見聞如此之廣，豈會是一個等閒之輩？

於是，她面色一整道：「我是應貴堡胡大俠的邀約而來，並非貴堡的囚犯，這一點閣下應該明白。」

那聲音道：「這個老夫知道，本堡仍將姑娘當做貴賓。」

半截觀音冷冷道：「軟禁紅樓，不容跨越一步，走遍天下，只怕也找不到如此對待貴賓之禮！」

那聲音道：「這個麼，那就要請姑娘原諒了，本堡所以如此全是爲了姑娘。」

半截觀音道：「怎麼說？」

那聲音道：「本堡機關遍地，不明內情之人，很容易誤踏危機，姑娘如果因此受到傷害，那就更非待客之禮了，妳說是麼？姑娘。」

半截觀音道：「就算是這樣吧，胡大俠邀我前來貴堡是要與貴堡主商議合作，貴堡將我安置紅樓，不聞不問，請問貴堡究竟是何打算？」

那聲音道：「胡春堂安安均已奉派出堡，老夫又因爲處理一些繁瑣之事，才忽略了與姑娘約談。」

半截觀音道：「閣下就是堡主？」

那聲音道：「不錯。」

半截觀音道：「貴高足胡春堂一定跟堡主談過咱們合作之事了，堡主是否願意與我一談？」

堡主道：「當然願意，雲五快爲這姑娘帶路。」

雲五是一位身材嬌小的蒙面姑娘，她應聲奔出，向半截觀音抱拳一禮道：「姑娘請隨我來。」

這是一幢十分雄偉的建築，廻廊九轉，雕樑畫棟，處處表現出一般瑰麗堂皇的氣息。

但來往之人，每一個都是灰帕蒙面，那股神秘的氣氛，與這幢房屋似乎極不調和。

雲五將半截觀音帶到一扇紅門之前，忽然停下脚步，躬身禀報道：「禀堡主！客人到。」

室內立即傳出語聲道：「請進。」

雲五伸手將紅門輕輕推開，再回顧半截觀音道：「姑娘請。」

半截觀音踏入紅門，發覺這個房間匠心獨運，佈置得十分特緻。

它縱橫約莫五丈，四週由地面到屋頂一律掛着黃綾，燈光由綾紗之間漏出，令人有一股柔和而優美的感受。

室內三面排列着同樣顏色的座椅，中央則空無一物。

這像一個重要人物集會的所在，但她縱目四矚，却沒有發現鐵槍堡主。

忽然……

「姑娘請坐。」

「啊，堡主？」

「是的，正是老夫。」

「那麼堡主就不必藏頭露尾了，咱們既是合作，就應該坦誠相見。」

「對不起，姑娘，老夫爲誓言所限，無法現身與姑娘交談，不情之處，敬請原諒。」

「好吧，有什麼話堡主請說。」

她在一張椅上坐下，雙目烱烱，注視着一片傳聲的黃綾。

待她坐下之後，黃綾之後的聲音又傳了出來。

「小徒胡春堂跟姑娘說過，姑娘內功雖高，尚無法達到魚龍變化的境地。」

「這是因爲本門失落了陽春心法。」

「姑娘當然也知道陽春心法是淩家的不傳之秘。」

「知道。」

「凌長風夫婦已在江湖上失踪，上官細柳也是行踪迷離，老夫曾派人到各地搜尋，都無法找到他們三人。」

「堡主之意，是說要得陽春心法，只有尋找凌翎？」

「不錯，這是惟一可循的途徑，但凌翎已今非昔比，何況他還有令師妹石鳳翥相助，憑姑娘一人之力只怕很難是願。」

「堡主說的不錯，敝師妹的功力決不在我之下，不過……」

「我知姑娘的心意，妳認爲凌翎與妳交誼頗深，他必然不會拒絕妳的要求。」

「我的確是這般想法。」

「姑娘別忘了妳與石鳳翥勢同水火，她既已橫刀奪愛，怎能容姓凌的傳妳陽春心法，說不定她已經習得魚龍變化，姑娘一旦現身，很可能遭到到她的毒手。」

「這個……」

「妳聽我說，姑娘，除了與敝堡合作，姑娘只怕別無選擇。」

「哦，說說看咱們怎樣合作。」

「姑娘加入本堡的行列，咱們再合力對付姓凌的。」

「這是兩個問題，咱們分開來說，我先請問，貴堡有什麼能力對付敝師妹及姓凌的？」

「姑娘是不瞭解本堡才有如此一問，不要說本堡五大弟子了，單說四堂八部吧，老夫只要隨便揀一個出來就可以與姑娘鬥個百招不敗。」

「當眞麼？」

「姑娘可是不信？」

「不錯，我的確有點不信，貴堡似乎仗幾匣連珠弩，實在瞧不出什麼別的。」

「這是老夫的吩咐，不許他們浪費姑娘的精力，否則，只怕未出紅樓妳已筋疲力盡了。」

「哦，這麼說堡主太過客嗇了，既入寶山，豈能讓我空手而回？」

「這不要緊，只要姑娘跟本堡合作，這種機會有的是。」

「好吧，怎麼合作堡主說說看。」

「這個……姑娘加入本堡，不就是合作了麼？」

「加入貴堡？你給我什麼職位？」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如何？」

「是副堡主？」

「差不多，其實，比副堡主還要高一點。」

「我不懂。」

「那麼我就告訴姑娘吧，老夫一生醉心武功，因而虛度了數十年美好歲月。」

「你說這個做什麼。」

「因爲……老夫興起了成家念頭。」

「廢話，別忘記咱們在談合作！」

「老夫正是在談合作。」

「我不明你成家與咱們合作何關。」

「自然有關，姑娘如嫁給老夫……」

「你敢侮辱本姑娘！」

不待鐵槍堡主話完，半截觀音一聲嬌叱，纖掌一抬，向傳聲的黃綾劈了出去。

掌帶銳嘯，將黃綾掀了起來，掌風威力未減，再向一條人影擊去。

那人影身着黃袍，坐在一張盤龍太師椅上，在掌風及身的刹那之間，他忽然舉掌輕輕一划，半截觀音那無堅不摧的掌力竟一分爲二，向兩則像淸風般的散去。

半截觀音呆了一呆，黃袍人的身形挪移之間，便已到達她的身前。

「姑娘！魚龍神功還奈何不了老夫，不過，老夫不希望與妳動武。」

半截觀音自行走江湖以來，從未碰到一個眞正的對手，適才她全力擊出一掌，竟被鐵槍堡主舉手之間輕輕的破去。

縱然如此，以半截觀音那等高傲的性格，她自然不能就算完，纖掌再吐，猛擊鐵槍堡主的前胸。

鐵槍堡主面蒙黃巾，瞧不出他臉色的變化，但他雙目精光暴射，似乎對半截觀音的不識抬擧微帶怒意。

他仍以適才那一招將半截觀音的掌力化解，同時脚下一挪，伸手猛抓她手腕。

半截觀音縮掌飄身，一連換了兩次身法，才躲過鐵槍堡主這一記巧拿。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單憑鐵槍堡主這一記巧拿，就知道此人不僅是一個勁敵，而且功力之高，算得是武林罕見。面對強敵，半截觀音再也不敢大意，急忙收攝心神，暗凝神功，準備與鐵槍堡主分個強弱。

鐵槍堡主雙目精光一斂，忽然咳了一聲道：「姑娘！對妳行道江湖的事蹟，老夫久有耳聞，後來又聽到小徒安安提到姑娘的芳容，老夫竟然古井興波，再也控制不住拜識芳駕的念頭，這……也許是一個緣字。」

半截觀音沒有理會他說些什麼，她明白自己的處境，今日如若不能制服鐵槍堡主，不是失身於人，就只有一個死字。

因此，她不敢絲毫分心，任憑對方自說自話，她只是全心戒備着。

鐵槍堡主見她不答，再道：「姑娘！只要妳肯嫁給老夫，鐵槍堡就是妳的了，憑本堡的實力，在江湖上可以說予取予求，榮華富貴妳將享受不盡，人生如此還有何求？」

鐵槍堡主的話實在太動聽了，一個具有野心的女人是很難拒絕的。

半截觀音思忖半晌，忽然銀牙一咬道：「如果我嫁給你，你當眞會聽我的？」

鐵槍堡主亟口承認道：「聽妳的，聽妳的，老夫說過，只要妳嫁給老夫，鐵槍堡就是妳的了，如果妳不相信，老夫可以先將本堡的鐵槍令交給妳。」

半截觀音道：「鐵槍令是什麼？」

鐵槍堡主道：「鐵槍令是本堡至高無上的信符，執掌鐵槍令之人，對本堡自五大弟子以下，具有生殺之權。」

半截觀音道：「好，拿來。」

鐵槍堡主懷中取出一隻硃紅色的小鐵槍，十分愼重的交給半截觀音。

半截觀音接過鐵槍令，覺得沉甸甸的，想非凡鐵所造。

槍桿上刻着九條金龍，張牙舞爪，栩栩如生，雕刻得極爲精細，在槍尖正反兩面都有一個令字，筆跡豪邁，似乎出自名人手筆。半截觀音知道這隻槍令必非凡物，就將它收了起來，自然，自今以後，她也變做鐵槍堡主的夫人了。

× × ×

江湖上知道有一個鐵槍堡，但沒有人知道鐵槍堡座落何處。

於是，鐵槍堡披了一件神秘外衣，人們對這個門派像對鬼神一樣，敬而遠之。

因爲鐵槍門下很少行走江湖，縱然有，他也不會說出他是鐵槍門下。

不過，江湖上發生過幾件除奸鋤劣的大事，那除奸人功力之高，可以說震撼武林，當時他沒有報出他的字號，却留下一隻具體而微的鐵槍。

這是已往，已往自然不同於今日。

現在的鐵槍門下不再隱蔽他們的行藏，而且大擧出現江湖，聲言要做一點有益江湖之事。

第一個他們要對付天羅門，當年天羅門殘殺肆虐之事，決不許再現江湖。

第二個他們要追查殺害邢審權的兇手，一代名捕，功在社會，豈能讓他含寃九泉！

這兩個口號十分响亮，鐵槍門下剛在江湖上正式亮起字號，立即獲得一般人的喝彩，認爲他們是一股正義之師，江湖上將因此而獲得安寧。

只是趙城凌家可就交上噩運了，因爲上列兩項都牽涉到凌家。（未完）

技擊鬥智傳奇小說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鋒鏑情鴛（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李至剛在警署長面前立下軍令狀，將被囚的丁少白調包換出，電約冷湘雲在咖啡室晤面，要她注意帥金龍的言行舉動，隨時密報，詎兩人的親暱鏡頭爲帥金龍的手下阿福所拍攝，持以向冷湘雲要脅，李至剛適時現身，許以重金，但要反過來帮丁少白的忙，並着他依計行事。那晚，帥金龍獲得阿福報告，提早返家，向冷湘雲責問，冷湘雲毫不驚懼地坦承，帥金龍反嘉其遇事鎭定，要她忠心爲他做事，冷湘雲要求平反丁少白寃情，並說警方也知丁少白含寃，帥金龍說那沒用，證據確鑿，丁少白難逃刑責——

剛雪寃情案　又遭生死刦

「董事長。」冷湘雲美目深注着：「對栽賍誣陷的事，你算是已經默認了?」

「默認?」帥金龍笑道：「如果我眞的默認了，對妳可沒有好處。」

「我不須要好處，我只想知道這案子的眞實情況。」

「然後呢?」

「何必明知故問！」

「妳算是巳下定決心了?」

「唔……」

帥金龍目光深注着，加重語氣問：「妳不後悔?」

冷湘雲堅決地點點頭，道：「決不後悔！」

「好！現在我告訴妳：這個案子，的確是我栽賍誣陷。」

「我可以知道原因嗎?」

「既然告訴妳，就該完整地告訴妳。」帥金龍神色一整說：「千言萬語併作一句話，因爲我愛妳。」

「愛我?」

「妳不相信?」

「你誣陷丁少白，跟愛我扯得上關係嗎?」

「爲甚麼扯不上關係，你們是老情人，當我知道了丁少白的眞實身份之後，和你們之間的關係之後，爲了防避妳再行投入他的懷中，而設法先行毀了他，不也是很自然的事嗎！」

冷湘雲長嘆一聲說：「只爲了你個人的情慾，去毀掉一個前程似錦的青年，清夜捫心，你不感到內疚神明嗎！」

「湘雲，妳太過少見多怪了！」帥金龍笑了笑，說：「妳想想看，歷史上不論中外，爲了一個女人而大動干戈，造成千千萬萬的人民死亡的事例，不是多得很嗎！妳說那些當事人，有又哪一個會內疚神明的?」

「有道理，有道理。」她苦笑着：「女人是禍水，算是由我自己身上得到了證明。」

「還有甚麼要問的嗎?」

「我想，不必了。」

「那麼，妳趕快收拾一下，妳必須立

刻離開這兒。」

「離開這兒?」

「不錯。去一個較爲秘密的地方。」

「爲甚麼?」

帥金龍奸笑着說：「湘雲，事先，我曾經有過暗示的，知道得太多了，對妳沒有好處。……」

冷湘雲俏臉一變：「你要軟禁我?」

「別說得那麼難聽，以後我還是要陪妳的。」

「誰稀罕你陪不陪！」

「妳不稀罕，我却非常稀罕哩！」他奸笑着。

「你打算永遠監禁着我?」

「妳是越說越不像話了，小寶貝，你不過是暫時失去自由，只等丁少白這個案子了結之後，就一切都雨過天青了。」

冷湘雲長嘆一聲，說：「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隨你怎麼辦吧！」

她雖然是滿腔幽怨，滿臉愁容，但却表現得很鎮靜，從容地站起身來，開始收拾行裝，將她的細軟和隨身衣服裝在兩個大皮箱中，輕吁一聲道：「馬馬虎虎，走吧！」

皮箱是由女傭提下樓的，座車早巳在等着。當車子徐徐地駛經大門口時，阿福正由門房中走出，冷湘雲扭頭向阿福深深地盯了一眼。

一直目送那輛轎車絕塵而去之後，阿福才關上大門，匆匆返身進入裏間，向那位新來的女傭阿美涎臉笑道：「阿美，今宵，妳我就成了這花園洋房中的男女主人啦！」

「我哪有這麼好命。」俏女傭嬌笑着說。

「只要妳跟我好，至少，今天晚上我們可以暫時擁有這兒的一切。」阿福開始毛手毛脚起來。

「阿福，不要……」阿美有點半推半就。

「男主人對女主人，是應該親熱一點的。」他將一捲鈔票塞入她的手中。

錢能通神，阿美被銀彈打倒了，由「半推半就」變成「逆來順受」。

兩人默默地溫存了一陣之後，阿福悄聲說：「走！上樓上小姐的房間去。」

「那怎麼可以?」

「爲甚麼不可以，閑着白閑着，而且，也必須到那個房間去，才像是男女主人呀！」

阿美是被說服了，但却一指點向他的額角，嬌笑說：「你呀！這一輩子也休想有這樣的一幢洋房。」

「那可不一定哩！妳等着瞧吧！」

進入冷湘雲的那個房間之後，阿福又有新的花樣：「啊！阿美，我忘了一件大事。」

「甚麼事?」

「我房間中小桌子的抽屜內，有一隻裝着紅色藥丸的小瓶子，請妳帮我去取來，好嗎?」

「爲甚麼你自己不去?」

「好太太嘛！應該替先生分勞，是不是?」他擁着她，輕輕吻了一下。

「去你的！誰是你的太太?」她嬌嗔着。

「至少現在是我的太太啊！」

「臉皮厚得炮彈也打不穿……」

「這妳可太寃枉我了，我要是厚臉皮的人，又何至於現在還打光棍。」

「你現在對我的行動，難道還不够皮厚?」

「那是因爲妳太美麗，使我情不自禁呀！」

「你……」她媚目一轉：「你要那瓶藥幹嗎?」

「還不是爲了妳……」他貼着她的耳朵低語了幾句：「待會包妳滿意……」

「你……你要死了！」她媚笑着，沒來由地，俏臉飛起一片酡紅。

說歸說，但她還是以輕快的脚步，飛奔下樓去了。

阿美一走，阿福立即以最快的動作，在冷湘雲的梳粧台下卸下一個只有一般打火機大小的錄音機，塞入懷中……

阿美是一個花信年華的少婦，雖然並不算美，但却婀娜多姿，加上那少婦特具的風韻，倒也頗爲撩人。所以，說她是俏女傭，是並不誇張的。

當然，此刻的阿福，可並不是單純地迷戀她的俏勁，而是別有用心。

他，將錄音機揣入懷中後，如釋重負似地，輕輕吁了一聲，然後燃上一枝香烟，坐在冷湘雲所用的梳粧枱前，對着鏡子，向他自己扮了一個鬼臉。

五分鐘後，阿美空着雙手跑了回來，神色沮喪地說：「阿福，我找不到。」

「啊！可能是我記錯了，一定是放在別的地方。」

「那你就自己去找吧！」

「是是……我自己去，我自己去。」阿福一副嬉皮笑臉的姿態，摟着她輕輕一吻說：「對不起，累妳白跑了一趟，待會，我一定好好報効……」

「去去……我不要聽，不要聽……」

其實，阿福心中，巴不得早點飛下樓去。

因此，他借着對方佯嗔薄怒的機會，拔步飛奔，一面笑着說：「我這就去啦！我的好太太……」

到達大門口，他的第一件事情是將門燈熄掉，但只熄了兩秒鐘的光景，又開亮了。

然後，他倚在門口，凝神靜聽着。

一分鐘後，一輛摩托車止於大門口，一位穿着電信局修護工人制服的騎士，從容地走近門前，那摩打車的引擎却並未關掉。

不等那人走近，阿福巳在門內悄聲發問：「誰?」

「修電話的。」

「對不起，電話故障，巳自行恢復好了。」

「不用修理，我還是要收費的。」

「好！拿去。」

大門打開了一條縫，阿福將錄音機遞了出去，一面接着問：「你要特別注意，提防有人跟踪。」

「我知道，你也要多加小心。」

「謝謝你！我會小心的。」說話間，阿福巳重行將大門闔攏。

摩托騎士跨上鐵馬，疾馳而去。

這位摩托騎士，就是丁少白所喬裝。

很幸運，一路上他沒受到任何攔截，也沒發現有可疑人物跟踪，很順利地，回到李至剛的秘密住處。

那是一幢公寓中四樓上的一個單位，而且「迷糊神探」杜恒也適時趕到。

「探長，情況如何？」丁少白還沒落座，就迫不及待地，首先發問。

「我要先知道你的情形。」杜恒神秘地笑了笑。

「情況一如我所預期，只是不知道內容如何。」

「這是說，錄音機已經收回來了？」

「是的……」

「那麼，把它播放一下聽聽看。」李至剛插嘴說。

三個人凝神靜聽完錄音機中的錄音之後，杜恒一翹大拇指說：「恭喜你！丁老弟，你的寃獄，已有了昭雪的鐵證，咱們這一回合，算是打了一個大大的勝仗，而且，這功勞完全是你丁老弟的。」

緊接着，向李至剛笑道：「李老弟，看情形，我這探長和你這私家偵探，都該讓給丁老弟去幹才對啦！」

李志剛含笑說：「要我讓賢，簡單得很，只是，你這位大探長，可不便私相授受哩！」

丁少白苦笑道：「二位別給我戴高帽子，我要先知道眞實情況。」

杜恒搶先說：「一切如你老弟所安排的。」

「湘雲的新址已經查明了？」

「是的。」杜恒由衣袋中掏出一張便條，遞了過去：「你瞧。」

丁少白略一凝注之後，又將便條還給杜恒：「探長，這是──？」

「是阿福的朋友的功勞。」

李至剛笑道：「丁老弟，這一次勝仗，的確是你老弟的功勞，其次就要算阿福了。」

丁少白謙笑說：「這算是瞎貓碰上死老鼠，雖然被我僥倖料中了，我却不敢居功……」

杜恒截口笑道：「不用謙虛了，二位老弟，我們還是商談下一步的行動吧！」

「有關下一步的行動，就得仰仗二位老大哥了。」丁少白仍在謙笑着。

「我現在提供兩個方案，請探長卓裁。」李至剛沉思着說。

「李老弟不用客氣，先說出來，大家研究研究。」杜恒謙笑着。

「第一個方案是先行平反丁老弟這個案子。」

「第二呢？」

「第二個方案是暫時忍住不動，繼續作深入偵察，一俟掌握有力證據之後，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一網打盡，併案辦理。」

略爲停了一下，李至剛又接着說：「這兩個方案，算得上是各有利弊，先就第一個方案來說，如果先行平反李老弟的這個案子，咱們就可以以誣告罪行先行逮捕帥金龍，雖然錢可通神，最後帥金龍可能運用金錢的力量，使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但却可以使他認爲我們的目的，只是在平反這個案子，可以鬆懈他對僞鈔案的戒心，不過，冷小姐和阿福這兩條綫，却不可能再行運用了。」

「唔……不錯。」杜恒在點着頭。

「至於第二個方案，在我的想法，是害多於利，優點是可以穩住帥金龍，讓他認爲我們還被蒙在鼓中而自鳴得意，害處却要使冷小姐可能受到危害。」

「不能再節外生枝。」杜恒正容說：「爲了冷小姐的安全，我主張用第一個方案。」

「丁老弟，你呢？」李至剛注目問。

「我可以提出第三個方案嗎？」丁少白含笑反問。

「當然可以。」李至剛，杜恒同聲回答。

「錄音機上，帥金龍曾經說過，他今晚要去質問王署長，到目前爲止，王署長還不知道我們的收穫，是嗎？」

「不錯。」杜恒搶先回答。

「那麼，如果帥金龍現在已經去了王署長公館，則王署長的處境，必然非常窘迫。」

「唔……」

「所以，我的意思是，請探長立即也趕到署長公館去，而且要先跟署長通一次電話，以安其心。」

「有道理，有道理。」李至剛連連點着頭。

「去了署長公館以後呢？老弟。」杜恒注目接問。

「二位請附耳過來……」

丁少白在對方二人耳邊低語了一陣之後，才謙笑說：「我這個第三方案，可能太幼稚，只不過是提供給二位老大哥作爲參攷。」

李至剛正容說：「老弟，不是我故意捧你，我個人是贊成你這個第三方案。」

「我也是。」杜恒也附和着說：「不過，原則上，我們是將三個方案都提出來，由署長去決定。」

「好，就這麼說。」丁少白接着說：「我在這兒恭候探長的電話。」

杜恒站起身來說：「半個鐘頭之內，我一定有電話給你。二位請靜候佳音。」

× × ×

當杜恒趕到王署長公館時，胖嘟嘟的王署長正口啣雪茄，坐在搖椅上，欣賞古典音樂。

杜恒的夤夜造訪，當然會使他有點驚訝，但當他靜聽完杜恒的情況簡報之後，才如釋重負似地，長吁一聲說：「好、好，這下子我算是放心了。」

接着，又苦笑說：「兩分鐘之前，帥金龍才打電話來，說要來拜訪，語氣顯得很激憤，我正在暗中感到焦急哩！」

「這老狐狸長袖善舞，八面玲瓏，現在，是他遭報應的時候了。」杜恒冷笑着問：「署長，對於那三個方案，您的意思是──？」

「我想。」王署長沉思着說：「且等我跟帥金龍談過後再作決定，但有一個前提，我們不能再讓冷湘雲冒險，而且必須儘快採取行動。」

「是！」杜恒站起身來說：「我這就打電話回去。」

「署長，有一位帥先生前來拜訪。」

女傭在門外報告着。

「請請……」王署長連聲說。

杜恒連忙說：「署長，我暫時廻避一下，電話也到樓下去打。」

「好……好……」

杜恒剛剛進入另一個房間，帥金龍巳是一臉肅容地，緩步而入。

如果是平常，王署長早巳在門口含笑相迎，但此刻的王署長却不但不會起立相迎，而且仍然躺在搖椅上，只是含笑點首說：「帥先生請坐。」

「署長好愜意啊！」帥金龍大馬金刀地，在一旁的沙發上坐了下來，冷冷地說道。

「我再愜意，也比不上你這位財神爺呀！」王署長含笑接着說：「帥先生夤夜光臨，有何見教？」

「我想向署長討點公道。」帥金龍沉着臉說。

「有這麼嚴重嗎？」

「不錯，嚴重到足以影響你頭上的烏紗帽。」

「阿！」王署長故作震驚狀，一下子挺身坐了起來：「帥先生，究竟是甚麼回事？」

「沒甚麼，是你巳在跟自自己過不去。」帥金龍端起女傭獻上的咖啡，徐徐地飲了一口。

「別賣關子，帥先生。」王署長苦笑着。

「好！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問你，丁少白那個案子現在怎樣了？」

「哦！原來還是爲了那個案子而來，帥先生，辦案子是急不來的……」

「是嗎！那麼，我再問你：丁少白現在何處？」

「那自然是在看守所中呀！」

「如果他不在看守所呢？」

「帥先生說笑了，一個在押的人犯，不在看守所中，能到哪兒去呢！」

「據我所知，丁少白正在外面逍遙自在。」帥金龍冷笑着。

「這……可能是杜探長辦案的一種手段吧！」

「你說得多輕鬆！王署長，你自己是執法人員，當知道這問題的嚴重性。」

「我當然明白。」

「那我鄭重警告你，馬上將少白還押，並限期三天結案，否則，可別怪我反臉不認人！」

「帥先生，有沒有通融的餘地？」

「沒有！」帥金龍說得斬釘截鐵。

「帥先生可眞够朋友，好！讓我問問杜探長看。」王署長聲調略揚：「杜探長，你過來一下。」

「是！」

杜恒含笑緩步而入，他手上的袖珍錄音機，也適時開始播放。

一聽到放音，帥金龍的臉色，立即爲之大變，顯得如坐針氈地不安起來。

「帥先生請稍安勿躁，」王署長含笑說：「別人可以不仁，我却不能不義，看在咱們多年的交情份上，咱們一切都好商量。」

王署長這一段話，雖不太好聽，却是有莫大的安撫作用。

帥金龍的臉色，巳逐漸恢復正常，並苦笑了一下說：「我不能不佩服你們，居然連冷湘雲也給你們收買了。」

「不是收買。」杜恒插口笑道：「帥先生忘了冷小姐是丁少白的情人？」

「我沒有忘記。探長先生，這錄音機如何取得的，可以告訴我嗎？」

「不是可不可以的問題，是沒有這個必要。」

「其實，你不說我也能猜想得到，必然是阿福背叛了我。」

「到現在才想到這一點，足見帥先生對犯罪的學問還不够高明。」

「別逼我，杜恒。」帥金龍冷笑着說：「逼急了，我會一不作、二不休地，作出更大的案子來。」

杜恒含笑說：「我倒想不出來，你還能作出甚麼更大的案子來。」

「我會殺人，你別忘了，冷湘雲那臭婊子還在我掌握之中。我還可以提醒你一下：這是一個金錢萬能的世界，天大的事，有地大的錢可以彌補，區區誣告罪，再加上殺個把人，我根本不在乎──對了，我要殺人，是不會給你抓住證據的，所以，我希望你巳事先準備好了錄音機。」

「多謝提醒！我身上早巳準備好了另一隻袖珍錄音機，你現在的談話，也巳經錄下來了。但我自信，用不着這一份錄音證據，因爲，你根本沒法殺死冷小姐。帥先生，明白我的話意嗎？」

「你……你巳派人監視我的住宅？」

帥金龍又有點沉不住氣了。

「你早該想到的，帥先生，在犯罪這一門學問上，你好像永遠是後知後覺。」

「我現在算是服了你這『迷糊神探』了，看情形，冷湘雲的住處，你也巳經知道？」

「不錯，照時間推算，冷小姐該巳脫離你的魔掌了。」

「救人行動是由誰指揮？」

「丁少白。」

「好！咱們且走着瞧吧！」

「不用走着瞧了，就憑我手中這一份錄音證據，我可以立即拘捕你！」

「那你爲何還不動手？」帥金龍冷笑着。

杜恒目注王署長問：「署長，您怎麼說？」

一直像是局外人似地，在一旁冷眼旁觀的王署長，可不能不說話了。

他，向着杜恒擺擺手說：「老弟你等一等。」

接着，目注帥金龍正容說：「帥先生，你方才說得不錯，這是一個金錢萬能的世界，天大的事，有地大的錢可以頂住，像你這個案子，說大，可以使你身敗名裂，但由另一方面來說，却也是可以不了了之。」

「你是要錢？」帥金龍注目問。

「帥先生，我特別鄭重聲明，我個人絕對不要你一分錢，你應該明白，我之所以不惜冒着風險，替你消弭這個案子，主要是爲了挽救你的名譽，和保全你我之間的私交。」

「這一點，我承情。」

「俗語說得好：皇帝不差餓兵，要人

家作事，就必須花錢，而目前這一宗案子，更必須花大量的錢。」

「我明白，花錢我不在乎，請說！」

「我的意思是。」王署長沉思着說：「由我們警方找一個前科的慣竊，將這個案子的責任承担下來……」

「對！好辦法！」

「但這須要花很大一筆錢，去補償丁少白名譽上，和精神上所受的損失，才能封住他的嘴。」

「沒問題，丁少白方面，由我直接跟他談判。」

「好！丁少白方面，就這麼決定。」

「至於警署的弟兄們，我也會有所表示，以免他們隨便說話。」

「我的屬下的問題是小事，還有一個重要人物，也是必須花費大筆金錢的。」

「那是誰？」

「就是那頂罪的小偷。警方不能利用職權去强迫人家，必須用金錢去情商。」

「行、行，」帥金龍連連點首說：「一切請王兄全權處理就是。」

王署長目注杜恒笑問道：「杜老弟還有甚麼意見嗎？」

「報告署長，我只有一個意見。」杜恒含笑說道：「請帥先生在這兒多玩一會兒。」

帥金龍搶先問：「怎麼？你還要留難我？」

「杜恒怎敢！只是……」

「那你為甚麼要留我在這兒多玩一會兒？」

「因為，冷小姐還在你的掌握中。」

「哦……！這還不好辦嗎？問題既巳解決了，我打個電話回去，叫他們放人就是。」

「不錯，這是最簡單的辦法，但事實上，丁少白巳經採取行動了，我正在等他的電話。」

「不管怎麼樣，我撥個電話回去是不會錯的，可以嗎？」

「當然可以……」

帥金龍走向電話機旁，但電話却打不通，他頹然一嘆道：「我那新居的電話綫被割斷了。」

「那就請安心樂待吧！」

「……」帥金龍苦笑了一下。

× × ×

帥金龍到達王署長公館，前後不過才十多分鐘，杜恒通知丁少白採取救人的行動，是帥金龍到達王署長公館的同時。

所以，事實上，當杜恒向帥金龍說「丁少白巳經採取行動了」的同時，丁少白、李至剛和四位便衣警員，才剛剛到達現場附近，將電話綫剪斷。

那也是一幢別墅式的獨立洋房，不過是位於H埠市郊另一處的高級住宅區中。

當然，丁少白和李至剛二人也重行化裝過，掩飾了本來面目。

他們剪斷了電話綫，使其斷絕外面的奧援後，立即由便衣警員公然叩門。

響過電鈴後足有半分鐘之久，那朱漆大門上才打開一個小小的方格子，現出一雙神光奕奕的精目，沉聲問道：「你們是甚麼人？」

「我們是警署的，很抱歉，深夜打擾你們。」警員的答話非常客氣。

「警署的？甚麼事？」

「我們是在追趕兩個正在搶刦的現行人犯……」

「追趕人犯，怎麼追到我們這兒來了？」大門內的人，一直表現得很不友好。

「因為，兩個人犯，巳逃入了貴宅後院。……」

「胡說！這怎麼可能！」

「那是兩個江洋大盜，既兇且狠，積案如山，如果使貴宅主人受到損失，那我們警方，就更感不安了。」

「你的意思是——？」

「請打開大門，讓我們進去搜捕。」

「我們這兒，餵着好幾頭狠狗，如果有外人進入，一定不會如此平靜……」

那人的話沒說完，忽然犬吠聲大作，並夾雜一片此落比起的吆喝聲。

當然，這兩個所謂「江洋大盜」，就是丁少白、李至剛兩人。

他們使的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策略，當便衣警員公然叩門，使對方的注意力分散時，却乘機由旁邊越牆而入。

「我沒騙你吧？」便衣警員微笑着。

「我要先看你們的證件。」這位仁兄作事，可一點也不肯馬虎。

「可以。」四個便衣警員一齊亮出了證件。

「好，請諸位稍等一下，我先去請示主人。」方格子又關上了。

別墅中的犬吠聲與吆喝聲更激烈了。還夾雜着撲擊、打鬥，與狠狗的悲鳴。

四個便衣警員互望一眼，立即由兩個抬起其中一個協助其越牆而入。

不到半分鐘，大門打開了，其餘三人也一擁而入，各自亮出手槍。

觸目所及，丁少白、李至剛二人正受到五個彪形大漢的圍攻，打得非常激烈。旁邊還有三頭大狠狗被擊成重傷，發出瀕死的哀號。

當然，那修整得非常雅緻的前院，巳被打得一塌糊塗而面目全非。

丁少白、李至剛二人，有如兩頭出柙猛虎，矯健威猛，所向披靡。

但他們似乎有所顧忌，而不曾痛下殺手。

因此，那五個彪形大漢，雖然自知不敵，却仍然拚命纏住他們。

丁少白一見四個便衣警員巳經進來，立即沉喝一聲，道：「四位，這兒交給你們……」

此刻的丁少白，顯出了眞本領，說話間，拳腳兼施，「砰砰」兩聲，三個圍攻他的人中，巳倒下一雙。另一個方自楞得一楞，又被丁少白一拳擊退八尺之外，同時還飛起一脚，將合擊李至剛的兩人踢倒一個，剩下的一個，也被李至剛擊倒。

這種疾風掃落葉之勢，也不過是那四個便衣警員進入前院的片刻之間所發生的事。

丁少白這一身高明的武功，不但使那五個被擊倒的彪形大漢驚魂乍定之下，來不及有甚麼反應，也使得四個便衣警員目瞪口呆，忘記了自己的任務，連李至剛也禁不住雙翹拇指，脫口笑道：「丁老弟，硬是要得！」

李至剛的笑聲，驚醒了那五個被擊倒的彪形大漢，其中兩人巳悄然拔出手槍。

但他們的手槍剛剛拔出，丁少白手中立即射出兩枚五角的硬幣，剛好擊中那兩人的手腕，一聲痛呼，手槍也隨之鬆開。

這時，那四位便衣警員也回過神來，一齊沉喝一聲：「不許動！」

就在「不許動」聲中，丁少白自己乘機在一株桂花樹上足尖一點，飛身上了二樓的陽台。

丁少白救人心切，加上這一陣子進行得非常順利，因而影响他鬆弛了戒心。

當他飄落陽台上時，兩個西裝客與兩枝手槍，正好在等着他，其中一個有着一道刀疤的漢子，並冷笑着說：「你也不許動！」

以丁少白的身手而言，如果不是因為上述原因而使他分了心，兩枝手槍不但威脅不了他，而且會於登上陽台的同時，將對方的手槍擊落。

但目前，他却不能不乖乖地受制了。

刀疤漢子沉喝一聲：「舉起手來！」

下面的警員揚聲喝道：「不許胡來！我們是警署辦案人員。」

刀疤漢子冷笑道：「警署人員，為何會跟强盜同流合汚！」

「那人不是强盜，他也是我們警方人員。」

「放屁！方才你是怎麼說的？」原來這刀疤漢子就是在大門口答話的那人。

警員笑道：「抱歉！為了救人，我們不得不臨時撒謊。」

刀疤漢子沉聲說：「我不相信你的話，我限定你們立即退出去，否則，我就殺了這個姓丁的。」

「你敢！」

「我為甚麼不敢，話是你說的，這人是個江洋大盜，江洋大盜是可以格殺不論的。」

丁少白插口冷笑道：「我死了，不怕沒人給我墊背，你儘管開槍吧！」

刀疤漢子注目問：「你是丁少白？」

「不錯。」

「好啊！監守自盗，弄走一百萬還不知足，居然還敢夥同警員前來打刦……」

「放屁！」

「小子，發橫不管用。」刀疤漢子揚聲說：「下面的四個警察聽着，你們私放在押人犯，協同明火打刦，傳開來，連你們署長也吃不了，兜着走，這後果的嚴重，你們自己比我更清楚，該怎麼辦，你們自己說吧！」

那四個便衣警員，只是奉杜探長之命，前來協助救人，可不知道救的是甚麼人，更不知道被「協助」的對像是丁少白。

這是由於丁少白的被暗中掉包而出是一大秘密，也是「迷糊探長」杜恒迷糊之處。

因為，不論丁少白的身份該如何保密，但對於被派出來共同辦案的警員，是應該事先加以透露的。

也由於杜探長的這一疏忽，刀疤漢子的這一段話，立即使丁少白、李至剛二人陷入險境。

警員中的警目向李至剛注目問道：「這位朋友，樓上那位果然是丁少白？」

「不錯。」

「那麼，你呢？」

「我？我怎麼樣？」

「你是誰？」

「我是誰，我可以告訴你，但不能讓他們聽到……。」

陽台上的刀疤漢子揚聲喝道：「四位警察聽好，我限定你們三分鐘之內退出本宅，否則，我就先殺了丁少白。」

另一個接着說：「丁少白的屍體，照樣可以請獎的。」

警目苦笑說：「朋友，你總得讓我把情況弄清楚呀！」

刀疤漢子冷笑說：「還有甚麼不清楚的，丁少白既然是逃犯，跟他在一起的，也絕對不會是好人，所以，你們不但不該和我們作對，還應該帮着我們，立即將那人扣留起來。……」

對丁少白、李至剛來說，情況是越來越不利。

當然，這片刻之間，他們算是各有各的打算。

李至剛方面，心中一直在咒罵杜恒太糊塗，儘管他十二萬分的不願意洩漏自己的身份，但他巳下定決心，如果情況繼續惡化，他只好拚着洩漏身份，以期扭轉目前劣勢，反敗為勝。

至於丁少白，他雖然是高舉着雙手，却在無時無刻注意對方的動靜，只要那兩個虎視眈眈地監視着他的人稍一疏神，他立即乘機反擊，甚至他還作了最壞的打算，那就是對方使他無機可乘，而情況却壞到不能再壞時，他會自已製造機會，冒險反擊。

另外還有一個比兩位當事人更為焦急的人，那就是冷湘雲。

冷湘雲被困在距離陽台不到三公尺的房間內，隔着玻璃窗，她不但可以聽到外面的一切，也能清楚地看到丁少白被對方雙槍脅制的情形。

試想：站在冷湘雲的立場，她心中會有怎樣的感受呢？

可是，她自己都失去了自由，退一步說，即使她是自由的，像她這樣的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弱女子，又能帮得上甚麼忙呢？

因此，她只有五內如焚地，繞室徘徊的份兒……

那警目沉聲說：「可是，我們是奉杜探長之命，前來協助辦案的。」

丁少白心中略為寬心地想：「這位警目，還不算糊塗。……」

李至剛也乘機說：「老兄，你不相信我不要緊，但諸位該相信杜探長。」

「我更相信眼前的事實。」

「你這是說，你是非要我報出身份不可？」

「不錯！」

「好！」李至剛一咬牙，忽然又改變主意說：「不！我只能給派司你瞧。」

「可以……」

警目緩步走向李至剛身前，瞧過李至剛的派司之後，蹙眉問道：「李……這……這是怎麼回事？」

這位警目還算相當機警，只叫出一個「李」字，又立即自動改了口。

李至剛沉聲說：「目前我沒有工夫解說……」

陽台上的刀疤漢子忽然沉聲一喝：「老王，先將丁少白綁起來……」

丁少白心中暗喜：「機會來了……」

因爲，只要有人走近他身邊，他就有反擊的機會。

但那位「老王」似乎看透了他的心事，搖搖頭說：「不！爲防意外，我們還是幹掉他算了。……」

「這……」刀疤漢子還下不了決心。

對丁少白而言，算是已到了生死一髮的關頭，必須冒險採取行動了。

在這當口，室內的冷湘雲已「砰」地一聲，將玻璃窗擊破，並尖聲呼叫着：「救命啊……」

這一聲「救命」，冷湘雲是使盡了吃奶的力氣叫出來的，靜夜中聽來，更是淒厲得懾人心魂。

這情形，自然使得那兩個脅持丁少白的人，爲之心頭一驚而略爲疏神，但丁少白卻已掌握住這稍縱即逝的機會，動如脫兎似地，雙手齊揚，仍然是以兩枚硬幣將對方的槍擊落。

也幾乎是當對方雙槍落地的同時，那個「老王」已被丁少白一拳擊倒。

也由於「老王」方才說要「幹掉他」，丁少白含憤之下，這一拳雖不至於要了「老王」的命，卻至少須要躺上十天半月的了。

丁少白的動作快似飄風，一拳擊倒「老王」之後，不等那刀疤漢子有反應的機會，也賞了他一記飛腿，踢得刀疤漢子一個踉蹌，撞在陽台的欄杆上，幾乎跌了下去。

這變化太快速了，快速得使陽台下的人和在室內的冷湘雲都目瞪口呆，一時之間，作聲不得。

由於環境實在險惡，丁少白以閃電動作擊倒兩個脅持他的敵人之後，已不得不亮出手槍，以防意外。

他一手持槍，一面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一面卻向冷湘雲問道：「湘雲，這樓上還有別的歹徒嗎？」

「沒有了，只有一個女傭。」

「好！妳當心一點，等我打發了外面的歹徒，就帶妳離開這兒。」

「少白，你要小心啊！」

「我知道，請放心……」

說話間，他已將「老王」拖到刀疤漢子身邊沉聲說：「你們兩個安份一點！」

接着，向陽台下的李至剛說：「李兄，請將眞實情況告訴那位警目，我們必須馬上離開這兒。」

李至剛含笑說：「老弟，我已經說明了，他們已大致了解。」

「那麼，煩請他們將這兒的歹徒押到地下室去鎖起來，我們立即撤退。」

「好的。」

十分鐘後，丁少白、李至剛等人已在回程中。

他們共乘兩輛轎車。李至剛、丁少白、冷湘雲三人乘一輛，四位便衣警員乘另一輛。

車子在疾馳中，像依人小鳥似地，偎在丁少白懷中的冷湘雲喃喃地說：「少白，這不是作夢吧？」

丁少白緊了緊摟在伊人纖腰的猿臂，溫柔地一笑：「不是的，這是活生生的現實，從現在起，湘雲，我再也不會讓妳離開我了。」

坐在前座的李至剛扭頭笑道：「嗨！二位，別表演得太熱絡，司機看了會分心的。」

那司機很風趣地笑道：「我沒有看到，二位儘管繼續熱絡下去……」

「李先生，……你……」冷湘雲坐正了嬌軀，佯嗔薄怒地，瞪着李至剛。

「叫我一聲李大哥，行嗎？」李至剛一副嬉皮笑臉。

「應該，應該叫李大哥。」丁少白含笑說。

「是！李大哥！」她嬌笑着。

「唔……」李至剛却故意板起面孔說：「方才……妳瞪着我幹嗎？」

「我瞪着你，是準備好好的謝你！」

「啊！可是，我無功不受祿，今宵，完全是妳這位心上人的功勞。」

「不不……這是你這位總指揮策劃週全的功勞。」丁少白忙加以更正說。

「別向我臉上貼金了，老弟，咱們說正經的。」

「小弟恭聆！」

「別酸！」李至剛含笑接問道：「方才，你說將那批人押到地下室去，是不是另有作用？」

「是啊！這麼一幢小洋房中，却有着七八個打手，還有三頭狠狗，我想，這決不是單純的爲了保護湘雲的必要措施。」

「有道理，但我當時却沒想到這些，足見你老弟的反應比我快速得多。」

「我想，你決不是沒有想到，只是深恐打草驚蛇，一時之間，沒找到一個適當的藉口而已。」

「正是，正是。」李至剛苦笑道：「你連我心中的秘密都看透了，老弟，如果你對我這一行有興趣，我保證不出三年，必然……」

丁少白截口笑道：「李大哥，你別儘替我戴高帽子，還是先說那地下室的情況吧！」

李至剛蹙眉說：「事情實在可疑。」

丁少白注目問：「怎麼樣？」

「那地下室並無可疑之處，而且到處是蛛網塵封，顯然是久沒有人去過。」

「這……可就令人費解了。」

「回去再說吧！老弟，謎底總有解開的一天……」

× × ×

帥金龍回到他的公館後，立即連夜召集了一次高級幹部的重要會議，那刀疤漢子也是與會者之一。

首先，由帥金龍將丁少白這個案子的突然翻案，作了詳盡的報告，然後以徵詢的語氣說：「這是我個人的失策，也是本公司的不幸，但事情已經發生了，所謂亡羊補牢，我們必須集思廣益，籌謀一個妥善而週全的辦法出來，以絕後患才行，諸位有甚麼高見，請儘管提出來，供大家研討。」

沉寂了少頃之後，那位馬尼刺的業務經理孔凡首先發言：「董事長，你認爲丁少白對本公司的秘密，究竟知道多少？」

「這個……我還不敢斷定，但我相信他並沒抓住甚麼證據。」

「當然，如果他抓住證據，眼前的事就不會這麼善罷干休。」

「不過，他以前所發現的紙張的價格問題，在我心中始終是一個結。而且我還有一個不祥的預感，他們對目前這個案子的草草結案，可能隱藏着陰謀。」

「董事長認爲是甚麼陰謀？」

「故意藉以表示，他們只不過是單純地爲了這個案子，以鬆懈我方的戒心，而便於他們作深入的偵查。」

「對，對，董事長這一顧慮，大有可能。」幾乎是全體與會人員，都一致點首贊同。

「那麼。」孔凡沉思着說：「董事長，我有一個淺見，除了我們所有人員特別加强警惕之外，也不妨說服丁少白，讓他回任出納主任。」

身爲總經理的于杰首先附和：「孔經理這意見非常好，不論丁少白是否知道我方的秘密，也不管他跟警方是否有某種默契，這麼一來，我們就可以就近監視他，進而控制他。」

孔凡點首道：「是的，我也正是這個意思。」

帥金龍苦笑設：「意見是不錯，但在目前這種情況之下，丁少白還會回到公司來嗎？」

孔凡正容說：「這就要董事長多下一番說詞了，我想，董事長明天跟他談判時，除了以厚利補償他精神上，名譽上的雙重損失之外，更不妨請求他送佛送到西天，爲了保全公司的面子，一定要回到公司來，甚至可提昇他作某一部門的經理。」

帥金龍點點頭說：「好，明天我試試看。」

警衞組長狄大年說：「如果丁少白堅持不肯再回公司，就表示這個人的確大有問題，我們應該不擇一切手段幹掉他！」

「幹掉他？」

「不錯。」

「你想到那麼一來，我會第一個成爲警方心目中的嫌疑人物嗎？」

「董事長，殺人是我的特長，如果必須要採取行動時，我會作得天衣無縫，不會留下任何謀殺的痕跡。」

警衞組的副組長耿天行接着說：「組長，要想作得天衣無縫，可不容易，因爲，丁少白那小子的武功，實在太高明了！」此人也就是那刀疤漢子。

狄大年傲然說：「武功再高也沒用，我只要一粒子彈就行了，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你懂嗎？」

帥金龍擺擺手，制止他們爭論下去，沉思着說：「諸位的意見，都很有價值，但我心中還有一個更大的結，就是李至剛這個問題人物。」

情報組長刁成點點頭說：「是的，李至剛這個人，的確是一個令人頭痛的人物，由各方面的情報顯示，他的確已和美國聯邦調查局有過接觸，但我方部署的行動，都落了空，目前，他的辦事處形同虛設，他本人已成了一個居無定所的人，要想找他，可眞不容易。」

帥金龍蹙眉說：「據我的判斷，李至剛一定已跟此間警方有過聯絡，而且，有關丁少白這個案子，也必然是他在幕後策劃。」

刁成連連點首說：「對、對，杜恒是有名的糊塗蛋，丁少白是初出茅廬的小伙子，如果沒有李至剛的幕後策劃，這個案子決不會部署得如此週密。」

耿天行「哦」了一聲說：「我想起來了，今宵搶救冷湘雲的行動中，可能就有李至剛在內。」

「啊！你再仔細想想看？」帥金龍注目說。

耿天行沉思了少頃，才將當時李至剛與警目的對話複述了一遍。然後加以補充說：「當時，那便衣警目看過那人的派司之後，會脫口說過一個『李』字，下面的話，也似乎有點不太連貫，但當時，我以爲那警目說是『你我』的『你』字……」

狄大年輕輕一嘆說：「如此說來，目前警方的行動中，果然是隱藏着陰謀。」

「我們能適時看穿他們的陰謀，就等於打了一次無形的勝仗，現在，所謂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吧！」

「董事長好像已經胸有成竹？」

帥金龍道：「這還得集思廣益，多加研究才行。……」

話鋒略署一頓，才沉聲說：「現在諸位都已了解情況的嚴重，我本人除了要求各位特別加强警惕之外，別的不再多說，已經快天亮了，除了于總經理，孔經理，情報與警衞組的正副組長暫時留下之外，其餘各位，可以回家休息了……」

× × ×

第二天午後，在杜探長的安排之下，帥金龍與丁少白作了一次懇談。

當然，這種交談，不會有甚麼結果。

本來，在雙方面都裝迷糊的情況下，丁少白也未嘗不可以將計就計，仍回金龍公司。

但他却不能不顧慮冷湘雲的安全。

因爲，一旦他回到金龍公司，冷湘雲的住址，就不可能保密，他又不能寸步不離地，將她帶在身邊。即使是可以寸步不離地，將她帶在身邊。由於她以往與帥金龍的關係，也不方便。

也因爲如此，他即以最後的一項理由加以婉拒了。

第三天，全埠各大小報刋，都以顯著的地位，與醒目的標題，報導金龍公司百萬元監守自盜案，翻案與破獲詳細經過。

當然，那些破案的經過，都是杜恒編造出來的。

「迷糊神探」杜恒，算得上是時來運轉，一夕之間，名利雙收，他不但獲得了帥金龍給他巨額金錢，也使他成爲全埠最熱門的新聞人物。

由外表上看來，這個案子，已經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了，但實際上，雙方都在暗中調兵遣將，好戲還正在醞釀中哩！

× × ×

這是一家設備非常講究的私人俱樂部。小型舞台上，在圓形光柱的照射下，一個幾乎是全裸的雪膚花貌少女，正在表演着一場令人意亂情迷，血流加速的消魂艷舞。

台下欣賞的人並不多，只有四十多位，而且都是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中年紳士。

由於台上的表演太過惹火，深深吸引住觀賞者的注意力，因此，場內突然新到的四位不速之客，竟然沒有一人察覺。

四位新到的不速之客，也都是衣冠楚楚的中年紳士。

他們像是識途老馬，悄然進入之後，也悄然在最後一排的座位上坐了下來。

由表面上看來，他們也像是被舞台上的消魂艷舞吸引住注意力，但實際上，他們的目光却不在台上而是在台下的人羣中搜索着。

突然，其中一人以一種低得只有他們四人才聽得清楚語聲說：「我看到了。」

「在哪兒?」坐在他旁邊人悄聲問。

「第一排，右首第三個。」

「是戴金絲邊眼鏡的?」

「不錯。」

「沒看錯吧?」

「絕對不會，昨天晚上我就發現他了，只是一時截不到的士，沒法跟踪。」

「昨晚也只有他一個?」

「不!昨晚是兩個，另一個，我沒見過!」

「再注意一下，那另外一個，是否也在?」

「這……可很難說，昨晚匆匆一面，即使他在座，也不易認出來，我們只能看到一個側面。」

「那麼，如果現在採取行動，可有點不大方便。」

「爲甚麼?」

「一個不巧，會打草驚蛇。」

「那麼，您的意思是——?」

「釘梢……老王、老李請看清楚先行出去，在車上等着。」

「是!」

另兩人恭應一聲，乘着舞台上變換節目的空檔，悄然起身退了出去。

接下來的節目是男女雙檔，當然，所表演的也更爲惹火而撩人。

由於場內並未滿座，那金絲邊眼鏡客的後面，正有兩個座位空着。

於是，這兩位裝成急色兒似地，悄然起身，移到那人的後面坐了下來。

「奶奶的，這妞兒可眞够騷!」金絲邊眼鏡客幾乎要掉下口水來了。

「是啊!在這種場合，都如此惹火，一旦到了床上，那副浪勁，才够瞧哩!」他旁邊的一位附和着。

「老朱，你是識途老馬，當知道價錢吧?」

「甚麼價錢啊?」

「我是說這個妞兒，」眼鏡客雖在說話，但一雙眼睛，却一直盯着舞台上的精彩表演。

「一夜消魂兩千元，怎麼樣?」

「兩千元，是貴了一點，但我認爲值得。」

「可是，我要提醒你，莫忘了老闆所交代的，不許胡來的話。」

「嗨!老朱，你眞是死腦筋，老闆還能管到咱們床上去嗎?何況，只要你不向老闆說，他又怎會知道。」

「話是不錯，但我認爲，還是等風潮過了再說，只要你有鈔票，要玩漂亮女人，隨時都可以找得到……」

這時，坐在他們後面的兩位，也在貼耳交談着：「看清楚了嗎?坐在他旁邊的這一個，是否也就是昨晚陪他那一個?」

「唔……大概就是。」

「你還沒有把握?」

「是的，因爲，昨晚印象不够深，我的注意力又不在他的身上。」

「那麼，我決定立即採取行動。」

「不是要釘梢的嗎?」

「由這種小角色身上，釘不出甚麼名堂來的，還是逮捕他們比較乾脆。」

說到這裏，舞台上的表演告一段落，坐在他們前面的兩位也站起身來，循走道向出口處走去。

這兩位也互相一使眼色，起身跟了上去。

在走出大門的刹那間，這兩位中的一個緊趕一步，拍拍前頭的一人肩頭，含笑說：「王兄你好，咱們好久不見啦!」

那人愕然回首：「朋友，你認錯人了吧?我可不姓王。」

「也許我是叫錯了姓氏，但這位朋友，却絕對不會認錯人。」

「你——?」

「在下丁少白，這位是來自日本的華僑陳春田……」

不等丁少白說完，那兩位已臉色大變，不約而同地，同時探手懷中。

但他們的手觸及前胸，又頹然地放了下來。

因爲，陳春田雙手都持着一枝左輪，正瞄準着他們，冷冷地說：「比比看，究竟誰的槍法快。」

丁少白也含笑說：「跟我們走吧!朋友，只要你們眞誠跟我們合作，我保證不但不難爲你們，而且，還有意想不到的好處。」

「你……你們算是哪一部門的?」

「我暫時代表警方。」

「你是要我們去警署?」

「不錯。」

「我們又沒犯法，爲何要去警署?」

「嗨!朋友怎麼如此健忘，你跟這位陳春田與王世雄二位先生的交易，才不過是幾天以前的事情呀!」

那人臉色又是一變，說：「二位是幫李至剛辦事的?」

「可以這麼說。」

「能够容許我們商量一下嗎?」那人沉思着問。

「可以，但我要提醒二位，不要玩甚麼花槍。」

「我知道……」

那人一回頭，旁邊又多兩人。

那是最先被丁少白派去車上等候的王世雄與一位姓李的便衣警員。

姑且撇開兩枝已經亮出的手槍不說，即以徒手相搏，二對四，他們也沒有必勝的把握。

因此，此情此景之下，那兩人即使是想玩甚麼花槍也不敢，而不得不老老實實地商量起來。

約莫商量了兩分鐘，那人才向丁少白

苦笑了一下說：「好，我們認命了，但我希望你言而有信。」

丁少白爽朗地一笑說：「請放心，只要二位有誠意合作，我說過的話，一定兌現，啊!對了，我還沒有請教二位尊姓大名?」

「我姓唐，名煌，他姓林、名虎。」

「原來是唐兄和林兄，二位，咱們走吧……」

這位唐煌，也就是前此企圖脅持李至剛離境，並企圖在飛機上將其與兩個押解的人——陳春田、王世雄也一併炸斃的案子中，唯一以本來面目與陳春田、王世雄二人照過面的兩人中的一個。

最近幾天來，陳春田，王世雄二人，都在兩位便衣警員的陪同下，分別在全埠各種大大小小的遊樂場所，暗中查探着。

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昨天晚上，當陳春田這一組經過這一家俱樂部的門口時，剛好碰到唐煌與林虎二人由俱樂部中走出，登上汽車。

由於時值深夜，街燈又不够明亮，而陳春田的反應又不够快速。

因此，當他想到這兩個登上汽車的人中，有一個正是他獵取的對象時，那輛車子，已「嘟」地一聲，疾馳而去。

他們只有兩條腿，自然跟不上四個膠輪。

而且，一時之間又截不到的士，只好眼睜睜地，看着唐煌溜走了。

今宵，他們是有備而來的，但却並沒有抱多大的希望，因爲，在H埠中，聲色犬馬的玩樂之處太多了，唐煌昨宵到這家俱樂部來，今宵可不一定會來。

但由於唐煌「賊」運欠佳，今宵居然又到這家俱樂部來，因而落入了法網。

× × ×

丁少白對這種勾心鬥角的勾當，雖還是新手，但處事却非常老練。

儘管當他們出門時，並未發現可疑人，但爲防萬一，他是作了妥善的安排，那就是由陳、李二人押着那兩人共乘一車先行，他自己另乘一輛斷後。

由這俱樂部前往警署，約須二十分鐘的車程，而且必須通過一段右傍峭壁，左臨大海，並有着兩道急彎的公路。

一路上，丁少白全神貫注着車內的反射鏡，並未發現後面有可疑車輛跟踪。

當車子進入那臨海公路時，丁少白的心情才略爲鬆弛地輕吁一口氣。

這時，前頭的車子已到達那第一道急彎處。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只聽「轟」地一聲，前頭那輛車子已被撞落懸岩，向着那數十公尺深的海岸下疾瀉，如非是丁少白那輛車子的司機反應快，及時刹車，並急速後退，也幾乎被前頭的那個龐然大物撞個正着。那個肇禍的龐然大物，是一座巨型的開山機。

那開山機的司機，並未因他已肇巨禍，而有甚麼應變措施，反而加快速度，向丁少白所乘的那輛倒退中的車子急速撞了過來。

開山機雖然笨重，但在全速開動之下，却比倒退着的小轎車要快。

而且，那開山機的司機，顯然是有意逞兇，一不作，二不休地，要將丁少白所乘的這輛車子，也一齊撞落大海中去。

當兩車的距離越來越短時，丁少白已朝天放了一槍，並厲聲喝道：「混賬東西!還不停車!」

「哈哈……」

開山機司機的笑聲有如梟鳴，深夜中聽來，更是特別刺耳難聽。

「忘八蛋，你不停車老子斃了你!」

「砰——」丁少白果然朝着開山機的司機射了一發子彈。

可能是雙方都在急劇滑行中，因而失了準頭。

也可能是丁少白意在嚇阻，並未眞的射向那開山機的司機。

開山機那沉重的馬達聲怒吼如故，配合着司機的狂笑，繼續前衝。

公路太窄，不能掉轉車頭，事實上也沒有時間容許他們掉車。

雙方的距離越來越近，危機已迫在眉睫。

丁少白一咬牙，喝一聲：「棄車!」

「棄車」聲中，丁少白已打開車門，一躍而下，他的司機也不過以一秒鐘之差，由另一邊的車門，滾落公路旁邊。

在這危機一髮之間，丁少白表現出非凡的身手。

他，由車中躍出的刹那間，足尖一點地面，已騰身向開山機上撲去——

也幾乎在同時，傳出兩响槍聲。

丁少白心頭一凜之間，人已登上開山機的駕駛座旁。

但那個瘋狂的司機，已被一槍貫胸，伏在方向盤上，一命嗚呼了。

開山機的後面，一輛摩托車載着兩個黑衣人，加速疾馳而去。

這情形，已形明顯，開山機的司機，是那兩個摩托騎士所槍殺，目的也是爲了滅口。

但急怒交迸中，丁少白已無暇多想。

因爲，他那輛小轎車，已被開山機推落海岸，而開山機也正向海岸下衝去。

儘管他能意識到，開山機的前輪，至少有一個已經懸空。

也就在同時，那位爬伏在公路邊小轎車司機，駭然驚呼：「丁先生快跳……」

那司機的話聲才出口，丁少白已縱落公路上，而開山機也帶着怒吼的馬達聲，衝下懸岩。驚魂甫定的丁少白，却向着剛剛站起來的司機聳聳肩說：「張兄，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咱們好好幹，好日子還在後頭哩!」

司機苦笑着說：「丁先生你還能笑得出來，我的內衣褲都給冷汗濕透了哩!」

好不容易截到一輛便車，回到警署時，已經是凌晨二點了。

杜恒與李至剛二人正在悠然自得地淺酌低斟着，一見丁少白匆匆地進門，李至剛首先取笑說：「老弟，到哪兒逍遙去了，這麼晚才回來?」

丁少白苦笑說：「逍遙?差一點連老命都丟掉啦!」

「啊!怎麼回事?」李、杜二人同聲驚問。

「去的時候一共七個人，現在只有我和司機老張活着回來。」（未完）

中篇情俠仇恩

文·東方英
圖·盧令

血海心潮（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輪明月帥天心和百代財神富億，自從進入天風谷後，更番遭遇驚險詭詐，由天風谷的上賓，一變而爲地獄的囚徒，就在他二人六神無主之際，又被押解上路，中途爲神巡使者鄧超所刼，帶他們往見天字一號，迫使他們答允加盟，接受編號爲七十八及七十九號，事後鄧超又帶他們到銀河璇宮，叫他們好好享樂一番再進行任務，鄧超走後，一美女引他們進入一房間，向他們追問二相衆生索來歷，二人不願實說，美女怒摑富億，帥天心一怒揮掌相擊，爲美女一揮手把帥天心彈向傢俱上衝去——

身陷迷糊陣　心存蓋代貪

眼看一輪明月帥天心的身子已經衝上了那些精美的傢俱，那美妙姑娘忽凌空出手，一抓一收，發出一股無形勁力，硬把一輪明月帥天心的身子吸了回來，救了她自己房中的陳設。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肚子怒火，早被那美妙姑娘這一手無上內功，震得烟消雲散，楞在那裏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了。

那美妙姑娘經此一來，臉上那股凌人之勢，反而收斂了不少，忽然，春花般地一笑道：「兩位的身手，在這裏是幼稚科，最好藏拙一點，免得丟人現眼。」

百代財神富億現出悲忿氣惱無可奈何的神態，仰天發出一聲長嘆，道：「罷了！罷了！姑娘既不相信我們，那你就殺了我們吧。」

那美妙姑娘一笑道：「你是最狡獪，明知本姑娘現在不能殺你，哼……。」

笑容突然一斂，接着道：「本姑娘目前雖然不要你們的命，但是本姑娘可以把你們整治的九死一生，歷盡人間無邊痛苦。」

百代財神嚇得臉色慘白，打着顫聲道：「姑娘怎樣可以這樣對待我們呢?我們還是你們天字第一號的貴賓呀！」

那美妙姑娘冷哼一聲，道：「天字第一號又能把本姑娘怎樣，總有一天，本姑娘要叫他死無葬身之地。」

聽她口氣，顯然不是天字第一號的心腹手下，一輪明月帥天心心念一動，脫口道：「姑娘你……」話到口邊，忽然想到這種話如何可以出口問她，一忍口，又把到了口邊的話忍回去了。

那美妙姑娘敏銳的接口道：「不錯，本姑娘不是天字第一號的人，你們該想到今天的後果，你們如果不乖乖的與本姑娘合作，本姑娘就只有破釜沉舟一途了，那時，本姑娘至多拚着一走，而你們的結果，就令人不敢想像了。」

那美妙姑娘不惜把自己的身份抖露出來，可見她確已下了破釜沉舟的決心，這是非常難以應付的一招。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望百代財神富億，百代財神富億嘆息一聲，道：「姑娘，你

要我們如何和你合作?」

那美妙姑娘道：「首先，先向本姑娘坦白，……你們不要妄想設詞搪塞本姑娘，因爲你們的一切，本姑娘已然心裏有數了。」

百代財神富億沉吟了一下，忽然一揚眉道：「請恕富某人大胆，我要姑娘自己證實一句話。」

那美妙姑娘道：「證實什麼話?」

百代財神富億道：「證實姑娘對我們確實有所瞭解。」

「證實之後呢?」

百代財神富億道：「解除了我們守口的責任。」

那美妙姑娘一笑，道：「很好，但願你們言而有信。」

百代財神富億道：「姑娘也知道我們身不由己，我們反正是被人牽着鼻子走，只要對得起自己……。」

那美妙姑娘眞是冰雪般聰明，百代財神富億話聲未了，她已明白了百代財神心裏的意思，微微一笑，截口道：「放心，少不了你們的好處。」

百代財神富億一笑道：「只要有姑娘這句話，就行了，姑娘證實你自己吧。」

那美妙姑娘道：「天字第一號請你們來謀刺一個人！」語氣說得非常肯定，她心中有着十成把握。

百代財神富億無法不點頭，道：「姑娘說對了。」

那美妙姑娘道：「現在，你們可以實話實說了。」

百代財神富億暗笑一聲，忖道：「管你們的，只要有好處就成！」

於是，百代財神富億坦誠的說出了一切。

那美妙姑娘滿意地點了一點頭，道：「好！好！好！本姑娘最後一問，天字第一號告訴了你們的行動計劃沒有?」

百代財神富億搖了一搖頭，道：「還沒有。」

那美妙姑娘微微一笑道：「本姑娘想知道他的行動計劃，不知你們兩位可願帮忙?」

百代財神富億猶豫地說：「這個……要攷慮的問題太多了。」

那美妙姑娘道：「有一點，你們很可以放心，那就是我們絕不會妨碍你們的行動，而且另外替你們安排一條退路，以免天字第一號最後殺人滅口。」

一輪明月帥天心驚得大叫一聲，道：「你說天字第一號會對我們不利?」

那美妙姑娘道：「想當然耳，如果本姑娘是天字第一號，唯一之計，就是『殺人滅口』！」

百代財神富億忽然大胆的冷笑一聲道：「姑娘何以不作『殺人滅口』之想?」

那美妙姑娘笑了一笑，道：「辦完了事，殺人滅口，既省事，又永絕後患，自是最理想的善後措施，至於，本姑娘之何以不殺害你們，那是因爲不殺你們比殺了你們對我們更爲有利。」

百代財神富億道：「我們對你們有什麼利?」

那美妙姑娘道：「指證天字第一號的罪行。」

一輪明月帥天心驚咦一聲道：「姑娘要和天字第一號作對?」

那美妙姑娘點了一點頭，道：「我想你們早就該有此瞭解了，本姑娘是他心腹之中的一大隱患。」

百代財神富億道：「姑娘，你們爲什麼不事先阻止天字第一號的圖謀呢?」

那美妙姑娘道：「我記得有句俗話，不知你們知道不知道?」

「什麼俗話?」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同聲齊口問道。

那美妙姑娘道：「貓兒扳倒了瓶，好了狗。」

百代財神富億首先大笑出聲，道：「原來姑娘你們也是有心之人。」

那美妙姑娘道：「兩位可願爲自己的生命，多得到一份保障?」

百代財神富億目光轉動，望了一望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帥兄，你看如何是好?」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聳雙肩道：「你看着辦吧。」

百代財神富億道：「我們和天字第一號他們，又沒有什麼深厚的關係，說來我們在他們眼中，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工具，所以，我們對他們也用不着講究什麼江湖道義，難得這位姑娘看得起我們，依小弟之見，這位姑娘的好意，我們理當接受才是……。」

話聲一頓，目光再次射向一輪明月帥天心，意思是希望他能有一個明確表示。

一輪明月帥天心輕嘆一聲，點了一點頭，一直被人牽來拉去，最容易激起被人侮辱的反感，他與百代財神富億志趣雖然不相投，但這種感受，却完全相同。

那美妙姑娘見他們願意與自己合作，當時，綻開了一臉春花秋月般的笑容，請他們兩人坐在錦墩之上，親自替他們送上香茗，細語輕聲，柔情萬種的道：「兩位現在可以放鬆心情，盡情的享樂了，兩位有什麼需求，小妹無不應命。」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拉腰中那「二相衆生索」道：「有這勞什子在身上，我是什麼心情都沒有。」

百代財神富億嘆惜一聲，道：「說的也是，有些樂子，是容不下第三者在一旁的，唉！姑娘，你有辦法除去這討厭的東西麼?」

那美妙姑娘不假思索地道：「有！」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高興得跳了起來，道：「眞的！那就請姑娘帮帮這個忙吧。」

那美妙姑娘柳眉兒一顰道：「可是你們現在不能除去它呀！你們現在除去了它，那就一切都完了。」

「爲什麼?」一輪明月帥天心搶道。

那美妙姑娘道：「這根『二相衆生索』限制了你們的行動，但也能帮助你們去見到你們要除去的那人，所以，你們現在不能除開它。」

那美妙姑娘說得不錯，他們也記得神巡使者鄧超說過這種類似的話，百代財神富億心眼兒多，想得遠遠的點了一點頭，道：「姑娘說得也是，我們只有暫時忍耐下去了，不過爲求萬全之計，不知姑娘能否將除去這勞什子的方法，指敎我們一下

，以備不時之需。」他說得很委婉，叫人不得不油然生出同情之心。

那美妙姑娘一笑道：「有何不可。」

百代財神富億大喜過望，抱拳一禮道：「多謝姑娘！」

那美妙姑娘道：「這『二相衆生索』身具奇特之性，不但寶刀寶劍傷不了它，就是無情烈火也奈何它不得，但是我却知道一個方子，可以將這『二相衆生索』消化於無形。」

一輪明月帥天心說道：「有請姑娘指敎。」

那美妙姑娘緩緩的唸道：「淡竹葉五兩，無心果十二枚，忘憂草三両三錢，開竅草九朶；陳年老醋半斤，煎汁塗抹在『二相衆生索』上，『二相衆生索』便會立時化爲清水，消失無形。」

一輪明月帥天心聞言笑道：「多謝姑娘了。」

那美妙姑娘道：「不用謝，只要你們將來知道天字第一號的行動計劃後，迅快的傳出來，便彼此均蒙其利了。」

百代財神富億道：「這件事我們一定替姑娘辦到，不過傳遞技術上，倒要姑娘安排接應才好。」

那美妙姑娘一笑道：「這個小妹早有準備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從懷中取出一塊手指大小的黃色泥土，交給百代財神富億道：「你有消息之後，寫一張小紙條，塞在這黃泥之中，扔出來就行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加問一句話道：「隨便扔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嗎？」

那美妙姑娘一點頭道：「可以，你們就是把它扔在天字第一號臥室之內，我們也有人把它檢出來。」

這種說話，說得相當神，既然有這麼大的神通，還要一輪明月他們弄什麼行動計劃？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對望一眼，眼神之中掩不住一片迷惘之色。

那美妙姑娘笑了一笑，道：「兩位不相信我的話，是不是？」

一輪明月帥天心老老實實地道：「不錯，姑娘這話太神了。」

那美妙姑娘道：「兩位請想一想，我們要沒有相當的把握，豈不是等於開自己的玩笑。」

百代財神富億閃動着他的小眼睛道：「說得也是，我們這樣辦了，出了事可不能責怪我們啊！」

那美妙姑娘道：「只要你們做了，事成與不成，都與你們不相干，可是你們要口是心非，言而無信，最後倒霉的還是你們。」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姑娘放心，我們再笨也不會給自己過不去。」

那美妙姑娘微微一笑道：「你們明白這一點就好……好！我們的話到此爲止，你們也該吃一點，喝一點，樂一樂了。」

說着，便不再徵求他們的同意，伸手拉動了一根綉帶一下，那根綉帶一動，便另有一道門戶緩緩的現了出來，那門戶一開，首先便有一陣酒香飄了進來，接着，又有陣陣輕柔美妙的音樂歌聲，透入他們耳中。

那美妙姑娘嬌笑一聲，道：「兩位深入寶山，總不能空手而回，也該領略領略這裏的人生樂趣。」

百代財神富億是早有此意，一輪明月帥天心也沒有再堅拒，於是，他們隨在那美妙姑娘身後，進入了那令人畢生難忘的境界。

他們進去之後，到底享受了些什麼欵待呢？他們出來之後，誰也沒有再提，但從他們那永遠帶着笑容的面孔上，不難想像到他們是窩心極了。

過份的歡娛之後，接着來的是一場大睡。

他們似乎還沒有睡够，就被神巡使者鄧超跑進來，把他們請出去了。

這次他們再沒見到天字第一號，一切都由神巡使者鄧超調排。

神巡使者鄧超在他們身上加了一些小巧的裝備，囑咐了一些應對之策後，便把他們縛上手脚，塞在二隻麻布口袋裏，一聲「起」！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兩人便騰雲駕霧般被人帶着飛了二個多時辰。

奔行之勢一止，他們便被重重的一下摔在地上，接着只聽一個陌生的聲音道：「黑七，你帶來兩袋什麼東西，可是來孝敬我鄔大爺的？」

另一個聲音一笑，道：「鄔八爺，這次我黑七可走了運了，快請您向沙爺通報一聲，就說我黑七給他老人家送來一份大禮。」

只聽那鄔八冷笑一聲，道：「黑七，你要是活得不耐煩，求死的方法多得很，也不必到這裏來送死呀！」

黑七央求地道：「鄔爺，你別看不起我黑七，一輩子沒有做過什麼出人頭地的事，這一次我黑七一定要叫大家刮目相看，請你鄔八爺帮了小弟這次忙吧。」

鄔八道：「你這麻袋裏裝的是什麼東西？」

黑七輕聲地道：「人，兩個人！」

「兩個什麼人？」

黑七的聲音更爲細小地道：「就是半路失踪了的那二個小子，被我黑七碰上，抓來了，鄔爺……」

鄔八聽了他的話，一點也不激動，只冷冷的道：「你的花樣太多了，叫人不敢相信你，打開麻袋來，給我看一看！」

黑七理直氣壯的道：「好！你請看！我這次絕不騙人。」

麻袋口打開來了，鄔八看過之後，還有點不放心地道：「你沒亂抓一通吧？」

黑七一笑道：「這次我有十成十的把握，錯不了，別的不說，單憑連在他們腰間的這根細繩子，就錯不了。」

「好！我再相信你一次，你這次再玩什麼花樣，就是沙爺不與你計較，我鄔八也不放過你……。」鄔八的口裏嘮叨着，脚步聲却越去越遠了。

過了不久，鄔八回來說：「沙爺叫你帶着人進去。」

黑七口裏連聲地道：「多謝！多謝！回頭再請你喝一杯去！」

一輪明月帥天心他們但覺身子離地而起，被黑七提着經過四五次盤問，最後，身子落回地上，只聽黑七誠恐誠惶的道：「黑七見過沙爺，黑七這次……。」

一道沙啞的聲音喝道：「廢話少說，打開麻袋來。」這說話的人，顯然就是那位沙爺，想不到他的嗓子也是沙啞的，這倒眞是名如其人了。

麻袋口一開，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便被抖了出來，摔在地上。

他們身形一露面，只聽那沙爺叫了一聲道：「好！黑七，去向帳房領賞去！」

黑七應了一聲，道：「多謝沙爺……。」但是他人却站在那裏並沒有退出去。

沙爺「嗯！」了一聲，道：「你爲什麼還不去？」

黑七欠身道：「是！是！是！黑七這就領賞去……只是這經過情形……不知你老有什麼問話？」

沙爺一揮手道：「不用你饒舌了，你還怕他們自己不會說，去吧！」

黑七眞想表演一番，這時見希望已絕，只好嘆了一口氣，道：「是！黑七告退了。」

黑七是什麼人，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他們都明白得很，看他這時的表演，眞是妙到了毫巓，這塲戲看得他們兩人心中一動，覺得他們這些人，一個比一個厲害，自己這番遭遇，將來是禍是福，眞不敢想像。……

「你們兩個人就是一輪明月與百代財神麼？」一聲喝問，打斷了他們兩個人的思潮，兩人抬眼望去，只見那沙爺喝聲雖大，眼神之中倒還不過份凌厲，看似虛張聲勢的樣子。

百代財神富億站起身來，拍了一拍身上泥土，雙拳一抱道：「在下就是百代財神富億。」

一輪明月帥天心也依樣報了姓名。

沙爺點了一點頭道：「不錯，憑你們身上那根『二相衆生索』，足以證明你們的身份了，你們殺死解差之後，爲什麼還不脫身逃去？」

一輪明月帥天心苦笑一聲，搖頭道：「我們要逃得出去，還會等到現在。」

那沙爺哈哈一笑，道：「這樣也好，你們試過一次之後，就不會再自找苦吃了，這些天來，你們大約也餓慘了吧！」

天知道，他們這幾天不但沒有餓着絲毫，反而可以說是飽餐了天下美味。

百代財神富億暗笑一聲，裝出一副可憐兮兮的神態，道：「沙爺，您就可憐可憐我們，先給我們吃點東西呢！」

那沙爺笑了一笑，道：「東西當然要給你們吃，不過那在我們談話之後。」

百代財神富億道：「你老有話就請問吧。」

那沙爺道：「問起來麻煩，你們自己說好了。」

百代財神富億一皺雙眉道：「你老要知道些什麼呢？」

那沙爺說道：「你們這幾天的經過情形。」

他們這幾天的經過情形，早經神巡使者鄧超預先想好了說詞，這時由百代財神富億那機警善變的口舌說出來，倒眞說得合情合理，很難被人找出毛病來。

那沙爺的目光隨着百代財神富億的敍述，不時的變化着，顯見他聽話之中，也在不時的動着腦筋。

這也是一個厲害脚色，只不知他在打什麼算盤？

百代財神富億的話聲一落，那沙爺便點頭道：「你們很誠實，總算沒有說假話，來人，給他們一頓吃的。」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被帶到一間小房子裏去了，一大碗白米飯，上面放了二塊大肥肉，香噴噴的好不饞人。

當然，那二塊肥肉的引誘力，那得看對方是什麼人來說，像現在的一輪明月與百代財神可就一點胃口都引不起來。

房裏就只留下他們兩個人，百代財神富億皺了一皺眉頭道：「這……。」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非吃不可！」

「兩位不想吃，不吃也沒有關係。」悄沒聲的，那沙爺忽然掩到了他們身後。

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可再也沉不住氣了，當下臉色一變，霍的站了起來……。

「哈哈！兩位不要緊張，本人不是來找你們的麻煩的，坐下，坐下，我們好好的談一談。」那沙爺說話之間，先自在另一方坐了下來。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提心吊胆的對望了一眼，緩緩的坐了下去。

那沙爺微微一笑，道：「剛才你們那篇鬼話，倒是編得合情合理，可是天字第一號出的主意？」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怔道：「你也知道天字第一號？」

百代財神富億嘆惜一聲，道：「你……你……」

那沙爺搖手道：「你也不用彼此責怪，明眼人眼睛裏不揉沙子，我只要知道實情，絕不會對你們不利，也不會妨碍你們的任務。」

百代財神富億在江湖上也是一位心眼兒够多的人物，想不到這裏的人，個個都和他一樣，都是心眼兒多得不能再多的人，叫人摸不清誰眞誰假，誰是誰非。

百代財神富億苦笑一聲，道：「我們自進入『天風谷』轉到這裏以來，有時是貴賓，有時是階下囚，有時又是朋友，可眞把我們弄得够糊塗了，反正我們已是上了架的鴨子，你們高興怎麼樣，就怎樣辦吧！」

那沙爺笑了一笑，道：「你倒很明白自己的處境，難道你們就不爲自己想一想麼？」

百代財神富億道：「誰知道你們的承諾能不能兌現？」

那沙爺道：「這也難怪你們有此想法，可是，你們總得在這夾縫裏求生呀！」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笑道：「唯一求生之道，就是聽你的話，是不是？」語氣非常不好聽，不知包含了多少氣憤和怒惱。

那沙爺的脾氣倒是很好，笑笑地道：「我沒有說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維護你們，不過我可以盡力而爲。」

百代財神富億沉吟了一陣，一揚眉道：「我可不可以請問你一件事？」

那沙爺說道：「可以，我不像他們一樣，我叫你們帮忙，絕不會叫你們不明不白。」

百代財神富億道：「好，我們反正是債多不煩，記上你一筆就是。」

那沙爺道：「你們要問什麼？隨便問吧！」

百代財神富億道：「到底是誰出主意把我們給弄來的？」

那沙爺道：「我們這裏的頭兒！」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就是天字第一號！」

那沙爺冷笑一聲，道：「他，他還不配。」

百代財神富億道：「那是他自己告訴我們的。」

那沙爺說道：「這就叫往自己臉上貼金。」

當然，這是無法證實與無法分辨的事情，只有姑妄聽之，百代財神富億話鋒一轉道：「貴上把我們弄來的目的何在？」

那沙爺雙手一攤道：「這個我們就不知道了，你們見到他後，遲早會明白。」

一輪明月帥天心冷笑一聲，道：「那還要你說。」

那沙爺不惱不怒的含笑道：「這是事實。」

百代財神富億道：「你們都對你們的首領不滿？」

那沙爺道：「也可以這樣說，但最主要的還是都想登上那首領的寶座。」

百代財神富億恍然而悟的「啊」了一聲，道：「所以，你們各鬥機心。」

那沙爺道：「傾天蓋世的權力和財富，誰能不愛。」

百代財神富億嘆息一聲，自言自語地說道：「說來也是，誰不愛哩！可惜！可惜！我們現在只是你們明爭暗鬥之間的工具。」

那沙爺道：「我可以和你們分享其成果。」

百代財神富億的眸子陡然一亮，道：「此話當眞？」

那沙爺道：「包眞不假，你們要知道，本人要沒有你們的帮助，絕鬥不過他們三個人，如有你們的帮忙，那我的勝算就遠超過他們三個人了，飮水思源，本人也該好好酬謝你們。」

一輪明月帥天心心念飛馳的一轉，道：「他們三個人，是什麼人？」

那沙爺道：「對了，本人請你們帮忙，也該把我們共爭雄長的形勢作一個簡單的分析……」

話聲停了下來，整理一下思維，接着簡略的道：「我們頭兒手下，有四大助手，分別管理着四大重要部門，平日各司其職，都能相容無事，這幾年來，我們頭兒春秋日高，領導乏力，日益昏庸，因此，引發了大家取而代之的異志，勾心鬥角起來。」

百代財神富億道：「於是形成了今天的局勢。」

那沙爺點頭道：「不錯。」

百代財神富億道：「我們能帮什麼忙呢？」

那沙爺道：「這在你們來說，只是舉手之勞，不費吹灰之力。」

百代財神富億出奇的道：「有這樣容易？」

那沙爺伸手懷中取出一顆黑色珠子，托在手中道：「本人把你們送到我們首領之前，他定必把你們帶入內堂密談，你們就此機會把這粒墨珠偷偷放入一座三目神像口中，你們的工作，就大功告成了。」

百代財神富億伸手接過那粒墨珠，收入懷中點頭道：「好，我們一言爲定。」

那沙爺伸手拍着百代財神富億的肩頭，顯得像老朋友一樣的親熱，道：「老弟，那些寶庫都是你的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心中大急道：「還有在下呢？」

那沙爺一笑道：「當然也少不了你帥老弟，那些武功秘笈都歸你所有如何？」

一輪明月帥天心裂着一張大嘴，哈哈笑道：「那多謝你了。」

那沙爺陪着笑了一陣，話聲一正道：「好，話就這樣說定了，祝你們馬到功成，本人先回去了。」

那沙爺走了，房裏又只剩下了一輪明月帥天心和百代財神富億兩人，一輪明月帥天心皺了一皺眉頭道：「富兄，我們這樣來者不拒，不要自己將來脫不了身。」

百代財神富億笑道：「你放心，他們都以爲自己的事機隱密，誰知道我們是包攬總成，這就看他們自己的福份吧！我們憑良心就是！」

一輪明月帥天心忽然想起一事，「哦！」了一聲，道：「銀河璇宮那位姑娘相托的事，你辦了沒有？」

百代財神富億笑了一笑，道：「我正要辦哩！」說着取出那美妙姑娘交付的黃色泥土，隨手扔在桌子脚下，接着道：「她說扔在什麼地方都可以，我就替她扔在這裏，看她是不是吹牛皮。」

一輪明月帥天心也是一笑，道：「你也眞是……。」

「兩位用好飯了麼？沙爺要送你們去『至尊宮』了。」進來那漢子，顯然是沙爺的心腹，對他們一臉笑容。

外面準備好了一輛篷車，上車之後，便內外隔絕了，眼前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到。篷車在快馬牽曳之下，在原野中飛馳起來。

篷車飛馳的時間，前後不過半個時辰，便緩慢了下來，一輪明月帥天心他們雖然看不見外面的景物，但憑他們的經驗，不難想像到他們的篷車已經馳入了一處特定地區。

篷車慢慢的停下來了，一聲吆喝，篷車門一開，一隻大手，伸進車來，把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拖出車外。

這裏是一座宮殿前面的廣場，他們的篷車停在一道旁門前面。

他們人一拖出篷車，便有二個彪形大漢走過來，向他們左右一挾，把他們挾進了偏門。

進入偏門之後，便有一個漢子攔住他們，把他們全身上下，作了一番非常仔細的檢查，檢查的時候，百代財神富億替那沙爺的墨珠担心，生怕被那個檢查的人搜去。

那檢查的人摸到了那墨珠，當他摸到那墨珠時，態度忽然和緩了下來，臉上忽然有了笑容，拍了一拍他們的肩頭道：「沒事了，你們好好進去。」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都是經驗豐富的老江湖，自是看得出那檢查人

留了一份人情，當下不由得暗自忖道：「看那姓沙的不出，他眞有一手。」

他們每進入一道門，便有人檢查了全身一次，他們通過了七道門戶，也被全身檢查了七次，門禁之森嚴，可說鐵桶亦不過如此。

他們門禁雖嚴，可是百代財神富億帶在身上的那顆墨珠居然一路過關，未被沒收。

最後，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被引入一座大廳之內。

這是一座非奇怪的大廳，建築得就和他們在「天風谷」所住的房子一樣，空空蕩蕩的，什麼裝飾都沒有，四週除了牆壁之外還是牆壁。

大廳中央，有一座坐着的神像，神像前面分別列着四張大理石坐椅，已經坐了四個人。

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進入大廳之後，那送他們入廳的人，便立時退出廳外，廳內除了那四人之外，再無任何一人。

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去到那四人之前，才看出那四人都戴了一個面具，奇怪的是，那面具製作得完全一樣，四張完全相同的面貌。

「總不會這四個人都是這『酆都』的首腦吧？」他們兩個人猶豫地不知所措的站在那裏一楞。

「你們見了當中聖座，還不大禮參拜！」那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又淸又脆，非常動聽悅耳。

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心神一歛，倒身向那神像行了三跪九拜大禮。

奇怪，那神像居然說話道：「站過一旁，報上你們的家世經歷。」

他們兩人退過一旁，百代財神富億先出口報告，接着一輪明月帥天心也把自己身世經歷說了。

他們說完之後，那神像道：「你們四人有何意見？」

座上四人同時離座起立，欠身齊口道：「聖座睿智蓋古絕今，屬下等預祝聖座成功。」

那神座發出一陣枯澀的笑聲，道：「好！你們退下去吧！」

那四個人，沒有多說一句話，欠着身子倒退着出了大廳。

當他們退出大廳之後，只聽轟然一聲，一塊大石頭從門楣上壓了下來，堵住了大門。

大門封死了之後，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兩人但覺眼前一黑，什麼都看不見了，敢情，這座大廳四週並沒有窗戶，廳門一關，便沒有外來的光綫了。

就在他們兩人視綫一明一暗之下，大廳之內忽然現出一道淡淡的黃光，位於剛才神像所在的位置。

神像不見了，但那地方現出了一個向下陷落的洞口，從那洞口下面，飄上來一聲呼聲，道：「你們可以下來了。」

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兩人走到洞口前，只見一列石級，直通於地底之下，拾級而下，經過三次轉向，石級方走盡，石級的盡頭，是一座極盡富麗堂皇的大廳，其華麗的程度，又遠非「銀河璇宮」可以望其項背了。

自然，也是百代財神富億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大手筆。

廳內光綫非常柔和，却又明亮無比，一切景象盡收眼底，目光流轉之間，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幾乎要脫口呼叫了起來。

原來，一列裝飾物架中央，赫然擺着他們聞名巳久的「血玉娃娃」。

那「血玉娃娃」通體血紅，霞光萬道，端的眞是寶中之寶，冠絕古今。

這時廳內奇怪得不見一個人影，百代財神富億暗自吸了一口長氣，舉步向那「血玉娃娃」走去。

當他們接近那「血玉娃娃」的時候，在他們背後忽然發出一聲輕咳道：「這裏不拘禮數，你們可以隨便就座。」

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根本就沒有看到廳中有人，不由得大吃一驚，回轉身形望去，見是一個身穿錦袍的黑面老人，他瞎了一隻眼睛，少了一隻耳朵，嘴巴上一道刀傷，翻裂處現出滿口黃牙。

那是一個年紀很大，面目可怕的老人，他雖然穿了一身錦袍，却不能使他的氣質高雅。

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都看不出這老人的身份，不免微微的怔了一怔……

那老人裂着嘴唇說道：「老夫酆都聖主！」

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悚然一驚，雙膝一屈，跪了下去，叩首道：「叩見聖主。」

酆都聖主微微一抖手道：「這裏不拘禮數，你們各自坐下。」他自己轉身向一張太帥椅上坐了下去。

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側着身子，肩併肩的就在一隻錦墩上落了坐。

酆都聖主目光閃電般打量了他們一眼，說道：「老夫聽說你們的志氣很大，一個要富甲天下，一個要權傾人寰，可有此事？」

百代財神富億欠身道：「那是一時狂言囈語，不値聖主一笑。」

酆都聖主微微一笑，道：「不是夢想，你們兩人今天就有一償宿願的機會。」

這不是做夢？糊裏糊塗的進入了「天風谷」，又莫明其妙來了這「酆都」，一時是貴賓，一時是階下囚，現在，又出現了這等天大的好機會，這不是在做夢，是什麼呢？

一輪明月帥天心先自目瞪口呆的楞住了，百代財神富億心眼兒活如流水般的人，也一時不知所措，說不上話來。

酆都聖主見了他們那樣子，禁不住哈哈大笑，道：「你們怎樣呢？爲什麼不說話了？」

好容易，百代財神富億首先定下心來，囁囁嚅嚅道：「聖主此話可是當眞？」

酆都聖主道：「當然當眞！要不老夫從千百萬人中把你們選來做什麼？」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怔，道：「我們是特意選來的？」

酆都聖主點頭道：「你們如果經得起攷驗，將來，你們就是老夫的繼承人，擁有『天風谷』的一切珍寶，以及主宰天下

的無邊權力。」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天風谷的奇珍寶物，足以傲視天下，那是一點不假，但聖主所說的權傾天下，倒有請聖主賜教，以開茅塞。」

鄷都聖主微微一笑道：「你們都是來自江湖中之人，應當知道江湖之中有一股隱沒無常的力量。」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難道那股力量也是發自鄷都？」

鄷都聖主微微頷首道：「那股力量的主宰正是老夫。」

一輪明月帥天心輕輕嘆息一聲，道：「聖主雖然是那股力量之主宰，可惜世人無一知曉。」

鄷都聖主道：「那是因爲老夫不願使人知道之故，如果老夫有心揚名，早已名震天下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暗暗嚥下一口口水，滿懷希望地道：「但願我們能通過聖主的攷驗。」

鄷都聖主道：「老夫也希望你們能通過這次攷驗，否則老夫眞要苦死了。」

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正被鄷都聖主導入一場無邊美夢之中，根本就沒有聽鄷都聖主所謂「要苦死了」的話，當時兩人都急口同聲問道：「但不知如何攷驗？何時開始？」

鄷都聖主道：「隨時都可以開始，不過，老夫覺得你們心理上也該有個準備，所以，最好還是延緩七天開始。」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有這必要？」

百代財神富億接口道：「再拖七天，我們眞有點等不及了哩！」

鄷都聖主笑了一笑道：「還是多等七天的好。」說着站起身來，就走出去了。

鄷都聖主走出去之後，便再也沒有任何人在他們眼前出現過，他們在那大廳之內起初一步也不敢亂走，可是久等之下，他們兩人再也忍耐不住了，一輪明月帥天心首先說話道：「富兄，咱們總該找人問一問，如何處理吃、喝、拉、撒、睡這些切身問題才是。」

百代財神富億點頭道：「帥兄說得是，兄弟現在就覺得肚子已經餓了。」

於是，他們兩人開始了活動。

這地下宮殿可眞不小，大小廳堂房屋總有四五十間之多，而且，每一間房子，都是陳設得華麗無比，各具特色，令人嘆爲觀止。

奇怪，他們找遍了所有的房間，就是沒有再見到任何一個人，甚至，剛才出現過的鄷都聖主也不見了影子。

一輪明月帥天心忍不住大叫了起來，道：「這裏有人麼？出來一個人，我們有事請教，……」他一而二，二而三的一連呼叫了好幾次，任他叫得喉乾舌苦，氣血翻湧，依然靜悄悄的沒有任何聲音回答，自然，也沒有任何人出現在他們眼前。

最後，剩得一輪明月帥天心什麼也不顧及的破口大罵道：「這眞是一個鬼地方，難道所有的人都死絕了。」

驀地，一股奇香無比的美食香味，飄到了他們鼻前，百代財神富億樂得一跳道：「有人替我們準備吃的東西，自然就有人，我們快過去看一看。」

循着那股香味，他們找到一間房子，桌上擺滿了熱騰騰的美食。

一輪明月帥天心雙眉一皺，說道：「奇怪，我們剛才在這裏，什麼都沒有看到呀！……」

百代財神富億一屁股坐下去道：「管他的，先吃吧！」倒滿了酒杯，便吃喝起來。

環境慢慢的摸熟了，吃、喝、拉、撒都不再是問題，都有人暗中替他們準備好了。

有吃有喝，還有什麼可担心的，見不到人又有何妨，這倒好，樂得清清靜靜的想一想當前的現實問題。

他們找到一間有兩張床的房子，暫時住了下來，先舒服的躺在自己床上，各自爲自己的前途計劃起來。

忽然，百代財神富億手舞足蹈的哈哈大笑，道：「都是我的了，都是我的了，我好高興啊！」

一輪明月帥天心就看不起他那滿腦子金銀財寶的念頭，嗤笑一聲，說道：「別高興得太早，通不通得過攷驗，還不一定哩！」

百代財神富億想在高興頭，也就不在乎一輪明月帥天心的冷言冷語，興沖沖的道：「攷驗，算什麼，不必放在心上，我們一定通得過。」

他話聲中用了「我們」兩字，聽得一輪明月帥天心剛產生的那份不快，頓時烟消雲散，語氣一緩，道：「你認爲我們眞能通得過麼？」

百代財神富億信心十足的道：「一定能通過，只要我們自認有這份魄力，可以承担這份責任，就可以通過他的攷驗……兄弟我，自信有這份能耐和魄力，只不知你老兄有沒有這份能耐。」

一輪明月帥天心「哼！」了一聲，道：「我姓帥總不會比你這個守財奴差。」

百代財神富億心中滿懷希望，所謂人逢喜事精神爽，也就量大如海，不計較一輪明月帥天心的辱罵，笑着道：「帥兄，你有這份自信就好，現在，咱們平心靜氣的彼此好好的談一談好不好？」

一輪明月帥天心仍然沒好氣地道：「咱們等着過關就是，有什麼好談的。」

百代財神富億道：「不然，帥兄，你難道忘了那天字第一號，沙爺和那美妙姑娘的囑咐麼？」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那美妙姑娘的囑托，我們已經兌現了。」

百代財神富億道：「可是天字第一號和那沙爺的事哩？」

一輪明月帥天心心中一動道：「對了，顧得他們來，就沒有我們自己的了。」

百代財神富億陰森森的一笑道：「人不爲已，天誅地滅，我們當然是要先顧自己。」

一輪明月帥天心憂心熾熾地道：「他們只怕很不好對付，他們要沒有相當的把握，我想他們也不會如此信任我們。」

百代財神富億完全同意的點了一點頭，道：「言之有理，他們沒有一個好東西，都想利用我們……。」

一輪明月帥天心接口道：「我們單人獨騎而來，這裏沒有一個朋友，也沒有一

個心腹手下，將來前途如何，實在很難預料。」

百代財神富億沉吟了一陣道：「有了，我們先給他們來一個緩兵之計……。」

一輪明月帥天心說道：「何謂緩兵之計？」

百代財神富億道：「待一切定妥之後，再見機而行也不遲。」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怕就怕他們在外面的人等不及，先自對我們不利，那就糟了。」

百代財神富億道：「他們又進不來，其奈我何。」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我們吃用的東西，不知是不是外面送進來的？如果他們在食物裏面做點手脚，我們豈不完了。」

百代財神富億搖了一搖頭道：「我想這是不可能的，他們要能在食物裏面下毒，鄷都聖主怕不早被他們毒死了，也不致要我們相機下手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緊鎖着雙眉道：「我想他們總有辦法對付我們，不然不會這樣放心我們。」

百代財神富億被一輪明月帥天心說得心中一動，道：「要麼……他們早在我們身上動了手脚！這……這就令人頭痛。」

談到這裏，他們兩個人的臉色都變了，滿團高興之中，掩上了一道陰影。

就這樣，他們在時喜時憂，患得患失之中，過完了鄷都聖主約定的七天。

七天一過，鄷都聖主在他用早餐的時候突然現身出來，在他們餐桌前隨便的坐了下來，說道：「你們心理上準備好了沒有？」

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天天談論這件事情，已經不知談論多少遍了，這時，他們兩人是心口一同地應聲，道：「我們都準備好了，隨時應命。」

鄷都聖主點頭微笑，說道：「好！好！好！……。」

話聲忽然一頓，目光緩緩的落注在他們臉上，道：「未攷驗之前，老夫還有幾句話，要先向你們說明。」

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齊皆一肅，道：「我們洗耳恭聽。」

鄷都聖主道：「第一、你們一經攷驗通過之後，便是本城的法定繼承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

百代財神富億笑道：「我們能通過攷驗，成爲法定繼承人，那是求之不得之事，豈有拒絕之理，這一點，聖主儘可放心，我們絕不反悔。」

鄷都聖主接着道：「第二、今生今世你們就住在這地下宮殿之內發號施令，不得步上地上人間一步。」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祖富億齊皆一楞，不知所措的道：「這……。」

鄷都聖主很能瞭解他們的心情，笑了一笑，道：「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決定，當日老夫繼承此位時，就曾攷慮了三天之久，老夫也再給你們三天時光，你們再好好的想一想吧！」話聲一落，他就轉身走出去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長嘆一聲，道：「這個條件太整人了，不能離此一步，縱有蓋世英名，又有何用。」

百代財神富億道：「不過話又說回來，與其在外面東奔西跑到頭來一事無成，那就不如住在這裏，發號施令，快意一生，何況，有些事情將來的轉變，誰又能逆料哩！」

一輪明月帥天心似乎並沒有完全瞭解百代財神富億話中之話，怔了一怔，道：「看來你是決心接受他這條件了。」

百代財神富億笑笑道：「我先問你一件事情？」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什麼事？」

百代財神富億道：「我們對這鄷都聖主的一切，可說完全不瞭解，同時，小弟還可以大胆說一句，就『天風谷』和這『鄷都』地方，眞正瞭解他的人，只怕也不多，你想想，最能瞭解他的人，該是些什麼人？」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笑道：「當然該數他那四大助手了。」

百代財神富億一笑道：「這就是了，他那四大助手之三，不都沒安着好心，想取代他的位置麼？以他們所知之深，竟然積心處處的來圖謀這位置，這位置之可貴，不言可喩了，你我機緣湊合，才得以到此，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們還有什麼可猶豫的。」

一輪明月帥天心點了一點頭，接着心意一變，又搖了一搖頭，道：「你的話很有理由，不過有一件事，不知你想到了沒有？」

百代財神富億一怔道：「什麼事？」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不知聖主那四大助手，知不知道聖主找我們來的眞正目的？」

百代財神富億一笑道：「這一件事，兄弟早就想過了，兄弟的判斷是他們絕不知道，如果他們知道橫裏殺出了程咬金，怕不早就把我們害死了，還會自己給自己過不去麼？」

一輪明月帥天心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這樣說來，我們是一千萬個該答應了。」

百代財神富億道：「一點不錯！」

接着聲音一低，悄悄的道：「一朝權在手，還不隨我們高興，想怎樣辦，就怎樣辦！」

一輪明月帥天心心情舒暢的哈哈大笑，道：「不錯，不錯，兄弟現在是茅塞頓開了。」

鄷都聖主給了他們三天時光，他們却很快的就決定了一切，他們這次決心下得很堅定。

以後的三天等待中，他們沒有絲毫動搖和猶豫。

三天時間一到，鄷都聖主又悄沒聲的出現在他們身旁，笑笑地問道：「你們打定了主意沒有？」

百代財神富億堅定有力的道：「我們心堅如鐵，但憑吩咐。」

「你呢？」鄷都聖主沒有忘記取得一輪明月帥天心的親口承諾。

一輪明月帥天心肅然道：「我也完全同意。」

鄷都聖主點頭道：「很好，老夫很高興你們的意志如此堅强，再沒有別的條件了。」

（未完）

遊俠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詭路（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曹驃施苦肉計，奉李龍庭之命往勒索褚運魁十萬大洋，褚運魁明允明早付欵，暗與馮超聯絡，曹驃一離開褚運魁家便爲馮超堵住，强迫曹驃帶他往見嫌犯，驀地一神秘客隱身暗隅，聲言要馮超過去密談，馮超依言至一樹下，神秘客宣稱對馮超一切詭謀盡皆瞭解，他已將蓉子張和潘小雲抓在手中，脅迫馮超分給他五萬大洋，馮超被迫答應。曹驃趁機溜回警局，李龍庭外出未回，突有一女客要見李龍庭，聽說李龍庭外出，逕自離去，曹驃經過一夜奔波，疲倦至極，坐在李龍庭辦公椅上，竟朦朧睡去——

陰謀設陷阱

夜已很深，却不靜，尤其是賭館。

然而，在蓉子張的房間裏却是靜悄悄的。

蓉子張和潘小雲相對而坐，但是誰也沒有說話。從神情上看，她們顯然被一個什麼問題所困擾着。

房間裏唯一的聲響就是那座德國造鬧鐘的滴嗒聲。

正因爲有這種近乎催眠的聲響，使得蓉子張與潘小雲二人的眉頭愈皺愈緊。

也不知過了多久，蓉子張才開了口，短短地只有三個字：「想不透！」

想不透什麼呀？

「蓉子小姐！」潘小雲輕輕地說：「如果妳想不透，我就更想不透了，我眞不知道馮超那隻悶葫蘆裏究竟賣的是什麼藥。」

蓉子張却沒有順着對方的話題往下溜，突然揚起頭來問道：「小雲！妳都照着我的安排去作了？」

「是呀！我一點也沒有自作主張呀！」

「可是，半點效果也沒有。」

「蓉子小姐！現在有一件事是絕對可以肯定的——褚運魁和馮超暗中有聯繫。」

蓉子張吁了一口氣，緩緩地說：「小雲！

詭計擄嬌娃

我並不是不相信妳的說話，而是不相信竟然會有這種事，他們兩個人同一聲氣是不近情理的呀！」

「蓉子小姐！妳想想看，當曹驃向褚運魁敲詐的時候，褚運魁說要打電話跟幾家錢莊商量一下，結果他只打了一通電話，就告訴曹驃，錢已有了着落，囑曹驃明天一大早，錢莊一開門，就到他家拿錢，」潘小雲歇了一口氣，又才接着說：「絕不可能說只找一家錢莊就將問題解決了，這通電話一定是打給馮超的。」

「嗯，」蓉子張沒有去駁斥對方，她顯然已經同意了潘小雲的揣測。

「之後，曹驃離開了曹家，一到大街上就被馮超堵住了。若不是馮超得到了通知，怎會來得如此巧？」

「馮超就算得到了通知，也不會來得這樣快呀？」

「馮家離褚家只有一條街，一眨眼就到，怎麼來不及？」潘小雲很肯定地說：「蓉子小姐！一定是這樣，絕不會錯。」

「妳剛才還提到那個半路殺出的程咬金，他又是誰？」

「一定是和馮超很熟的人。」

「如果是很熟的人一定聽得出他的聲音。」

「那倒不一定。聲音是可以改變的。我當時很留意地聽，那人說話是揑着嗓門的，因爲他說得很慢，而且有些相同的字每一次說出來都不一樣。」

蓉子張以讚賞的目光望着潘小雲：「嗨！瞧不出妳還如此細心哩！」

潘小雲道：「蓉子小姐！這麼多年來，我也應該學得不少啦！其實，有許多事情是不學就會的。」

蓉子張道：「那麼，妳再猜猜看，那個人可能是誰？」

「李龍庭！」這個答案幾乎未經思索就從潘小雲的嘴裏說出來了。

蓉子張那張花容月貌的臉在這一瞬間起了急驟的變化，她的五官，她的臉型，她的神態，都變了樣，這顯示她是如何吃驚。

「蓉子小姐！妳怎麼啦？」

「小雲！妳怎麼會想到李龍庭？」她的聲音非常輕，似乎全身的力量在吃驚之後就耗盡了。

「不是想到，而是看到。」

「妳看到他的臉了？」

「沒有。光綫很暗，連馮超都沒有看到，我那裏能看到？不過，當他躍上屋頂的那一刹，我看到了他腳上那雙皮靴子。」

「哦！」蓉子張翻起眼皮在想，她應該見過李龍庭，也應該有印象。

「蓉子小姐！妳還記得嗎？李龍庭那雙靴子釘了馬刺，落地卡卡有聲，閃閃發亮。平常的人，那有穿那種靴子的？」

蓉子張的眉頭愈皺愈緊，嘴巴也是愈閉愈緊。

久久，她才說出一句話：「如此看來，火已經燒到眉毛了。」

「蓉子小姐！妳在爲馮超担心？」

「不！我在爲我們大家担心。」

「妳的意思是……？」

「小雲！我們應該把妳的發現通知馮超，而且還要盡快地通知他。」

潘小雲幾乎以吼叫的聲音說道：「我不贊成！」

「爲什麼？」

潘小雲惡毒地說：「讓他去死！他該死！連自己人都能出賣，完全不顧江湖道義的人若是不死，誰才該死！」

「小雲！妳這樣說是不對的……」

蓉子張的話突然被一位不速之客打斷。

她們雖然在密談，可是並沒有門上房門，因爲蓉子張的佈置森嚴，任何人進來之前她都會得到通知。

但是，現在這個不速之客却無聲無息地闖了進來。

而且，這個不速之客手裏還拿着槍。

死冷冷的槍口對準了她。

× × ×

雖然時已午夜，可是，在賭徒們的歲月中是絲毫沒有感覺的。輸了的拚命想撈本，贏了的想贏得更多，大夥兒的心情全被輸贏的刺激所控制，對於別的事情一概不關心，那裏會顧到時間呢？

這種說法似乎太籠統了一點，賭徒中總有一兩個人會想到別處的。譬如說：妻子在等他回去啦！這筆錢本來是要作別的用途的，如今輸了，該如何來彌補呢？

這一張賭桌上賭的牌九，莊家正在走霉運，一抓一副癟十，最多也不過二，三點。押注的賭家正在乘勝直追，更不可能有人會在這個時候抽身而起的；輸乾贏淨本來就是賭徒的天性。

其實不然，此刻就有一個人站了起來。

他戴着一頂帽子，帽沿兒壓得很低，就好像賭博很丟人生怕別人認出來似的。因爲帽沿兒壓得很低，使人看不清楚他的面貌，面貌不見，也就無從推斷他的年齡。不過，從他的身胚上看去，他的年齡應該很輕，充其量不過三十出頭而已。

他剛要離座，旁邊却有人多事地搭訕着問：「怎麼？不賭啦？」

他搖搖頭。這已經有些多餘了，他根本就可以不去答理的。

那人還不死心：「老兄！莊家正走霉運，怎不趁機會多贏他幾個？」

他還是搖搖頭。

「不信你就等着瞧，這一把莊家還是要抓癟十。」

他可眞有耐性，眞的停了下來。

莊家擲出骰子，分了牌，用力地將兩張牌一翻，人有勁，牌却不够勁，一張斧頭，一張雜九，不折不扣的又是一副癟十。

「怎麼樣？」那人口沫橫飛地說：「不是我吹牛，這個霉莊家我把他看透了，坐下來，再押他幾注，不贏唯我是問。」

他一直都沒有說話，這會兒却開口了：「勞您駕，讓讓路。」

原來那人攔住了他的去路，並非他有耐性，等在這裏看對方的猜測是否正確。

「老兄！你是不是沒本啦？」那人眞有一副好心腸，看樣子還想借他兩文錢賭。

他再也不說什麼了，從那人的腿上跨過去，走出了烏烟瘴氣的賭室。

走出賭室，再經過一道丁字型的通道，就是廳堂。照平時情況，廳堂一定會有人侍候着的，蓉子張不在，也有女侍。賭客要離去，他們得趕緊叫車，按例，賭客是不必付車資的。因爲有些賭客經常輸得身上連個大子兒也沒落下。

現在，廳堂裏連個人影兒都沒有。

人上那兒去了呢？

倦了？偷懶去衝個盹兒？不會，絕對不會。蓉子張親手調教的一些女侍絕不會幹出這種事來。

他站在廳堂門，一動也沒有動，經過片刻，他深深吸了一口氣，似乎想從氣息中去分辨出這廳堂中究竟有沒有人埋伏着。

那口長氣又吁吁吐出，他還是沒有動。

接着，他的頸部稍稍歪斜，任何人都看得出那是一個側耳傾聽的動作。

其實，這個時候在廳堂中什麼聲音也聽不到。

他抬步進了廳堂，很慢，很輕。

他越過桌椅，走向放在壁邊的櫥櫃。難道他是想偷竊什麼嗎？誰又會把貴重的物品放在任何人都可以進出的大廳呢？

他抬手，拉開了一個抽屜。然後伸手在抽屜中摸索一番，結果，他在抽屜中拿出了一樣東西。

是一把小型手槍。

他怎麼知道這兒有一把手槍？或者他本來是要找別的東西而在無意中發現了這把手槍？

他絕非無意發現這把手槍，因爲槍一到手之後，他立刻檢查槍中有無子彈，又立刻將槍插進腰間。

這一切都非常沉穩，熟練，這也顯示一切的過程都是出於預先的安排，絕非偶然。

他轉動身子，抬腿走路都很小心，唯恐碰到桌椅發出聲響而驚動了別人。

他先走向油燈，將油燈捻熄。

現在，廳堂中不但靜寂無聲，而且也漆黑如死。

他站在黑暗中，一動也不動。從這一連串過程看來，他是一個無比沉穩與冷靜的人。

他在等什麼呢？等一個人突然跑到他面前來他才開槍殺死他嗎？

或者……

終於，有一些輕微的聲音，傳到客廳裏來了。

「你說，你到底要什麼？」好像一個女人在乞饒。

「不管你要什麼，我們都給……」另一個女人的聲音。

他開始動了。很輕，却很快。

×　×

面對死冷冷的槍口，會有什麼反應呢？那是因人而異的。比方說現在吧！潘小雲就很緊張，蓉子張則很冷靜。

對方沒有立即開槍，那表示還可以轉圜。

因此，蓉子張一遍又一遍地問：「你說，你要什麼？不管你要什麼，我都給。」

對方却始終不開口，他似乎很喜歡看別人悚惶，恐懼，尤其是喜歡兩個女人在他槍口下恐懼。

潘小雲也開始帮腔了：「你到底要什麼？蓉子小姐一定會滿足你的要求。」

那漢子陰森森地說：「我什麼都不要，只要妳們倆的性命。」

潘小雲不禁機伶伶的打個寒噤。

蓉子張畢竟老練得多，她料定了這是對方在虛張聲勢，如果他來此是爲了殺人滅口，或者報復，他應該一露面就開槍。

因此，她很鎮定地說：「朋友！別來這一套，用你們中國人的話來說，我也是兎子的爹——老跑的。來此有何目的，儘管亮出來。」

「你是認爲我不敢殺你們？」

「不是不敢，而是不必。」

「我祇是奉命行事，不一定要有殺人的理由。」

蓉子張作了一個大膽的試探：「那麼你爲什麼還不開槍？難道你還在等待一個適宜開槍殺人的良辰？」

對方也許立刻就開槍，但是沒有。

「我在享受。」他說。

「享受什麼？」蓉子張有些莫名奇妙。

那人說：「當我手操生死大權時，自然是一種享受。」

蓉子張是無孔不入的，她立刻在對方的話中抓到漏洞：「你手操生死大權？那是說你可以令我們死？也可以使我們生？」

「不錯。」

「那爲什麼不讓我們生？」

「那得有條件。」

潘小雲不禁揷嘴說：「方才我們不就說過了嗎？你要什麼嘛，我們就給什麼。」

那人似乎心動了：「當眞？」

蓉子張立刻加以保證：「絕對當眞，生殺大權在你手裏，如果我們不履行諾言，你仍舊可以再來殺我們。」

「妳們剛才說過，我要什麼，妳們就給什麼。」

「是的。」兩個人幾乎搶着回答。

「好！我要秘密。」

室內的空氣有一瞬間的冷漠，接着，蓉子張振聲問道：「秘密？什麼秘密？」

「妳們的傑作。怎麼？還要我點破嗎？好！我就點你一點，你們如何借刀殺人，如何巧計連環，陷柳成俊於死地，一一從實招來。」

潘小雲脫口嚷道：「你是誰？」

「別管我是誰，快把內情一一說出來。」

蓉子張打手勢示意潘小雲不要再說下去，吁了口氣，冷冷地問：「朋友！你眞想知道其中秘密？」

「廢話！我當然眞想知道。」

「我所知道的只是一部份，如果你想知道全部秘密，最好去問另一個人。」

那人問：「誰？」

「馮起！」

那人如遭雷殛般震動了一下，振聲問道：「馮超是誰？爲什麼要我去問他？」

蓉子張緩慢有力地說道：「因爲馮超是我們的頭兒，他控制着一切，也只有他才了解全部秘密。」

那人突然發出一聲詛咒，罵道：「妳們都該死！」

「爲什麼？」

「因爲妳們出賣了馮超。」

蓉子張現在才眞正發起抖來了，他已意識到這個人的來歷，於是緊張地問道：「我們出賣馮超，與你又有什麼相干？」

潘小雲發出一聲尖叫。

「我就是馮超派來的……」

「閉嘴！」他低叱着，到現在爲止，他的整個面貌還沒有明顯表露出來過，「妳們想叫人來解救妳們嗎？那只有加速妳們的死亡，如果你們還想求生，就乖乖地聽我的話。」

潘小雲忙不迭地答道：「好！好！我們聽話。」

「現在，妳們跟我去見一個人。」

「誰？」二人異口同聲地問。

「馮超。」

潘小雲渾身都在發抖，蓉子張倒還表現得很冷靜：「朋友，你拿馮超多少酬勞？我們加倍如何？」

「不行……」

「朋友！」另一個人在門口出現了，造形幾乎和原先那人一模一樣，也是用帽沿蓋着半張臉，也是拿着槍。「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丟槍吧。」

原先那個很聽話，一點反抗的打算都沒有，很馴服地將槍丟掉了。

後來的人開始問話了：「朋友！我在外面站了很久，你所說的話我都聽見了，你說你是馮超派來的？」

「不錯。」

「那麼，你認識馮超了？」

「廢話，我當然認識馮超啦！」

蓉子張雖然在神情慌亂中，仍能够分辨眼前的情况，她發現，縱使有人出面制止了先前那個要殺她們的人，但是情况對她們並不見得有利。

潘小雲緩緩地移動到她身邊，悄聲說：「蓉子小姐！後來那個人，說話聲音好熟哩。」

「當他再開口的時候，我們再仔細聽聽。」

現在，後來那個人正在仔細地搜索原先那個人的身子。他搜遍了身上每一個地方，但他並沒有搜出任何東西。

「朋友！」他又開口了，「你用不着拿馮超作擋箭牌，在我沒有動粗之前，你還是亮出來你眞實的身份吧。」

原先那個儘管在槍口的逼迫下，態度却並不軟弱，仍是很强硬地說：「你到底想怎麼樣？敎我丟槍我就丟槍，你認爲我犯法，你就抓我送巡警局，你要是看我不順眼，就給我一槍，用不着囉哩囉嗦？」

「哼！你的嘴倒挺硬。」那人用力一扳，將先前那人的身子扳了過來，然後用手一頂帽子，將整張面孔露了出來。「抬頭瞧瞧，我就是馮超。」

他的確是馮超。

這不但使面對他的那個傢伙渾身一震，蓉子張和潘小雲更是魂飛天外，渾身哆索。

「蓉子小姐。」潘小雲緊張地說道：「糟了呀！」

「沉住氣！」蓉子張用力瞪了她一眼。

「蓉子小姐！我們現在的處境非常危險，應該趕緊想法子呀！」

「我敎你沉住氣，聽見沒有？」

「蓉子小姐！趁他現在全力注意那個人的時候，我們就該想辦法，待一會兒恐怕就來不及了。」

「怎麼！小雲！妳認爲馮超會殺我們？」

「當然。」

「爲什麼？」

「我們被這個陌生人拿槍一逼，就出賣了他，一旦到了巡警局，也一定是什麼都會招出來。馮超若不殺我們，他怎能安心？」

「小雲！妳放心，他一時還不敢下手。」

「蓉子小姐！妳這麼說是根據什麼呢？」

「很簡單，馮超的行動步驟還沒有佈置好，如果我們倆突然消失不見，李龍庭一定會追究，那樣將對他不利。」

「蓉子小姐！」潘小雲現在也變得冷靜起來。「妳忽略了一件事，誰也不知道馮超跟你我有過接觸，就是李龍庭發現了我們的屍體，也不會疑到馮超的頭上去。」

「那麼，妳有什麼好辦法嗎？」

「妳上去帮忙馮超去揭露對方的眞面目，我趁機去檢拾地上的槍，如果馮超眞要下毒手，我們至少也有武器可以還擊。」

「好吧。」蓉子張似乎已失去了主張，竟然同意了。

青苔舞獅

麥海雲

我國自古到今，練武之人，總是特別喜歡紮馬的，事實上馬步如果不够穩定，打鬥起來，就會相形見拙，稍爲有甚麼風吹草動，便即倒下來，故此，練武不分派別，都是首先講究馬步穩實的，特別是南拳，更加重視紮馬。南派的拳師多數在紅船裏面表演，任何一艘船下鄉演戲，都稱做紅船，船上有時風浪很大，馬步不穩，根本上就無法演戲，故此，文武生固然要練紮馬，就算是花旦也要有些武功根底，然後有資格吃這一行飯。

另外一種精采的表演就是舞獅，在平地舞獅，需要紮馬，如果在高蹺之上表演，即是踏在高蹺上面，每走一步就有些做作，摹仿古人的動靜，那一類的表演，就更加需要紮馬，在這裏，我想引述近代發生於惠州府東江下游地區的一條村莊叫做林家莊的故事，叫做「青苔舞獅」，由這件事情所觸發的一個意念就是紮馬，如果馬步不穩，根本上就無法在青苔行走，更加談不到舞獅。

那一條村莊叫做林家莊，男女老幼，足有千人過外，屬於「强房」，有一部份人在外邊經商致富，帶銀返鄉，築屋而居，鄉裏人丁甚壯，的確說得上丁財兩旺。

凡是旺村多數有些武館，一來訓練子弟學習武功，用以自衞，二來武館裏面總有一兩個拳師座鎮，使外邊的人不敢侵入鄉中强搶豪奪，林家莊也是如此，負責指導武功的一個拳師叫做林卜誠，他的絕招有一個很古怪的名稱，叫做「鐵爪鉗馬」，能够用五隻脚趾鉗住地上，彷彿落地生根，有了這一招，他就在舞獅的時候特別顯得出威風了，再又因爲他以爲自己馬步穩定，天下無敵，特別在晒穀場附近弄一個禾場，全場灌滿了水，還用生芋頭在水底擦過，使它生長青苔，每年秋收之後，就在水場加上一些肥膩之物，使青苔長厚，吃過了除夕晚飯，就把青苔弄得乾淨一點，看來好像青草，實際上它却是青苔，青苔與青草之間相差很遠，因此之故，附近各村的獅班兄弟，都不敢在新春佳日到該處舞獅賀歲，免得滑脚出醜，連獅頭也打崩，自取其辱。

單是這件事就反映出林家莊的拳師林卜誠多麼自負了。

不過，驕兵必敗，有一年，適逢附近的林氏宗親兄弟獅班經過該村，那時夕陽西下，無地投宿，十多個獅班兄弟的壯夫交換意見，便決心打响鑼鼓舞獅向林家莊直入。

當時林姓兄弟看見有宗親進來，當然十分高興，即晚全村大排筵席，把酒歡筵，互相探問各人的宗資源流，以及字輩等等，氣氛友善，席散之後，就安排客人就寢，照理林家莊主人盡了地主之誼，林卜誠就不必想出甚麼詭計去迫對方獻醜了，可是，林卜誠此人，却心地狹窄，認爲別人不敢走進村裏舞獅，皆因青苔太滑，無法留步，新來的獅班兄弟，却如此豪氣，入內投宿，未知眞假，必須顯點顏色給他們看，此念一起，林卜誠就派人通知客獅，約定中午時份，同在禾場表演舞獅的絕技。

晒禾場的青苔本已乾實，但因林卜誠想折磨對方，故意放水，先使青苔的表面略爲濕滑，然後在中午時份引領那些人到該處舞獅，並且先由主家在青苔的一邊起舞，然後輪到客獅在另外一邊舞，互相借着舞獅較量武功，林卜誠以爲自己的獅班兄弟紮馬極有根底，赤脚上陣，五個脚趾能够抓住青苔，逐步行走，可快可慢，不會倒下，料想客獅無法做出這種表演，殊不料客獅也有另外一套，主家的獅子落場，盡量使面積縮細，只是在一角團團轉，保持青苔的濕滑程度，使對方有所顧忌，但是，客獅則剛剛相反，故意大步踏在青苔之上，一踏一撥，下邊使用掃脚，把青苔拉出來，踢到對方那邊去，這樣做就增加主獅的壓力，主獅陣地因爲青苔增加之後，對方的獅子擺動快速，有了威脅，一方面要應付客獅的攻勢，另一方面又因青苔加厚，踏脚不牢，刹時間獅驚步亂，滑跌在地，在場觀衆，大喝倒采，客獅顯得更加威風，經過一小時的劇烈舞獅之後，主獅連跌幾次，獅頭撞裂，身上遍佈青苔，看來好像坑渠鴨，毫無威風，客獅則玩完舞獅之後，再玩踏高蹺的絕招，利用兩枝木棍豎高自己，在地上行走，棍尾等於所穿的鞋，起碼十尺過外，走動不易，踏在青苔之上，更不容易，客獅玩完了獅班的舞獅絕招，還以高蹺的絕技表演一番，林卜誠更加黯然無聲，至於林氏莊主却喜形於色，反而慇懃致候，鼓掌稱善，邀請獅班兄弟，吃了一頓午餐，然後送客離開村莊。

事後，林卜誠覺得乏趣，索性一走了之。

「就這麼辦。」

在他們密商對策的時候，那兩個男人正在僵持，在情勢上，馮超有槍在手，固然佔了上風，在氣勢上却是半斤八両，一時不相上下。

「朋友！」馮超又開口了：「揭開你的帽子，讓咱們看看你的眞面目吧！」

蓉子張道：「讓我把他的帽子摘下來。」她按計施行，邊說邊往前衝。

「站開！退到一邊去！」孰料馮超並不要她們帮忙，似乎還怕她們攪壞了他的優勢局面似的。

蓉子張望望潘小雲，後者也是一副莫可奈何的神情，二人只好退去一邊。

「馮超！」先前那個態度依然十分強硬。「你這個人似乎太健忘了，隔不多久之前，我們在冷淸淸的大街上還相遇過一次。」

「是你？」馮超情不自禁地退後一步。

他不得不吃驚，方才對方那一飛上屋的武功一直還在他腦海中縈迴，想不到自己還會和對方第二度相遇。

「是我。想不到你忘得這樣快。」

「從你的功夫看來，你應該不是泛泛者，可是，你竟然用這種詐欺的方法來套取別人的秘密，你難道不覺得可恥？」

「兵不厭詐，我並不覺得有什麼可恥，而且，對付你們這種人，用詐術，已經是很客氣了。」

馮超動怒了，他暴叱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方才在大街上就說過，你最好不必知道我是誰，因爲知道了對你沒有好處。」

「我不在乎。」

「好！如果你願意收起槍，我就自動摘下帽子。」

馮超果眞將槍收了起來，他也許認爲一旦有需要時，他照樣能飛快地拔槍在手。

對方也守諾地摘下了帽子。

首先是蓉子張和潘小雲的驚呼聲，連馮超也發出一聲訝異的尖叫，因爲這個人竟然是早已被殺的金少白。

是因爲這個人長得和金少白一模一樣，還是金少白死後復活了呢？死後復活是神話，至於說兩人長得一模一樣，那是奇蹟。神話與奇蹟都不是現實社會中可能發生的。

那麼，這只有一個解釋——那是金少白沒有死。

可是，他明明死在戲園子門口，而且經過巡警局派仵作人員勘驗過的呀！怎麼會假得了呢？

這個問號在蓉子張，潘小雲的腦海裏盤旋，當然也在馮超的腦海中翻騰。

金少白顯得比前兩天黑瘦一些，也許因爲燈光太黯淡，影響了別人的視覺。他冷冷地問道：「你們爲什麼都瞪着眼睛，難道不認識我嗎？」

蓉子張壯着膽子問道：「你……你是金少白金爺？」

金少白道：「是呀！我姐夫常常到妳這兒來，遇上有事找他，就只有往妳這兒跑，難道妳都忘了？」

蓉子張不禁倒抽了一口氣。

金少白又找上了潘小雲：「妳住在葫蘆後街二十三號，前兩天我上妳那兒去過，問妳缺什麼不缺，妳也忘了嗎？」

潘小雲渾身都在打冷顫。

「馮掌櫃！你的當舖我是沒去光顧過，不過，商會的聯誼會上曾經見過你，你是本地的熱門人物，因爲你和巡警長李龍庭是拜把子兄弟。」

馮超表現得還算冷靜，他試探着問：「你果眞是褚大爺的舅爺金少白嗎？」

「是呀！難道你們都不認識我嗎？」

「可是，我聽說你在『正興園』門口被好幾個地痞流氓殺害了呀！」

金少白道：「的確有這個消息，不過，死的不是我。」

蓉子張禁不住插口問道：「當時還經過巡警局派仵作人員勘驗過，怎麼錯得了呢？」

「死者和我的身裁相似，而且又穿着和我完全相同的衣服，我身上的小佩件，諸如金鍊掛錶之類都到了他的身上。行兇的人，又用刀子在他臉上劃了兩刀，誰也認不出那是個替死鬼。」

馮超驚訝地問道：「那麼，這是經過預先安排的囉？」

「不錯。」

「那個替死鬼知道他自己的下場嗎？」

「當然不知道。」

「你爲什麼要如此安排呢？」

「因爲我不願死。」

「你能說得更明白一點嗎？」馮超打破砂鍋問到底。

「還用明說嗎？我早就知道你們決定將我處死了。」

馮超，蓉子張都逐漸冷靜下來，處死金少白，除去障碍是他們的決定，交由沈海淸去執行，這個消息是如何走漏的？……對了！如果金少白沒有買通沈海淸，焉能李代桃僵？

馮超想到這裏，不禁脫口問道：「難道你和沈海淸早就有連絡？」

「你很聰明。」金少白並沒有否認。

「金少白！我還是不明白你爲什麼要如此大費手脚？你事先知道消息，溜到別處去住幾天就沒事了，咱們也不會派人去追殺，又何必找一個替死鬼？」

「這有兩個用意：一是鞏固沈海淸在你們面前的地位，二是使你們揹上命案，我姐夫才便於控制你們。」

蓉子張又插嘴了：「這麼說來，全局都是由褚大爺在指揮主宰了？」

「不錯。」

「他這麼作的目的何在呢？」

「姐夫要利用你們除去礦業公司的大股東唐元標，以鞏固他在公司中的權益，但又知道你們這一羣都是吸血蟲，除了拿到應得的報酬之外，還會永無止盡的敲詐，所以打算用這條命案來牽制你們。」

「哼！」馮超不禁冷笑起來。「原來這位褚大爺比咱們還要心狠手辣，不過，他的算盤打得並不見得完全正確。」

「那倒不一定，據我所知，到目前爲止，凡是他算計到的，都還沒有落過空。」

「哦！舉個例子來聽聽？」

金少白輕咳幾聲，淸淸喉嚨，慢條斯理地說：「首先，他從蓉子張的口中，聽出你們有殺我之意，於是立卽着手收買沈海淸，果然不出他所料，不但收買沈海淸成功，而且有了大用。」

「往下說。」

「之後，沈海淸向我姐夫索酬，姐夫拖延不付，因爲他算準了你們必定會殺沈海淸斷綫，滅口，果然又不出他的所料。」

「哦！」蓉子張和馮超的臉色均爲之一變。

沉默了一陣，馮超才問道：「還有什麼事情被褚大爺算準了呢？」

「說出來你們更會吃驚。」

「我們已習慣吃驚。」

金少白先流露出一絲詭譎的笑容，然後慢慢地說：「他算準了只要我用短槍逼着她們，作出一副兇狠相要殺她們的樣子，你就會隨時

出現。」

馮超冷冷地說：「褚大爺的確料事如神，不過，他這樣做的目的何在呢？」

金少白楞了一楞，才答道：「不知道。」

「難道你沒有問問他，當我出現而要動手時，你將如何應付？」

「我問過，姐夫說永遠也不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你沒有問他，他爲什麼敢如此肯定？」

「他說，你絕對不敢在蓉子張的賭館中殺人。」

「金少白！我實在對你姐夫佩服得五體投地，他的計劃實在太高明了。」

他這一說，不但金少白不解，甚至連蓉子張和潘小雲也都瞪目結舌，不解其意。

馮超並未立卽說出答案，却又問道：「金少白！你想想看：這個世界上，知道他秘密最多的人是誰？」

金少白翻着眼皮仔細地想，突然渾身打了一個冷顫。

「是誰？」馮超又追問了一句。

「是我。」

「如果你不死，他會安心嗎？」

「應該不會，我是他的內弟呀！」

「那可不一定，爲了一個利字，兄弟鬩牆的事倒屢見不鮮，何況你只是內弟，所以他安排了這一招毒計，敎你來送死，假我的手，加我的罪，使我也掉進他所挖掘的陷阱，太狠，太毒了。」

「可是，你並沒有殺我呀！」

「就在我衝進來的那一刹那我就決定了。」

「是什麼原因使你有了改變呢？」

「因爲我想先知道你究竟是誰。」

「是想認淸之後，再決定該動手不該動手嗎？」

馮超搖搖頭說道：「不！你是註定要死的，不過，有些人在死前，還可以提供一些秘密。……金少白！有一點我還不明白，你願意加以解釋嗎？」

「先說說看，是那一方面的事。」

「方才我們並沒有逼問你，你却滔滔不絕地說出箇中秘密，這是爲什麼？」

「因爲我早就發現了姐夫的陰謀。他現在的眼中只有無比的慾望，而慾望又需要財勢來培養，所以，他千方百計地鞏固他的財勢，其它的都可以犧牲，一個內弟的生命又算得了什麼？所以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多爭取朋友。」

「爭取朋友？」蓉子張大感意外地嚷了起來。

「如果我不爭取朋友，我早晚必死……」

噗地一聲，一把飛刀穿窗而進，直射金少白的咽喉，金少白一低頭，飛刀篤地一聲扎進金少白身後的木柱上。

兩個女人似乎想躲，但她們的肢體似已瘋痺，無法行動，只有互相擁抱，簌簌而抖。

金少白在閃避那把飛刀之後，並沒有很快改變他的姿態，這顯示他非常冷靜；在這種情況之下，慌亂反而會誤事。

馮超看看窗紙上的那個窟窿，又看看金少白，最後，他突然拔出槍，飛快地衝了出去。

庭園中一片漆黑，從馮超的這個追敵動作看來，他就非常不智，他處在明處，敵人躲在暗中，情況對他是明顯的不利，他只不過是一時衝動；容易衝動的人總是很難成大事。

現在，馮超也了解到這種危險的情況了。於是，他很快地貼着屋壁，先保護背部。對手是用飛刀的，如果要採取攻擊，一定要在近距離。不管從正面而來，還是側面來，都逃不過他的眼睛。

可是，庭園中連一個人影也沒有發現。

對方的速度如此快嗎？

馮超自問。然後又自答：不可能。

人類的體力是有極限的，不管對手有多麼快，也不可能在一刹那間踰出牆去；因爲庭園的幅度。從窗前到牆邊最少也要三十個大步。[illegible]也許追不上，起碼也可以看到一個逸去的影子。

事實上他是什麼也沒有看到。

馮超肯定敵人還潛伏在庭園中，因此他輕喚：「朋友！亮相吧！有話當面說淸楚。槍子兒不長眼睛，造成誤傷，可就不妙了。」

沒有反應，那是必然的。也許那人根本就不在，卽使在，他也不可能出聲答應。

馮超很快地轉變了一個地位，憑他銳利的目光去觀察，庭園中應該是沒有別人停留的。

假山後面可能會藏人，花壇後面也可能……每一個可能藏下人的地方，馮超都一一檢查過，連一隻青蛙都沒有發現。

飛天了？入地了？那人爲什麼要殺金少白？……這一連串的問題，馮超一時都無法得到答案。但是，有一點却是可以肯定的，這個人非常厲害，是一個難防範的脚色。

他突然想到金少白方才那句話——爭取朋友。他現在也有這種感覺；多一個朋友就多一分安全感。金少白想爭取他，他爲什麼不能爭取金少白。

很明顯的，這是一個分則有害，合則有利的局面，如果他與金少白聯手合作，褚運魁就不難對付了。

平心而論，馮超本想與褚運魁眞誠合作的，甚至不惜瓦解他的組織。他只想順利地渡過這個險關，順利地拿到這筆酬勞，以後，他再不想幹這門刀口舔血，心驚肉跳的行業了。

偏偏事與願違，褚運魁這頭老狐狸還有更陰毒的手段；褚運魁利用他們達到了除去唐元標的目的，不但不付酬，反而要置他們於絕境。這大概是馮超作夢也想不到的結果。

爭取金少白，馮超心裏喊着。事實上，金少白的武功與機智都是第一流的。不管在任何情況下，金少白都能發揮相當高的功能。

他先收好槍，再飛奔回房。他預備和金少白仔細商量一個對策。

馮超的運氣好像一直都不大好，當他回到房裏來時，金少白已經不在了；而且連蓉子張和潘小雲也都不見了踪影。

抬頭看，木柱上把那小刀也不見了。

也許金少白帶着兩個女人離開了這間帶有危險性的屋子。

馮超這麼想。當然，他的想法不是沒有理由的。

在這間賭館中，馮超是不公開走動的，可是在女侍們的心目中，都認爲他和蓉子張有着不可告人的曖昧關係；因此，他幾乎享有男主人的各種權力。

他離開這間屋子，走向前面的大廳，在過道中，就遇見了一個女侍。

「看見蓉子小姐了嗎？」他問。

「沒有呀！」

那女侍是從前廳來的，如果她沒有看見，那麼蓉子張就不在那邊，那麼她又會上那兒去了呢？

「剛才她還在，才一幌眼就不見了。她會跑到場子裏面去嗎？」

女侍搖搖頭說：「不會的。在開局的時候，蓉子小姐從來不進場子。」

「哦！妳帶我到別處去找找。」

廚房，柴房，儲物室，甚至女侍們睡覺的地方都去看了一遍。沒有就是沒有。

這是令人納罕不解的，他們上那兒去了呢？只在這一眨眼的空檔裏就消失了踪影，這不

是預先就商量好了的行動嗎？

想到這裏，馮超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他若無其事地吩咐那女侍自己去忙她的事，而他則悄悄地走向後門口，這證明他的想法不錯。後門已經打開了。

× × ×

褚運魁的神色很冷靜，只聽不講。直到馮超將他想說的話講得乾乾凈凈，他才開了口。

「馮老弟！你相信嗎？」

「我只能說，我已經被弄糊塗了。」

「爲什麼不能保持清醒？」

「褚大爺！你想想看，一個死去的人，突然又活了，這就够吃驚的啦；何况他又說出那麼駭人聽聞的內幕，這還不能令人糊塗嗎？」

褚運魁站了起來，在屋子內兜了一個圈子，才停下來，緩慢地說：「馮老弟！說句話你千萬別生氣，首先，我就不相信有這回事。」

「褚大爺！難道……？」

「馮老弟！你別打岔，且聽我說下去，人死復活是絕對不可能。少白遇害之後，李龍庭還帶我去看過他的屍骸，絕不會錯。至於說少白會武功，一躍就上了房頂，那更是不可能了。我跟他姊姊成親的時候，他還是孩子，這些年來一直就住在我家，他會不會武功，難道我還不清楚嗎？」

「褚大爺！照你這麼說，那個自稱金少白的人難道是冒充的？」

「不錯。」褚運魁說得斬釘截鐵。

「一個人想要冒充另一個人，那是不可能的呀！身裁，面貌，聲音，語氣，那會如此巧呢？而且對內情又知道得如此清楚？」

褚運魁道：「馮老弟！你們平時和少白不常來往，這個冒充他的人才能混充過去。如果他在我的面前來這一套，他就準定穿帮。」

馮超沉默了，他在衡量褚運魁所說的話。

「馮老弟！你還不相信我的話？」

馮超沒有去回答褚運魁的話，却反問道：「褚大爺！我們現在就假設那個人是在假冒金少白，但他如此作用意何在呢？」

「破壞我們。」

「破壞我們？」馮超重覆了一遍，口氣中充滿了疑問。

「是呀！我倆合作，牢不可破，有些想混水摸魚的人，就無機可乘，於是就來這麼一招毒計，使我倆互相猜疑，如此一來，他們的機會就來了。」

「那麼，他又是什麼來路呢？」馮超的問題倒很多。

「也許是當地的地痞流氓，他們聽到了風聲，想硬揷進來分一杯羹，馮老弟！你不要再三心二意了，就照咱們原先的約定去作。準沒錯。」

馮超一時沒有說話，並非他已被褚運魁說服，而是在思索別的問題。良久，他才站起來說：「褚大爺！我要走了。」

「好！我送你出去。」褚運魁似乎希望來客快些走，以便早些回到床上去。

經過庭園時，馮超却又停了下來。他很用力地說：「褚大爺！這件事只怕很嚴重，那個人是眞正的金少白，絕不是假冒的。」

「何以見得？」

「假冒的人一定不願意露出破綻。在街上，他露了一手飛躍上房的本領，那時我並沒有見到他的面貌，到後來他根本不必自承那就是他。他既然假冒金少白，想必早已將金少白的一切都打聽得很清楚：金少白如果不會武功，他豈不是露出了一個很大的破綻？」

褚運魁勾着頸子，一時默然。他似乎思索什麼，也似乎是被馮超的話問倒了。

馮超却不容許他沉默，又繼續追問：「褚大爺！你說我的分析對嗎？」

褚運魁的聲音很輕，語氣很淡：「如果你的分析對，那麼，我剛才的分析就完全不對，是不是？」

「我並沒有這樣說。」

「換句話說，方才那個自稱金少白的人所說的話就完全是眞的，是不是？」褚運魁的語氣突然激昂起來：「也就是說，從這件事一開始，我就在利用你，算計你，是不是？」

「褚大爺！」馮超陰狠地說：「我想還沒有人敢算計我，因爲算計我的結果只有一個字，那就是……死！」

褚運魁道：「對的。任何人都不會作這種傻事，尤其是像我這種聰明的人。回去好好睡一覺，一切都等明天再談。」

馮超道：「褚大爺！你心頭一點都不急，爲什麼？」

「我一點都不急，對的，我爲什麼要急？我們的計劃非常週詳，我們合作無間，一切都很順利，我爲什麼要急？馮老弟！以前我一直信任你，現在是你信任我的時候了！聽我的話，回去好好睡一覺，你的精神太壞了。」

馮超眞不知道該如何去判別褚運魁的心意。他只有一個感覺：褚運魁是一頭狡猾的老狐狸，憑自己的智力去鬥這頭老狐狸是不行。儘管他心中有這種感覺，他還是不得不向大門處走去。

假山後面露出了一個人影，那是一個窺伺者，他顯然在注視褚運魁與馮超的行動，竊聽他們的談話，而他們彷彿並沒有發覺。

門打開，馮超走了出去。

褚運魁親自關好門，又靜靜的站在門內好一陣子，他清晰聽着馮超的脚步聲遠去。然後，他才緩步走向庭園中那座假山處。

他輕喚：「少白！出來吧！」

那條黑影身形矯捷地閃了出來，原來是金少白。

褚運魁沉聲問：「事情辦得怎麼樣？」

金少白的聲音很低沉，語氣中却充滿了得意的味道：「一切都如姐夫所料，那兩個女人已經到了我的手中。」

「嗯！」褚運魁這一聲漫應，頗有嘉許之意。「這兩個女人是全案的關鍵，誰能將她們把握住，誰就佔上風……不過，整個情況好像還不如咱們原先想像中那麼順利。李龍庭從晚上九點鐘開始就突然消失了踪影，不知他的去向。」

「姐夫對巡警局的情況也非常清楚嗎？」

「當然。」

「想是姐夫必在那邊安排了一顆棋子，是不是？」

褚運魁道：「不錯。這幾年來我在巡警局中不停的收買人，所以，李龍庭的每個動態我都清楚。」

「那個人是誰呢？」

「曹驃。」

「曹驃？」金少白吃驚了。「他不是被馮超收買了嗎？而且他還來向你敲詐？」

「曹驃前來向我敲詐是一齣戲，演給馮超看的。實際上他是一個三面人；但是，對我才是眞正忠實的。」

「難道，連他也不知道李龍庭上那兒去了嗎？」

「不知道。」褚運魁的眉頭深深皺了起來。「這就是使我担心的原因。李龍庭一向視曹驃爲得力助手，不管有任何行動都會告訴他，而這一回李龍庭却悄悄地溜了。情況就顯然不太簡單啦！」

「也許李龍庭對曹驃已經起了疑心。」

沉默了好一陣子，褚運魁才又開始說話：

「少白！今晚曹驃也許還要和我連絡一次，下一步棋該怎麼走，待我決定之後，我會盡快通知你。」

「好的。」

「那兩個女人千萬要看牢，不能有任何意外發生啊！」

「您放心吧！這點小事我還辦不妥嗎？」

「好！你去吧！小心點！」

金少白一躍上了牆頭，再一幌就不見踪影。他若不是練了好幾年，絕不可能有這樣好的身手。

下弦月冷冷地掛在天空，褚運魁孤立庭園，很久很久都沒有移動一下，他的心情似乎很沉重，沉重得使他挪動一下脚步都無能爲力。

× × ×

巡警局的門還是大敞着。當然，局子裏是夜不閉戶的，但是，却冷清清地連一個人影兒也看不着。

這個時候已經過了午夜，門前值班的巡警剛好換班。通常剛換班的人總會在大門附近走上幾圈，可是，連值班的人也沒見着，莫非躲到什麼地方打瞌睡去了？

終於有一個人在巡警局的大廳中出現了，這個人是曹驃，他走得很慢，一邊走一邊伸懶腰，打呵欠。

值班的人伏在一張茶几上打瞌睡，曹驃走過時停了下來，他的眉頭聳動了一下，似乎在考慮什麼問題。

最後，他終於拍拍那人的肩頭。

值班的倏然驚醒，連忙立正站好，兩隻眼睛却還是閉着的。

「怎麼啦？」曹驃和和氣氣地。「那麼倦嗎？」

「嘿嘿！」眼睛算是睜開來了，話聲還是含糊含糊的。「眞不好意思。」

「看見巡警長了麼？」

「沒見着呀！」

「我肚子餓了，要到後面巷子裏去吃碗呼辣湯，如果巡警長問起來，說我立刻就回。」

「怎麼！巡警長還沒睡呀？」

「今晚有重要的案子，有得忙哩！」

曹驃說完之後就走出了巡警局的大門，那值班的睡意在一瞬間消逝，尾隨地走到門後，探出半個腦袋覷着曹彪的去向。

這時，他兩眼烱烱有神，頭腦清楚。他發現：曹驃所走的方向並不是到後面巷子去吃呼辣湯。

曹驃當然不去喝呼辣湯，他是要去會見褚運魁。

但他沒有想到，那個睡眼矇矓的傢伙竟然會注視他的行動。

褚家的後門是掩着的，曹驃輕輕一推就開了。

庭園寂靜，曹驃很熟悉地穿過了花徑，登上迴廊，在一扇窗戶前停下，窗內隱現一綫燈光。曹驃彈指輕敲窗櫺，房內的燈光倏然熄滅，黑暗一片。

曹驃就那樣靜靜地站着，看樣子，他用這種方式與褚運魁約會已經不止一次了。

過了好一陣子，窗內才響起褚運魁的聲音：「情況怎麼樣？」

「褚大爺！我感到有點不對勁。」

「怎麼呢？」

「李巡警長突然不見踪影，他一定在暗中偵察什麼。」

「曹驃！」褚運魁的語氣沉着而有力。「情況已經很緊急，你可要快點下手了，先幹掉姓柳的再說。」

「褚大爺！你是說連夜動手？」

（下期續完）

武林逸事

五省刀王

慧心・文

想起孫玉峯來，使人萬分感慨，遠在清末民初的時期，有許多人身懷絕技，做過保鏢的鏢頭，名震南北各處，後來又把絕技傳授給門徒，這種人並不多見，孫玉峯就是其中的一個，他的兒子文勇，也學到他的功夫很多，但却在抗戰時期，兵荒馬亂當中，患病喪生，孫玉峯也在故鄉病逝，故此，現時留下來的只是羅漢門那一個門派的刀槍拳棒，至於孫玉峯本人，却是音沉影絕，想到這一點，不能不有些悵然之感。

孫玉峯的武功究竟深到甚麼程度呢？那是很難說的，照他的解釋，一個有功夫的拳師，往往是如此享譽的，碰着强敵，展開龍虎門，非生卽死，贏了那一場伏，然後天下知名，沒有十分厲害的高手跟他較量，就算有渾身武藝，也看不出來，他這樣說，可以反映出他的拳脚往往跟對方交手的時候「留手」，沒有使出他最毒辣的絕招，因此一般人就覺得他好像沒有甚麼了不起，反而跟他交過手的人，心知肚明，那些人並非敵人，而是他的門人，故雖然懂得他所擅長的招式如何厲害，也不會隨口說出來，因此之故，究竟孫玉峯的武功是自己苦心練習出來呢？抑或是羅漢門本身的武功特別厲害呢？這些問題，事隔多年，實在不容易回答。至於孫玉峯本身，除了羅漢門之外，還苦練擒拿術，另一方面，他對於鐵布衫的功夫也練得很好，就算他在街上走動，有人偸襲，趁着他不覺，揮拳打去，不管那一拳打在他身上任何一處，他都不會受傷，憑着這種絕技，他跟高手作戰，當然是佔盡上風，因爲他只是保護自己的要害，已經够了，不怕捱打，那是孫玉峯最出色的本領。

普通的拳打脚踢，能够支持得來，那樣子不算得怎樣輝煌，孫玉峯能够把提氣的功夫做到足，可以使男性下體的睪丸和腎囊縮入肚內，任由怒馬用後脚去踢，也不會踢傷，這一招就是非常驚人的，故此，孫玉峯跟强敵交手，不怕撩陰腿這一招，再又因爲他的較剪手十分厲害，沒有人能够用二龍爭珠的手法搶攻，抓傷他的眼，這兩處要害是武林中人最害怕的，亦卽人身當中最大的弱點，他能够保護得如此週到，實在難能可貴。

孫玉峯是近幾十年來武林裏面特別出色的一個，關於他的事跡，不妨一知。

孫玉峯的武功是直接由嵩山少林寺學習得來的，他的師傅叫做元通禪師，當時，元通禪師由嵩山到濟南，經過北京順道在那裏居住幾天，看看那邊的景色，不知怎樣，他的行踪給武林中人獲悉，那時孫玉峯跟馬良兩人十分年輕，在白天到西禪寺裏面參拜，故意向廟裏的人查問元通禪師，結果給他們找到，元通禪師走出來問他倆人是否尋仇，孫玉峯說：「我們的年紀這樣輕，怎會有仇人呢？因爲禪師的武功是佛門裏面最有威力的一種，稱做羅漢門，我們自小就喜歡練武，但却缺乏名師指點，故此，登門拜訪，想看看禪師是否有獨特的功夫吧了。」

他這番話雖然竭力說得溫和，元通禪師聽了，已經覺得這兩個青年想領敎他的拳脚，便笑着說：「你們想看看羅漢門的功夫，請到外邊草地上較量一下。」

說完，他先走一步，在西禪寺內有一塊草地，有圍牆隔住，街上的人看不見，廟裏的和尚誦經禮佛，也沒有人走出來，故此，他們在那個地方交手，可自由發揮，不怕別人偸窺，那時孫玉峯已經得到山東全省成人組的摔角冠軍，且又學習到山東當地的拳法，以爲手上有些斤兩，他跟馬良兩人的造詣差不多，簡直是兄弟一般，元通禪師的體型並非特別高大，而且穿了道袍，看來不會打贏兩人的，他叫兩人任意進攻，孫玉峯向馬良打了一個眼色，分別站在東西兩邊，把元通禪師包住，大喝一聲，兩人直衝過去，一個用拳，一個用脚，以爲元通禪師很難閃避，殊不料用脚踢去的，連踢兩脚，都已落空，幾乎打中孫玉峯，兩人無意中聚在一起，才知道元通禪師已經轉身站在他們二人的背後，大吃一驚，立刻轉身再戰，連發幾招，都是給元通禪師閃過的，因爲草地相當闊大，追逐之際，元通禪師有足够的地方迴旋，躱避得很快，他們二人簡直無法進攻，孫玉峯說：「禪師，輪到你向我們發招了，看看我們有沒有辦法接招。」

元通禪師笑了笑，說：「好的，我一招就把你們兩人擊倒。」

說完，他緩步走近，左右兩拳向上一揚，其實是虛招，下邊才是眞的進攻，他所使用的是蟠龍脚，連發兩脚，他們兩個就像是滾地葫蘆，滾了幾步，然後站起來，馬良似乎不服氣，說：「禪師，如果你不准用脚，只用拳頭，能否鬥得過我們兩個呢？」

馬良恃着拳上有勁，年輕的人總是拳頭比較硬的，他以爲硬碰硬的打下去，禪師不是對手，殊不料元通禪師的武功犀利，就算用拳，也可以隨時擊倒他們兩人，後來，元通禪師還說他只用右掌，既不用脚，同時左手彎到自己的背後，單憑一隻手掌左穿右揷，兩人都在小腹吃了一掌，就此倒下來，那時不能不服了，他兩個都是十分機警的，立刻跪下拜師。

元通禪師有意發揚少林寺羅漢門的拳技，然後出來活動，看見他們二人的根基甚好，而且肯苦心練武，於是，就答應把羅漢門的武功敎授給他兩人，叫他們依時到西禪寺學習，兩人是在北京居住，很是方便，一邊讀書一邊學武，兩年之後，元通禪師就對他們說知，認爲他倆的武功已經有很高的造詣，隨時可以應付江湖上的好漢，他本人却要回到少林寺去，說完這番話，就此飄然而去。

馬良返山東組織濟南國術傳習所，敎授羅漢門的功夫，至於孫玉峯，却給鎭威鏢局聘請，出任鏢師，他仗着一柄單刀，和羅漢門的拳脚，在華北五省行走，碰着許多高手，都是給他擊敗的，逐漸受到武林中人的重視，把他稱做五省刀王，後來他在北京另創一間寧遠鏢局，他自任局主，所用的三角狗牙邊，黑底白字，這個旗號，寫明斗大的一個孫字，看來很是威武。當時最有名氣的一個武林高手就是霍元甲，霍元甲生前創立上海精武會，那時就拉孫玉峯的師兄馬良在該處敎授羅漢門的拳脚，霍元甲死後，馬良認爲館務太過繁忙，希望他到那邊料理，照主任階層支薪，那時整個社會環境變遷，做鏢局的生意一落千丈，孫玉峯認爲要打開新的局面，就要投身精武體育社，於是，携帶他的兒子文勇前往上海，敎授羅漢拳。

後來他被總會派到廣州主持精武體育會，因爲南派和北派拳師的基本訓練方式不同，南派還沒有打鬥，就先學橋手，準備一招見功，北派大不相同，一定要從基本敎練講起，先敎十二路潭腿，然後循序而進，看來好像太過呆板，因此之故，有些南派的拳師看了，就很想跟他較量，當時在廣州最有名氣的一個少壯派拳師叫做黃嘯俠，他的功夫學自李恩，年少英俊，身軀雄偉，看來好像一隻鷹，他從小就投身李恩的門下，學習許多路拳脚，橋手如鐵，心高氣傲，聽說孫玉峯的羅漢拳是正宗的少林拳脚，有五省刀王之稱，那時在廣州精武體育會任主持，受人崇拜，而且他在精武體育會敎授拳脚之際，向遊客和門徒說過，歡迎任何人跟他較量，等於擂台躉，那時，廣州有的是武館，不知道精武會是以健身爲主，拳脚只是錦上添花，根本上就並非一方之霸，不過，黃嘯俠年少氣盛，對孫玉峯這種態度，認爲不妥，決定前往精武體育會挑戰。

那天，黃嘯俠單獨一個走到槳欄街一間會館裏面，那就是精武體育會，孫玉峯照例早上敎授門徒的，黃嘯俠走進屋裏，看見孫玉峯敎十二路潭腿，每一式都是由預備式開始的，孫玉峯一邊敎拳一邊喝口令，說出一二三四，叫所有會員依照那個手法去打，而且當面指點那一招是打人，那一招是招架，解釋得很詳細。

孫玉峯敎到第三路潭腿的時候，忽然看見多了一個人站着觀看，他不以爲意，仍然照舊解釋，對學員說，這一招通天炮，是北方的獨特手法，用來衝擊敵人下頷，非常厲害，非到不得已時候，不要施展出來，免得打傷別人。

站在旁邊的黃嘯俠聽到他說出這話句來，禁不住揷嘴，走前一步，說：「孫師傅，你說這一招衝天炮，是北方拳的獨特手法，我認爲這句話太過誇大，誰都知道它叫做霸王敬酒，自古相傳下來，不分南北，都有這一招，我現時所學的南拳，有一招抛捶，用法就跟通天炮一樣，但却比通天炮好用得多。」

雖然他隨意發言，不過，在孫玉峯指導門徒的時候，如此挑剔，顯然是有心踢盤了，孫玉峯用神一望，看見他是個虎背熊腰的高大漢子，拳頭特別大，知道他練過拳術多年，故意這樣說，顯然是南拳裏面的高手，有心挑戰。

孫玉峯站定脚步，問他的拳脚學了多久，是那個名師指點的，黃嘯俠聽了說：「我是學李恩師傅功夫的，學過三年，但却朝夕苦練，我認爲可以打贏北方的老敎頭。」

他這句話顯然是太過狂妄了，孫玉峯聽了進耳，竊笑於心，說：「既然你認爲可以打贏北方的老敎頭，那就等於打贏我了，我們就在大堂裏面較量一下，彼此玩玩，如果你能够打贏我，我就立刻離開廣州，回到故鄉景縣，永不再出武林活動，反之，你鬥不過我，就要跪在我的脚下認錯。」

黃嘯俠當然答應，很快兩人就臉對臉的站着，隨卽發招。

孫玉峯是坐鎭精武會的敎頭，等於主位，黃嘯俠登門拜訪，可以說是客位。他就把手勢打了一個招呼，說一聲：「請！」

黃嘯俠在他剛剛閉嘴時便卽猛衝過來，一發拳就向孫玉峯以長拳短打出擊，把各種橫掃直打的手法一齊打出來，以爲孫玉峯避無可避，殊不料孫玉峯並不跟他交手，毫不介意，只是在他拳過之後，然後迎擊，但却招架而已，並不發招，跟着向門徒解釋，指點他的手法有何不對，就把他看做互相表演拳脚一樣，使門徒看了增益，他的姿勢如此悠閒，使黃嘯俠覺得自己的攻勢全部失敗，沒有一拳能够打中孫玉峯，不覺有點喪氣，進而孫玉峯發覺他屢攻不下，露出困倦的姿勢，就施展潭腿裏面第二類的「窩肚拳」，先行發拳讓對方接招，跟住扭轉對方的手腕，隨卽踢起左腿，那一脚向他的右脚上五寸下五寸的部位踢中，黃嘯俠登時痛楚不堪，站也站不穩，無法不跪下來。

潭腿這一招扭手踢拳，就算是初學拳脚的人，都看了很多遍，很少人知道它是有用的，孫玉峯却能够把它打得如此純熟，實在難得。黃嘯俠福至心靈，橫竪已經跪下，索性喊了一聲：「孫玉峯師傅！」跟着拜門。

當時精武體育會希望指點一般民衆學習國術，健身兼自衞，並無門戶之見，因此，孫玉峯扶起了黃嘯俠，正式收他爲徒。黃嘯俠自此苦練不已，同時介紹陳君五，蔡伯達，林少立幾個投身精武體育會，那些人都是已經打得十分出色的，孫玉峯照例進門的人都要跟他交手，令到對方心悅誠服，然後收爲門徒，因此，那幾個人試過羅漢拳的滋味，知道它柔中帶剛，並非普通的拳術可比，很興奮的學習。

當時陳君五特別高大，是梁貴的門徒，武功打得特別出色，怎料跟孫玉峯交手，竟然步步給他封住，無法活動，那時他不能不佩服，立刻拜師。

陳君五是山東人，孫玉峯也在山東生長，故此，他們所講的口音特別熟習，那是陳君五學習得到孫玉峯拳脚較多的主要原因。

當時吳肇鍾敎的白鶴拳，跟陳君五相熟，原因是陳君五也曾跟着蔡懿公學過俠家拳，俠家拳的拳脚就跟白鶴拳有點相似，因此吳肇鍾跟陳君五很談得來。有一次吳肇鍾到黃沙去踢老拳師程華的盤，陳君五隨行，踢盤之際，吳肇鍾跟程華交手，就由陳君五動手對付程華的首徒陳漢，而且給他打倒。關於吳肇鍾跟程華交手的情形，不在本文之內，不必細表，只是陳君五，他在第二天回到國民體育會，就對同門談及此事，說得有聲有色，孫玉峯在旁聽了，就盤問他當時挑戰的情形，陳君五十分得意似的，向他講解如何獲勝，並且聲明他使用的正是羅漢門功夫，孫玉峯聽了，搖了搖頭，說：「君五，你的功夫還未學得十足，便去踢盤，實在太過自負，剛才你所施展的幾招，因爲對方武術尙淺，有機可乘，然後給你打贏，如果你使用這幾招攻我，立刻倒下來。」

陳君五聽了當然不服，便使出當時擊敗陳漢的纏打手法，向孫玉峯進攻，殊不料他的攻勢雖然猛烈，却給孫玉峯消解，連打幾招，都沒有法抓住孫玉峯的手臂，因此，纏打的絕技就無法施展出來，他稍爲一窒，便給孫玉峯施蟠龍腿，把他踢倒，跌出丈外。

當時有幾個師兄弟在旁，都認爲陳君五自取其辱，單是黃嘯俠看出孫玉峯這一着，並非有意折辱陳君五，而是有心把蟠龍腿的脚法傳授給門徒。陳君五本人應該知道，他在旁邊觀戰，也有所領悟，因此，他非常高興，事後就對陳君五說知，剛才孫師傅擊倒你所施用的脚法，平時沒有敎授出來，可見師傅對你特別重視，陳君五欣然點頭。

事實上孫玉峯的蟠龍腿非常厲害，因爲他從右邊掃到左邊去，卽時可以由左邊踢回右邊，掃來掃去，故此，有蟠龍腿之稱，這種脚法只是移步換形，並非有心攻擊對方任何一處，但却含有一股陰勁，脚與脚相撞，那就不是慢慢的移步，而是忽然發力，一脚就把對方踢倒，一方面他能够移步換形，避開對方的攻勢，另一方面，移動脚步之際，每一寸都是攻勢，碰着蟠龍腿，整個人彈開，因此，孫玉峯就靠這一招在江湖上擊倒無數英雄豪傑，此外，孫玉峯的較剪手，也是非常厲害的，雙手交义，十指朝天，看來很容易給別人一手封住，隨卽發拳，殊不料對方眞的封他兩隻手，就馬上遭遇到蟠龍腿，避無可避，那是較剪手加上蟠龍腿的絕招，陳君五學習得到，黃嘯俠也在無意中觀戰學習得來。其後，兩人都成武林高手。

——完——

驚魂六記故事之二

吸血蛾

古龍・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重門深鎖的府衙死牢，守衞被殺而驗不出死因，牢門未破而囚犯不知所踪，常護花和高太守雖不信妖魔鬼怪之說，但又找不出一絲人爲的跡象。常護花重臨聚寶齋，窮四日之力，仍一無所獲，衙差傅標來請，說龍玉波已被請到，高太守候他回衙與龍玉波相晤。杜笑天設想死在大牢中的吸血蛾爲易竹君郭璞所化，現彼等已死，在雲來客棧中的一羣吸血蛾，是否仍然存在，他爲探究竟，獨自往窺探養蛾的那間廂房，他躍登圍牆，花徑上，花叢中並沒有人，他站在牆上再三張望，才翻身輕輕躍落——

怵目驚心地　詭奇神秘人

花樹叢中，花香自然更加濃郁。

杜笑天雙手分開花樹，緩步走出了花徑，踏上了走廊。

門虛掩。

杜笑天推門而入。

客棧內一片黑暗。

向後院那邊，雖然有兩扇窗戶半開，只可惜現在已經傍晚時份。

本來已經陰暗的天色，現在更陰暗。

夜色也開始降臨。

客棧內並無燈火，如何不一片黑暗？

杜笑天的脚步更緩慢。

他一步步向前走去。

客棧內非獨黑暗，而且靜寂，墳墓一樣的靜寂。

杜笑天的記憶力相當好，即使不好也不要緊，由後院到前堂只有一條通道。

通道兩旁都是房間。

所有的房間全都毫無聲息。

一折再一折，杜笑天終於來到客棧的前堂。

堂中也沒有燃起燈火。

微弱的天光從天窗射下，杜笑天藉着天光，勉强仍然可以看清楚。

堂中沒有人。

椅桌差不多都是那個位置。

史雙河那裏去了？

杜笑天目光移動，移到連接樓上的那道梯子。

莫非在樓上？

杜笑天舉步走向那道梯子。

堂中更靜寂。

杜笑天盡量放輕脚步。

一踏上梯級，他脚步放得更輕。

梯級仍然發出微弱的依呀之聲，到底已相當日子。

還未到梯級盡頭，他又已嗅到那種腥臭的氣味，却相當淡薄。

樓上也差不多，那種腥臭的氣味遠不如當日的濃郁。

蛾羣那之後莫非並沒有再回來這個地方？

杜笑天繼續走前，脚步起落的更輕。

樓上只有一條走廊。

這條走廊即使大白天亦不怎樣光亮，現在更不在話下。

杜笑天用足眼力才勉强看遠多幾尺。

兩旁的廂房一樣聲息全無。

他當然就是在那間養蛾的廂戶門前收住脚步。

再過些就是走廊的盡頭，幾個鐵籠子仍然放在那裏。

斷折的門環連帶那把銅鎖亦是仍掛在門上。

一切與他們當日離開之時並無兩樣。

杜笑天橫移兩步，耳貼着門板凝神細聽。

他聽到了陣陣霎霎的聲音。

在他來說那種聲音已並不陌生。

那種聲音與吸血蛾撲翼之時所發出的聲音完全一樣，就在這個地方他也已聽過一次。

只是那一次聲音相當激烈，這一次却顯得單調而微弱。

這一次到底有多少隻吸血蛾在裏面？

杜笑天並沒有忘記門上的那方活門。

他輕輕將活門推開探頭望去。

× × ×

天色這時候又已暗了幾分，雨勢亦大了幾分。

窗戶雖然大開，從窗外進來的天光却是淡薄非常。

杜笑天只能够勉强看見房中的東西。

他瞇起眼睛，凝神再望去。

房中的東西與當日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同，竹架仍然在當日那個位置，却只得兩三隻吸血蛾在竹架之上飛舞。

其他的吸血蛾那裏去了？

是不是藏在竹架之下？

杜笑天張望了一會，又等了片刻，才將活門放下，轉將房門推開。

他相當小心，房門並沒有發出多大聲响。

飛舞在竹架之上的吸血蛾彷如未覺。

他躡足而入。

一踏入房內，他又嗅到了惡臭。

那種惡臭與當日顯然不同。

當日他們所看見的兔骨並未移去，仍在竹架的前面。

那種惡臭似乎就是從兔骨之中散發出來。

杜笑天的目光落在兔骨之上，却只是一瞥，又回向飛舞中的吸血蛾。

他再次舉起脚步，走向那個竹架。

三步，四步！

他四步走到竹架之前。

竹架之內全無動靜。

飛舞在竹架之上的，就只是三隻吸血蛾。

只是三隻，杜笑天絕對相信自己沒有看錯，數錯。

難道整個房間就只有三隻吸血蛾？其他的那裏去了？

杜笑天突然起脚，一脚將身前的一堆兔骨踢入竹架之內！

一下恐怖的聲响立時從竹架之內傳出來。

是兔骨散落竹架之內的地上。

「霎」一聲，一隻吸血蛾連隨從竹架之內飛出，却就是一隻！

加起來一共才得到四隻，杜笑天一顆心放下了一半。

四隻吸血蛾他自信可以應付得來。

他心中的疑惑却更重了。

——其他的吸血蛾現在在什麼地方？眼前四隻吸血蛾留在這個地方又有什麼目的！

也就在這下，四隻吸血蛾突然向他迎面飛來！

牠們似乎現在才發覺杜笑天的存在。

霎霎的撲翼聲刹那彷彿更响亮。

撲翼聲之外，好像還有一陣陣雖然輕微，却又異常尖銳的聲响。

那種聲响好像就是發自四隻吸血蛾的口中。

杜笑天當場打了一個冷顫。

那種聲响也實在恐怖，尤其是在靜寂的環境之下。

因爲那種聲响簡直就像是一個人極度飢渴之下，突然發現水糧之時從咽喉所發出來的聲響。

杜笑天聽過那種聲音，他也有過那種經驗。

那四隻吸血蛾如果一直都留在這個房間之內，現在當然已經飢渴的發瘋。

牠們飲的是血，吃的是肉。

房間之內就只剩下一堆兔骨頭。

牠們最少已餓了六天。

杜笑天來得豈非正是時候？

× × ×

四隻吸血蛾，眨眼間撲到杜笑天的面前！

杜笑天幾乎同時暴退，一退就半丈，幾乎退出房門之外。

他的反應可以說相當靈敏，那四隻吸血蛾却一樣靈敏，翼一拍一張，追撲杜笑天。

牠們怎肯放過杜笑天。

對牠們來說，杜笑天無疑是一份很好的食物。

一個身體强壯的人肌肉縱然粗韌一些，血液却必定特別鮮美。

肉食牠們並不在乎，只要血液鮮美就已足够。

牠們是吸血蛾，並不是吃肉蛾。

現在牠們是否已經嗅到杜笑天體內血液的芬芳？

× × ×

杜笑天早有準備，退後時右手已握住了刀柄，脚步一收，刀亦出鞘！

匹練一樣的刀光一閃，一隻吸血蛾變成兩片！

好利的刀鋒，好快的刀法！

他的左手同時揮出，寬大的衣袖激起一般勁風，「拍」一聲橫掃！

兩隻吸血蛾應聲凌空落下！

還有一隻！

那隻吸血蛾從杜笑天的頭頂上空飛下，落在杜笑天的鼻樑之上！

一種難言的感覺立時散佈杜笑天的全身。

在那刹那之間，他全身都起了鷄皮疙瘩！

也就在那刹那之間，他感覺鼻樑之上一下刺痛，彷彿刺進了什麼東西，然後他感覺附近的血液彷彿在開始外出。

這種感覺他已經有過一次。

那一次是在指頭之上。

當時他的手中正握着一隻吸血蛾，那隻吸血蛾在掙扎之餘，就將他的吸管刺進他的指尖，吸他的血。

——現在那隻吸血蛾莫非就已經將牠那支吸管刺進他的鼻樑之內？

他一驚一呆，左手就一翻抓向那隻吸血蛾。

一抓就給他抓在掌中！

他連隨將手拉開，鼻樑之上立時又一下刺痛。

那隻吸血蛾顯然眞的已經將吸管刺進他的鼻樑之內。

他的目光自然就落向抓在掌中的那隻吸血蛾之上。

那隻吸血蛾沒有在他的掌中掙扎，也根本不能够掙扎。

他已經將那隻吸血蛾握緊。

只有蛾頭在他的掌握之中露出來。

那條吸管正在蛾口中不停伸縮。

尖銳的吸管，尖端上彷彿在閃動着血光。

杜笑天不由又打了一個冷顫。

他實在很想看清楚蛾口中是否還有牙齒，是否能够咬噬東西。

可惜周圍的環境太暗。

他瞪着那隻吸血蛾的頭，雖然看見那條不停在伸縮的吸管，却不能看清楚蛾口的情形。

那隻吸血蛾也在瞪着他，血紅的蛾眼彷彿充滿了驚懼。

杜笑天有這種感覺。

他心中一陣快意，脫口道：「你是否還想吸我的血？」

那隻吸血蛾的口中即時響起了輕微的「嘶嘶」之聲！

莫非這就是「蛾語」。

牠又是怎樣回答？

杜笑天聽不懂，冷笑又道：「當然你很想，可惜，現在你已經落在我的掌握之中。」

又是一陣「嘶嘶」之聲。

杜笑天道：「你到底在說什麼？」

回答的只是「嘶嘶」之聲。

杜笑天歎了一口氣道：「你好像聽得懂我的說話，可惜你的說話我却完全聽不懂。」

現在如果有人看見他，不難就當做瘋子。幸好這裏祇有他一個人。

他接道：「要是我聽得懂你的說話，這件事縱然再複雜，現在也變得簡單。」

因爲他是一個有經驗的捕頭，他懂得如何套取口供，也懂得如何迫問口供。

那麼大的人他都有辦法，蛾這種小東西他又豈會束手無策？對付不了？

× × ×

又是杜笑天聽不懂的回答。

蛾口發出的嘶嘶聲响逐漸强烈起來，那隻吸血蛾開始拚命掙扎。

杜笑天察覺，冷笑道：「這一次我不會放手的了。」

他的手掌握的那隻吸血蛾更緊。

那隻吸血蛾掙扎的更加厲害，口中的吸管一吞一吐，刺向杜笑天的手指。

這一着已在杜笑天的意料之中。

那隻吸血蛾口中的吸管方刺出，他那隻手的拇指已推前，抵住了蛾頭。

蛾頭立時便推的仰起，不能再移動，刺出的吸管當然落空。

杜笑天冷笑，又道：「你還有什麼辦法？」

那隻吸血蛾完全沒有辦法。

杜笑天等了片刻，想想忽又道：「我倒想看看你的口內是不是還有牙齒。」

嘶嘶的聲响再起。

這一次似乎有譏諷的意味。

杜笑天有這種感覺。

他嘴角一咧，道：「你是否認爲在這種環境之下，我的眼睛根本不能够看清楚你口內的情形？」

嘶嘶的聲响即是停下。

那隻吸血蛾莫非在默認了。

杜笑天一笑接道：「你這樣認爲也不能說是錯誤，我的眼睛在這種環境之下的確已不能發生多大作用，不過我雖然不可以改善自己的眼睛，却可以改變現在這個環境。」

那隻吸血蛾沒有發出聲响，血紅的那雙眼彷彿充滿了疑惑。

杜笑天竟然能够改善環境。

他如何改善？

那隻吸血蛾也許就是在奇怪這一點。

杜笑天又是一笑道：「其實這也是簡單，方才我忽然省起身上有一個火熠子，剔亮了火熠子，是不是已可以改善當前的環境？」

仍沒有回聲。

杜笑天也不多說什麼，反手將刀插回刀鞘內，伸手入腰囊，取出那個火熠子。

他連隨將那個火熠子剔亮。

整個房間逐漸明亮起來。

× × ×

火光照耀下，那隻吸血蛾的顏色更顯得瑰麗奪目，碧綠的蛾翅更像碧玉，鮮紅的蛾眼更像鮮血。

那隻吸血蛾的神態火光下却也更顯得猙獰。

牠的眼中彷彿充滿了怨毒，口不住噏動，彷彿在咒詛什麼。

杜笑天揑着火熠子的那隻手並沒有移向那隻吸血蛾。

他的手垂向地面，目光亦下落。

他的人也相繼蹲下去。

在火熠子閃亮那刹那，他的眼睛已經被一樣東西吸引。

——血！

血從他一刀斬成兩爿的那隻吸血蛾的

體內流出，兩爿蛾屍赫然都是浸在血泊之中。

人血一樣的鮮血，散發着非常奇怪的臭味。

蛾血怎會是這樣？

杜笑天的目光移向給他用衣袖擊下的其餘兩隻吸血蛾之上。

那兩隻吸血蛾給他的衣袖那一掃，雙翼俱折，一隻當場被擊斃，一隻仍活着，尤自在地上打轉。

沒有了雙翼的蛾身本來就已經難看，這一動，更顯得醜惡。

醜惡而詭異。

杜笑天瞪着那條尤自在地上打轉的蛾身，突然揮手，將手中火熠子往地上的板縫一插。

一插就鬆手，騰出來的手，再拔刀出鞘！

刀光又一閃！

「哧」一聲輕响，尤自在地上打轉的那隻無翼吸血蛾，刀光中一分爲二，斷成兩爿！

血淋淋的兩爿！

吸血蛾斷口湧出了鮮紅的一如人的鮮血！

這一次杜笑天的一雙眼瞪大，眨也不一眨。

他看得非常淸楚。

蛾血眞的是人血那樣。

他怔在那裏。

也就在這個時候，他突然聽到了一下非常奇怪的聲音。

那一下異响似乎遙遠，却又似乎就在隔壁。

他却聽得出既不遙遠，也不是在隔壁，而是從樓下傳上來，在這個房間之下傳上來。

他的耳目本來就靈敏。

記憶力也好，他記得，現在處身的這間廂房的位置，正就是樓下的一間廂房的位置。

他心中忽然一動。

因爲那種聲音他也不是第一次聽到。

聚寶齋那個書齋之內的兩道機關活門打開之時豈非就發出那種聲音？

× × ×

那一聲異响本來並不大，但是靜寂中，仍不難覺察。

却只是一聲，實在難以下一個判斷。

不過無論是否機關活門發出的聲响，杜笑天也準備下去看一個究竟的了。

這念頭一生，他的手立即伸前，捏滅那個火熠子。

他立時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窗外雨未歇，夜色已降臨。

他方待站起身子，樓下又有聲音傳上來。

這一次的聲音更微弱。

他不假思索，整個人伏倒在地板之上，耳貼着地板凝神靜聽。

是脚步聲！

脚步聲忽一頓，「呀」的又是一聲。

這一聲並不奇怪，並不難聽出是開門之聲。

到底誰在下面那間廂房？

是不是史雙河？

史雙河到底在下面幹什麼？

杜笑天本性就是多疑，這疑心一起，即使是殺機四面，他也會追究下去，何況現在這地方雖然詭異，並不見怎樣危險？

他緩緩爬起身子，站起身子。

每一個動作他都極盡小心，務求不發出聲响。

然後他躡足走向門那邊。

一面走他一面留意樓下的脚步聲。

樓下的脚步聲是朝向店堂那邊。

他閃身走出門外，就看見了微弱的光芒。

昏黃的光芒在樓下越來越光亮。

也沒有多久，他就看見了一盞油燈。

這時候他差不多已經來到梯口。

他貼着一邊的房板，又蹲下身子。

如果他的身子不蹲下來，掌燈在樓下走動的那個人一抬頭，不難就發現他的存在。

× × ×

油燈在一隻非常穩定的手掌之中。

人雖然走動，油燈搖動的並不怎樣。

那個人一身慘白的長衫，頭髮蓬亂，頭頂束着一個道士髻，束得並不好，彷彿隨時都會掉下來。

只看背影杜笑天已認出這個人。

——史雙河！

× × ×

燈光忽然停頓。

人就在櫃枱前收住脚步。

他俯身從櫃枱後抓起了個竹籃，隨即轉身。

燈光照亮了他的臉。

果然就是史雙河！

× × ×

燈光又開始轉動。

史雙河一手掌燈，一手提着竹籃，回頭走。

杜笑天又伏下，細聽脚步聲。

脚步聲沒有回去樓下那個房間，直向後面的院子而去。

史雙河拿竹籃到後院去幹什麼？

杜笑天大感奇怪。

脚步聲漸趨微弱，很快就消失，照估計，人應已進入後院。

杜笑天颯地起身，一個箭步竄到欄杆的前面，偏身一個翻滾越過欄杆，躍下店堂！

他要盡量爭取時間。

在進來的時候他已經留意，是以這一躍雖然匆忙，並沒有踢倒任何東西！

然後他靈蛇一樣標向樓下那個房間。

他是用脚尖起落。

起落間沒有發出多大聲响。

× × ×

門半開。

杜笑天一閃而入。

一踏入他就聽到一陣陣「霎霎」的聲响——

這一次的聲响就像是那一次他們在史雙河的指引之下，在上面那間廂房所聽到的一樣。

蛾羣難道在這裏？

杜笑天混身毛管逆立，一個身子不由自主的蹲下。

房內並沒有蛾在飛舞。

聲響在同一位置發出，他望向那個位置，就看見了微弱的光芒。

那光芒竟是從一面牆壁上發出。

光芒雖然是微弱，在已經習慣了黑暗的杜笑天來說已經足夠。

他已經能夠看見房內的情形。

× × ×

左面有一張床，床上放着枕頭被褥。

右面有一張桌子，三四張榥子。

桌子上還放着茶壺茶杯。

不過桌子不遠的牆壁之上赫然有一道門戶。

門戶已打開，光芒正是後門內透出。

杜笑天一個箭步竄到門邊。

× × ×

牆壁之後還有牆壁。

入暗門就是一條三尺寬闊的甬道。

杜笑天並不覺希奇。

因爲在聚寶齋他已經見過這梯的複壁，這樣的甬道。

他只是奇怪在雲來客棧也有這樣的複壁，這樣的甬道。

他不禁躊躇，一時間也不知進去還是不進去的好。

看情形，這間房顯然就是史雙河的寢室。

在他的寢室怎會有這樣的複壁？這樣的甬道？

是他自己建造還是本來就有？

這複壁之內的甬道，到底通往什麼地方？

那個地方到底用來做什麼？

他到底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杜笑天一腦子都是問題。

——史雙河相信不會那麼快就回來。

杜笑天決定進去！

也只有進去才可以解決問題。

他只希望這條甬道並不是聚寶齋書齋內那條甬道那樣，遍佈殺人的機關，一進去就將他射成刺蝟。

× × ×

時間並不多，杜笑天明白。

是以一下了決定，他就竄入去。

這無疑就是拚命。

他並非不怕死，只是這條甬道，甬道之內傳出來的那種「霎霎」的聲響，對於他的誘惑實在太大。

何況他幹了十年捕快，不是第一次冒險犯難的了。

× × ×

噗的他身形落下。

那刹那之間，他的整顆心幾乎都在收縮。

沒有亂箭飛刀向他射來。

這條甬道也許眞的並不同聚寶齋書齋內那條甬道；也許史雙河離開的時候並沒有將機關再次開放。

如果是這樣，史雙河一定會很快就回來。

杜笑天無暇思索，飛步走前去。

他的行動並沒有遭受任何阻截。

甬道之內也沒有其他的人。

× × ×

甬道並不長，盡頭是一道石階，斜往下伸展。

杜笑天走下石階，進入一個地牢。

怎麼這設計與聚寶齋書齋內那條暗道如此相似？

杜笑天好不奇怪。

還有更加奇怪的事情！

× × ×

地牢相當的寬敞，這並不奇怪。

杜笑天見過遠比這個寬敞的地牢。

奇怪的是這個地牢的陳設。

杜笑天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奇怪的陳設。

地牢的四壁簡直就像是夜空。

深藍的夜空。

頂壁也一樣，正中嵌着一盞燈。

燈嵌在壁內，外面隔着一輪通明的水晶。

燈光透過水晶射出來，柔和而瑰麗，就像是一輪明月。

有這一盞燈，整個地牢就像浴在月色之中。

杜笑天現在就像是置身在月夜之下。

恐怖的月夜之下！

× × ×

深藍的夜空之中，沒有雲，一片都沒有。

一大羣吸血蛾圍繞着那一輪明月，飛舞在夜空之下。

碧綠的翅膀，血紅的眼睛，翅膀上血紅的眼狀花芒，月色中特別鮮明，却並不美麗，只顯得恐怖。

杜笑天只覺得自己簡直就像是進入了魔鬼的世界。

× × ×

一輪明月之下是一張青苔一樣顏色的桌子，就像是一塊長滿了青苔的石頭，大石頭。

桌面並不平，凹凹凸凸的一如石頭的表面，凹下的地方不少都盛着薄薄的一層血紅色的液體。

那種液體就像是鮮血一樣。

是什麼鮮血？

杜笑天走了過去。

一接近他就聽到了一陣陣「吱吱」的輕微聲響。

是什麼聲響？

杜笑天走到桌前，探手蘸向那些血。

他的手才一接近，「霎霎霎」的一陣亂響，桌面的附近突然多出了二三十隻吸血蛾！

那二三十隻吸血蛾本來伏在桌面上，現在大半都被杜笑天那隻手驚飛。

杜笑天嚇了一跳。

他的手停在半空，凝神再望向那張桌子。

這一次他看清楚了。

桌面上赫然還伏着好幾隻吸血蛾。

那些吸血蛾的眼睛鮮紅如鮮血，碧綠如碧玉。

桌子上却是長滿了青苔的石頭一樣，凹陷的地方則盛着血紅的液體，那些吸血蛾伏在上面，一個不留神，的確很容易疏忽了去。

杜笑天再望淸楚，就發覺那幾隻吸血蛾，都在將口中那條吸管吐進血紅的液體中。

那種吱吱的聲響似乎就因此發生。

看來，他們顯然在啜吸那種血紅的液

體。

那種血紅的液體到底是什麼東西？

杜笑天忍不住用手指蘸去。

着指是清涼的感覺，就像是將指頭浸在水中。

杜笑天將手舉起，那種血紅的液體已染紅他的手指，竟像是顏料一樣。

他再將手指移到鼻端。

入鼻是一種怪異的惡臭。

杜笑天完全無法判斷，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莫非是那些吸血蛾的飲料，如果是，那些吸血蛾的食料又是什麼？

杜笑天心念方動，鼻子又嗅到了另外的一種氣味。

那種氣味其實一直蘊斥着整個地牢。

杜笑天却是到現在才覺察。

他的注意力以前一直集中在那張滿佈青苔的石頭一樣的桌子之上，一心只想嗅一下那種血紅的液體到底是什麼氣味，想知道到底是什麼東西。

甚至在未以手指蘸上那種血紅的液體之前，他已經嗅到那種怪異的惡臭。

事實他已不是第一次接觸那種血紅的液體。

對於蘊斥在整個地牢的那種氣味他反而沒有感覺。

這也是一種心理作用。

現在他突然覺察。

旋即他察覺地牢的四壁之下堆放着不少花葉。

葉不少已枯萎。

花亦大部已凋殘，不過仍然分辨得出是黃色。

這難道就是那種在後院那些花樹的花葉？

杜笑天這才覺察那種氣味其實就是那種花香。

這難道就是那些吸血蛾的食料？

他張目四顧，整個地牢連一塊骨頭都沒有，也沒有任何動物的屍骸。

他這種想法無疑是大有可能。

那些花葉如果不是那些吸血蛾的食料，還有什麼理由堆放在地牢裏面？

——那些吸血蛾吃肉之外，莫非還吃素？

杜笑天舉步就想走過去。

只要走過去一看，便可以進一步來證實。

如果那些花葉眞的是那些吸血蛾的食料，上面一定有吸血蛾在咬噬花葉。

這如果證實，那些吸血蛾的主人就不是郭璞。是另有其人。

——史雙河！

杜笑天對史雙河的疑心這刹那最少重十倍。

他的脚步已舉起，舉起又放下。

因爲他省起在這個地牢之內已耗費了不少時候。

史雙河如果要回來，現在也是時候的了。

若兩下一碰頭，史雙河一定不會放過他。

是否史雙河的對手他並不知道，不過這下子，對於史雙河這個人，他突然有了恐懼。

一種强烈的恐懼。

他必須儘快離開。

這無疑是一個大發現。

如果他被史雙河看見，這不難又變回一個秘密。

有過一次經驗，史雙河一定會從新部署，一定會更加小心。

如此縱然有第二個人懷疑到這地方，要再次發現這個秘密，就不會這樣容易的了。

甚至有可能，這個秘密成爲永遠的秘密。

× × ×

杜笑天正想轉身，左手的食指突然一痛。

他的目光不由落下。

握在他左手之中那隻吸血蛾的吸管已刺入了他左手食指的皮膚。

他差不多已經忘記了那隻吸血蛾，抵着那隻吸血蛾的拇指早已移開。

他一痛鬆手，都只是鬆開少許。

一有了可以掙扎的餘地，那隻吸血蛾又開始掙扎。

杜笑天的手掌連隨收緊，冷笑又道：「一次的經驗已經足够，現在就蛾王落在我的手中，也休想逃走。」

一個聲音即時响起。

不是「嘶嘶」的蛾聲，是人聲！

陰陰森森的人聲。

聲音從後面傳來，道：「給我看見了，你也是一樣！」

杜笑天一驚回頭。

史雙河正站在地牢的入口！

× × ×

月白的燈光之下，史雙河本來已經蒼白的臉龐更顯得蒼白，蒼白得簡直不像是一個活人。

他面上的神情與他說話的語聲同樣陰森，混身上下彷彿籠着一層白氣。

鬼氣！

他的人彷佛也因此飄忽了起來，飄忽得就像是冥府出來的幽靈。

他的出現根本就已是幽靈一樣。

杜笑天雖然因爲手中那隻吸血蛾分心，耳目到底是靈敏過人，以他耳目的靈敏也竟然要到史雙河出現在地牢門口，開聲說話才察覺。

史雙河左手的油燈已不在，右手仍提着那個竹籃。

竹籃中盛着花葉。

後院那種花樹的花葉。

青綠色的葉，鮮黃色的花。

淡淡的花香葉香已經在地牢中散開。

繞月飛舞的羣蛾似乎就因爲地牢中多了這新鮮的花葉而變得更加活躍。

霎霎的聲響逐漸强烈起來。

杜笑天心都亂了。

他盯着史雙河，不覺的開聲道：「史雙河……」

史雙河死眉死眼，面無表情，「嗯」的一聲，道：「什麼事？」

杜笑天滿肚子說話，一時間却又不知道先從那裏說起。

史雙河也不追問，目光斜落在那個竹籃之上，說道：「我本來準備好好的睡一覺。」

（未完）

俠義傳奇故事

白玉老虎

古龍·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趙無忌輸給焦七太爺四十萬兩銀子後，却在大金剛中的賈六、廖八合資經營的賭場中，贏去五十多萬和兩棟房子，廖八不忿，帶着打手往找趙無忌，被趙無忌打傷，逃出客棧大門，遇一神秘客，要廖八送他五萬兩，可代報仇，廖八允諾後，神秘客着廖八具帖請趙無忌往壽爾康酒樓飲宴，他自會用毒藥暗害趙無忌，廖八依計行事，僞向趙無忌道歉，設宴謝罪，趙無忌應約前往酒樓，趙無忌雖明知宴無好宴，但他冒險赴宴，只不過想用這法子去找一個人，他認爲只有用這法子，才能夠找得到——

英魂回大地　香風吹九華

「壽爾康」遠近馳名的豆瓣鯉魚終於端上來了，用兩尺長的特大號盤子裝上來的，熱氣騰騰，又香又辣，只聞味道已經不錯。

屋子裏一直有兩個堂師站在旁邊伺候，端茶上來的人已低着頭退下去。

廖八道：「有沒有人喜歡吃魚頭？」

賈六笑道：「除了你之外，只有貓才喜歡吃魚頭。」

廖八大笑，道：「那麼我只好獨自享受了。」

他伸出筷子，去挾魚頭。

就在這時，桌子忽然被人一腳踢翻，無忌的人已撲起，大喝一聲，道：「原來是你！」

× × ×

上菜的么師剛退到門口，半轉過身，無忌已撲了過去。

就在這同一刹那間，一直站在屋裏伺候的兩個么師也已出手。

他們三個人打出來的都是暗器，兩個分別打出六點烏黑色的寒星，打無忌的腿和背。

他們出手時，才看出他們手上已戴了個鹿皮手套。

和廖八談生意的那壯漢，也乘着轉身時戴上了手套，無忌飛身撲過去，他身形一閃，回頭望月式，竟抖手打出了一片黑濛濛的毒砂。

本已退到角落裏的賈六和廖八臉色也變了，失聲而呼。

「暗器有毒！」

他們雖然還沒有看出這就是蜀中唐門威震天下的毒蒺藜和斷魂砂，却知道手上戴着鹿皮手套的人，打出的暗器一定劇毒無比。

無忌的身子凌空，想避開後面打來的十二枚毒蒺藜，已難如登天，何況前面還有千百粒毒砂！

就算在唐門的暗器中，這斷魂砂也是最霸道，最可怕的一種。

這種毒砂比米顆還要小得多，雖然不能打遠，可是一發出來就是黑濛濛的一大片，只要對方在一丈之內，兩丈方圓間，休想躲得開，只要挨着一粒，就必將腐爛入骨。

這次行動的每一個步驟，每一點細節，無疑都經過了極周密的計劃。

三個人出手的位置應該如何分配？應該出手打對方的什麼部位才能讓他絕對無法的閃避？

他們都已經算得很準。

可是他們想不到無忌竟在最後那一瞬間，認出了這個頭纏白巾的壯漢，就是上官刃那天帶去的隨從之一，也就是把趙標殺了滅口的兇手，曾經在和風山莊逗留了好幾天。

無忌雖然並沒有十分注意到這麼樣一個人，腦子裏多少總有點印象。

就是這點印象，救了他的命。

他搶先了一步，在對方還沒有開始發動前，他就已撲了過去。

這壯漢翻身揚手，打出毒砂，驚慌之下，出手就比較慢了一點。

他的手一揚，無忌已到了他脅下，拳頭已打在他脅下的第一二根肋骨上。

骨頭破裂的聲音剛响起，他的人也已被翻起，剛好迎上後面打來的毒蒺藜。

十二枚毒蒺藜，畢竟有九枚打在他的身上。

他當然知道這種暗器的厲害，恐懼已堵住了他的咽喉，他連叫都叫不出來，只覺得全身的組織一下子全都失去控制，眼淚，鼻涕，口水，大小便一起湧出。

等到無忌將他拋出去時，他整個人都已軟癱，却偏偏還沒有死。

他甚至還能聽得見他們那兩位伙伴的骨頭碎裂聲和慘呼聲。

然後他就感覺到一隻冰冷的手在摑他的臉，一個人在問：「上官刃在那裏？」

手掌不停的摑正在他臉上，希望他保持清醒，可是，問話的聲音，却已越來越遙遠。

他張開嘴，想說話，湧出的却只有一嘴苦水，又酸又臭又苦。

這時他自己却已聞不到了。

× × ×

無忌終於慢慢的站起來，面對着賈六和廖八。

他的臉上全無血色，身上却有血，也不知是誰的血濺上了他的衣服。

那上面不但有別人的血，也有他自己的。

他知道他的臉已經被幾粒毒砂擦破，還有一枚毒蒺藜打入他的肩頭。

可是他絕不能讓別人知道。

現在毒性還沒有完全發作，他一定要撐下去，否則他也要死在這裏，死在廖八的手下！

× × ×

廖八的手是濕的，連衣裳都已被冷汗濕透。

剛才這一瞬間發生的事，簡直就像是一場噩夢，令人作嘔的噩夢。

骨頭碎裂聲，慘呼聲，呻吟聲，現在一下子全部停止。

可是屋子裏却仍然充滿了令人無法忍受的血腥氣和臭氣。

他想吐。

他想衝出去，又不敢動。

無忌就站在他們面前，冷冷的看着他們，道：「是誰的主意？」

沒有人開口，沒有人承認。

無忌冷笑，道：「你們若是眞的要殺我，現在動手還來得及。」

沒有人敢動。

無忌冷看着，忽轉身走出來：「我不殺你們，只因爲你們根本不配我出手。」

他的脚步還是很穩。

他絕不能讓任何人看出他已將支持不住。

傷口一點都不痛，只有點痲痲的，就好像被螞蟻咬了一口。

可是他的頭已經在發暈，眼已經在發黑。

唐家的毒藥暗器，絕不是徒有虛名的，這家館子裏，一定還有唐家的人，看起來特別乾淨的么師，至少還有兩三個。

用毒的人，看起來總是特別乾淨。

無忌挺起胸，堅步向前走。

他並不知道他受的傷是否還有救，可是他一定要走出去。

他就算要死，也絕不能死在這裏，死在他的仇人們面前。

沒有人敢攔阻他，這裏縱然有唐家的人，也已被嚇破了胆。

他終於走出了這家裝璜華美大門。

可是他還能走多遠？

× × ×

陽光燦爛，他眼前却越來越黑，在路上走來走去的人，看來就像是一個個跳動的黑影。

他想找輛大車坐上去，可是他找不到，就算有輛大車停在對面，他也看不見。

也不知走了多遠，他忽然發覺自己竟撞到一個人的身上了。

這人好像在問他的話，可是聲音又偏偏顯得模糊遙遠。

這個人是誰，是不是他的對頭？

他用力睜開眼睛，這個人的臉就在他眼前，他居然還是看不太清楚。

這人忽然大聲道：「我就是軒轅一光，你認不認識我！」

無忌笑了，用力抓住他的肩，道：「你知不知道我自己跟自己打了個賭？」

軒轅一光道：「賭什麼？」

無忌道：「我賭你一定會來找我。」

他微笑着又道：「我贏了。」

說出了這三個字，他的人就已倒下。

× × ×

「蜀中唐門」並不是一個武功的門派，也不是一個秘密帮會，而是一個家族。

可是這個家族却已經雄踞川中兩百多年，從沒有任何一個門派，任何一個帮會的子弟門人，敢妄入他們的地盤一步。

因爲他們的毒藥暗器實在太可怕。

他們的暗器據說有七種，江湖常見的却只有毒針，毒蒺藜，和斷魂砂三種。

雖然只有三種，却已令江湖中聞名而喪胆，因爲無論任何人中了他們的任何一種暗器，都只有等死，等着傷口潰爛，慢慢的死，死得絕對比其他任何一種死法都痛苦。

他們的暗器並不是沒有解藥。

只不過唐家的獨門解藥，也和唐家的毒藥暗器一樣，永遠是江湖中最大的秘密

之一，除了唐家的嫡系子孫外，絕對沒有人知道它的秘密。

就連唐家的嫡系子弟中，能擁有這種獨門解藥的，也絕對不會超過三個人。

如果你受了傷，你只有去找這三個人才能求得到解毒的藥。

那時候你就會遇到一個不但非常嚴重，而且根本無法解決的問題——

你根本不知道這三個人是誰？

就算你知道了他們是誰，也找不到他們。

就算你能找得到他們，他們也絕不會給你解藥。

所以你如果中了唐家的毒藥暗器，就只有等死，等着傷口潰爛，慢慢的死。

很慢很慢——

× × ×

無忌還沒有死。

暈迷中，他一直覺得自己在顛簸起伏，就好像怒海浪濤中的一片葉子。

可是當他醒來時，他却平平穩穩的躺在一張很舒服的床上。

軒轅一光就站在床頭看着他，臉上帶着種很有趣，又很嚴肅的表情，使得他這張本來就長得很奇怪的臉，看起來顯得很滑稽。

看見無忌睜開了眼，這個充滿傳奇性的人就像孩子般笑了。

他眨着眼笑道：「你知不知道我也跟自己打了個賭？」

無忌舐了舐乾裂苦澀的嘴唇，用虛弱的聲音問：「賭什麼？」

軒轅一光道：「我賭我自己一定能夠保住你這條命，」

他的眼睛裏發着光，笑得比孩子還愉快，又道：「這次我總算贏了！」

× × ×

無忌已經可以開始吃一點用人參和燕窩熬成的甜粥。

他嘴裏一直在發苦，苦得想嘔吐。

吃完這甜粥後，才覺得舒服些。

粥煮得很好，屋子裏的佈置也像這甜粥一樣，不淡也不鹹，恰到好處。

他相信這絕不會是軒轅一光的家，一個逢賭必輸的賭徒，也許還會有棟很好的房子，却絕不會有這麼樣一個家。

等他的體力稍爲恢復了一點之後，他就忍不住問：「這是什麼地方？」

軒轅一光道：「這是第八個地方。」

「第八個地方」是什麼意思？

無忌不懂。

軒轅一光道：「昨天一夜之間，我已經帶你跑了七八個地方。」

他騎了一夜馬，騎得很快——這就是無忌爲什麼一直覺得自己好像在海浪中一樣。

他找了七八個有可能替無忌治好傷的人，但是別人只要一聽見傷者中的是唐家的獨門毒藥暗器，就只有對他說「抱歉」了！

軒轅一光又問：「你知不知道你現在爲什麼還能够活着？」

無忌道：「爲什麼？」

軒轅一光道：「第一，因爲那三個姓唐的龜兒子並不是唐家的高手，用的暗器都是唐家嫡系子弟挑剩下來的渣滓。」

他並沒有誇張：「打在你身上的那個毒蒺藜若是精品，現在你已經爛成了一堆泥。」

無忌苦笑。

軒轅一光道：「第二，因爲這裏的主人恰巧有一顆天山的雪蓮子，又恰巧是我的好朋友！」

天山雪蓮子，正是武林中人人公認的解毒聖藥，無上珍品，價值遠比體積比它大十倍的珍珠寶石還要貴重得多。

這裏的主人居然肯爲一個陌生人拿出這樣珍貴的藥物來，雖然是軒轅一光的面子，無忌對這個人却還是同樣感激。

軒轅一光道：「第三，當然是因爲我已經跟自己打了個賭，不能讓你死，」

無忌忽然點了頭，道：「因爲你想知道我爲什麼總是能擲出三個六來？是不是用了什麼手法？你想弄清楚，你那次輸得是不是很冤枉？」

軒轅一光瞪着他：「你知道？」

無忌道：「我當然知道。」

軒轅一光道：「難道你是故意這麼做的？」

無忌道：「我當然是故意的。」

軒轅一光道：「爲什麼？」

無忌道：「因爲我找不到你，就只有想法子要你來找我。」

軒轅一光道：「你知道我一定會來找你？」

無忌笑道：「不弄清楚這件事，你一定連吃飯都吃不下去。」

軒轅一光大笑：「好，好小子，你眞有兩手！」

無忌道：「何止兩手而已！」

軒轅一光忽然不笑了，板起臉瞪着無忌，道：「你究竟是不是用了什麼手法？我那次究竟輸得冤不冤枉？」

無忌微笑道：「你猜呢？」

軒轅一光忽然跳了起來，跳起來足足有一丈高，大聲叫道：「好小子，我辛辛苦苦的救了你這條小命，你就這樣子報答我？」

無忌並沒有被他嚇住，笑得更愉快：「不管怎麼樣，當時你既然看不出來，就得認輸。」

軒轅一光怒道：「難道你沒有看見我輸出去的那些金子！」

無忌道：「那是你輸給蕭先生的，莫忘記你還輸了點東西給我。」

軒轅一光道：「我輸給你什麼？」

無忌道：「輸給我一句話。」

軒轅一光的記憶力好像忽然變得很壞，搖頭道：「我記不得了！」

無忌道：「你應該記得的，你說只要我能擲出個豹子，你就隨便我怎麼樣？」

軒轅一光再想賴也沒法子賴了，他並不是個賴皮的人，記憶其實也不壞。

他一下子又跳了起來，大吼道：「你要怎麼樣？要我嫁給你做老婆？」

無忌道：「我只不過要你替我找一個人。」

他眼睛裏露出熱切的希望，又道：「你說過，你不但輸錢的本事大，找人的本事更是天下第一。」

軒轅一光又有點高興了，「天下第一」這四個字，總是人人都喜歡聽的。

他立刻問：「你要找誰？」

無忌用力握住手，控制住自己的聲音，一字字道：「上官刃。」

軒轅一光好像嚇了一跳：「大風堂的上官刃？」

無忌點頭，額上已因悲憤仇恨沁出冷汗。

軒轅一光道：「你就是趙簡的兒子，所以要找上官刃報仇？」

無忌已經點頭，黯然道：「你救了我的命，我永遠都會記住，我並不是個忘恩負義的人，可是我一定要找到上官刃！」

軒轅一光說道：「你連一點綫索都沒有？」

無忌道：「一點都沒有！」

軒轅一光不說話了，在屋裏兜了十來個圈子，忽然大聲道：「好，我替你去找，只不過……」

無忌道：「不過怎麼樣？」

軒轅一光道：「你找到了他又怎麼樣？以你這點本事，連唐家三個不入流的小王八蛋都幾乎要了你的命，你憑什麼去對付上官刃？」

無忌沉默着，過了很久，才繼續道：

「這一點我也已想到！」

軒轅一光道：「哦？」

無忌道：「自從我到了蕭先生那裏之後，就已經知道這世上的能力遠比我想像中多得多，我的武功却遠比我自己想像中差得多！」

軒轅一光道：「你總算還有點自知之明！」

無忌道：「我是想報仇，不是想去送死。」

軒轅一光道：「你並不笨！」

無忌道：「所以你只要能替我找到上官刃，我就有法子對付他！」

軒轅一光道：「要找上官刃，並不是件容易事！」

無忌道：「我知道。」

軒轅一光道：「他自己一定也知道自己做出來的事，見不得人，一定會改名換姓，找個別人絕對想不到的地方，去躱起來！」

無忌道：「我只希望你能在一年之內給我消息！」

軒轅一光道：「你能等一年？」

無忌道：「有的人爲了報仇，十年都可以等，我爲什麼不能等一年？」

他的態度很鎭定，已不再是個被仇恨蒙住了眼去亂衝亂闖的無知少年。

他顯得充滿了自信和決心。

軒轅一光又盯着他看了很久，忽然伸出手，在他的肩上用力一拍，道：「好，一年之後你再到這裏來，我一定有消息給你！」

他不讓無忌表示感激，立刻又問道：「現在你是不是可以告訴我了，你是不是用了手法？」

無忌道：「我的確用了點手法，却不是郎中的手法。」

軒轅一光道：「你用的究竟是什麼手法？」

無忌道：「是種絕不會被人揭穿的手法，就算我告訴別人我用了這種手法，別人也只有認輸！」

軒轅一光道：「爲什麼？」

無忌點點頭，道：「你有骰子？」

軒轅一光道：「當然有。」

就像是大多數眞正的賭鬼一樣，他身上也帶着他最喜愛的賭具。

他最喜歡的是骰子，隨手就掏出了一大把。

無忌拈起一粒，道：「骰子上每一面都刻着點數，每一面的點數都不同，六點這一面，通常比五點那一面重些。」

軒轅一光道：「爲什麼？」

無忌道：「因爲點子上的漆，要比做骰子的骨頭份量重些。」

他又補充：「如果是用玉石做的骰子，六點那一點就要比五點輕了！」

他觀察得的確很仔細，軒轅一光整天在骰子裏打滾，這道理却從未想到過。

無忌道：「這種輕重之間的差別當然很小，一般人根本不會注意到，就算能注意到，也覺察不出，可是一個久經訓練的人就不同了！」

軒轅一光道：「有什麼不同？」

無忌道：「如果你常常練，就可以利用這種份量上的這一點差別，把你想要的那一面擲在上面，也就是說，你想擲幾點，就可以擲成幾點！」

軒轅一光張大了眼睛在聽，就好像在聽封神榜中的神話。

無忌道：「我從八九歲的時候就開始練，甚至連睡覺的時候都會帶三粒骰子到被窩裏去擲，每天也不知要擲多少遍，一直練到二十歲，我才有把握絕對可以擲出我想要的點子來！」

軒轅一光怔了半天，才緩緩吐出口氣，說道：「你怎麼會想到要練這種玩意兒的？」

無忌道：「我們家一向不許賭錢，只有在過年前後才開禁幾天，却還是不准小孩子去賭。」

他點點頭又道：「就因爲不准我們小孩去賭，所以我們反而越想去賭。」

這種心理軒轅一光當然很瞭解。

無忌道：「那時候我的賭運很不好，每年都要把壓歲錢輸得精光，我越想越不服氣，發誓要把輸出去的錢都贏回來！」

軒轅一光道：「後來，你當然贏回來了。」

無忌笑道：「我練了兩三年之後，手氣就剛剛開始變好了，到後來每人在擲骰子的時候，只要一看見我走過去，就立刻作鳥獸散，落荒而逃。」

軒轅一光撫掌大笑，笑得連腰都彎了下去。

祇要想一想無忌那種「威風」，這種逢賭必輸，輸遍天下無敵手的賭鬼，就變得像孩子一樣興奮歡喜。

無忌用眼角瞟着他，然後道：「只可惜你現在才開始練，已經來不及了！」

軒轅一光立刻不笑了：「爲什麼？」

無忌道：「因爲大人的手沒有小孩那麼靈巧，也沒法子像小孩那麼樣整天睡在被窩裏擲骰子。」

軒轅一光一把抓住無忌，道：「你看在這方面還有沒有法子補救？」

無忌不說話，只搖頭。

軒轅一光怔了半天，忽然又大笑，就

好像忽然又想到了什麼得意之極的事。

無忌忍不住道：「難道你想出了法子補救？」

軒轅一光只笑，不說話。

門是開着的，門外忽然有人在輕輕咳嗽，一個衣着清雅的中年美婦人，扶着一個小女孩的肩走進來，嫣然道：「是什麼事讓你這麼開心？」

小女孩一雙大眼睛的溜溜亂轉，吃吃的笑道：「我剛才聽見大叔說要嫁給這位趙公子做老婆，現在趙公子一定已經答應了！」

婦人瞪了這孩子一眼，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看見這婦人走過來，軒轅一光居然變得規矩了起來，甚至顯得有點拘束。

無忌正猜不透他們之間的關係，軒轅一光已經對他說：「這位梅夫人，才是眞正救你命的人……」

那小女孩子搶着說道：「眞正救他命的人是我，娘早就已把那顆雪蓮子送給我了。」

梅夫人又瞪了她一眼，檢袵道：「小孩子沒規矩，趙公子別見笑。」

無忌趕緊站起來，想說幾句客氣感激的話，又不知應該怎麼說。

這種救命的大恩，本不是幾句感激話能夠表達得出的。

梅夫人道：「若不是大哥及時把趙公子傷口上的腐肉割掉，就算有雪蓮子，也一樣沒法子解得了趙公子的毒。」

她嫣然一笑，又道：「這也是趙公子吉人天相，才會有這種種巧合。」

小女孩又插嘴說道：「只可惜他臉上以後一定會留下個大疤來，一定醜得要命。」她吃吃的嬌笑，道：「幸好，他不怕娶不到老婆，因爲，至少還有大叔要嫁給他。」

無忌也笑了。

這小女孩聰明伶俐，絕不在那一雙孖生兄弟之下，却好像比他們還要調皮，還要會說話。

她的母親雖然在瞪她，罵她，目光和語氣中却連一點責怪的意思都沒有，只有歡喜和慈愛。

就連無忌都覺得很喜歡，忍不住問道：「小妹妹，你叫什麼名字？」

小女孩眼珠子轉了轉，忽然搖頭，道：「我不能告訴你。」

無忌道：「爲什麼？」

小女孩道：「因爲你是個男人，男女授受不親，女孩子怎麼能隨便把自己的名字告訴男人？」

軒轅一光大笑，道：「好寶貝，你眞是個寶貝。」

小女孩忽然一下跳到他的身上，要去揪他的鬍子：「你爲什麼要把我的名字說出來，我要你賠。」

原來她就叫做寶貝。

梅寶貝。

無忌記住了這名字，也記住了這母女兩個人，她們的恩情，他一輩子都沒有忘記。

寶貝道：「我也知道你叫趙無忌。」

無忌向她一笑，道：「以後，你還會不會認得我？」

寶貝道：「我當然認得，因爲你臉上一定會有個大疤。」

× × ×

無忌心裏忽然多了幾個結。

這絕不是因爲他臉上多了塊疤，更不是因爲他肩外少了塊肉。

這些事他根本不在乎，根本沒有想。

可是另外有件事，他却不能不想。

× × ×

梅夫人爲他們準備的宵夜精緻而可口，最後趙無忌覺得愉快的是，她並沒有留下來陪他們。

一個聰明的女人，總會在合適的時候避開，讓男人們去說只有男人聽得有趣的話。

她也許並不能算是個很好的母親，因爲她對孩子顯然有點溺愛。

但她却無疑是個理想的妻子。

可是她的丈夫呢？

無忌沒有看見她的丈夫，也沒有聽他們提起過她的丈夫。

難道她已是個寡婦？

看她對軒轅一光的溫柔親近，軒轅一光對她的體貼尊重，他們之間的關係顯然很不尋常。

他們究竟是什麼關係？是不是有一段不能對外人訴說的感情？

這些事無忌都很想知道。

但是他並沒有問，因爲他心裏有件別的事讓他覺得很憂慮，甚至有點恐懼。

那就是唐家的毒藥暗器。

一些「被唐家嫡系子弟挑剩下的渣滓」，已經如此可怕，三個唐家門下的普通角色，已經幾乎要了他的命。

這一點他只要想起來就難受。

現在唐家和霹靂堂已經結盟，上官刃的隨從中，居然有唐家的人。

他們之間是不是已有了什麼秘密的勾結？上官刃會不會躲到唐家去？

他當然不能到唐家去搜人，他根本沒有證據，何况他就眞有證據也不能去找。

以他的武功，就只怕連唐家的大門都進不了。

想到了這一點，他只覺得全身都在發冷。

他只希望軒轅一光能替他找出上官刃確實的下落來，他伺機行刺，全力一搏，才有成功的機會。

他的仇恨，絕不是單憑一時血氣之勇就能夠報得了的。

× × ×

有酒，很好的酒。

受了傷的人不能喝酒，喜歡賭的人不會太喜歡喝酒。一個人喝酒更無趣。

所以酒幾乎沒有動。

無忌倒了點茶在酒杯裏，向軒轅一光舉杯：「這次我以茶代酒，下次再陪你喝眞的。」

軒轅一光道：「只要再過兩三天，你就可以喝眞的了。」

無忌道：「我就不了那麼久。」

軒轅一光道：「你急着要走？還是急着要趕我走，替你去找人？」

無忌笑了：「我兩樣都急。」

軒轅一光道：「你急着到那裏去？」

無忌道：「我要去九華山，等人去找

我！」

軒轅一光道：「等誰？」

無忌道：「我既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的來歷，可是我知道，這世上如果是有一個能破唐家的人，這個人，就是他。」

軒轅一光道：「他用什麼破？」

無忌道：「用劍。」

軒轅一光冷笑，道：「你有沒有見過唐家的獨門暗器手法『滿天花雨』？」

無忌沒有見過，却聽說過。

據說，這種手法練到登峯造極時，一雙手可以同時發出六十四件暗器來，分別打向六十四個部位，無論你怎麼躲都躲不了。

軒轅一光道：「除非他一個人有十隻手，十把劍，才能够破得了那一着滿天花雨。」

無忌道：「他只有一雙手，一把劍，可是已經足够了。」

軒轅一光眼睛忽然發亮，彷彿已猜出了他說的這個人是誰。

無忌又道：「他的劍法之快，我保證連你都沒有看見過。」

軒轅一光故意冷笑，道：「就算他的劍法眞快，也未必會傳授給你。」

無忌道：「他當然不一定要傳授給我，因爲他隨時都可以殺了我。」

軒轅一光道：「如果他不想殺你，就一定要傳你劍法？如果他不想傳你劍法，就一定要殺了你？」

無忌道：「就是這樣子的。」

× × ×

曲平在和風山莊大廳外那面光可鑑人的屏風前先照了一下自己的樣子，對一切都覺得滿意了之後，才大步走了過去。

他是個很英俊的年青人，修長而健壯，一張永遠不會令人覺得衰老疲倦的娃娃臉上，總是帶着眞誠而討人歡喜的笑容。

他的裝束既不太華麗，也不寒酸，他的舉止和談吐都很得體，絕不會讓人覺得憎惡討厭。

從外表看上去，他無疑是個毫無瑕疵的青年人，他的身世和歷史也絕無可以讓人非議之處。

他的父親是個名氣並不響亮的鏢師，可是在退休之前却從未有過失鏢的紀錄，退休後就回到家鄉，開塲授徒，雖然沒有敎出過什麼出類拔萃的弟子，却也沒有誤人子弟。

他的母親溫柔賢淑，是鄉里間聞名的賢妻艮母，而且會做一手好針綫。

在冬日苦寒時，貧苦人家的小孩子們身上，總是穿着他曲老太太親手縫製的棉衣。

他的家世雖不顯赫，可是一家人和和睦睦，一向很受人尊重。

他今年二十三歲，獨身未婚，除了偶而喝一點酒之外，絕沒有任何奢侈浪費的不艮嗜好。

十六歲那年，他就進了他父親早年服務過的那家鏢局，三年後就升爲正式的鏢師。

那時候他就知道這家鏢局也是隸屬於大風堂的，他也順理成章的投入了大風堂，拜在司空曉風屬下的一個分舵舵主的門下。

沒有多久，他的才能就使得他脫穎而出，被司空曉風親自擢升爲「分司」。

分司雖然沒有固定的地盤管轄，却在三大堂主的直屬之下，薪俸和地位都和分舵舵主完全一樣，有時權力甚至更大。

他負責的事務是連絡和傳訊，其中還包括了偵訪和交際。

因爲他的特殊才能並不是殺人，也不是武力。

他的人緣極好，無論到什麼地方去，都很快就能交到朋友。

而且他觀察敏銳，反應極快，做事從不馬虎，如果要他去調查一件事，他更不會令人失望。

司空曉風對他的評論是：

「這孩子，總有一天會成爲分堂堂主的。」

× × ×

他見過趙簡趙二爺幾次，今天却是他第一次到和風山莊來。

今天是司空曉風特地叫他來的，據說是因爲「一點私事」。

如果堂主私人有事要他處理，那就表示他已進入這組織的核心。

他外表雖然極力保持平靜，却還是掩不住內心的興奮。

他早就聽說趙二爺的千金是個有名的美人，而且至今雲英未嫁，自從趙二爺去世，趙公子離家之後，掌理和風山莊的就是這位趙小姐。

「我如果能够成爲和風山莊的乘龍快婿……」

這是他心底一個秘密的願望，他很少去想，因爲只要一想起來，他的心跳就會加快。

× × ×

今天是七月初五，距離趙簡之死，已經有整整四個月。

自從四月之後，就沒有人再聽到過趙公子無忌的消息。

趙無忌竟失踪了。

× × ×

天氣很熱。

和風山莊的大廳雖然高大寬敞，坐久了還是會冒汗。

衞鳳娘親自將一塊用井水浸得很涼的面巾送到司空曉風面前，請他擦擦汗。

她一向溫柔體貼，最近一段日子裏，更表現出她的堅强和能幹。

她默默的帮着千千治家，任勞任怨，從來沒有擺過一點女主人的架子。

一個女人所能具有的全部美德，你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

可是她未來的夫婿「失踪」了。

司空曉風心裏在嘆氣——爲什麼紅顏總是偏多薄命。

× × ×

千千身上還戴着重孝，經過這幾個月來的苦難磨練，使得她終於完全長成。

現在她已不再是以前那個刁蠻任性的小姑娘，已經是個完全可以自立自主的女人。

這種改變使得她看來更成熟美麗。

她發育得本來就很好，很久以前就要用一根布帶緊緊束起胸。

這使得她自己很氣自己。

每當她發現一些年青力壯的小伙子在偷看她時，她就會無緣無故的生氣，氣得要命。

× × ×

外面已經有人傳報。

「第一堂堂主下的分司曲平求見。」

司空曉風早已解釋過！

「是我叫他來的，兩個多月以前，我就叫他去打聽無忌的消息。」

千千立刻問道：「他已經打聽出了什麼沒有？」

「這正是我要問他的，」司空曉風說：「所以我找他來，讓你當面聽他說。」

× × ×

曲平走進來的時候，笑容誠懇，態度穩重，可是，千千對他第一眼的印象並不好。

她不喜歡這種衣裳總是穿得整整齊齊，頭髮總是梳得一絲不亂的男人。

她總認爲這種男人太做作，太沒有性格。

像她哥哥那種洒脫不羈，敢作敢爲的男人，才是她心目中眞正的男子漢。

幸好曲平並沒有像別的年青人那樣，用那種眼光去看她，而且一開始就說出了重點！

他道：「三月二十八日那天，還有人看見過趙公子，那好像就是他最後一次露面了。」

司空曉風問道：「那天他是在什麼地方露面的？」

曲平道：「在九華山一家叫『太白居』的客棧裏。」

他又道：「他先在鎭上買了些乾糧和酒水，將坐騎留在太白居，託客棧的掌櫃照顧，還預付了十兩銀子的草料錢。」

司空曉風道：「這麼樣看來，他一定是到九華山去了。」

曲平道：「大家都這麼想，只不過……只不過……」

千千看着他，厲聲叫道：「只不過怎麼樣？」

她的態度實在很不好，只因爲她從不喜歡說話吞吞吐吐的人。

曲平看出了這一點，立刻回答：「他上了山之後，就一直沒有下來過。」

千千道：「你怎麼知道？」

曲平道：「因爲那小鎭是入山的必經之路，他那匹坐騎，直到現在還留在太白居，我親自去看過，那是匹好馬。」

對無忌這樣的男人來說，一匹好馬的價值，有時幾乎就像是個好朋友。

曲平道：「所以我想，如果趙公子下了山，絕不會把那麼樣一匹馬，留在客棧裏。」

他想了想，又補充着道：「可是客棧的韋掌櫃並不着急，因爲十兩銀子的草料，至少可以讓那匹馬吃上一年。」

千千皺起了眉，道：「一年？難道他早已準備到山上去過一年。」

曲平道：「所以我就帶了十二個人到山上去找，大大小小的佛寺巖洞都去找過，却連一點綫索都沒有找到。」

千千道：「難道他一上了山之後，就憑空失踪了？」

曲平沉吟着，道：「也許他根本沒有上山去，因爲山上所有的和尙寺我都去問過，他們都沒有看見過趙公子這麼樣一個人。」

像趙無忌這麼樣一個人，無論走到那裏，都應該很引人注意的。

司空曉風道：「那天有些什麼人看見過他？」

曲平道：「那附近一帶有不少人都認得趙公子。」

司空曉風問道：「他們怎麼會認得他的？」

曲平好像並不想說出原因，可是一看見千千的臉色，立刻就改變了主意。

他說得簡單而扼要：「從三月初八到三月二十三那半個月裏，趙公子已成了附近一帶十三個城鎭裏有名的人。」

他眼中彷彿也帶羨慕之色，接又道：「因爲那半個月裏，他一共擲出了三十九次『三個六』，幾乎把所有的賭場都贏垮了，連號稱『賭王』的焦七太爺，都曾經栽在他手裏。」

他本來不杴說出這些事，因爲他已知道無忌那時候還在服喪時期，本來絕對不應該到賭場裏去擲骰子的。

可是他不想讓千千認爲他有所隱瞞，他已看出了千千的脾氣。

能够在一兩眼就看出一個人的性格和脾氣，正是他最特別的才能之一。

鳳娘的臉色立刻變了，千千已叫起來：「他怎麼會到賭場裏去賭錢？他絕不是這樣的人。」

她狠狠的瞪着曲平，又道：「你一定是在胡說八道。」

曲平沒有辯駁，也不想辯駁，他知道最聰明的法子就是保持沉默。

司空曉風果然已替他說話了：「他絕不敢胡說的，無忌當然也絕對不會是這麼荒唐糊塗的人，他這樣做，一定有他的用意。」

其實他當然知道無忌這麼做是爲了要「釣出」軒轅一光來。

他也知道無忌爲什麼要上九華山去，是去找什麼人的。

奇怪的是，他居然沒有說出來，也許他認爲說出來之後，千千反而會更担心。

千千又瞪了曲平兩眼，才問道：「三月二十八之前，他在那裏？」

曲平道：「三月二十三的中午，他在縣城一家新開張的川菜館子『壽爾康』和兩個賭場老板吃飯，手刄了三個蜀中唐門的子弟。」

他接着道：「我已調查過他們的來歷，除了一個叫唐洪的，是唐二先生的侄孫外，其餘二個人，都是唐家的旁支。」

千千冷笑一聲道：「唐家的人，到了我們地盤上來，居然要等到我哥哥殺了他們之後，你們才知道，你們平常是在幹什麼的？」

曲平又閉上了嘴。

千千終於也發覺這句話，不但是在罵他，也傷了司空曉風，立刻就改變話題，問道：「他殺了那三個人之後，到那裏去了！」

曲平道：「從二十三到二十七這五天，也沒有看見過趙公子的行踪，直到二十八那一天，他才在九華山下露面。」

千千道：「然後他就忽然不見了？」

曲平道：「是！」

千千又忍不住冷笑，道：「這就是你打聽出來的結果？」

曲平道：「是。」

司空曉風淡淡一笑，道：「如果他只能打聽到這些，我想別人也未必能打聽出更多。」

千千忽然站起來，大聲道：「我爲什麼一定要叫別人去打聽，我自己去。」

司空曉風道：「可是這裏的事……」

千千道：「我哥哥的事比什麼事都重要。」

司空曉風當然也知道她的脾氣，所以並沒有阻攔她，只問：「你準備帶些什麼人去？」

千千還沒有開口，鳳娘忽然也站起來，道：「她要帶我去。」

她的態度雖然溫柔，却很堅決：「因爲她不帶我去，我自己也會去的。」

× × ×

「昔在九江上，
遙望九華峯，
天河掛綠水，
秀出九芙蓉。

× × ×

我欲一揮手，
誰人可相從，
君爲東道主，
於此臥雲松。」

這是詩仙李白的名句，九華山和這位謫仙人的淵傳極深。

寰宇說：「舊名九子山，唐李白以九峯如蓮花削成，改爲九華山。」

山以詩仙而名，山上山下以「太白」爲名的地方很多。

「太白居」就是其中之一。

現在趙千千和衞鳳娘已到了太白居。

× × ×

「這就是趙公子的馬，」太白居的掌櫃再三强調說：「我們從來不敢缺一頓草料。」

這位胖胖的掌櫃無疑是個老實人，千千也看得出他說的是老實話。

無忌的馬，被養在一個單獨的馬廐裏，驃也養肥了，只不過總顯得有點無精打采的樣子，彷彿也在思念着牠的主人。

看見千千，牠居然也認得，歡喜的輕嘶着，用頭來頂千千的顎。

千千却已幾乎落淚。

她回頭去看鳳娘，鳳娘遠遠的站在一棵孤零零的銀杏樹下，眼淚早已流滿了面頰。

無忌究竟到那裏去了？爲什麼一去就全無消息？

× × ×

是吃飯的時候了。

她們並不想吃飯，也吃不下，飯菜却已經擺在桌上等着她們。

六菜一湯，一碟鷄絲炒豆芽，一碟金鈎白菜，一碟鹵豬肝切片，一碟酸菜炒辣椒，一碟清蒸魚，一碟醋溜魚片，一大碗黃爪川丸子湯。

這都是很普通的家常菜，她們看見却吃了一驚。

因爲這六樣菜正是她們平常最喜歡吃的，十頓飯裏至少有九頓都少不了。

這家客棧的掌櫃怎麼會知道她們喜歡吃什麼？

千千忍不住問道：「這些菜是誰叫你做的？」

掌櫃的陪着笑臉，說道：「是西跨院的一位客人，他說他知道姑娘們喜歡吃這幾樣菜。」

千千的臉立刻氣得發紅，道：「那位客人是不是叫曲平？」

掌櫃的點了點頭，還沒有開口，千千已經跳起來，大聲道：「你叫他到這裏來，趕快來，越快越好。」

× × ×

曲平來了，來得很快。

千千看到他的時候，就好像看到了仇人一樣，板着臉道：「你跟着我們到這裏來幹什麼？」

曲平道：「我是奉命而來的。」

千千道：「奉誰的命？」

曲平道：「司空堂主。」

千千道：「他叫你來幹什麼？」

曲平道：「來照顧二位姑娘。」

千千冷笑，道：「你憑什麼認爲我們需要別人照顧？」

曲平道：「我只知道奉命行事。」

千千道：「你怎麼知道我們想吃些什麼？」

曲平道：「司空堂主既然要我照顧二位，這些事我都應該知道。」

千千狠狠的瞪着他，忽又冷笑，道：「看起來你倒眞像很會辦事的樣子。」

曲平不開口。

千千道：「你能不能替我做件事？」

曲平道：「請吩咐。」

千千又跳起來，大聲道：「你能不能走遠一點，走得越遠越好。」

× × ×

夜，燈下。

千千好像還在生氣，雖然她平常也很會生氣，但沒有這次氣得長。

鳳娘柔聲問：「你在氣什麼？」

千千道：「我討厭那個人。」

鳳娘道：「我倒看不出他有什麼太讓人討厭的地方。」

千千道：「我看得出。」

鳳娘沒有再問下去。

她知道如果她再問：「他有什麼地方討厭？」

千千一定會說：「他全身上下，沒有一個地方不討厭。」

一個人如果要討厭一個人，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理由。

就好像一個人如果要喜歡一個人，也不需要任何理由一樣。

有時候沒有理由就是最好的理由。

所以鳳娘只淡淡的說了句：「不管怎麼樣，他總是司空大爺派來的，你總得給司空大爺一點面子。」

這句話很有效。

鳳娘一向很少說話，可是她說出來的話通常都很有效。

千千的態度已經有點轉變了，就在這時候，她們聽見了一聲驚呼。一聲很多人同時發出來的驚呼。

（未完）

湖海恩仇錄／希雲・文

沙鷗盲眼報深仇

中國的功夫跟西洋拳或羅馬角力，大不相同，最大的差異就是這一點，功夫是苦練一招而靠它取勝的，不必硬打硬，如果某一個人擅長功夫的話，隨時可以靠一招古怪的拳脚就威震江湖。廣東有一個盲拳師叫做蕭昆山，他盲了眼睛，也能夠打贏另外一個武林高手，如果他不是苦練功夫，所練習的只是普通拳脚，那就無法閉目作戰。

說到閉着眼睛打鬥，北方有幾個名拳師都是很有聲譽的，特別是姓沙，叫做沙鷗的一個拳師，更加厲害，在浙江一帶居住的人，懂得武功，就會知道有沙瞎子那麼一個武林高手。

沙瞎子沒有變成瞎子之前，他的武功已經是非常卓越的了，那時他只是在太湖旁邊的村莊敎授一般同村的兄弟子侄，作爲保護村莊的鄉勇，沒有人知道他的武功那麼精湛，奇怪的是這一點，後來他盲了眼睛，武功更進一步，簡直是聽聲發拳，已可取勝，至於沙鷗如何變成瞎子的一頁秘聞，相當古怪，值得武林中人看做參考。

當時沙鷗在太湖邊的一處金葉山莊裏面敎授武功，那個山莊是姓蘇的一個富戶居住，貯了許多珍貴的書籍，靠近山莊有的是田，眞個千頃良田，都歸蘇大戶所有，照理蘇大戶叫沙鷗敎授村莊裏面的人練習武功，一定是看重他了，殊不料有一天，忽然之間發生了一宗不尋常的事情，竟然使他忽然從嘉賓的身份變成仇人。

事情是如此發生的，那天有一個年老的佃戶，姓蕭，帶着一個十七歲的孫女，經過太湖旁邊，忽然之間，湧出幾個彪形大漢，把他的女兒蕭少珍搶走，因爲那個地方非常空曠，老翁固然叫喊，叫得更淒厲的却是蕭少珍，湊巧沙鷗在金葉村莊草塲敎武，忽然聽到呼喊之聲，走出戶外看看，知道是在一艘漁船上面發生，飛奔過去，把幾個大漢擊倒，而且奪回蕭少珍。

他不知道指揮大漢擄刧良家婦女，放在密室取樂的一個人，正是蘇三郞，亦卽蘇大戶第三個公子，因爲此事開罪了三公子，他並不知情，由於三公子在父親面前說他的壞話，他的地位就逐漸低落，這還不算，有一天，蘇三公子還邀請一個擅長二龍爭珠的高手，姓郭，單名一個穿字，向他暗算。郭穿此人擅長「穿拳」，那雙手能夠在對方左右兩拳之間穿過，有十幾度絕招是向對方臉孔發招的，但却不是用拳或用掌，用的是兩隻指頭，那一招就是武林中人看做禁忌的二龍爭珠，雙指齊出，向對方眼睛一插，卽時變瞎，甚至倒地身亡。本來沙鷗知道武林裏面有人苦練這種殘酷的絕招，一招奪命，憑着他一向苦練的沙家拳，足以應付，殊不料郭穿另有一套，他把藥粉放在薄薄的紙袋裏，貼在左手掌心，打鬥之際，能夠贏得對方就不再施展那一招，假如他的二龍爭珠無法施展出來，就盡力搶風，先行站在上風的位置，然後撲攻，那時他並非像普通的拳師那麼展開攻勢，只是化攻爲守，到了適當的時期，然後拍掌，用右手拍在左手的掌心裏面，那個紙袋的藥粉給他一拍，就順風吹出來，對方那雙眼睛給含有劇毒的藥粉所侵襲，登時發生迷惘，最低限度也不能夠張開眼睛去看對方有何動靜，他就乘機施展二龍爭珠這一招，兩指齊出，把對方的一雙眼挖出來。雖然沙鷗知道郭穿擅於使用穿針引綫的手法，先行穿橋，然後用指傷人，竭力保護自己的一雙眼，但仍吃了虧，因爲他不知道對方使用迷藥，當時他的眼睛給藥力所侵，無法睜開，慢了一步，忽然覺得萬箭穿心似的痛楚，倒地昏迷，兩眼給對方插了一下，就此變成瞎子。

沙鷗已經盲了一雙眼，郭穿認爲他無法作惡，哈哈大笑，揚長而去，此後，沙鷗就無法再做拳師了，雖然他仍然活着，在金葉村莊裏面做些什麼之類的工作，偷生人世，可是，他的報仇之念，始終沒有放鬆半步，趁着他早晚負責掃地，他就苦練聽覺，憑着風聲知道葉落的風向，然後伸手去抓，就算一塊樹葉凌空而下，他仍可以飛身躍起，把它抓到掌心裏，「飛躍出擊」這一招，他不斷的苦練。轉眼就是三年，外邊看來，他仍是一個盲了眼的中年人，只合掃地或者担水之類的工作，根本上談不到什麼打鬥，但在他的心上，却有一股火燄熊熊高燃，渴望報仇。

單是苦練拳脚，仍然沒有用，因爲郭穿在南京的下關那邊居住，他要走一條長長的路，然後抵達，不但路徑生疏，而且還要有些謀生的技巧，然後能夠走一條長路，那時沒有火車或汽車，只靠一雙脚，爲了報仇，沙鷗就找個天朗氣清的日子，向管房說了幾句話，飄然而去，他並非一下子就離開太湖，直往南京，而是先行到蘇州城內，向一個瞎子拜門學占卦算命，一住兩年，懂得了一些江湖上的竅門，準可以靠着占卦度活，然後向南京那邊走。

他一邊走一邊停，沿途就靠占卜渡日，這樣走動當然是很慢的，經過二十多日，然後進入南京的範圍，距離下關還有一段路，他就停下來，以占卦算命爲名，到處打聽郭穿下落。

那時郭穿憑着蘇家三公子的幫忙，在下關設了一個武館，而且恃勢凌人，有許多漁民向他買怕，按時交規，郭穿更加自負，他經常到杏花樓喝酒。某天，靠近黃昏，他跟四五個高徒同到杏花樓，很是高興，一邊喝酒，一邊談，縱聲大笑，他做夢也想不到，已經給打傷盲了一雙眼的沙鷗，帶着一股殺機，走到杏花樓外。

沙鷗知道郭穿常常在杏花樓吃晚飯，兼且聚了幾個人喝酒，但却不知道郭穿坐在什麼地方，身邊有多少人馬，不敢輕舉妄動，只是在日落之後的一段時間，繞着杏花樓幾條街巷隨意走動，抓着盲公竹撥來撥去，就像是一個已經絕望了的人，閒來無事，到處走動的模樣。爲了隱藏自己的眞相，他沒有像普通盲公那麼用鐵釘敲着一塊銅片，發出叮叮咚咚之聲，默然行走，他知道總有一天會聽到郭穿的笑聲。

當時他給郭穿使用最毒辣的二龍爭珠那一招，還加上迷魂粉，使他變瞎之際，郭穿就發狂似的哈哈大笑，那種笑聲深印腦海，好像魔王的狂笑，他希望有一天會聽到如此瘋狂的笑聲，然後動手。

沙鷗靠近杏花樓走動，每分鐘他都是豎高了耳朶傾聽的，那天，他果然聽到從杏花樓左邊順風吹來了一陣笑聲，它正是郭穿的狂笑！

沙鷗聽到笑聲，怒火攻心，趕快沉住氣，慢慢的移動脚步，他只是傾聽了一會，就知道這傢伙不止是一兩個人坐着喝酒，起碼有十個八個，卽是說，向東的閣樓上面，起碼有一圍枱的人聚着喝酒，郭穿就坐在靠近大窗那邊的一張椅上，豪氣凌霄，加上了幾分醉意，愈笑愈响。

沙鷗只是一個盲公，靠占卦算命度活，白天他是可以到處走動的，晚上就不同了，沒有一個盲公能夠在夜間走入一間酒家之內替人占卦算命的，如果他從大門走進去，一定給人攔阻，他早已細心計算過，認爲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爬牆而入。

憑着他的武功，就算盲了一雙眼，他仍然很輕鬆的飛躍而起，雙手搭着牆頂，把自己吊起來，然後翻身在短牆的那邊縱身躍下，眞個是落地無聲。

那條盲公竹就給他插在背後，有如長劍，他到了左邊樓下，就沿着石柱慢慢的抱柱盤旋而登，到了閣樓，他聽到人聲嘈雜，有幾圍枱喝酒，他不知道該從什麼地方動手，必須等候機會，起碼要聽到郭穿的笑聲，然後才能展開攻勢。

他已經很苦心的守候了五年之久，然後等待到那一晚，就算要他在閣樓之外的木欄杆站着等候三幾個時辰也不要緊，不過，他一邊等候，一邊仍是全神貫注的傾聽，希望找到郭穿的座位，然後進攻。

對他說，那種攻勢是極不容易的，因爲他的一雙眼睛無法看見別人，萬一錯了半步，便會死在對方的手上，關於發招進攻的計劃，他已經苦苦的思索了三年，故此，他絕對不能夠輕舉妄動。

皇天不負苦心人，沙鷗在木欄杆等候一刻鐘，摸透屋裏笑聲的位置，一言不發，從窗外飛躍進去，跟着把他插在背後的一枝盲公竹拔出來，向笑聲發作的座位猛力刺去。

他的估計十分準確，那個位正是郭穿坐着的位置，當時他整個飛躍進去，那雙脚踏在滿枱酒席之上，踏破了兩個大湯碗，菜餚傾瀉，酒也飛濺出來，秩序大亂，他乘機用盲公竹直刺，料想郭穿一定會發覺的，因爲盲公竹沒有刺到前面的時候，他已經踏碎了枱上的大湯碗，一陣吵耳之聲發作，無論如何，郭穿一定知情，果然不出所料，郭穿聽到一陣碗碟踏碎之聲，定神一望，已經有一條黑影直刺過來，他雙手合攏，剛剛捉住盲公竹的前半截。

郭穿發覺對方僅有一枝盲公竹，還給他捉緊，料想他無法作惡，哈哈大笑，說道：「沙鷗，你已經變成盲公了，還想來報仇，眞是做夢。」

他以爲沙鷗屈居下風，怎料沙鷗只是佈局引他捉住盲公竹而已，並非眞的打輸，那條盲公竹上下兩截是入笱的，既然對方抓住前半截，他就把後半截拉出來，盲公竹之內居然藏着一條兩尺長的短劍，那種劍細到難以想像，但却尖銳非常，再又因爲它的形狀太細，拉出直刺，坐在旁邊的人也無法看得清楚，郭穿是看見那條劍的，但却躲閃不及，給他一劍穿心，慘呼一聲，連人帶椅向後傾跌，倒地打滾，鮮紅的血洒在樓板上面，看來難逃一死了。

沙鷗雖然盲了一雙眼，聽覺十分靈敏，手上的感覺也比較普通人敏銳得多，他一抽一送，發覺那條劍給對方的肌肉挾住，跟着有一聲慘叫，他立刻知道對方吃不消，不必戀戰，馬上轉身，飛躍到窗口那邊，越窗逃走。

他究竟是盲公，越過短牆跳下來的時候，無人阻擋，故此他十分順利，那時他跳出窗外，先要雙脚落地，然後從牆頭攀登，那就困難得多了，雖然他仍然可以從閣樓跳下來，可是，雙脚剛剛落地，就有一陣風聲從背後直撲過來，他索性整體向前仆倒，然後撑出右脚，那一招剛好撑在追兵的胸膛，拍的一聲，此人整個彈開，又是一聲慘叫。

沙鷗連傷兩人，可見盲拳師如果武功厲害，未必會吃虧於開眼拳師的，何況郭穿底下的人根本上就沒有資格稱做拳師呢？那些人並非他的對手，轉瞬間，十多個人圍着他毆打，但却給他轉動軀體，雙拳如鐵，整個人變成十字形，一邊轉一邊打，碰着他兩個拳頭的人，都自動飛開，他無法衝出重圍，索性大打出手，後來有人用棍打他，給他抓住棍尾，使勁一拖，又再往上一挑，持棍的人飛越一丈過外，長棍到手，他就放心許多，憑着那一路十字梅花棍，連消帶打，突圍而出，再又因爲長棍等於一枝仲長的盲公竹，他可以憑着棍尖衝刺所碰撞的東西探路，直達門口，突圍而出。

他沒有棍已經能夠殺退十多人，長棍在手，那些人更加鬥不過他，看見他離開杏花樓，不敢追趕，先行回到閣樓，把郭穿施救，因此，沙鷗一口氣的逃出下關，沿着大路走上荒山，又在山上停了兩天，探囊取出乾粮進食，過了一個時期，才向南走，離開郭穿的勢力範圍之內。後來他在蘇州設館占卜，借此度日，絕口不談武功，至於郭穿，當晚就死在穿心劍之下，給他打傷的也有七八個人，那些人都能夠醫好，只是郭穿喪生。這傢伙憑着一招二龍爭珠殺害許多人，死有餘辜。

回說盲拳師沙鷗，他突圍而出所施展的一種拳法，非常罕見，這是沙家拳裏面獨特的手法之一，站穩了自己，整個軀體轉動，左右手平伸，形如十字，碰到什麼就打什麼，除非拳頭落空，決不起脚，要是他起脚去踢，仍是依照規矩去做，先踢前脚，剛剛站穩，就把後脚向背後踢出，一招穿心腿之後，跟着虎尾脚，接近他的人很難防禦。想突圍而出，最理想的一種拳法就是沙家拳裏面的「風車手」，施展出來，在較遠的地方看去，正如一個風車。

後來有些人練習風車手，總是沒法比得上他，並非他們不肯學，而是沙鷗本人盲了一雙眼之後才苦練的，聽覺特別靈敏，轉身的時候穩定非常，開眼的人反而比不上他那麼專心，故此無人能及，後來他病逝，這手古怪的沙家拳和風車手，沒有傳給別的拳師，眞是可惜。

——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寇英傑得到朱空翼調教後，不特把郭白雲遺下的十一字眞訣內功練成，更參悟了百鯉圖解，那晚神武營統領海大空率衆搜索朱空翼，寇英傑現身阻攔，傷斃六名大內侍衞後，惜因一上來便爲海大空暗算，中了他的無風散花針，待與海大空拚鬥時，針中毒力已發，猝然跌倒地上，海大空正欲痛下殺手，朱空翼凌空躍落，海大空忙命手下一羣侍衞，擺下九宮十殺陣，把朱空翼和寇英傑圍在垓心，隨即叫朱空翼束手待縛，隨他回朝待罪，朱空翼在聽完了海大空那番狂妄話語後，猝然拔出身負長劍——

新派武俠長篇

蕭逸·文

盧令·圖

鐵骨冰心

絕色驚四座 神功傲狂徒

一泓劍氣，揮洒出丈許長短的一道白光——未試其鋒但見其勢，已知是一口削鐵如泥的寶刀！

海大空勃然大怒，道：「朱空翼，本座與你好言勸說，你竟敢抗旨不服麼？」

話聲出口，手中令旗猝然揮下，五條人影已分別由五個不同方向猝然騰空直起，直向朱空翼身側週圍按照「五宮」位置落身下來。

寇英傑雖然身中暗器，遍體痲軟不堪，但是他到底內功精湛，如能發覺傷中何處，即可迅速以「閉穴」手法將傷處附近完全隔絕封死，偏偏在他眞氣運行一週之後仍未能立刻找到明顯傷處，一時也無能爲力！只得暫時氣結下腹，不使那種中毒的痲軟感覺繼續擴散開來。

但是，他却對於朱空翼放心不下，想起身策應，助他一臂之力，有了這個意識，更不能專心一致的定神療傷！

——其實他的顧慮誠然多餘。

自從寇英傑結識朱空翼以來，雖然親眼目睹他的諸般神奇，只是還不曾有過目睹他上陣對敵的機會，只以爲來敵過衆，心中未免替他担憂，越是心急，越覺身上眞氣不得貫聯，却連站起的力道也提不起來，儘管這樣，他仍然不得不提高警覺以應付環身的强敵。

他緊緊握住刀柄，以備必要時隨時出刀抗敵。

四面燈光也似起了變化，上下高矮不已，而且時明時暗，顯然是爲配合眼前的「九宮十殺」陣勢的威力！

海大空站立在一堵凸起的岸石上，用手中三角怪旗指向朱空翼，道：「朱空翼——你現在丟劍受綁還來得及，怎麼樣？」

話聲未完，即見朱空翼怪嘯一聲，身軀猝然騰空而起，直向海大空立身之處猛撲過來。

他身子方自一動，聯帶着那「九宮十殺」的陣勢也跟着發動起來。

五名黃衣殺手，自五個不同方位同時縱身而起，直向着空中朱空翼身上包抄過來，配合着四面燈光的移動，彷彿眼前地勢突然爲之傾斜，原先左側的巍巍高山，直似迎頭壓落！

這次隨同海大空來此的劍士，俱爲東西兩廠的菁英健者。

五名黃衣殺手，爲「九宮十殺」陣中的先趣份子，在這個陣勢裏，首先出場，名爲「五陰」，會合即將出勢的「四伏」，合爲九宮之數！

海大空自負過人，即以這「九宮十殺」陣勢來說，即是他親手所組合，操習，陣中「九宮」「十殺」聯同他本人，共爲二十人。

以二十名素具的功力劍手，合力對付一人，自是佔極了優勢，況乎配合陣勢的明暗生尅，更具無限威力，這一陣，在海大空的感覺裏，應該是十拿九穩，極具勝算的一着！

他們這一着如果用來對付別人，定能收功制勝，只是用來對付朱空翼，却是大錯特錯，的確失策——

事實上朱空翼這個人，顯然是完全跳出舊日武林巢臼；他是屬於一個自由典型類的人，既沒有傳統武術觀念思想的薰陶，自不易爲傳統武術的一切規習所束縛，所以這個「九宮十殺」式，對他來說並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

五名黃衣劍手，按「五陰」手法，猝然向朱空翼出手，借燈光與陣勢倒轉之功，各出殺手，直襲朱空翼要害，看上去的確猛厲之極！

朱空翼的身子在五人聯合包抄之下，墜落地面，但聽得「叮噹！」一陣聲響！

燈光照耀裏，交熾起一天玄光異彩！

——那只是極爲快速的一剎。

五名劍手來得快，退得更快；攻得急，撤得卻似乎太慢了——原因是他們少了點什麼東西。

五顆人頭！

五顆斗大的人頭，旋風而起，剩下的是五具失去首級的屍身；在猝然失去中樞控制的情況下，遲緩的向後撤退着，噴出來的血柱，就像是正月裏的花炮般刺眼難睜！

天空裏猝然飄過來那種中人欲嘔的血腥氣味。

五具屍體在一陣蹣跚行走之後，相繼跌倒地上，海大空目睹及此，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氣——

他忽然發覺到面前的這個昔日王爺，敢情具有出神入化；令人難以想像的身手，較之昔年，簡直判若雲泥，高奧得令人難以接受！

先前的寇英傑，已足以使他驚魂喪膽，眼前的這個朱空翼更似較寇英傑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陣驚心，禁不住面頰上沁出了汗珠，冷汗涔涔直下！

那個身材偉岸，穿着金色戰袍的朱空翼，手持長劍，一步步的向着海大空身前走過來。瞳子裏放射着的烱烱的凶焰，眞恨不能把後者吞噬下肚。

海大空一瞬間感覺出前所未有的恐怖！足尖點處，身子暴退數丈，同時間手中令旗力揮之下，叱了一聲：「射！」

一時間，箭弦齊響，四面八方無數箭矢直向朱空翼身上發射過來。

箭矢無異都是高手發射出來的，準頭極夠，數十支箭矢一齊射中在朱空翼身上，只聽得一陣叮噹聲響，爆發出數十點金星，所有箭矢一齊散落地上，居然不曾有一枚能夠射入其體，對他構成傷害。

很明顯的，朱空翼已經練成了兵刄不傷的「護體金剛神功」！

緊接着這排箭矢之後，四條人影由四個角落裏同時躍身而出，四口金刀，在一個時間裏，同時遞出，直向朱空翼環身四側兌擠過來。

這是海大空所設計的「四伏」手，配合先前的「五陰」共合「九宮」之數，其異於先前「五陰」不同之處，在於出手方位爲控制敵人之「四極」。

四名刀手，顯係精於用刀的老手，金刀削處，每口刀上皆放射出匹練般的一蓬刀光。

須知「四極」乃人體之虛，即使一個長於內功的高手，也只能在同一時間裏護守其中一二，能夠同時以眞氣護守四處極虛要穴者，武林鮮見，可謂之少之又少，未之聞也！

朱空翼就是這少之又少當中之一個。

刀光齊集裏，四口金刀同時向當中湊進，凌厲的四口刀鋒在齊勢合集的一剎，足能切斷一株四人合抱的參天古木，更遑論當者是一個血肉之軀了。

奈何今天他們是晦運當頭，碰見的兩個對手，都是這般的扎手，出乎意外的扎手！

刀光齊集之處——也就是被封死在刀光死角裏的那個人，不知是施展一種什麼樣的身法，陡然間抽身而起，太巧妙了！

四口金刀，簡直難以臨時收勢；只聽得「嗆啷！」一陣兵刄交磕聲響，四口刀居然迎在了一塊。

朱空翼去而復返，長劍落處，一名刀手首先慘叫一聲，隨着他落下的劍鋒，順着脊椎骨處被劈成了兩片！

第二名刀手，慌張中施了一招「跨虎登山」的勢子，身軀猝然向後一翻，掌中刀「倒捲飛雲」反向朱空翼面門上劈到。

只是他仍是難逃一死！

隨着朱空翼長劍猛烈的落勢，只聽得「嗆啷！」一聲脆響，這名刀手掌中的一口金刀，竟被劈成了兩截，隨着落下的劍勢，正好劈中在這人面頰之上，劍下頭分——

第二名刀手，半聲也不及叫出，遂即橫屍就地！

緊接着朱空翼右掌向外一吐，强勁的力道，擊中第三名刀手，這個人足下一蹌，身子忽然騰空直起，足足飛出了丈許以外，「噗通！」一聲落向沙岸，也是只翻了個身子頓時一命嗚呼！

第四名刀手嚇得鬼叫一聲，那裏還顧得了再殺人，身形力縱之下，直向暗中遁去——

朱空翼殺機既起，其勢有難以自止之勢，追循着第四名刀手的身勢之後，只見他手中長劍平空虛砍一劍，銀光乍吐，追着那名刀客身後長虹經天般的閃了一閃！

第四名刀手身軀猝然分成了兩片，卻分向左右兩個不同方向落了下來。

朱空翼偉岸的軀體霍地轉過來——

空中人影交錯，「十殺」手按照原定計劃是「一」字形的忽然現身面前。

十名殺手，各人右手持劍，左手持着一盞孔明罩燈，按照原定計劃，這十名劍手，應該迅速分開，以高矮不同的十方部位，以燈光炫耀對方眼睛，而分別進身，採亂劍斬殺之勢向敵人出手。

只是在朱空翼神兵天降，雷厲殺着的虎威之下，十個人俱都爲之心驚膽戰——

朱空翼前進一步，十殺手後退一步。

朱空翼前進兩步，十殺手後退兩步。

前進三步——

「十殺手」忽然作鳥獸狀散開，一時再也顧不得上陣打殺，紛紛向河岸撤退——

朱空翼繼續一步步前進，那些散立在各處劍手，無不驚叫四散，一剎那，形成無比潰亂之勢！

人們在面臨着殺身之危時，鮮能把持鎭定，只恨怨爹娘少生兩條腿，一時間人影恍惚，號聲動天，燈光交熾裏，一條條人影，分別縱上了大船，再也顧不得頭兒海大空的約束，三艘大船分別啓碇張帆，向着浩瀚的河心緩緩馳去。

來得快，退得更快。

河岸上一剎時又回到了沉靜！

幾隻燃燒着的紙燈籠，被夜風吹動着，在沙岸上打着滾兒，發出「呼——呼——」的燃燒聲！

朱空翼緩緩回過身來。

沙岸上散滿了丟棄的兵刄，除了死去的那些屍身之外，已看不見一個活着的人影。

兵刄的寒光，映射着此一番殺刦之後的悽慘！空氣裏兀自飄散着那股中人欲嘔的血腥氣息！

朱空翼身子緩緩的向前走進。

在一隻燃燒將熄的紙燈籠面前停了下來。

那裏站着另一個人——海大空。

「他」居然沒有隨着其他的人撤身退走，保持着一份强者的姿態！

朱空翼眼睛裏像是要噴出火來，他緩緩的把手裏的劍豎立起來，一蓬劍氣直向海大空身子襲過來，海大空立時警覺的後退了一步，掌中劍平抱在腕——

他的臉色越加猙獰，森森的冷笑着。

朱空翼掌中劍氣越加聚結，像是一幢透明的光罩，隱隱約約把海大空身子罩定。

海大空身子戰抖得那般厲害——並非是畏

懼，而是急忙中作內力的聚結……

他身子匆忙中換了一個方向，又換了一個方向，只是依然未能逃避開那蓬劍氣的籠罩！

朱空翼臉色越寒。

海大空表情越驚！

驀地——海大空那隻戴有三枚奇形戒指的手拳握着向外伸出，只聽得「咔！」的一聲細響，大蓬銀光，像是一天銀雨般直向着朱空翼身子噴射了過來。

海大空的身子更不緩慢，把握着此一刻良機，他舞動劍身，暴射出一道銀虹，直向朱空翼身前猛襲了過來，朱空翼在對方放出暗器的一刹，霍地劈出了左掌，一股莫大的勁道隨着他的掌勢狂飆般地捲出，前者所發出的那片銀色光雨，在猝然接觸到這股狂飆之後，倏地掉過頭來，以着更爲疾勁的速度，反向海大空自已身上湧了過來。

這一手顯然出乎海大空意外，簡直防不勝防。

原來海大空這種暗器名喚「五雲洗魂神針」，每一枚細若牛毛，其厲害處在於一經入脈順血而行，直攻人體各處穴路，在極短時刻裏，即能使對方身體痲軟而呈癱瘓，如一上來攻入心臟，更是非死不可！

海大空怎麼也不曾料想到自己竟然「作繭自縛」，由於事先不知，未加防範，所有暗器，竟然全數中在身上，千百枚牛毛細針一經入體，頓時順血而行，海大空騰在空中的身子，發出了一身怪叫，在一個倒仰的姿態裏，足足倒仰出兩丈以外。

「噗通！」一聲，四平八穩的睡在了沙地裏。

不容他探身坐起，一隻有力的脚恰於這時踏在了他的胸上。

海大空掙扎着想撩起手裏的劍，奈何遍體如綿，卻連一些兒力道也提不起來。

那隻踏在他胸上的脚，更不絲毫留情，力踏之下，只聽得嘵嘵喳喳一陣碎響，海大空頓時命喪黃泉！

夜風陣陣的襲過來，天又落雪了。

一片片的雪花，花瓣似的散落下來，覆蓋着那些觸目驚心的血漬，也覆蓋了那些臥在地面上的屍體！

空氣裏再也沒有先前的那些血腥氣味！

佇立如山的那個偉丈夫像是忽然甦醒過來的樣子，冷澀的面頰上綻開了一抹淒涼的笑容；緩緩的把長劍收入鞘中，轉身向寇英傑身邊走近。

× × ×

燈下，朱空翼施展「掌盤功」，把中在寇英傑身上的三枚鋼針吸出來，看上去，這種暗器遠較牛毛更爲細小，卻具有如此威力，實在可怕的很！

經過了這一場血戰，兩個人之間的友誼似乎更增進了一些。

朱空翼由一個瓷瓶裏取出了幾粒丹藥給他服下去，遂卽在寇英傑身邊坐下來。

寇英傑可以看出他心裏充滿了紊亂，雖然他可以說大仇得報，但是寇英傑卻敢說他心裏並不快樂！

「恭喜大哥——」

過了半天，寇英傑才勉强的說了一句。

不意，朱空翼在聆聽之下，竟然垂下了淚來！

寇英傑頓時一驚，吶吶道：「你心裏不舒服？」

朱空翼越加的淚如泉湧，忽然，他竟小孩子般地大聲抽哭起來！

俯身在石案上，他大聲的抽哭着，整個石室在他抽動的身影裏似乎整個都搖動了起來。

從認識他到現在，寇英傑還是第一次見他這麼傷心的哭泣過，一刹間，整個的空氣裏，都瀰漫了濃重的悲慘意味，使得寇英傑也變得沉重了！

卽使是世界上最堅强的人，也仍然會有軟弱的時候，眼前這個堂堂七尺漢子，這一刹似乎觸動了他埋藏已久的傷懷，他哭泣得那麼劇烈！

像他這樣的一個人，如非痛傷到極點，萬萬不會像這般失態發洩的。

哭着，噎着……摸索的兩隻手，打開了置在石桌上的木匣。

匣子裏盛着那顆幾乎已經枯萎了的人頭。

捧着它，看着它，朱空翼涕淚交流着，生澀了半生的唇舌，努力的試圖着要吐些什麼……只是些咿呀不清的含糊字音，然而聽在人耳朵裏，卻遠較清楚的字音更動人心魄——

寇英傑似乎頗能領會他的這番感觸，一時間眼皮發澀，禁不住也陪着流下淚來！

像朱空翼這等遼闊心胸，半世與山林爲伍的奇人，居然也會困惑於兒女之私，悲慟一如童子，確是令人難以理解，然而正因爲這樣，才更能顯現出他眞摯的感情，也可以想知在漫長的數十年裏，他並未曾忘懷於昔日的這個結髮人！

泣聲使得燈光都變得暗淡了。

抽搐的身子襯以搖曳的燈蕊，在這一刹間，卽使你是最堅强的人，也會萎縮下來！

寇英傑只是呆呆的怔看着他，不覺熱淚沾襟！

很久，很久——

朱空翼才俯下身子來，他一隻手緊緊摟着人頭，斜傾着身子枕在半邊胳膊上，像是在憧憬着什麼，眼淚緩緩的滑過臉頰，明珠般的墜落下來！

寇英傑慢慢站起來，走向他身邊，輕喚道：「大哥——」

朱空翼側過眼睛來看了他一眼。

寇英傑道：「你覺得好些了沒有？」

朱空翼未置可否，眼睛又轉回來。

寇英傑呆立少頃，覺得讓他保持着一份自有的沉思，似乎更易使他安靜下來，在這件事情上，自己純屬是局外人，可以說幫不上他什麼忙——

輕輕在朱空翼肩上拍了一下，他什麼話也沒有說，遂卽轉身向洞外步出。

忽然，朱空翼拉住了他的手。

寇英傑緩緩轉過身來，驚異的說道：「大哥——」

朱空翼眸子裏現着異采，一掃心中的憂傷，忽然間他像是變了個人似的，用手指了指一旁的石鼓，示意他坐下來。

寇英傑一聲不吭的在石鼓上坐下。

朱空翼緩緩把人頭放進匣子裏，蓋上蓋子，小心的把這個裝有人頭的匣子捧向一邊。

這些動作，他慢條斯理的做着，卻使得一旁目睹的寇英傑有「觸目驚心」之感！

朱空翼在石案旁邊坐下來——寇英傑立刻想到他必然有話要告訴自己，忙走近桌前。

「剛才我一時失態——」朱空翼在紙上落筆：「賢弟你不要見笑！」

寇英傑苦笑道：「不會的——我很能體會出大哥你方才心裏的感觸，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但是——」

「說下去！」——朱空翼的眼睛這般的命令他。

「但是！」寇英傑接下去道：「……我覺得大哥你不該殺死她，這樣你的心並不能安，只怕會更痛苦——」

朱空翼漠漠的搖了一下頭。

「你這麼說，是因爲你還不瞭解我這個人！」他繼續寫下去道：「我與她之間的感情只有『生』『死』二字，才能够解脫，老實說，死了遠比活着的還要痛快——」

寇英傑怔了一下，吶吶道：「我還不太明白……」

朱空翼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那雙精銳神采的眸子，轉向着一旁裝有人頭的匣子，瞟了一眼——

這一刹他臉上又現出了昔日那種洒脫的笑容！

「從今以後，她再也不會離開我。」他繼續寫下去道：「我也不會再覺得寂寞——你知道這是爲什麼嗎？」

「爲什麼？」

「佔有！」朱空翼毅然落筆：「一個男人的一生，總是要佔有一些什麼的——」

他一時感觸頗多，運筆如飛的繼續寫着：「——有人佔有江山，有人佔有權勢，佔有名位，佔有美人……等而下之，也起碼要佔有一個女人，如果你的一生，連最起碼的一個女人也不曾佔有過，那麼你這一生，將是貧瘠的，貧瘠得可憐……」

寇英傑不曾料想到他竟然會有這麼一番驚人的論調，不禁大爲吃驚，一時爲之瞠然！

朱空翼看着他，慘笑了一下，遂卽落筆道：「這些話也許眼前你還體會不出來，可是你就會很快就明白的。」

寇英傑點點頭道：「我明白。」

朱空翼炯炯的目光逼視着他，寫下：「我一直都忘了問你，看你成就，似爲童身，你可成過家了？」

寇英傑一笑，搖搖頭——

朱空翼皺了一下眉，接又寫下道：「定過親？」

寇英傑搖搖頭，卻又點了一下頭，甚爲尷尬的苦笑了一下，吶吶道：「我……我實在不想談這件事——」

朱空翼凌人的目光仍然盯視着他，似有追根揭底的意思，寇英傑不安寧的走了幾步。

——當他回過身來時，卻發覺到朱空翼的眼睛仍然還在盯着他。

「好吧！」寇英傑無可奈何的說道：「我就告訴你——不過……不過——唉！其實，這件事已經……」

「告訴我！」朱空翼這麼寫着。

寇英傑怔了一下，苦笑道：「這件事說來話長——大哥你一定要知道，卻要待我從頭說起……」

朱空翼點了一下頭，似乎要聽的意願很堅定，並且用手指了一下旁邊的石櫈，示意要他坐下來說。

寇英傑微笑道：「也好，免得我悶在心裏，一想起來就不舒服——這話要從結識先師郭白雲開始說起——」

「郭白雲」三字一經入耳，朱空翼似乎微微一怔——

他提筆寫道：「原來你是郭白雲的弟子……郭大俠與我雖不相識，但是我卻很早就知道有他這麼個人，你說吧。」

寇英傑道：「這要從沙漠說起——從那匹寶馬『黑水仙』說起——」

一刹時，他眼前閃過愛馬黑水仙的神駿風采——「往事」也不儘祗是悲哀，到底也有令人嚮往的一面！

他遂卽開始把結識郭白雲的經過從頭說起，於是「五里坡」收馴黑水仙，結識郭老人，七里橋老人喪生！臨終以愛女相託——贈以晶瓶爲證——

說到這裏，他略爲遲疑了一下，決心實話實說，對這位義結金蘭，恩同再造的良師摯友不再保留。

於是，他說出了「金鯉行波圖」的隱秘！

朱空翼眼睛裏立刻興奮的放出了異彩，對於「金龍老人」昔日的這卷寶圖，他顯然是知道的，他沒有打斷寇英傑的話，讓他繼續說下去。

寇英傑於是詳詳細細的把一段過往道出，包括郭白雲喪生「宇內十二令」總令主鐵海棠之手的一段恩怨，就其記憶所及，一一娓娓道出。

洞外雪下得太大了。

雪光映襯出一片皎光，相形之下，那盞燈就顯得太過昏暗！凌晨前的寒風一陣陣的侵襲過來，石洞裏平添了幾許寒意！

不知何時，兩個人已經換了地方。

背倚着石壁，身上加蓋着一塊獸皮，名符其實的「剪燭夜談」。

故事已快到了尾聲！

寇英傑說到護靈入「甘」的一段——

於是，他是怎麼會面錯過了郭彩綾，又是怎麼誤打誤闖的參加了賽馬；如何的受屈捱打，如何的結識了卓君明卓小太歲，郭彩綾如何的任性，誤會由是越結越深，接着是「宇內十二令」的人迫害，幸得鐵小薇的暗中援手，才得洞悉先機，之後成玉霜那個神秘幪面女人的出現，巧取了翡翠駱駝；掌傷鐵門總管鷹千里，如此才得安然來到了「臯蘭」。

故事顯然充滿了衝激性，又有淒哀愁腸的另一面，濃郁的兒女之仇，在俠義肝膽的寇英傑身上，所表現出來的磅礴氣節，足以感人心魄！

在進入「白馬山莊」之後的一切，寇英傑更有深刻的描述——朱空翼更在留神的傾聽。

說到了二位師兄的迫害，見拒師門一節，朱空翼卻情不自禁的發出了一陣笑聲——

笑聲裏卻充滿了凌人的敵意。

整個後半段故事裏，朱空翼沒有揷一句咀，直到寇英傑說完了全部細節。

最後他說到留書退還晶瓶一節，朱空翼微微點了一下頭，似乎很以爲然！

「就這樣，我就來到這裏來了，」寇英傑嘆息了一聲道：「也不知白馬山莊師門中如今成了什麼模樣，彩綾又怎麼樣了？」

朱空翼點了一下頭，以樹枝在地上寫道：「她會等着你的——你這樣做並無不當！」

寇英傑說道：「大哥的意思莫非……？」

朱空翼道：「她是你的，你們之間的事還有待繼續發展，眼前還不能下定論，我以爲當年郭白雲雖是在垂危之間，選中了你；以愛女相託，卻是深具遠見，如果你中途退出，未免有負師恩！」

「大哥說的甚是，只是……？」

朱空翼冷冷一笑，寫道：「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這是你成就大器之前必有的一個過程，你不必氣餒，一切都會有好的結果，可以預卜而知！」

「大哥的意思是說——難道我還能回頭再去找她？」

朱空翼微微一笑，寫下八個字：「莫抑莫求，聽憑自然！」

寇英傑原想他會指點一下自己，卻沒想到他什麼也沒有說，不禁略覺失望。

朱空翼遂卽又寫下道：「你方才所提到的一些人，大底我都有些耳聞，鐵海棠此人，我也曾聽說過，我以爲，你今日的武功，已足能勝過他們，你應該以一身所學，爲武林幹些有義意的事情，振興師門，這是你義不旁貸的責任！」

寇英傑呆了一下，點頭道：「大哥說的甚有道理，我也曾這麼想過。」

朱空翼寫道：「今天我眼見你以一敵衆，功力卓然自成一家，大有繼往開來之勢，其中有些身手，連我也是生平僅見，現在聽你一說才知道原來得力於郭白雲所贈送的那卷金鯉行波，『魚龍百變』身法，此圖可在你身上？」

寇英傑點頭道：「在！」

這一年多相處以來，他相信朱空翼之操守爲人，雖然此舉大違昔日郭先師之囑咐，但是對方既有此請，却也不便拒絕，當時遂即由膝下解開了那卷圖畫，雙手送上。

朱空翼接在手裏，緩緩展開來。

他那邃深的眸子，在初一接觸畫面時，頓時爲畫上生動的魚躍所吸引住。

略事注視之後，他遂即送還與寇英傑。

寇英傑道：「大哥以爲如何？」

朱空翼臉上帶出了一抹笑容，寫道：「龍飛魚躍，動靜合一，金龍老人當時作此圖時，必然有過一段長時的靜居，否則難以臻此，常人萬難參透，我在想，當年老人作此圖畫時，很可能就在你我眼前下榻之處——」

他一路寫到這裏，不勝感慨的仰首嘆息一聲，用脚抹去以前所寫的，又再繼續寫道：「成就此圖者，天，地，時，缺一不可，悟透此圖者亦然，吾弟可謂之福澤深厚也，幸甚，幸甚！」

寇英傑心中甚爲欣慰，遂道：「如非大哥這年來指點，我萬萬不會有今日成就，我看大哥身法，與這『魚龍百變』身法，似有異曲同工之妙——」

朱空翼驚訝的看他一眼寫道：「你說的不錯，我習魚躍身法已十年之久，不過是前年始入意髓而大成，你却較我幸運快捷多了！」

寇英傑道：「如果不是大哥指點，我萬萬不會有這番成就，不知這卷魚龍百變圖，對大哥還有帮助沒有？」

朱空翼摸了一下頭，寫道：「如果五年以前，此圖對我可有極大功用，可以省却我五年水底摸索之功，而如今，我功力已成，此圖對我，只能作爲印證之功，已無大用，你收起來吧！」

寇英傑知他絕非是有意客套，遂即把圖畫收好。

朱空翼寫道：「這一年靜居之功，對你畢生爲人行事都有裨益——」

寫到這裏，長嘆一聲，似有無限傷情，繼續寫道：「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你我的一段交往，也即將要告一段落，怎不令人大與傷感之嘆？」

寇英傑猝然一驚，怔道：「大哥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朱空翼苦笑了一下，寫道：「此處已非久安之地，宜早遷爲良，况且——」

他微微猶豫了一下，又寫下去道：「你功力既已大成，我亦不願見你長守山林，早年我與黃山『歸元寺』之『靜虛』方丈曾有約會，須於本年前往踐約，預計在寺內尚多有逗留，你我難免一別！」

寇英傑怔了一下，垂頭不語。

他畢竟有相當涵養，尤其是年來養氣修性，已使他不易感情衝動，心中雖是不捨，但實情確如朱空翼所說，也是無可奈何！

頓了一下，他苦笑了一下道：「其實我早已預料着有此一天，只是沒有想到這一天却會來得這麼快，大哥決定了離開的日子沒有？」

朱空翼點了一下頭。

「是那一天？」

「明天——」朱空翼寫道：「所以今夜我才留你不走。」

寇英傑微微一驚，却又默默無言的點了一下頭——

他嘆息了一聲，道：「我們以後還會見面吧？」

朱空翼點了一下頭。

寇英傑一驚，喜道：「在那裏？」

朱空翼却又搖搖頭。

寇英傑實在坐不住，覺得暮氣沉沉，心裏悶得很，站起來走向洞前。

天似乎已經亮了。

幾隻山鳥由枯草裏拍翅飛出，站在池邊引頸剔翎，目光望處，到處都是積雪，白茫茫的一大片！

想到了即將與朱空翼作別，自己亦將要重返江湖，一時心亂如麻——

這個問題，其實是他早就應該想到的，只是他却不會深思過，每天只沉迷在深奧的武術探討裏，忽然，他接觸到了現實，才發覺到心裏的空虛，以至於這番突來的離別與茫然的未來，衝激得幾無招架之力。

朱空翼默默的來到了他背後——直到他的手落在了寇英傑肩上，後者才似猝然驚覺！

「噢——大哥——」

寇英傑轉過身來，不自在的苦笑了一下！

朱空翼略微頷首，指了一下石案——二人走過去。

「大哥臨行之前，有什麼關照？」

「有！」朱空翼紙上落筆道：「我有一樣東西送給你。」

寇英傑一笑道：「大哥送給我的已經太多了。」

朱空翼放下筆，却拿起了劍。

寇英傑猝然一驚，只以爲有了什麼動靜，不覺向外看去，却不曾料到，朱空翼竟把那口劍放在了他手上。

「這——」寇英傑微微一怔！

朱空翼指了一下這口劍，神態莊重的在紙上寫道：「我把我最心愛的這口劍贈送給你，望你善加珍視，你收下來吧。」

寇英傑一怔道：「這……」

「不必推辭，」朱空翼寫道：「我發覺你少了一口適用的兵刃，這口劍對我已失去意義，對於你却是大有用處，來日去惡扶傾，正是物盡其用，有了這口劍，你會覺得行事順手得多。」

寇英傑持劍神馳，對於這份眞摯的情誼，內心頗多感觸，苦笑了一下，他向着朱空翼深深一拜，說道：「謝謝大哥的厚賜，小弟愧受了！」

朱空翼寫道：「此劍名叫『長軀』，乃我父所賜，據說得自南嶽老人，因我自幼即喜拿刀動劍，在兄弟輩中，更以武功見勝，父皇乃有所賜，確有斷玉切金之利，是一口罕見的上好神兵，你不可遺失！」

寇英傑點頭，道：「大哥，放心好了，劍在人在，劍去人亡，我絕不負大哥一片厚望就是！」

朱空翼聽他這麼說，顯得甚爲高興，當下站起來走向壁角，把那個盛有醇酒的石罇打開來，掐了兩大杯酒，寇英傑忙走過來接過一杯，各自一仰而盡——朱空翼大笑了兩聲，用力摔下了酒盞！

寇英傑關心的道：「大哥走了以後，這座洞府又將如何？」

朱空翼哈哈一笑，搖了搖頭，寇英傑才想到這間石洞空無一物，且又地處絕峯，自己這個問題顯然是多餘——他此刻心情已亂，許多未想到的事，一股腦的都湧了出來，面對着肝膽相照的良師益友，即將別離，更是不勝依依之情！

他原有許多話要說，可是，一想到離別却是一句也說不出來，朱空翼却是很洒脫的樣子，他找出了一個皮銀囊，把所有的東西都裝了進去。

這些東西包括一雙靴子，一盞金杯，兩雙牙筷，還有就是他那一襲十分寶貴的金縷衣，和一隻黃羊皮的小口袋！

朱空翼似乎忽然想到了什麼，又把這隻小口袋拿出來，解開纏在袋首的一根絲繩，打開來——嘩啦一聲，傾倒而出，湧了出來：陳現在面前的竟是一些珠玩玉翠，黃金元寶。

寇英傑怔了一下，微笑道：「大哥居然還保留着許多這些東西。」

朱空翼目睹着這些昔日擁有的寶物，却也不無傷感，他信手拿起一支碧光灼灼的鐲子——憧憬着佩戴在昔日美麗妻子玉腕上的風采，不禁發了一陣子呆！

寇英傑道：「你怎麼了？」

朱空翼微微一驚，才回過念頭來，他遂即揀了幾個小小的金錠元寶，連同這隻翡翠鐲子一併塞到寇英傑手上。

寇英傑一怔，笑道：「這是幹什麼？我可不敢要這些貴重東西！」

朱空翼還是用力塞在了他的手裏，寇英傑無可奈何的道：「我知道大哥是怕我出去沒有錢，這幾塊金子收下就是了，只是這隻女子的鐲子我又要它何用？」

朱空翼用手指在地上寫道：「留贈給那位郭姑娘，權作聘禮！」

「這——」寇英傑臉上一紅，訕訕的道：「大哥你想到那去了！」

朱空翼笑了一笑，遂即把這些金珠細軟收入袋中，重新用絲帶紮好：放入皮銀囊！

他的東西看起來就祇是這麼簡單。

「我走了，後會有期！」朱空翼寫道：「這裏已不會再寧靜了，你也走吧！」

寫完了這幾句話，他遂即站起來，把這個皮銀囊向肩上一搭，一隻手抱起了那個裝有人頭的匣子，遂即向洞外步出，寇英傑跟上去。

在洞門前，朱空翼回過身來。

兩個人面對面的看着，四隻眼睛互盯着！

良久，朱空翼伸出了一隻手，在他肩頭上拍了一下。

寇英傑點頭道：「大哥保重，再見吧！」

朱空翼咧開大嘴笑了一下，身軀微閃，有如長空一股烟般地掠身而出，白雪地裏，襯托着他偉岸的身子，看上去極爲醒目，不過三數個起落，已翻過了面前的一片嶺陌，轉瞬間已消逝無踪！

站在雪地裏——

寇英傑足足停了有半盞茶的時間，才緩緩的啓步離開，對於朱空翼，他由衷的感激與敬佩，緬懷着今後的種種，忽然間他感覺到自己變得極爲强大！

無比的雄心壯志，一股腦的由血脈裏奔湧而出。

看着手上的那口「長軀」劍，內心更不禁興起了豪情萬丈，他忽然體會到朱空翼所以把這口他最心愛的寶劍贈送自己，似乎含蓄着深切的意義，切莫要他失望，理當好自爲之。

一隻大禿鷹在雪地裏撲騰着，巨大的翅膀把白雪弄得一片狼藉——忽然牠抓住了那隻褐灰色的兔子，厲嘯一聲，拍翅而起，牠的凌厲不祇在那隻被牠所擒獲的兔子而已……

在萬物凋謝蟄伏的殘冬，牠的尖銳，似乎已經突破了現有的一切，顯示着極大的自負和不屈服——

人是不是也應該這樣？

寇英傑終於想通了這個道理，他選擇了那隻自負的「鷹」而捨棄了軟弱的「兔子」！

× × ×

數九的寒天，滴水成冰！

人人搓着手，拱着背，老皮帽拉下來，低得蓋過了眉毛，西北風咆哮着由頭頂上吹過去，雪花就像是破碎的棉絮，在風裏打着轉，呼嘯在沉沉的夜空天際！

天差不多到了「亥」時左右。

「天昏地凍人憔悴！」——誰要是在這個時候還在趕路準是發瘋了！

偏偏這個世界上多的是瘋子——瞧瞧那些人：低着頭，弓着背，一個勁兒的死走，陰森的像是來到了陰曹地府。

倒是這間酒館，還有幾分陽氣，隔着厚厚的羊皮門簾子，不時傳出一些呼盧喝雉喧嘩的人聲，

酒館有一塊老字號——「李快刀」！

在「潼關」地面上，多的是王公大臣，你很可能叫不出他們的字號，但是，你絕不可能不知道這個人——李快刀！

「李快刀」的刀快，可是出了名了。

可別誤會他是「殺人」的刀快，而是「切肉」的刀快，切出來的肉片，眞比窗戶紙還要薄，信不信由你，他這飯館子的窗戶，全是用他片出來的肉片糊的，肉片乾了以後，不怕風吹雨打，可比老桑片紙要結實多了，燈光透出來，紅通通的，說不出的一種意態矇矓之感，無形中，也就給他作了宣傳，活的廣告——「紅水晶」！

「紅水晶」——不錯，他這個店的名字就叫「紅水晶」。

「紅水晶」，也就成了李快刀這個人的外號。

買賣做大了，有了名了，左右都是一個好，李快刀豈止是開館子賺錢，他開客棧——「紅水晶客棧」在潼關雖不能說得上數一數二，可也算得上是一塊字號，生意好得出奇。

他還開「窰子」——不是磚瓦的「窰子」，是「肉窰子」，專門給有錢大爺取樂的「姑娘窰子」，也有個動聽的字號——「紅水晶五福堂子」。

生意敢情不錯，凡是長玩的老客，都知道他這水晶堂子裏的姑娘是出了名的「俊」！一個個細皮白肉，簡直就像「水晶」搓的，南北碼頭來的淸水貨，他這裏都有，打前年開張到今天爲止，生意始終保持着盛極不惡。

「快刀李」這小子還眞有一手——

他還開的有賭場——「紅水晶磨坊」，當台執番的淸一色的都是娘兒們，穿着鮮艷的紅色肚兜兒，你呀！錢還沒輸人就先輸給她了，莫怪乎他老小子賺實了。

「紅水晶酒樓」……

「紅水晶客棧」……

「紅水晶五福堂子」……

「紅水晶磨坊」……

他媽的，賺錢的買賣通統叫他「李快刀」老小子一個人包了，莫怪乎他「紅水晶」的外號，在這「潼關」地面上叫得比天還要响！提起「紅水晶」或是「李快刀」來，誰不往牙縫裏倒抽一口冷氣，端的是極威壓四方，炙手可熱的一個主子。

李快刀雖是以片肉起的家，可是他成名發市以後，可就再也沒摸過那把片肉的刀了。

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現在是大發了，財發了，人也發了，長得是圓胖圓胖的，紅通通的臉，眞像是紅水晶揑的，細細長長的兩道長眉——這兩道長眉，要是長在娘兒們臉上，可就好看了，只可惜長在他「紅水晶」的大臉子上，再襯着他上面的禿腦瓜，那雙賊眼，看上去，可就不美了，非但是不美，簡直是有點「那個」……

他這四家賺錢的買賣，都聯在一塊，當中有一個共同的走廊串連着——

李快刀一天到晚披着他的「灰背」皮裏子的大紅斗蓬，由這個門進去那個門出來，轉着圈兒的「視察」着他的買賣！人人見了他，都少不得哈着腰稱呼他一聲「大當家的」。

「紅水晶」是「潼關」地方的一處「銷金窟」，這裏有可口豐盛的吃食，只要你叫得上名字的菜譜兒，他這裏全有，舉凡「燕窩」「豹胎」「猩唇」「駝峯」……只要你大爺花得起錢，儘管招呼就是了。

這裏有南北道地的清水姑娘，軟玉溫香，吹氣如蘭，一走進了這個門，你可就左右逢源，樂子大了！

「紅磨坊」裏才是眞正的銷金窟，骨牌，番攤，骰子，只要你叫得上名字的，這裏是一應俱全！

天寒地凍的時令裏，惟獨這裏溫煕如春，只是對於大多數的苦朋友來說，却是永遠也無法享受，不過有一點例外——

除非是來自江湖武林的朋友，這一道上的朋友，走遍天下都吃不了虧，「李快刀」本身雖然對於武功來說，是個門外漢，可是他的一雙「招子」可是精明的很，絕不敢得罪這一道上的好朋友，可是話也得說囘來，除非你是武林中有鼻子有眼睛，名見經傳者流，否則李快刀也是不買你的賬。

事實上他這「紅水晶」，就養了不少吃閑飯的這類人物，李快刀的氣勢，也就因爲有了這些人的拱托，更是名揚秦晉！

正因爲這樣，「李快刀」雖然不是武林中人，却也等於是一派武林的掌門人了，點一下頭，歪一下嘴，就能「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李快刀這人，就是這麼樣可怕的一個人！

有人捧他，把他捧上三十三天，有人罵他，罵他到十八層地獄！

不論你捧他也好，罵他也好，反正李快刀依然如故的存在着，這可是鐵的事實。

像是任何人一樣，一旦成了名，有了錢，最最忌諱的就是你揭他的底牌——

李快刀也一樣，他最不愛聽的，就是人家談他的過去種種，甚至於「李快刀」這三個字，也忌諱別人提及，現在他是「李大當家的」「李大爺」「李大掌櫃的」「李老善人」……反正越好聽的他越喜歡，誰要是膽敢當着他的面叫他一聲「李快刀」，這個人準是活得不耐煩了，他非整得你「七葷八素」不可！

披着大紅的皮斗蓬，李大當家的，在兩個提着燈籠的小厮的帶領下，由「紅水晶磨坊」裏出來。

兩個猿臂蜂腰，穿着俐落的漢子，隨侍在他身後左右，李大當家的在視察過他所有的生意買賣之後，照例的最後來到了酒樓。

每天這個時候，在酒樓之上西暖間裏，照例的給他老人家留着一個座頭，他有個毛病，每天在就寢以前一定要喝上幾盅酒，帶着七分醉，才轉向後樓——那裏養着他三房小妾，輪流的侍候着他——

「酒館」也就一定要等着這位大東家喝足了酒，走了以後才能喘上一口氣，老客不去，新客繼續來，每一天總得磨到半夜多，才能打烊。

「紅水晶酒館」一共是兩層，樓上是個別的單間，樓下才是公共食堂——

眼前這個時候，食堂裏大概有七成客，西桌是「宏福」鏢局子裏的客人，東邊一桌子「立祥」綢緞行的東家，前者是爲總鏢頭「鐵翅」盛雲飛暖壽，後者却是爲他們東家劉福祥的姨太太做滿月。

有了這麼幾桌客人，當然夠熱鬧的，一直鬧到了現在，還膩着不走，莫怪乎負責酒館生意的「劉二拐子」，一張臉拉得老長的，一肚子的不高興。

劉二拐子過去是跟李快刀一起出身的，現在「李快刀」已成了「李大當家的」了，而他「劉二拐子」仍然還是他的「二拐子」，要不是李快刀看上他的手藝好，要他留下來負責酒館裏的生意，他可能早就捲舖蓋搬家了。

「劉二拐子」是他的外號，他本來名叫「劉二興」，因爲一條腿不十分俐落，不得不借重拐杖，所以才得了這麼一個外號，更因爲他早年出身草莽，在豫南幹過「鬍子」，手底下有兩下子，所以誰也不敢輕易招惹他。

劉二拐的一肚子牢騷，脾氣大極了，手下幾個小夥計，和後面廚房裏的幾個大師傅，都不敢得罪他，一不高興舉拐子打人，誰也不能把他怎麼樣，因爲誰都知道，他是「大當家的」把兄弟。

這時候，劉二拐子由樓上拄着拐子來到了樓下，幾個小夥計都提着十分的小心！

五十來歲的人，黑胖黑胖的臉，還留着一叢絡腮鬍子，在樓上陪着「大當家的」喝了兩盅酒，兩隻大牛眼血紅血紅的，好像看着誰都不順眼。

「宏福」鏢局的總鏢頭「鐵翅」盛雲飛，特地站起來，抱拳跟他打個招呼——

「二東家，怎麼你現在才來？來來來……過來喝一杯！」

說着，盛雲飛就過來拉他。

劉二興「赫赫」笑着，擺着手道：「不不不，今天晚了，我說，盛老總，你們也該散了吧！」

盛雲飛哈哈笑着，顯然還沒有聽明白對方言下的逐客涵意。

劉二興一臉不高興的站在大廳當中，用他的鐵拐子敲着火盆，道：「來來來，給撤下去——這都什麼時候了？」

再傻的人，聽了這些話也都明白了。

中座上的盛鏢頭皺了一下眉毛，正想發作，另一桌的客人却已吆喝着夥計結賬，算是把這一碼子事給岔了過去。

看門的小夥計，剛剛把棉布門簾子揭開來，只聽見一陣子馬蹄聲，一匹全身油光水亮的大黑馬風馳電掣般的來到了街前。

馬蹄鐵打在石板地上，那陣子清澈的響聲，眞有驚天動地的聲勢，靜夜裏聽起來，益加刺耳！

面對着這番凌人的氣勢，任何人都情不自禁的會定下脚步來，向着來人這騎人馬行個注目禮！

好快的馬。

小夥計郭順簡直看傻了。

這麼快的馬，他還是第一次見過，這一會——乖乖，不及交睫的當兒，連人帶馬已來到了眼前。

大黑馬人立前蹄，唏聿聿一陣子厲嘯，眞把人的魂兒都給嚇飛了，那雙揚出的蹄子，幾幾乎都要踩到了小夥計郭順的頭上。

郭順嚇得啊呀！怪叫一聲，身子向後一蹌，差一點坐在了地上。

衆目睽睽之下，那匹神駿的大黑馬陡地定住了身子，馬上人，却已翩然落鞍下馬。

馬是龍駒！

人是佳人！

這麼漂亮的馬，固是江湖罕見！

這麼漂亮的人，更是四海難覓！

愛馬的人看馬！

愛色的人看人！

數十雙眼睛，就在這一瞬間，全數都看呆

了。

其實愛馬的人未見得不喜歡人，愛人的人又未見得不喜歡馬，這個節骨眼，可就難爲了那雙眼睛！

只當是外面生了什麼事兒，正在吃飯的人都趕忙的放下了筷子，匆匆的跑了出來。

繫在「紅水晶」飯店前面的那一溜子燈籠，照着這個人、這匹馬——每個人神采上所顯示出來的，只是無比的興奮，稀罕——

也難怪，西北道上，已經很久很久，沒有看過這麼標緻的美人兒了。

姑娘二十二三的年歲，大眼睛，柳葉眉，白臉蛋，玉立婷婷的身子骨，一頭黑長的青絲，結着一條大辮子，那塊繫在辮梢上的翠牌兒，碧綠碧綠的——大概是因爲身上染了點小恙，以致於前額上繫着塊青綢子——人顯得孤冷冷的那種「單寒」！

瞧瞧她那雙沉鬱的剪水瞳子，和怪憔悴的那張清水臉，八成是不大得勁兒！

馬是黑的，人也是黑的。

黑緞子斗蓬，裏面是黑色的勁裝，黑色的小蠻靴。

一隻手輕輕按着馬鞍上，俐落的下了馬，從鞍子上拿下了皮銀囊，皮銀囊一頭插着老長的一口寶劍，劍鞘子在地面上磕着，不時的傳出鏘鏘聲！

姑娘那雙眼睛先認了一下「紅水晶」那塊字號，皺着眉毛又看了身邊的人，一雙眸子可就逼在小夥計郭順身上。

郭順才忽然像是明白過來——

他匆匆迎上一步，躬身笑道：「這位女客，是吃飯還是住棧？要是吃飯，今天已打烊了，要是住棧——」

話還沒說完，姑娘已向食堂步入。

郭順忙趕過去，道：「喂，喂……」

黑衣姑娘轉過身來，冷冷道：「門外面我的那匹馬，好好給我牽到槽裏上料，要是錯待了牠，我可是不答應。」

她似乎有一種特別的威儀，說出來的話，由不住你不聽，小夥計答應了一聲，囘頭就往外跑。

這當口兒，黑衣少女已經在一張座頭上坐了下來。

幾個站起來看熱鬧的客人，也都陸續的坐了下來！

那姑娘雖是下坐了，却沒有人過來招呼她的生意，幾個夥計都把眼睛看向劉二當家的——劉二興，好像等他的吩咐。

黑衣少女不耐煩的用手拍着桌子，嗔道：「怎麼囘事——人呢？」

劉二興咳了一聲，拄着他的拐子來到了面前，嘿嘿一笑道：「大姑娘——今天晚了，妳明天再來吧！——妳沒看見嗎！我們這已經歇市了！」

他倒是沒說謊，說話的時候，一個夥計正在吹燈籠，另一個夥計在上門板。

黑衣姑娘哈哈一笑，搖搖頭道：「不行，我整天沒吃東西了，身上又不舒服——」

劉二拐子咧嘴道：「太晚了，廚房都封火了——」

姑娘道：「叫他們再升。」

「再……升？」劉二拐子嘿嘿冷笑道：「姑娘妳要是住棧，我可以叫人帶你去，想吃東西恐怕得另上別家了。」

「我就上你們這家——你少嚕嗦！」

姑娘一隻手輕托着頭，看樣子眞像是病了，搭拉着眼皮，道：「——你們這個地方我雖是第一次來……可是久仰你們這『紅水晶』的名號……你們當家的李快刀我也知道，別欺侮我是外來的——」

劉二拐子怔了一下，想不到對方一個姑娘家說話這麼橫，尤其「李快刀」這三個字萬萬不該出口。

在這個地方，提起李某人來，誰敢不恭敬的尊稱一聲「李大當家的」，稱「李快刀」那是存心來找麻煩，找挨揍來的。

剎時，在場每個人都怔了一怔！

劉二拐子挑了挑眉毛，眼珠子瞪得滾圓滾圓的——他原本就一肚子的不高興，想不到忽然會來了這麼個耍橫的姑娘家，這口氣他焉能忍得下去。

拄着他的拐子，他冷冷哼了幾聲，却轉向身邊一個叫「馬三」的夥計說道：「把這位姑娘給請出去，她不是吃飯來的，是來找麻煩來的！」

「馬三」這小子，人高體大，最愛人前稱能——自對方那個黑衣少女一進門，他就看直了眼，活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見過這麼美的女人！

聽了「二當家」的話，他樂得上前搭訕。當下高高的應了一聲，嬉皮笑臉的一直來到了黑衣少女跟前，哈了一下腰道：「大小姐，您請吧！」

黑衣少女冷冷笑了笑，說道：「怪不得我聽人說李快刀仗勢欺人，還說你們這『紅水晶』做的是吃人喝血的買賣，今天一看，果然不錯……」

說到這裏，她眼睛逼向劉二興道：「你大概就是那個叫劉二拐子的人吧！」

劉二興登時臉上一陣子發漲——

他也跟「李快刀」一樣，最忌諱人家稱呼他這個不大雅觀的外號，被人家指着鼻子這麼訴說，尤其被一個坤道人家這麼罵，他還是頭一囘。

一股兒邪火兒直衝腦門，劉二興用力的拄着手上的鐵柺杖道：「好大膽的丫頭，——馬三，快把她給我叉出去。」

馬三應了一聲，伸出兩隻大手，就想往人家姑娘身上抓。

黑衣少女冷叱一聲道：「你敢！」

馬三登時一愣——

黑衣少女眼睛泛着凌芒，冷笑的看着馬三道：「你要是敢碰我一下，我就摔你個半死，不信你就試試！」

馬三看了劉二柺子一眼，大着膽子向面前這個黑衣少女一笑，說道：「我怎麼不敢，大姑娘，你撒野，最起碼也得要看看地方，妳請吧！」

說着伸手向黑衣少女肩上就抓。

不意，他的手指尙還沒有觸着對方的衣邊，就只見少女那雙蛾眉陡地向上一挑，身上的披風不過向外抖了一下，馬三嘴裏啊唷！叫了一聲，整個身子，就像是戲台上玩的「大扒虎」一樣，噗通，摔了出去。

這一跤摔得可眞還不輕，他身子還沒來得及爬起來，却又迎着了座頭上黑衣姑娘的凌空一掌——

黑衣少女那隻手不過是向外虛空的按了一下，「馬三」的苦子可就吃大了，一剎時就像是元寶墜地，咕嚕嚕一連番了好幾個觔斛。

只聽見「碰！」的一聲，腦袋瓜子撞在了牆角上，一下子就暈了過去。

黑衣少女沒說謊，說要摔他一個半死，倒眞是這個樣，只是這一手絕活兒，可就把現場十幾雙眼睛都看傻了！

現場可不乏武功高明之輩，就拿當中座頭上的那位「宏福」鏢局的總鏢頭「鐵翅」盛雲飛來說，他的功夫就很不錯，只是，當他目睹着眼前這個姑娘，所施展的這一手功力時，可就禁不住打心眼兒裏佩服！雖然，他不知黑衣

姑娘施展的是一種什麼功夫，却可測知那是「借力施力」，屬於「四両撥千斤」一類的巧妙功夫，對方少女嬌軀穩坐，舉手震衣，從容制敵，這番風采氣勢，可就更顯出了高明不凡！

偏偏那個劉二枴子，就是看不出這個瞄頭，他早年練過幾手功夫，兩隻膀臂，由於長年拄動枴子，更有千斤之力。

當着這麼多人面前，這個臉他可是丟不起，嘴裏怪叫了一聲：「好個丫頭！」

別看他一條腿不十分得勁，可是却絲毫不碍他動手過招，隨着這聲怒吼，他身子向前一縱，霍地來了一個虎撲之勢，風也似的已撲到了少女座前，右手鐵杖，突地掄起，使了一招「撥風盤打」一式，直向黑衣少女當頭猛力打了下來。

看到這裏，現場各人俱都情不自禁的發出了一陣子驚呼！劉二枴子這副樣子簡直是想要對方的命！

他要不了人家的命——

眼看着這隻鐵枴杖幾幾乎已經落在了黑衣少女的頭上，幾幾乎已經可以說是挨着了，其間距離，不容毫髮——就在這一剎，那根生鐵杖，忽地跳了起來，就像是擊打在一個氣墊上一樣，那隻鐵杖足足反彈起尺把高下。

黑衣少女身子仍然保持着原來的姿態，只是面冷如霜，就在對方鐵杖彈起的一剎，她的一隻纖纖細手，同時遞出，「噗！」的一把，正好抓住對方彈起的那隻鐵杖的杖身。

頓時，手杖之間，就像是冰凍住，鐵澆上了那般的結實——紋絲不動。

食堂裏每個人都睜大了眼睛！

好戲難得！

一向眼高於頂，仗勢欺人的劉二當家的，居然會推修理，這個「戲」，就算是花錢可也沒地方去看，要不是得着情面，當中「宏福」鏢局這個座頭上，幾乎都有人叫出了好兒！

就只見劉二興當家的一張臉，漲得紅中帶紫，活像是一個大紫茄子，全身上下更像是吃了「烟袋油子」那個樣不停的打着哆嗦。

相形之下，那個姑娘看上去也顯得太悠閑了——

斜乜着那雙剪水瞳子，她那張略嫌清瘦的臉上，帶着一絲冷笑—

「艷麗」、「冷傲」、「不屑」、「凌厲」、「憔悴」！

那是幾種不同的氣質，揉合在一張臉上，形成一種令人心神盪漾的神采，下意識裏呼喚着人們內心的兢慄與同情！

劉二興像是在死命的掙奪着手裏的枴杖，却是無論如何也奪不過來。

那根冰鐵杖上多了姑娘白嫩纖細的一隻手，好像由此而滋生出無比的吸力，那麼有力的吸附着劉二興的身子，像是磁石引鐵，一任劉二興怎麼用力，休想掙脫得開，大顆大顆的汗珠子，順着他紫茄子般的臉上淌下來，他遂即開始牛也似的喘哮起來！

黑衣姑娘不當回事的樣子。

漸漸的那隻鐵杖向下落壓下來，劉二興的另一隻手也抬起來，用兩隻手去撐着，仍然像是阻擋不住，全身搖動得那麼厲害！

看看這支鐵杖已將壓在了劉二興的頭頂上，却是忽然停住。

「你聽清楚了，我要一碗鷄絲麵，要你親手給我煮好了端過來——」那個姑娘打量着他慢吞吞的道：「可不可以？」

劉二興心裏有數，知道今天可是碰見了厲害的對頭，憑着自己天生的神力，居然接不住對方姑娘那隻纖纖玉手所傳下的力道，果真要是容對方鐵杖落下來砸在了頭上，那還得了！

他那裏還敢不答應，當下連連點着頭，嘴裏慌不迭的答應着：「姑娘……開恩，手下留情……在下從命！」

黑衣姑娘冷冷的道：「我不願在這裏湊熱鬧……你順便到後面客棧給我定下一間雅房，我要在這裏歇上幾天，行麼？」

「行！行！」

劉二興汗如雨下，滿口的答應着，腿一軟，噗通！一下跪在了地上。

那隻原先盤桓在他頭頂上的鐵枴杖，改落在他的肩膀上，他嚇得「啊唷！」一聲，抬起頭却又接觸到了對方那雙冷電也似的眸子！

「大……小姐……妳還有什麼吩咐麼？」

「還有，你們這個地方，可有個叫『費神針』的金針大夫……？」

「費神針」是「寶鷄」地面上最負盛名的針科盛手，三歲大的孩子都知道，劉二興當然知道。

「不錯！」劉二興吶吶道：「有……在南門西頭。」

「好！」那個姑娘表情變得溫和下來，微微點頭道：「那還得麻煩你一下，等一會得請你辛苦一趟，把他給我請來。」

劉二興連口答應着：「是是……」心裏的那份窩囊可就不用提了。

黑衣少女的氣似乎才略爲消了一些，只是她手上那根鐵枴杖，仍然壓在對方肩膀頭上。

「你們『紅水晶』的字號，我早就聽說了，李快刀是怎麼起家的我更清楚，做生意講究的是仁義，和氣生財，像你們這個樣子，豈是待客之道？……」

說到這裏，冷冷一笑，面容寒冰的道：「借你的嘴，去告訴李快刀一聲，就說要他小心一點……最好把那個叫什麼『水晶磨坊』的妓院給我關了……」

劉二興只覺得頭上轟地响了一下，還可不是他敢答應的。

黑衣少女道：「還有那個賭窟，也早點收拾了，賺這些錢太髒！也是不人道的……」

「是……」劉二興苦着臉道：「在下一定把姑娘這番話轉告我們東家，至於我們當家的他老人家是不是照姑娘妳的話去做，那可就不知道了。」

黑衣少女微微笑了一下，露出了潔白的兩排牙齒！的確是極美，美得那麼動人！

一剎時，每個人彷彿面對着另外的一個人，在對方黑衣少女美麗的笑靨裏，那裏看得出一點點的凌厲殺氣？給人的感覺，只是那般神秘的美，如沐春風，如潤朝陽，實在太美了！

只是，那笑靨只是極短的一瞬！

不及交睫的當兒，那副美麗的笑靨，却已爲另一種冰寒冷艷的氣質所取代。

大家都見識過她剛才凌厲的一面，此刻無不担心着她的反臉無情。

還好，這位姑娘並沒有什麼發作。

她只冷冷的說道：「你只把我的話轉過去就得了，聽不聽是他的事，與你無關，我肚子餓了，你快升火下麵去吧！」

說到這裏輕輕由劉二興肩上把這隻鐵枴杖拿了下來，就手拋了過去。

劉二興接過鐵杖應了一聲，緩緩的站了起來。

黑衣姑娘冷笑道：「你可記得我關照過你的這些事？」

劉二興道：「都記下了。」

黑衣姑娘道：「還有我剛才騎來的那匹馬，你們要好好的照顧着，牠可不是一匹普通的馬，要是有了一點傷，我可是不饒你！」

劉二興心裏那份不自在就莫提了。

少女道：「不過有一點，你可安心，給我做事的人絕不會白忙的——」

（未完）

一年之計在於春

前程似錦繡　人生添姿采

紫金丹

爲你帶來一切！



春回大地，萬象更新，男仕縱橫商場事業之發揮必需有充沛精力，雄才偉略更要有健全的頭腦，紫金丹寧神固腎，爲男性專用補藥。
工作忙碌，競爭强烈，容易疲倦，應當進補紫金丹提神醒腦補充體力，全用王道中藥製成，服後精神倍增，促進工作效能。

一日之計在於神，創業興家萬事成！



永安公司　總批發電話 5-223283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盒巴南京街5路
香港 峨嵋葯廠出品